

施行蓋以經濟之學行
為文詞非徒空言而已也
古文年之士所以不可用
於天下者謂其習於古不
通於今守了先王之言得

其一洗而不白其又一洗也
漢云以書御馬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法今者不達
事之要當世之人徒以
其能誦法古人輒崇信

其言有如金石而不知其
施之事反若拘擊之
不能相入也亦已多矣有
如唐先生之深通時務
陸步齋引古畫與畫龍

塵餘不可施用者等哉
孔子之言居是邦也事
其大友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他日子賤宰單父
又曰曾多君子厚為之

幸余謫劣無侶屬以備
員邑長遂得從唐先生
游結襪納履之餘竊聞
諸論犁然有當不自覺
心之折也則文行若先生

豈獨與安。程法君子並
為孫。以文妙之先。蓋亦
宰是邑者之厚幸哉

四明謝三賓撰



舊序

唐叔達高閒之士也才思瞻逸文學淹雅往瑯
琊王元美極賞識之引以講析疑義往往會心
出人意表謂君胸中有排解慧捷處世人襲香
沾膏者不能窮也及余父子得交於君君廉重
自好間於騷雅之外旁論古今成敗得失事有
非章句之士所能喻者君生平不欲以詩人自
名顧其中深解偶溢而為嘯歌詠言則淡不失
真巧不落格變化滅沒出奇無窮如落花諸篇
及諸古詩是也晉唐球詩撚藁為圓納之大瓢

中曰使沿江得瓢者知其苦心然評者謂其詩思清淺游歷不出二百里外今叔達時有千里游又輔以萬卷書其意將包絡今古成一代著作以傳後世非止詩人之善言者也殷職方無美王車駕岡伯輩得其灌園時諸詩愛而欲傳之乃付之梓人曰姑以代唐居士詩瓢可乎余喜爲弁以數語太原王錫爵元馭序

舊序

嘉定唐叔達少以異才名未三十輟去舉子業人問子今何好曰好讀書讀書何事曰無所事也浮沉里閭中舌不能戰筆不能耕人多以爲迂惟同里二三博雅君子盛相推服以爲叔達當今無輩余時頗有亦黨之疑癸巳余從家君至京邸叔達偕焉爾時士氣猶發舒上言利病者紛如叔達爲私議某得某失凡兵農錢穀具言其始終沿革之故胷中若有成案者時東西構兵萬里外羽書情形不可測叔達獨逆斷此

當是某喜事某害成或譽賊觀望或兩將不相
得已而果然余怪問子何以知之叔達曰吾觀
古人事固有類此者吾竊意之耳居常笑張空
拳開橫口者如木驢泥龍不適於用酒酣氣振
徃徃捋鬚大言曰當世有用我者決勝千里之
外其爲李文饒乎余瞪視不應他人則啞然咲
而已其與人交未再面輒欲吐肝膽與之倘遇
紛難陰爲控解甚力而面揭其短使痛自懲人
多不堪至有覆見怨者家葑田不滿百與兄之
諸孤共之又好施貸居京邸兩年盡脩脯濟貧

交遂洗手歸鋤舍後兩畦地剪韭種菘苟自給
而已余嘗規之君子爲人爲已當亦有緩急交
淺言深取約與泰皆非其宜叔達默然終不
能改也叔達作世俗酬應文耻爲諛言艷詞每
不能當人意乃其論利害寫情景名言續紛老
法澹宕見者亦自以爲不及也間以方寸覆瓿
紙寫雜體詩如墨鴉余見而擊節多以他語亂
之不竟讀迨再索觀則已薦几上塵矣頃余友
王問伯拉與北來搜其近詩刻成帙余始得而
讀之五言古高閑遠澹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

言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神情五七言律出入
王右丞劉隨州間其才情橫溢無如落花詩雖
不束縛格律要之無粉澤酸餽氣嗟乎今天下
詞壇書棟百倍徃管大能市勢小亦逐貧頗有
清真絕俗彷彿此隻語者不吾乃知今天下文
章氣節未必遂無古人要以古人生今時必不
能挑取世名亦必不肯自爲名卽以此相天下
士皆如此矣刻成余謂叔達子誠落落雖然名
譽不彰朋友之過也爲之叙述梗槩於卷尾友
弟王衡序

小序

文章之變作者代起其於秦漢晉
魏六朝唐宋八主出奴絲如聚訟近
更欲抉去町畦熨電費而深心
好古不尚雕飾之士謂吾吳古學一
派獨在祁川蓋以四先生云四先生

之詩文向僅傳寫於吳越好事莫
窺全豹。曰明謝明府始彙而梓之
以廣其傳。曰先生中唐先生。蓋
高其于詩文。竅無意於為而為之。
唐氏在嘉定三百年来。率以孝友
詩書方聞。高行推挹於當世賢。

豪間而先生。父博士公。尤著先生源
本家學。歛薄陳腐。未壯便謝舉子
業。獨以其全力。妙思六經。涵咀百代所
交。皆先輩大儒。相與揚推。古今治
亂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与夫作者之
源流旨趣。務極玄要。而不屑於剽

枝葉以諛口耳意亦不欲以詩文自
名鬱積既深稍溢出之性嬾筆墨
成輒棄稿又丙辰遊京師偷兒眩
篋去予外弗戒于火數椽之廬一
夕而燼今所存皆其季子君辨博揆
而精較之先生亦不以措意也先生

既眼高手濶尚論千載尤研究當
世之務其蒿目抵掌斷乎必欲
如五穀療飢藥石治病竄不喜為非
今法古濶踈無當之言每它人葛藤
柴柵霎瞬目一二語已了居卒意思
簡豁蓬戶朱門爭欲有先生之跡

而娛嬉蕭散，獨脩然遺世以遊，宜其
天者全筆墨，舒卷如絳雲在霄，不
自知所以然也。先生于立言之旨，鮮
所舉，示間嘗語。余世之棘喉鈎吻，
節去語取，務險澀，不可句以為學。
秦漢者定非秦漢，而韓歐、蘇、曾諸

大家不襲秦漢之迹，而常肖其神。
斯言也，固與子柔、孟陽、長蘅三先生
白首相商，水乳投契者。先生直以此
為金針之度，而亦可以稍得三先生
之概矣。昔坡翁序見繹先生集，補引
庭訓，感慨風會，謂後數十年當無

復有為斯文者。余竊以此意盱衡
流輩。豈但如先生之結撰不可得。即
環堵之宮。讀書談道。真能上下今
古。以自見其胸懷者。復可一二數耶。
會先生不鄙。命余輒以素所微窺者。
叙之。目以告學者。當及先生之世。相
與為樞範之放。靈光之瞻。母茅璠
吉先片羽而已也。

通家後學侯峒曾謹撰



三易集總目錄

共二十卷

卷一 五言古詩

卷二 七言古詩

卷三 五言律詩

卷四 七言律詩

卷五 七言律詩

卷六 絕句

卷七 經論 史論

卷八 書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九 序

卷十 序

卷十一 遊記

卷十二 記

卷十三 祭文

卷十四 祭文

卷十五 行狀

卷十六 傳 贊 銘 說 疏

卷十七 志銘

卷十八 志銘

卷十九 壽序

卷二十 壽序

三易集總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一目錄

五言古詩

凡九十八首

園中十二首

壽徐宗伯公

對酒懷里中諸同好四首

送殷無美先生之南都六首

贈丘子成先生二首

阮氏還居尉氏

郭給諫被譴詩以送之二首

新城王氏世德詩五首

惜別

和歸田園居六首已下皆和陶詩有引

和飲酒二十首

和擬古九首

和襍詩十一首

和斜川遊

和形影神三首

和九日閒居

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二首

和赴假還江陵

和六月中遇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一

嘉定 唐時升叔達 著

五言古詩

園中十二首

秋高寒露至旭日猶融融
蟻蝶出阡陌瀾漫百步中
或盤旋如磴或下上如春
春者天將雨磴者天將風
嗟彼旦暮間安知造物工
春氣感鳴禽秋至動陰蟲
時來不自由物理將無同
所以達士心委運以固窮

自爲灌園子職在耒耜間
秋來耕耨罷能獨往仍

獨還河水清且漣紫蓼被其灣躑躅落石下駢
用娛心顏瓠葉黃以萎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
岸嘉蔬受扳援丁寧戒僮僕耰鋤當宿閑晏安
不可爲古稱稼穡艱

鸚鵡出林莽羽翮半摧殘于人兩無猜終朝自
盤桓仰若有所語俯若有所干日暮相隨歸彳
亍繞簷端朝鳴隨所止夜宿隨所安本非雲霄
姿不必慕高鶩永無鷹鷂患勿羞雞鶩餐
居貧不學儉居卑不學恭末流多憂患如在枳
棘叢我生何不辰少小遘閔凶家貧自力作歲

入方下農豈無當世志鳳鳥不可逢溝壑常在
念自比治家傭里中諸故舊不厭相過從朝歡
或列鼎夕讌時鳴鐘心知非其分臨樂獨冲冲
常恐諸子輩耳目豔纖醲忘其貧且賤放志以
雍容勉思庶人職聊用蔽寒宗

鬱鬱千尺松所憂斧與斨離離三寸草所患牛
與羊聖賢逢濁世處身復何當高剛畏摧折忠
信虞毀傷禍福誠無門天道寧有常幸逢小豐
歲既飽無太康謹身以節用暇則談先王爲善
實良圖敢謂有餘慶

管我遊京華達者日晤言著書三公第關燕七
貴園中心既無營澹若蓬華門歸來治環堵無
計以自溫批葱疏平圃種薤滿高原不辭筋力
盡所苦人事繁雖有方丈食不如一壺殮非力
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南國有遺老被服蕙與蘅駕言和鑿諧行有玉
珮鳴當晝經康衢獬狗忽嗶嗶歸來獨深念中
心久怵怵老氏有遺訓含德比于嬰鷲鳥不能
搏猛獸不能攫吾有異心乎何以得此聲君子
慎終始爲善無近名苟能保玄德萬物莫與爭

幸無以一眚造次易平生

鶴鳴在林樾山谷有遺音置之闕闕間三載如
病瘖禽鳥自有適人亦自有心嗟余實鄙夫翰
墨非所任廢書動旬月篇籍皆凝塵唯于場圃
內時時發長吟澹如酌玄酒鏘若調素琴爲語
二三子幽賞宜共尋

魯國有婺婦太息有餘悲豈惟憂宗國我愛我
園葵憶昨三韓外六載懸王師太倉三百萬輦
送滄海溜今聞五將軍肆伐西南夷狐兔戀窟
穴此豈關安危傳聞中朝議何當恤滄漭戎車

久不駕今且數驅馳六軍百戰後四夷不能支
旨哉誠高策但恐中土疲吾聞聖人言佳兵不
可爲

北舍有長楊枝葉紛相縈上有涼風至下有澄
潭明赫赫炎蒸日灼灼迫檐楹散髮來徘徊
鳥會不驚遲此綠陰展睠彼蒼煙生豈有佳麗
觀自媚靜者情眷言望場圃厥土爽且平會當
結茅茨長對水木清薰風動北牖流雲棲南榮
中適起居意外聞絃誦聲于焉寤寐歌金石相
鏘鏗願言逢豐稔量力事經營

梅實須五春橘實須六秋人命須臾間敢保數
載謀隣叟笑謂余君言亦何偷苟非勤封殖白
首見無由繁英媚雪下美實隨霜收簪在包山
麓終日長夷猶旣無買山資曷不營故丘森森
尋丈材散布林塘幽夢茲歲寒質增我腸雨愛
倘保黃髮期會見蔭平疇叮嚀語稚子籬落須
綢繆

北風吹涼雨十日長陰寒農人相太息禾有霧
雨癡南風吹炎雲十夜星闌干農人相太息百
穀將中乾爲農信可樂雨旱則寡歡雖則云寡

歡造物誠亦難安知四海內不殊我所觀雨當
襍穢出旱常楛棹謹懸崖灑濺沫平哇激流湍
園蔬有起色池魚躍迴瀾明朝望場圃白露何
溥溥寄言漢陰叟實無機械端

壽徐宗伯公

園公紫芝歌留侯赤松遊世網苟不縻安用薄
九州解組當服政藏刀獲歸休園廬負甲第結
架依清流南榮美條列北渚高楊樛鳴禽互往
來遊魚遞沈浮上論三皇代下俯百氏儔執世
準尼宣繕性齊蒙周疏傳方燕喜隱生亦貽謀

大道匪兕虎清朝豈龍彪黃髮正無期行矣百
祿適

對酒懷里中諸同好四首

濟之沈淪者家有常稔田不能治生產朝夕長
燕閒甘泉貯屋後美蔭交堂前茶香至日夕圍
棋自窮年客來輒呼酒五木鏘鏘然所貴志意
愜何必致肥鮮東風卷海水震蕩婁江暝玉粒
入洪濤所憂粥與饘亦知性好客何以得酒錢
咫尺行遊地欲往還迤邐

伯咸意落落賓客常滿堂通達曉萬事要言不

可忘肅焉老成人而亦好壺觴晉楚爭盟主申
韓制令章我時在其間得雋神揚揚烈士惜暮
年讀書城南莊出門蔭榆桺臨沼出鱖魴田廬
信可樂奈此道路長憶簪酪酌飲一月八九場
今此不十一餘日多淒涼

伯隅人如玉文質爛有餘縱令樵蘇絕豈與芝
蘭疎况乃陳鼎食支牕夾綺疏石闌涼風至山
閣霽雪初樹色依几席花香媚衣裾應門謝高
蓋人座多比廬易水清且瀉蕙苴動盈車北人
善釀法吳越不能如安得共一醉以洗久鬱紆
亭雲西北征佇立以躊躇

孺穀本清真瀟灑意遺俗翩翩謝紈綺啞啞親
醺醪室中治書郎美者顏如玉素手行深杯朱
唇度麗曲春寒同衾裯夜半喚炬燭一朝人事
非七尺如濕束寧辭案牘煩幸免縲紲辱憶昔
過從時光景何由贖豈不思同憂事勢多躑躅
縱有酒如泉悒悒何能沃

送殷無美先生之南都

秋霖潤萬物商氣發清涼江濤何滔滔牆牖若
雲翔逝將遊京邑位列尚書郎山川鬱葱葱官

闕互相望交遊富翰墨窈窕吹笙簧樂哉信美
土胡爲多慨慷

慷慨良有以烈士寧營巴王路方清夷四郊忽
多壘胡馬入朔方鯨鯢蕩海水羽書交闕門
天子中夜起豈無帷幄臣猶願收策士但恐犬
豕徒翻言肉食鄙徘徊北西望浮雲若尺咫
咫尺浮雲間帝闈不可攀吠犬何狺狺侍衛傷
朱殷不憚侍衛傷誠慮生他姦吾雖草萊士念
此若循環

憶管事臨洮夫子主謀議密圖虜山川手疏賢
王系置傳授方略明鐙上封事單于願守邊闕
氏私自媚王庭去幕南塞下消烽燧孤心諒不
渝翻覆生睚眦

睚眦將何如讒口多囁嚅白璧點青蠅一擲在
路隅拂衣辭文陛行行至南都孤臣譬老馬嘗
歷萬里途鑿車方警路易不備先驅所慮驂駟
間道遠將爲瘖寄言百有位日中不須臾毋令
漆室女太息長嘻吁

嘻吁不能忘夜坐觀天狼天狼何擘擘弧矢不
可張幸逢明盛世悠悠以徜徉還顧我園葵無

乃躡蹠傷悲歌送行役疊疊連篇章豈憊千里
遠含愁迫中腸若人尚棄置裋褐徒遑遑黃頭
麴刺船努力前途長

贈丘子成先生二首

嶧山有孤桐千歲凌雪霜斲爲五絃琴雅音何
洋洋一鼓和風至再鼓靈雲翔三鼓鳳來儀令
人念虞皇時俗好繁聲窈眇以鏘鏗秦箏善妖
嫵趙筑多慨慷古琴獨何爲澹乎無所將徽闈
絃將絕棄置大道傍鍾期忽見之不語淚沾裳
嗟哉當其時可以薦明堂

大道未喪世朝廟何雍容兩階陳玉帛東序懸
鐘鏞揖讓俎豆閒四海穆清風皇圖日鹵莽小
儒襲章縫前經委蔓艸弄筆誇雕蟲何知藿食
者六藝羅胸中九成明神降三獻遠祖通先聖
遞文質後王夏異同禮樂如有興問此黃髮翁
河圖與鳳鳥歎息何由逢

阮氏還居尉氏

阮公嘯咏處千載思其人白雲在天際杳杳不
可親嗟哉大賢後風流尚未泯卜築丙舍傍臨
眺蓬池濱睠彼松栢古庇此榱桷新我有一樽

酒助子霜露晨路遠莫致之眷眷含悲幸不知
古戰場猶有劉項塵爲問當壚婦常在東西隣
詠懷如有作寄我開心神

郭給諫被譴詩以送之

南國有佳人皎皎芙蓉姿十三學組織十四通
書詩十五婦德成乃與靈脩期君家方殷盛大
小多娛嬉雖則多娛嬉百爾鮮所宜耿耿獨深
念欲語復次且薄言竟逢怒棄我忽如遺再拜
辭高堂行道良遲遲一爲君家婦憂患理共之
籩豆旣失所婢子多奸欺多言誠逆耳恐君門
戶衰行行重回首有懷當告誰幸念去時言得
無有可思

孤松生道傍朝夕虞斧斨芳蘭旣當戶無乃非
其祥剛德方中天多福殊未央貞士懷隱憂中
夜獨徬徨城狐晝跳躑市虎朝踉蹌爲問主者
誰羅罽空高張容容多後福皦皦罹咎殃衆人
苟自爲何以報 吾皇鴻飛何冥冥得無苦嚴
霜佇看南雲徂送子以慨慷

新城王氏世德詩五首

祖徠出長松闕里畱古檜于茲有高槐鬱然如

車蓋結根甘泉中振柯浮雲外居人思齊德過
則發長嘅其德日以深樹亦日以大虛星常在
天佳氣方未艾

赫赫琅琊氏厥初本天人雲霾逐飄風千里昏
沙塵曄然奇女來翩翩駕颿輪從容道姓名乃
是故鄉鄰屏翳爲良媒飛廉結嘉姻嗟哉神明
裔一一爲國珍

隱君含清淳種樹亦樹德樹蔭桓公臺德被譚
子國平生樂榆枌所事勤稼穡穡穡有餘資以
待餓人食至行通神明深仁化盜賊子孫宜繩

繩百世有典則

穎川愷悌意藹若春日溫躬修儒行備日擊佛
諦存於人何不容晏晏多好言一朝有所激高
論薄層雲殷勤振六藝實以啟後昆良農多豐
年曷不高其門

馬湖負玄覽獨觀元化初長詠蓼莪篇墓有茅
茨居哀哀霜露晨祭此山澤蔬精誠感白兔朝
暮相躑躅三甲益長壽六丁收秘書高風不可
攀過者式其閭

惜別

弱齡抱微尚泛濫觀羣書豈無希世志長嘯慕
修途私閱當代士意可齊馳驅嗟哉歷歲月我
馬良卒瘁幸道九方氏臨盼久躊躇謂言筋力
在猶可萬里圖何以長聲價當出九軌衢南雍
集多士磊落陳璠璵忝居筐篚間終然委泥塗
撫膺負知已中夜起長吁幽州方雨雪夙興戒
車徒明知不得留且復立須臾榮枯未可期寸
心諒不渝

和陶詩

和歸田園居六首幽居鮮人事日涉舍後

池上有作末篇人謂江文通詩然其詞意
平雅叙致適健淵明見之必謂獲我心也
自古養志者遯迹於深山一往將終焉豈復知
歲年有時罹世網如魚脫于淵歸來不爭里治
此無競田邈焉雲霞姿潏灑睂睫間相逢共談
笑乃在羲農前試語寵辱事寒灰久無煙紫芝
出澗底玄木生巖巔心隨麋鹿遠迹與鷗鳥閒
我願從之遊朝夕同悠然

士方不遇時意氣常鞅鞅野鶴在雞栖能無雲
際想羽毛正離披九霄安得往君看園中蔬亦

因膏雨長人生何不爲達者貴道廣衡門且棲
遲世人正鹵莽

鳥啼林柯密魚唼池萍稀朝隨枕簟往夕與壺
觴歸蒼煙生几席綠雪沾人衣雨後土膏潤耜
鋤不可違

人生無豐約素位皆可娛君看公侯第轉眼爲
丘墟當時土木麗煥若天神居寧知不再世榛
樾生根株却羨茅茨下父子得晏如怡怡灌園
者勤事五畝餘鬻蔬供朝夕罌罌幸不虛月明
招隣叟暫能相就無

修竹臨清池平疇帶城曲微風發新涼時雨方
霑足隔水無人聲琤琤響棋局宿鳥還故巢飛
蛾赴明燭晚霞挂林端明且知晴旭

北城多揚塵馬驢集廣陌擾擾道路人遠近各
有適旁有田父家欣欣保朝夕發書占歲功持
酒慰農隙衣食常有餘所願無行役丁男應征
徭婦女勤紡織閒從尚平遊從容論損益

和飲酒二十首初夏天氣微熱方不欲飲
偶龔仲和邀看園中新綠出所藏名酒意
甚樂之次日捉筆和淵明先生飲酒詩數

篇與索一罇獨酌會兩牕無事遂盡和其韻

我本磊落人憂患纏綿之唯逢酣飲處亦有開
看時暮年學恬淡意復不在茲昨宵遇名酒曠
然散羣疑滯雨苦寥落一杯思自持

月夕擁羣籍里巷如空山偶逢會心處思與古
人言古人去已遠近者乃千年不如營一醉妙
理默已傳

碌碌狗世務笑語非中情貪夫營刀錐烈士狗
聲名生人誰不死愚者慕長生何如飲醇酒寵

辱可不驚豈云合大道免使塊壘成

黃鵠奮六翮萬里恣高飛風颿忽震盪時念故
巢悲啾啾田野雀禾黍相因依朝來不自慎竟
逐虞羅歸吾道將安從矧已齒髮衰聖人不數
數莫與賢人違

昔在少年場終夜歌呼喧相將酪酲去月落城
西偏風流雲散後酒壚邈河山君家素愛客朝
往常暮還良醞倘可分獨酌當晤言

詞客相夸大子虛與亡是雲夢今蕭條上林竟
殘毀寓言誠無當世事亦復爾所以鹿裘翁無

心羨統綺

清和惟首夏百卉揚菁英有酒不自醉無乃非
人情丹霞映四野白日將西傾中庭細草中蠅
蚘相應鳴微月堪徘徊蚊蚋猶未生

東海有貧士本非希世姿獨立龍門桐百尺無
旁枝中含宮徵音其外則無奇棄置溝瀆中屈
辱無不爲猶然自偃蹇麒麟安可羈

閒居唯恐臥展卷常心開俯仰千載間萬感集
中懷古之英雄人亦苦時命乖吾謀適不用蓬
累何栖栖神龍豈無翼有時蟠深泥遭逢一語

合意若金石諧當其不遇日鬱鬱寧非迷達人
貴委順天命不可回

避焚于水涘避溺于山隅此計未必然憂患實
多途前爲榮貴引後有貧賤驅所以達者心止
足不願餘仲蔚今何歸吾欲從之居

貧賤難久居固窮亦有道有酒且爲歡居常以
待老朝華旣夕萎春榮亦秋槁造物于羣生安
能盡美好回視靈臺中中有不貪寶孰知被褐
徒充輝照四表

文若王佐略奮身出匡時中散學養生禍起危

言辭二子豈不賢殺身良在茲吉凶非人謀信
矣不復疑莊生言鞭後此語亦我欺唯當酌斗
酒陶然任所之

人生歡樂趣不必求異境三杯悅然醉一枕憬
然醒此意不能言當時心自領春雨麥成粒秋
風黍垂穎計我終歲需誰能與五秉

斗米逾百錢喁喁麥秋至霧雨敗來牟市中鮮
酣醉几席生苔衣書帙不能次晏坐多寂寥常
苦麪蘖貴朝來一尊開猶是豐年味

霧雨暗江潭疑有蛟龍宅斷岸聞魚腥深泥滅
鳥跡耒耜不得施安取禾三百平生衣食區漫
漫浪花白飢粥已垂成狼藉良可惜

生長諸生家結髮事一經同學謬推獎蹉跎竟
無成長揖公卿間世務多所更豈無千里志繫
之在中庭食粟被紵衣終不振鬣鳴六轡寒長
途惻愴傷我情

鳩能知天雨鵲能知天風嗟哉此微禽託命風
雨中用志久不分遂與造物通吾亦晚有聞天
道猶張弓

少小慕長生茫茫無所得真人不可遇經訣轉

生惑百千啟旁門嘗恐大道塞淫生貴不煩清
靜如治國玄聖有遺誠萬言不如默

丈夫志四方學成乃從仕學也非爲人仕也非
爲已四郊今多壘是惟有位恥古之帷幄謀折
衝在萬里談笑清胡塵謝傅真可紀東夷比一
縣躑躅不自止近傳得虎臣矯矯良足恃

小儒各標榜百偽無一真聖人雖復起難使醜
酒醉竺乾天人師日月萬古新法像自東漢翻
譯盛西秦鼎鼎第二月擾擾虛空塵當時廣長
舌論說亦已勤衆生日蚩蚩苦樂從冤親彼海

亦有岸何人獨知津從來解義趣涕泣常沾巾
醉中逃禪客恐非三乘人

和擬古九首從京師歸以篇籍自娛有感

輒賦

管我出門時手折吳隄柳來渡黃河水乃知行
役久問吾欲何之四海將求友邂逅抱關人擊
筑復酤酒一言傾肝膽生死不相負解劔行報
讐感子意氣厚長嘯易水邊七尺亦何有
管鮑不可作張陳竟凶終平生如父子一旦生
兵戎桓桓廉將軍鬱爲萬夫雄自知一言非拜

伏如趨風憂國蠲私忿大節垂無窮奈何貿晉
恨倏起猜疑中

矯矯籠中鶴舉翼觸四隅長鳴望青天六翮何
由舒賢者不遇世白首臥窮廬朝隨胥靡食夕
寄監門居朋友如遺迹陋巷日以蕪鳳鳥久不
至已矣將何如

管我登泰山長嘯望八荒上爲仙人宅下有王
者堂宇宙定廣狹目極唯蒼茫皇王疆理迹英
雄戰爭場神魂赴東岳體魄歸北邙成毀旣反
覆是非隨低昂歸來長太息無意營四方幽居

誠寂寞亦幸無感傷

茫茫宇宙內美者長不完玄豹裁爲裘紫貂製
爲冠豈以文采姿助人爲容顏所以養志者蓬
累甘抱關胸中傲儻意微見于毫端趙璧寧肯
獻隋珠詎輕彈尚父維鷹揚不如鍛羽鸞編茅
茹木實聊以禦饑寒

高山不可至景行良在茲彬彬七十子乃幸生
同時大道若河漢微言辨澠淄安得遊其間北
面質所疑循循善誘人豈在多言辭末世騁私
辯徒令亂人思小言必破義愚者長受欺一唱

復百和亂絲更棼之遂遺無窮禍烈火及書詩
高樓臨大道薄暮彈雲和纖腰能豔舞皓齒發
清歌列燭互明滅私語亦何多燦若漢宮蓮晝
卷夜舒華雞鳴鐘漏盡樂事將如何

飄飄雲中仙憑虛恣遠遊豈唯寰宇內海外有
九州夕宿青丘宅朝濯紫海流欲問古之人纍
纍多荒丘長歌叫黃虞灑淚弔殷周所願從颶
輪汗漫復何求

白露裊黃華朝來行采采服以制頽齡容色長
不改眷眷欲遺誰所思隔雲海馨香日夜衰含

情更難待

和襟詩十一首雨潦不歇獨居一室多憂
生之嗟

大海一浮漚世界一微塵何異六合間置此七
尺身百年若一夢戀戀此六親正如逆旅中殷
勤會四隣離合難爲常匪夕唯伊晨愚者勿復
道嗟彼英雄人

建節清三邊揚旗定五嶺百代誇功勳朝夕戀
光景萬卉爭春晴誰免秋露冷榮枯各有時晝
短苦夜永達人當芬華無異鏡中影饑虎不令

怒狂象不令騁擾擾黃埃中翛然虛室靜

天道誠遼遠智者胡可量五行主災異至今數
京房明知水泉涌道人禍未央淹速有常限如
寒暑陰陽安用術數爲先事迫中腸

人生有常期勞生佚以老所願世承平百年得
自保薄田供晨昏闔廬避濕燥春粟當夜闌灌
蔬及春早親朋互笑言兒孫更提抱悠然無所
營庶幾不遠道

熙熙二百年朝野當豐豫鳳鸞方頡頏羣雀亦
爭翥黃鶴生林中躊躇獨不去豈敢思乘軒兼
懷矰繳慮芄芃禾黍秋雞鶩俱晏如六翮將安
施長依蓬蒿住風颺起無時未審安巢處莫作
九臯鳴有生實多懼

弱齡論古人有會竊自喜于今亦有年私闕當
世事吁嗟已焉哉安知食肉意鳳鳥久不來河
清亦難俟盈庭誰是非雲移疑月駛大運孰主
張小夫宜棄置

稼穡須乘時今已日月迫漬體泥塗中束手眺
阡陌所望二麥黃敢希粳糧白鼠入牛角中漸
覺生計窄回頭視室家惘惘如過客勿爲造次

謀猶當守田宅

田家苦積雨鷄鳴望扶桑吳中財賦地徵斂如
餽糠半菽不自飽白粲克秋糧今者十日間八
九蔽太陽來奔遍原野紅腐誠可傷庾廩久無
儲何以賑一方日夕長太息無心理壺觴

人生百年內憂樂千萬端念念不相襲長與歲
月遷暮年壯心歇欲入名山巔緝草爲冬裘拾
穗克朝餐未盡生滅相且斷恩愛緣俗儒難與
語三復西來篇

東南神仙宅靈異唯會稽神禹治水畢玉書藏

中崖何當有朱雀啣以置我懷百神各就役九
州再縫彌雖苦淫潦事父子不相離支祁欲躑
躅俯首重受羈三農各飽飯兩稅亦不虧
前日南風至意此麥秋涼誰知成雨兆浮潤連
屋梁海濱十萬戶粟米仰他鄉他鄉嚴禁糴法
令如秋霜新穀未可期嗷嗷來日長

和斜川遊西城訪友人不遇因至娛暉亭
晏坐

生年過八九寵辱俱已休但保三畝宅五岳長
臥游矯矯雲中鶴汎汎海上鷗時遊浮池內不

羞步仞丘當其奮翮時萬里求其儔今我獨踽
踩野老相勸酬不知荷篠者可與有言否平生
農圃言聊且以忘憂

和形影神三首陶蘇皆言日月燈影余兼
言水鏡影

匆匆百年內美好能幾時容華日消歇我與爾
共之今旣異疇管後當異今茲百川東赴海寧
有西歸期烈士云狗名千載令人思死者已冥
漠生者空漣湔身名孰親疎此語不復疑舉酒
相對盡奚待勸酬辭

形贈影

遭遇有窮通希世有巧拙念子實勞生我于茲
事絕感額寧有憂開顏亦非悅萬變紛在前何
嘗起分別諸佛說無心我已久寂滅試置水火
間了不知濡熱豈若形與神太用有敝竭子飲
我頽然唯此意劣劣

影答形

我居四大中正如衣中著我豈好往來衣當有
新故道家貴久生謂當長相附竺乾大導師廣
說無生語亦知海有岸不識津梁處遂與二子
偕萬劫每同住如在百戲場好醜安可數賢愚
貴賤間頭面無不具工拙我爲之令子蒙毀譽

毀譽亦非真會當隨子去苟悟萬緣空夫何憂
何懼一醉能幾時何以消百慮

神釋

和九日閒居九日隣家招飲

平疇白露下遠渚蒼煙生樂此歲物美豈獨愛
嘉名夕陽照林薄橘柚粲以明黍田鳥雀翔相
應多歡聲開尊當令節相祝千百齡四美誠難
值杯至輒已傾君看階下花大小各敷榮貧士
慕富貴祇用攪中情帶索鼓琴者浩然宮徵成
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二首
北城新構佛廬余于月夜數過之見城中

霧氣瀰漫渺然如江湖中獨高樹浮水面
耳

北城鮮人事頗稱幽人居四隣各無營出入相
于于近有學佛子築室於城隅我來人定後寒
月滿廣途白雲起闐闐浩然若平湖林莽不復
辨高楊獨蕭疎垣壁半未具講誦已有餘鐘磬
發清響晏坐良如如

人生如電露我已久知之得喪非有實修短更
難期爲愛禪栖處來往無常時百川未到海取
途良在茲年到桑榆間寵辱俱已辭恩愛未易

捐餘事無復疑

和赴假還江陵至清涼菴隱峰方在田間
未還

東魯述禮樂西竺兼幽冥聖人爲世出調御庸
庶情后稷教稼穡不能禁棘荆擾擾六合內極
樂唯無生法王有密諦皎皎日月明寵辱不相
及違順亦已平農人困北轆壯士方東征奈何
學佛者百畝亦躬耕雖無家室累亦爲衣食縈
形勞得志逸庶保清涼名

和六月中遇火丁卯冬余家遇火候豫瞻

雍瞻邀至東園

我有一畝宅枕簟當南軒春秋多清晏所苦夏
日燔寒梅已十載蔚蔚蔭簷前晨興攀其枝沾
衣珠露圓親知多隣近朝出中夜還人坐各有
役晏安實違天一夕遭烈焰當此垂盡年嘗聞
至人語禍福皆等閒得失倘若驚信道乃非堅
崑崗焚玉石不及方寸田故人敦高義哀我好
長眠拂拭焦衣裳置榻開名園

三易集卷一終

三易集卷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二目錄

七言古詩

凡三十首

題張果仙人入海圖贈善琵琶者
放歌行

秋夜集鍾父聽左翠度曲得聲字
賀太宜人受封

又代

送鄭同野之任蘄州幕

龔方伯寄伽南香以玉環報之

潛虬館爲新安倪給諫賦

壽劉翁

錢仲與丈謝德化令而歸詩以爲壽

曹昭服邀以八月十八日觀濤余冒雨赴

之至則開霽舟中有麗人善歌喜

而有作

已亥春金子魚遊白嶽當道西湖沂浙江
而去時吳進士家居黃山下余愆叟與游
黃山三月內以從子敏猷婚不得從詩以
見志

壽殷無美先生

白陶詩傳孝玄索題

蕭君如竹家有東坡墨竹兩竿筆法沉著
而自然飛動意甚念之今五十餘年矣不
知流落何處壬戌秋君年九十隱峰比丘
求余詩爲壽因而賦此

贈言禪師三際

徐抱樸六十初度

苦雨行

姚翰林孟長見訪因集侯給事水堂

贈戚梅梁

壽陳克孝之母五十

觀范君輔林符卿奕碁

送申少司馬還朝

郭聖胎至膠城余時寓侯園留飲賦此爲別

靈雨篇謝明府禱雨立應賦此

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趙陸九十四徐爵
九十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
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
不一二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談笑以相
娛樂誠太平之盛事也詩以紀之

浴溫泉和館課

憶昔行

與僧論禪偶成

沈廷錫七十代

三易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題張果仙人入海圖贈善琵琶者

白驢蹠蹠凌波濤奚奴追攀泣且號問君何事
欲入海人世紛紛如蝟毛海濱有客見圖畫笑
道此翁大狡獪人間何處不徜徉君自胸中多
芥蒂吳中冬月秫酒香繁絃惡管日在旁少年
私來學犯調長夜獨坐彈清商眼前歡笑足老
矣豈必避世逃滄浪迴君轡勸君酌我有鳳槽
鷓鴣索請君一奏走馬鴈兒落

放歌行

呂梁哽咽不欲流三老飽飯眠柁樓我亦開編
送長日忽發一笑忘群憂王君落魄江海客足
迹今幾遍九州登高覽勝何不有千奇百怪兼
羅收興來落筆寫胸臆奮劍入水尋蛟虬又似
幽并百金士赤身突陣當戈矛風沙颯颯起句
裏氣欲伐鼓西海頭嗟余少亦好奇節欲向四
海求其儔時乎時乎今老矣意且被褐親鋤耰
故園未致十金產亦復無意干諸侯今日看君
好意氣正如老馬逢驪驪豈謂能追萬里跡長

鳴奮鬣不自休茲游本爲著書計書成當置名
山幽翩然拂袖遂長往遍訪五岳栖丹丘功名
富貴付君等努力報主垂千秋

秋夜集鍾父聽左翠度曲得聲字

燕中九月霜露清忽聞翡翠調春聲縹絲欲斷
別生態墜絮將飛空復情曲罷徘徊久不語粲
然一笑令人傾坐中賓主東南美風流海內久
知名休論落筆各繡虎且羨對酒俱長鯨注看
朱顏欲滅燭陽援素手爭投瓊主人好事無所
惜夜半杯斝長縱橫琴中新翻賀若譜席上雜

出樓家鯖我今落落長安道千憂百念常相縈
偶來放浪歡娛地恍若霧雨逢新晴吾頭懵懵
且歸去奈此炯炯雙眸明丁寧後會莫前卻天
街新月重相迎

賀太宜人受封

四明狂客真神仙至今子弟猶翩翩憶昔長君
來至燕與余結交今幾年九遠夜月飛觴後雙
闕春雲點翰前文成酒罷忽惆悵白雲渺渺東
南天一朝身在丹霄上喜有月俸克肥鮮去歲
青宮蒞法位 皇恩浩蕩遍八埏鳳冠參差鸞

誥爛母也拜命聲珊珊然三月幽州覺春好煙花
直接吳山邊大家東征將子去語燕啼鶯夾畫
船嗟余骭髀空七尺不羨市朝狎山澤升沉異
路奈爾何飛揚意氣棄如擲吏部門前車馬多
令人欲往還躑躅綠衫年少負母恩今作京東
老樵客

又代

燕中三月柳絮飛花陰草色煙霏霏輕軒容與
向何處夫人遠覽王畿歸憶昨有 詔開青宮
恩被百寮瞻拜同六珈瑤瑤允照曜璽書褒美

勞重瞳維楊煙月笙歌外
樵李湖山錦繡中
萬里東征應有賦
鳴鳩乳燕春匆匆
鴛鴦湖漲桃花水
竹筍青青鱖魚美
山公啟事慙徐徊
孟母芳鄰將燕喜
君家賓客盛如雲
稱詞獻壽方紛紛
會看傳寫來京國
編入蘭臺列女文

送鄭同野之任蘄州幕

黃鵠矯矯當雲霄
長風萬里同飄飄
食君稻粱處君苑
羽翮離披不敢驕
看君昂藏負意氣
虹霓貫日生睚眦
笑指荆卿劍術疎
倫將晉鄙兵符至
但逢稽阮卽沉酣
寧許李程相睥睨
十年

蹴躡紅塵間黃金
用盡還顛顛
一朝束帶謁羣公
綠衫黃綬趨匆匆
男兒七尺何不有
有時爲螻時爲龍
孫劉事業悲歌外
屈宋文章指顧中
平生感慨不平事
且付江水隨西東
鄉里小兒如作色
但言下吏難爲工

龔方伯寄伽南香以玉環報之

嶺南翠羽百萬妝
明珠夜出十步光
不如掌大青油結
香霧日日生衣裳
故人殷勤萬里意
爲我置之蠻海傍
海傍古來絕霜雪
草木氣厚冬凝肪
一朝婆娑華葉盡
獨有膏髓含芬芳
枝間

倒掛棲不去蜂蜜年年依作房日蒸霧淪百千
歲中間文蹙彪虎章正如幽人在空谷被褐懷
玉深自藏燕王墓前老華表尚可呵禁諸不祥
況此久矣通靈異我將貯以雲錦囊出入懷袖
不敢忘何以報之雙明璫南雲杳杳道路長吁
嗟使我心彷徨

潛虬館爲新安倪給諫賦

軒轅管日丹成時羣龍竝駕遊天遠獨遺靈虬
在空谷千秋愛惜雲霄姿青蘿岩傍富靈異自
簪神仙稱福地金堂玉室杳靄間應有高人獨
寤寐一朝春雷繞坐來寧許淵潛長自媚雲牕
霧閣鎖歲蕤去作玉皇香案吏鸞笙虎瑟動鈞
天金支翠旂先後至故山回首煙霞深春猿相
呼夜鶴吟百道飛泉環珮響青芝赤草方成林
山靈寄語莫惆悵行藏任運會無心只今禾黍
思甘雨且作人間五日霖

壽劉翁

闔閭城是神仙宅七十峯青五湖白羅綺春酣
鄧尉山管絃夜動生公石紅樓窈窕出畫圖綠
水縈紆漲膏澤劉翁一生住此中醉度春江花

月夕自有新詩壓衆人，還將妙舞娛佳客。市中
女子每呼名，江左公卿皆側席。人世惟當事快
心，公侯袞袞輕一擲。只今柳色滿吳閭，梅花狼
藉春酒香。傳商度徵樂未央，堂上歌闋稱壽觴。
紅顏白髮神揚揚，良辰莫負眼前酒。靜處閒看
肘後方。

錢仲與丈謝德化令而歸詩以爲壽

柴桑村頭望廬山，紫煙杳靄若可攀。九江秀色
乍明滅，滄波晶晶開心顏。朝衙夕坐雲霞間，鳥
雀喧噪人吏閒。問君何事苦挂冠，今日受代明

朝還君家高樓見，遠海海氣朝昏變。光彩鄉里
小兒那，可堪竹林徒侶遙相待。歸來胸臆一事
無，白日盡用供酣呼。大兒歸自玄菟外，腰間寶
劍殷模糊。小兒亦出盧龍塞，紫貂重裹玉雪膚。
有孫生長鞍馬上，負牀來挽大父鬚。人生早自
爲懽娛，官職只好誇羣愚。今年中秋逢六十，門
前賓客如雲集。率爾相看禮數寬，開懷不憚觴
行急。猶憶當初作吏時，苦遭冠帶相維繫。豈獨
胥徒汗似漿，長官衫袖終日濕。

曹昭服邀以八月十八日觀濤余冒雨赴

之至則開霽舟中有麗人善歌喜而有作
黃姑灘頭雨浩浩一十八曲蜿蜒道問我扁舟
何所之故人置酒邀傾倒西來崩雲復東還白
日杲杲開我顏八月江濤走老少我亦放棹青
蘋灣白波迎船蕩坐客紅袖隱見清潭間玉顏
惆悵久不語秋風嫋嫋吹雲鬢主人情深不可
極百壺美酒行如織平波落日最宜人忽見明月
翻江色席上燭滅炷更多丹唇微動顰雙蛾
清歌一曲四坐靜瑯琊王郎煩詆訶與酣唯愁
刻漏少懽極未覺杯行多今夕何夕奈子何再

請皓齒生清歌關門漸有行人過嗚呼樂事將
蹉跎

己亥春金子魚遊白嶽當道西湖泝浙江
而去時吳進士家居黃山下余慙吏與游
黃山三月內以從子敏猷婚不得從詩以
見志

春風蕩漾西湖裏遊人曉逐啼鶯起石上長留
粉黛香波間亂潑胭脂水江濤三月殷地雷玉
龍千丈走復迴富春西去更奇絕蒼翠亂落嚴
陵臺人生勝事豈易得送君不語心徘徊白嶽

信是神仙宅金支下上煙霞開手招五老不得
語香雲杳靄寶雨來天都峯頭絕風露軒轅管
日升天路更逢地主有吳郎君但作計勿猶豫
歎人程生好遠遊言及故鄉輒掉頭余亦從來
狎丘壑欲往不往空夷猶只今兒女正滿眼它
人言好父母愁人生墮地自有命富貴豈必皆
貽謀寄語山靈好相待尚平不必婚嫁休

壽殷無美先生

游絲嫋嫋春晝長文簾拂地春風香坐中盡是
文章伯稱詩獻壽諧宮商主人一生常好客倒

度傾筐無所惜吳江鱸腹雲母黃代郡鼠膏水

晶白碧椀頻出長安蒞華燈本織崆峒麥賓客

歡笑婦女愁明日厨中無儋石憶管出守當江

沱人道羔羊絲五紵朝生男兒釋氏送公生長子之朝

聞空中數百夜遇魍魎神人訶公嘗夢河神遣

人唱佛號淮陰遇一使者相護後金城西頭烽燧多雜虜十萬窺洮河會

見中軍推卻穀徐看將帥得廉頗羽扇從容紆

勝筭旃裘狼狽斷經過賢王悲思愛女泣別部

拜舞闕支叱猛士初聞收戰甲謀臣早已中虞

羅拂衣歸來無負郭唯存圖史猶如昨苔生甕

牖挂蠨蛸竹壓衡門喧鳥雀翰墨長勤費燭膏
衣裘半取克杯勺人生得意各有途百年何必
麒麟閣東風披拂楊柳勺丹顏白髮迎青春市
中香秔幸相貸一尊更滿非全貧門前敬謝車
馬客席上多有漁樵人燈花雪落爐煙新令章
糾紛錄事嗔夜半閉閣防窮賓酒酣懽極笑語
真只願歲歲常相見賞心樂事當良辰

白陶詩傳孝玄索題

陶公門前五柳深孤松當徑高百尋傳家白樹
不盈尺其下時聞金石音人笑主人癡無匹繞

樹吟詩每終日淵明瀟灑千載人尚對庭柯有
容膝君家無廬瓶粟空樹下何堪種秔秫千歲
無由長茯苓一時未可酬梨栗主人拂衣起槌
牀人生會心各有當君不見鄉里小兒富酒肉
陶公何爲忍餓黃花旁況此蒼蒼畜靈異玉蚪
盤鬱鬢鬣揚四時濛濛起雲霧三伏皚皚生雪
霜想見南牕漉酒罷形神互答聲琅琅我生百
事不稱意獨於此際留清狂今年欲作五斗計
陶公千首長得將婆娑此樹忍棄置且雇驢馬
煩舟航束帶送迎吾不免歸來對此還徜徉一

尊酬詩兼祭樹永矢寤寐無相忘

蕭君如竹家有東坡墨竹兩竿筆法沉著
而自然飛動意甚念之今五十餘年矣不
知流落何處壬戌秋君年九十隱峰比丘
求余詩爲壽因而賦此

東坡居士人中仙墨竹落紙生雲煙君家兩竿
挂北壁滿堂秋色長蒼然問君何爲號如竹將
與此竹爲隨肩云胡此竹竟辭去妻兒待米須
千錢淇園萬束付河伯渭川千畝成桑田人間
反覆多若此肯爲點墨生畱連浮沈閭里消朝

髮白髮蒼顏不蕭索九十不衰真地仙飽見重
裘換絺綌清涼庵外林塘幽風和日麗頻來游
滿徑綠莎間駐足穿林紅葉常蒙頭香爐茗椀
出軟語經行晏坐同夷猶相從若話西歸路須
問空王駕白牛

贈盲禪師三際

匿王六十恒河邊三歲見性猶依然今公五十
何所見惟有黑暗在眼前見根雖壞性不壞何
異佛面雙青蓮天花繽紛繞法座慈航宛轉當
迷川脊時佛子有是者優那律陀樂睡眠七日

三易集卷二
七夜得天眼能如掌果觀三千人言公胡不至
此公是求佛非求天朝來香華鐘磬集共請軟
語開法筵終日說食不自飽安用匍匐芸人田
色空明暗俱幻滅真心還向聞思圓

徐抱樸六十初度

沈用卿廣文每稱其德余因與定交

我友潛山老廣文性如麋鹿居人羣平生親厚
形影減半世綢繆獨向君君如長松隱山谷碧
月青霞媚幽獨自有深衷托古人寧能飾智驚
愚俗鄰家酒熟朝舉杯子舍書聲夜催燭牀頭
牽衣學語孫秀色崢嶸起睂目試計從前六十

年何須高蓋乘華轂嗟余故舊今幾何高騁之
室愁風波還恐白頭忽按劒暫逢青眼防操戈
與君晚歲心莫逆青鞋白帽頻經過乃知潛山
交有道我亦藉此慰垂老老人只合自相憐世
上交情太草草五月園林富綠陰一觴一咏當
晴昊翠竹碧梧知我心千迴不厭同傾倒

苦雨行

田家常言五月霧行船不須重問路連朝撲面
如黃埃東家不辨西家樹去年八月來早霜木
綿不足充秋糧公私交迫至今日喜見二麥連

雲黃西南風來知雨兆漸覺浮潤生衣裳蚯蚓
上堦蟻徙穴十日十夜何湯湯野雀翻來寄燕
室河魴豈復虞魚梁舍前舍後浪花白隣翁咫
尺空相望龍潭午日舟航集故人置酒舒於邑
方喜雲開見日光無奈新晴不及夕屋角旁穿
漬簡編牀頭上漏鋪簑笠餘糧狼籍四壁空臥
聽農人中夜泣萬物同荷皇天慈豈忍赤子長
流離來牟委地今已矣猶望一稔秋爲期

姚翰林孟長見訪因集侯給事水堂

夕陽映水留殘紅岡前竹樹煙濛濛臨池置酒

月照席空明潏灑當杯中知君才名三十載簪
筆出入蓬萊宮記纂常兼左右史平生頗狎漁
樵翁朝來軒車入委巷驚起傍舍喧兒童勸醅
淹留移夜漏談笑磊落成長虹憶余作客長安
市塵中私閱天下士阿閣從來待鳳凰天閑終
鮮逢騏驎廟廊之具非君誰國勢搶攘須扶持
蒼生引領望安石東山一起帝王師

贈戚梅梁

七十年來江海客雙鬢猶青兩眸碧有時抵掌
少年場醉後起舞拓金戟自言身是百夫雄咄

咄吐氣成霓虹願斬鯨鯢青海外願隨驃騎出
雲中耳邊若聞金鼓震便覺肘腋生長風丈夫
鴻毛視七尺安用馬革來相蒙只今世事已如
此壯心盡付東流水老驥伏櫪時悲鳴誰道霜
蹄有萬里

壽陳克孝之母五十

膠城城中十萬家重堂曲室交相加東隣香車
曳綺繡北舍錦席聞琵琶中有一人獨淹泣手
撫弱子方嘔啞初向縑緗消日月漸看筆札起
雲霞三十年來如過隙母氏劬勞匪朝夕荆山

有玉信美矣誰與琢者成圭璧水木清華十畝
園左陳翰墨右琴尊先君乘雲定來往應知含
笑歸九原薰風南來日正長長筵起舞進壽觴
綠衣坐末何年少旁人笑指杜黃裳

觀范君輔林符卿奕碁

管我好讀孫吳書欲提枹鼓驅戎車曾經劉項
戰爭處時無英雄不得語只今鬢髮已如絲飛
騰意氣徒爾爲不如曲房擁爐坐藤牀竹几觀
圍碁夫椒范老真國手胸中奇正無不有初看
落落縱復橫北平太守無刁斗忽驚壁壘氣象

新亞夫嚴軍出細柳手持趙壁辭秦京亦有一
箭收聊城經營百戰爭咫尺時或千里不留行
攜李林君髮覆額此時正作嚶城客十年不見
偶遇之龍爭虎鬪聲輝赫武安鋒銳不可當廉
頗持重知長策雷轟電閃變態多天馬行空地
無迹旁人未必知深機略窺十一從千百是日
迎氣城東偏珠旗玉勒新妝妍滿堂賓客不掛
眼揣摩得失神悄然江梅欲白江柳黃勸君住
此遣舟航江湖好手亦難遇君家歲暮有底忙
高門懸箔皆好事無處不有屠蘇香況聞雪後

河豚上且共酣歌春夜長

送申少司馬還朝

東征諸將驅鯨鯢十載懸軍遼海西 君王拊
髀長太息安得飛劔決雲霓方叔元老才不世
生出入雲霄地四郊多壘得運籌約束蠻夷
如指臂長白山邊狐鼠羣要領何堪膏斧鑕誰
爲開柙恣踉蹌況值諸軍正兒戲天開泰運呈
禎祥百里河清下鳳凰聖明旣爲萬國出必有
名世扶助勩憶管公爲典屬國胡鷄躑躅方闌
牆一言指揮盡心死旃裘毳幕各得將蜂屯蟻

聚今幾時能使中土爲徻徨盧龍九月饒霜霰
鼓角連雲方苦戰自聞安石起東山壁壘旌旗
光采變文武忠孝應時須書生貌入凌煙圖山
中故人遙有約會待功成泛五湖

郭聖胎至嚠城余時寓侯園留飲賦此爲

別

我今無家寄寓處白日霏霏起香霧苦遭人事
欲出門繞樹百迴不得去郭君遠自燕中來談
笑使我心神開自道聞名三十載那得相逢無
一杯貧家肴藪殊草草且須急飲春光催山陽

楊郎能舉白玉山亭亭終不頽城上從教傳鼓
柝室中幸未罄尊壘蒼煙橫樹月照席枝間宿
鳥看佳客今宵花月不盡懽明日飛花滿園白
余亦東西南北人結交四海誰相親對君不覺
傾倒盡知君直任情性真君今西向丹陽道吳
山處處餘春好白門楊柳烏栖時兩鄉對酒遙
相思

靈雨篇謝明府禱雨立應賦此

天公百日封江湖老龍睡熟不可呼重潭魚鮪
半涸歿三農衣食投洪爐去年衾裯易斗米今

年米貴仍無襦兒童吁嗟父老泣道路籍籍將
焚巫邦君愛民真愷悌笑嚙常會神明意哀此
喁喁十萬家心知溝壑須臾事尋常羊雁讓素
絲車如鷄栖亦委蛇朝來徒步謝冠蓋道旁觀
者爭歎咨吾君庶幾無疾病但恐日炙炎風吹
街前白日未移晷中心惻怛天應知金支翠旂
恍惚至後有雨伯前雲師既沾城郭及原野平
鋪萬頃清琉璃田間婦子相顧笑吉貝可織稻
可麩南北征輸各萬里吳中何處無瘡痍海濱
獨荷皇天慈王室如燬父母邇白首書生見五

朝長携蓑笠伴漁樵年豐好作春秋社社中長
作太平謠

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趙陸九十四徐爵
九十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
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
不一二里而耄耄相望日杯酒談笑以相
娛樂誠太平之盛事也詩以紀之

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
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隣翁學語時追
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互

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
祭酒九十四敬酌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慶
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只聞與
弟無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盃歸散帙
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食芝朮香山居士
有遺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
無旦暮歌皇天願炊香飯釀秫酒日奉杖履長
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鑿輿南幸年

浴溫泉和館課

鶯啼燕語晝欲長山花澗草呈年芳良辰勝地

不可負况有明好同倘徉石上清泉鑿眉髮輕
風澹蕩吹衣裳解帶臨流洗煩熯娟娟珠玉照
我傍平林蔥蒨蔽白日使我坐久心神涼長歌
互荅歸去晚若奏金石相鏗鏘人生豈無當世
志吾道行藏命所制鳳鳥不至麒麟亾安用皇
皇強從事我行洙泗思其人舞雩沂水盡飛塵
只有尼宣庭下檜猶記經今幾暮春

憶昔行

藤花搖曳接林丘公子瓊筵出綵舟妓女紅裙
金屈膝妖童綠幘玉搔頭清歌妙舞教春住紫

霧青烟盡日浮撩亂韶華阡陌上遊人不去去
人番嬌紅嫩綠總陽春中有芳華更絕倫醉態
乍憨還乍慧多情含咲又含嚙三春細筭成纖
指百和濃香出絳唇相對相看尤恨遠不言不
笑尚愁人維揚過客去如麻可憐俱未識瓊花
一朝名落繁華子繡轂雕鞍相蔽遮雕鞍繡轂
何倚徙共羨穠花憐艷蓋誰家庭院愛芳菲移
向玉墀銀砌裏玉墀銀砌自生香朱闌翠檻有
輝光春蘭秋菊隨時好暮雨朝雲此日長番賓
共醉鷓鴣杓送客全歸玳瑁牀少婦鏡中消粉

黛詞人筆底費篇章憑君試問漢江濱交甫先
從解佩親自倚多情膠漆固寧知片語隔胡秦
微瑕詎掩連城重才穎何傷錦段新不爲青鳥
啣書去翻作蒼蠅點玉頻胡鴈初來海鷺違君
家秋思轉霏微朱樓繡戶鴛鴦睡碧澗銀塘翡翠
飛却恨紗窗開曙色長愁綉幙放春歸願言
千載長爾爾莫妬傍人有是非

與僧論禪偶成

西來密意如虛空恒沙國土人人同厭離此地
慕彼岸正是沒溺波濤中若云得者卽非得何

異繫影縛飄風飢時持鉢次第去渴卽煎茶鑪
火紅我今住處真樂國安用惘惘分西東遙看
日落想佛土黃面瞿曇笑殺儂

沈廷錫七十代

君家田舍臨江邊鷄鶩啄魚蝦鮮機杼欲休
看落月耒鉏爭出開朝煙卧聽兒曹誦經史如
曼金玉鳴朱絃七十老翁日晏坐時復弄筆理
殘編憶昔傳經傍水竹回首三朝半百年君作
老農守二頃我對公車七至燕往來依稀竟成
夢空餘白髮雪垂肩世間誰人稱得意戴笠乘

車亦可異羨君出入不須扶燈下能辨牛毛字
少好縑緗老尚然不欲遺經空墜地况有璫璵
出戶庭手加琬琢令成器江南好景唯重陽黃
花欲笑橘柚香當時與君讀書處蒼蒼桂樹參
高楊白頭兄弟難數面今我不樂去日長子孫
富貴各有命老馬莫教駒騰驤君至老猶好觀
制義戲及之
蘭筋早晚入天廐金羈玉勒生輝光

三易集卷之二

五

三易集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三目錄

五言律詩 凡四十七首

秋雨過徐爾常園再宿海曙樓八首

弇園看牡丹

西郊卽事

宿直塘

宿光福寺

過鄧尉山下

結草庵

竹塘寺

從消暑灣至包山寺

太原公東園二首

再過東園

舟阻雙溝日過陳學究有贈二首

漁陽二首

送王喬烏之延平

張參軍舍中觀梅

飲湯仲光中貴二首

龔方伯石岡別墅三首

姚允初觀察海月樓二首

過圓通寺

虛菴比丘六十二首

過省修禪室小憩

秋日與吳東美盧君一過時聖昭四首

護國寺看牡丹二首

集增影樓

東林卽事

同聞初過如筏方丈二首

同龔廣文應民集時聖昭樓中三首

南樓夜集二首

三易集卷之三
五言排律

凡十二首

壽吉安曾太宰何侍御屬賦

壽沈春里七十

丁吏部之母六十

徐隱君古岡別業

送韓明府入朝

申文定公祠

贈醫者陳抱元

嘉樹堂稱觴

上謝明府

送孫初陽還朝

挽敬玄比丘

壽張黃鶴七十

三易集卷之三目錄

終

三易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秋雨過徐爾常園再宿海曙樓八首

高樹喧風雨南城颯早秋
忽思開小閣尋報遣
輕舟響屨迴廊靜圍碁散
帙收曲房長宿處解
帶恣淹留

面北層軒敞携尊對斷涯
暮雲栖睥睨秋水沒
兼葭複道傳鯖鮓迴屏隱
琵琶自誇能辨曲移
榻傍人斜

老入歡娛地誰能讓少年
向來辭急盞今夕愁

繁絃坐密宮商切情忘笑語顛酒酣佯潦倒雙
倚侍兒肩

醉覺悲歡集情驚歲月奔君初生鳳穴我正託
龍門帳後看歌舞尊前奉討論池邊松檜樹應
共故人言

地僻無鷄犬蟬聲報曙光林間停絡緯草際散
牛羊推枕呼棋局臨牕理筆牀日高隨臥起賓
主各相忘

久傳金粟影白日出祥光度澗來瞻禮開龕覺
妙香始知尊像教無語示津梁何日沾甘露清

涼徧十方

主人能愛客臨去轉遷延酒伴仍飛札歌兒更
理絃高楊飄宿雨遠水澹寒煙良會何容易寧
辭再醉眠

晶晶波煙澗陰陰竹樹寒庖人扇鮭脯小史篋
衣冠欲別頻爲約斯遊豈意闌秋風吹早桂未
覺後期難

弇園看牡丹

春陰拂草輕曉色趁花明舊種多畱姓新枝半
未名彩雲終不散香霧自長生豔絕寧辭醉全

添粉黛情

西郊卽事

出郭二三里多爲樵採家人閒收鷺麥客坐散
鶯花鵲下新秧水鷗眠淺草沙爲農堪自老至
此一長嗟

宿直塘

雨後稻梁好霜前魚蟹饒密藤全隱壁枯柳臥
成橋樹裏方爲市籬間暗上潮田家秋作罷燈
火各相邀

宿光福寺

步屨來禪寺千山淨落暉老僧迎客語棲鳥覺
人飛遠火穿青靄疎鐘出翠微下方羣動息鷄
大漸依稀

過鄧尉山下

桑柘陰陰徑蠶眠晝掩門薄雲含古寺微雨人
前村曲澗通秧水疎籬護果園隔林方問路無
奈鳥聲喧

結草庵

萬堞暮煙碧雙林秋色黃梵音來別院幢影入
寒塘客至看碑石僧歸抱藥囊管人池館盡無

處問滄浪

蘇子美滄浪亭正在此地

竹塘寺

古寺依荒草淒涼斷客行陰蟲吟畫壁宿鳥入
雕甍美竹多題字寒花不識名青鞋尋勝事欲
遍闔廬城

從消夏灣至包山寺

渺渺蒹葭白村村橘柚黃橡林新子落茶馬正
花香小築當山麓哀泉度石梁從來登眺熟安
穩臥僧房

太原公東園二首

累日厭人事殘春憐物華壺觴來別墅菜麥散
晴沙鳥語對橋竹魚啣臨水花老思棲隱處真
欲問東家

冉冉野花落悠悠溪水香古藤緣樹立新竹共
入長宿燕驚棋去遊蜂趁酒忙流連待明月清
露濕衣裳

再過東園

春暮意無賴轉憐新綠藂竹陰長欲雨花氣不
因風臥看營巢鳥行逢結網蟲櫻桃三月盡滴
滴欲舒紅

知是午潮落小谿鳴咽流綠蘿留薄暮紅葉報
深秋新月遠林角夕陽高樹頭平生丘壑意一
到一消憂

舟阻雙溝日過陳學究有贈二首

黃河真似帶半月五家村野曠無春色沙平辨
水痕閒過看課業久坐習方言此地猶淳朴堪
營十畝園
魚兒依淺戲雉子隱沙行獨立防崩岸相逢問
去程居人如故舊童稚喜逢迎每日供園蔬多
慚未識名

漁陽二首

住久漁陽郡朝朝望白檀朔雲秋色早邊月夕
光寒館伴能胡語降夷學漢冠人傳魏武帝於
此破烏丸

邵伯湖邊柳來時戴勝啼燕王臺下草到日阜
蝨嘶旅服因時節方言辨魯齊不將鄉國異唯
有五更雞

送王喬舄之延平

人傳南劍外樹杪落寒泉萬里薜蘿老千村橘
柚懸朝衙啼鳥集夜閣嘯猿還百丈多嘉石歸

應取壓船

張叅軍舍中觀梅

何處尋春色南隣傲吏家
牀頭存竹葉屋角列梅花
喚起憑朝鳥酣歌到晚鴉
但令饒樂事不恨在天涯

飲湯仲光中貴二首

小徑絕人跡一庭秋色深
大官傳食譜孤客愛鄉音
不及禁中事因知塵外心
此間良會少莫惜夜沉沉

此日知休沐叩門驚鳥棲
重尋前散帙更喜見

新題

君有僧寺紀游詩

夕照留高閣秋煙冷大堤
莫嫌

歸去早客舍貫城西

龔方伯石岡別墅三首

聞說溪山好南塘第五橋
夕陽明隴首寒靄帶峰腰
鵲對開樽喜魚驚弄槳跳
謝公丘壑意不欲異漁樵

五里延林薄孤亭島嶼分
平波宜蕩月複嶺歛生雲
酒氣中流散棋聲隔岸聞
微風動荷芰珠露白紛紛

密竹疑無徑高梧別有隄
酒肴隨意設圖史若

爲攜老鶴衝人怒，新鳩應母啼。東家如可問，終日共攀躋。

姚允初觀察海月樓二首

城闕晚霞盡，樓前黃葉殘。蛩聲悽露下，雁字滿雲端。皓魄沈潭靜，清輝入座寒。美人隔秋水，無夜不憑欄。

魚動一池月，鳥投三徑煙。獨吟楊柳外，離立薜蘿邊。掃石成聯句，臨流理釣船。樓居無限意，只在市朝前。

過圓通寺

禪院碧梧合，我來朝露晞。日長思臥簟，風起欲添衣。中坐佛光現，偏牆人語稀。南林諸長老，同待夕陽歸。

虛菴比丘六十二首

瀟灑招提境，元非別有天。梵音攬市語，幡影挂炊煙。不離有爲法，長依無相禪。君看塵土內，灼灼出紅蓮。

欲證西來意，何曾在買山。長將千佛諦，普施四民間。有客敲鳴磬，無人獨閉關。旃檀留像法，朝夕對慈顏。

過省修禪室小憩

禪堂初解夏晝日尚關門棲鳥依禪定鳴蟲襍
梵言奕棋留客久奇字倩君翻再到曾遊處蒼
苔識履痕

秋日與吳東美盧君一過時聖昭四首

榆柳陰陰處中藏五畝園白蘋生廢沼黃葉覆
衡門臥犬憑人過鳴禽亂客言幽居太寥寂宜
且置琴尊

爲問園中樹何能免苑枯雲霄須得路日月且
窮途翰墨留塵迹方書滿坐隅君看伏櫪馬赤

驥亦踟躕

相望碧雲合小樓徂暑殘法書森劒戟棋局響
琅玕名果襍菱芡晚茶含蕙蘭胡琴先有約會
向月中彈

咫尺南塘路蕭疎可散愁乘秋頻步屨醉月正
宜樓塔上浮煙斂城邊夕照收玉人當此際取
次奏梁州

護國寺看牡丹二首

小院隱禪寺豔香聞入門相看如舊識不必在
能言照坐慶雲合沾衣朝露痕只應散花女於

此鬪嬋媛

去歲賞花跡猶留庭際苔僧寮多好事我輩數
能來豔粉落碁局殘香凝酒杯更憐圖畫裏不
受老相催

集塲影樓

小閣茶煙起松風繞素屏開尊談舊雨落筆見
華星白首同傾倒紅顏屢醉醒每逢歡笑日真
覺洽形神

東林卽事

蘭若南城曲秋深更寂寥碧梧全覆屋紅蓼正

當橋野雀羣分飯栖鳥欲定巢田家收穫日長
老助芟蕘

同聞初過如筏方丈二首

一畝招提境條然夕照間乃知求淨土何必在
名山積雪木綿白含霜楓葉殷君家西廊外應
其暮禽還

未問彌天事且看冰雪容經行畱芍藥寺有木芍藥
諷詠秀芙蓉近水寒花發綠堤落葉重遙知君
到寺暮靄出疎鐘

同龔廣文應民集時聖昭樓中三首

城郭尚殘暑小樓迎曉涼林煙連雉堞秋色正
蒼蒼脫略憑誰逡巡守令章不愁歸路遠白
月滿南塘

中歲酒徒散開樽不解憂相逢當此夕盡醉答
新秋木葉傷年事蘭香竟日留從今風月好把
盞憶茲樓

讀罷五君詠

壁書五君詠

殊深千古情隨波無礙世

放浪有涯生不挂眼前事何論身後名況逢嵇
阮輩寧惜酒杯傾

南樓夜集二首

市隱浮煙碧樓迎返照紅鶯聲傷舍外款語曲
房中風定塔鈴寂月沉街鼓逢翠睂頻感意不
待語言通

自管論交地何須齒髮同贈詩堪永日談笑欲
生風正值三餘暇應知六莖通鷓雛成羽翼容
易絕雲空

五言排律

壽吉安曾太宰何侍御屬賦

章貢交流處仍生命世賢代傳雕虎業家有畫
熊駘蚤遇風雲會長依日月邊祥刑停五百曲

禮輯三千家宰還分職羣僚共在甄玉衡森布
列氷鑑肅高懸作貢看王會調羹奉御筵于公
知有後廣漢治無前北極分旌鉞南巡盡幅幘
蠻夷俱叩地父子不同川衆意思全瓦孤忠恐
事權豹藏因霧雨鴻舉絕雲煙白簡浮言息玄
纁奉賜還歲寒臣節見時異主恩堅紫禁聽
移履青宮切細旃行藏時序爾道德日星然大
海寧辭蠡華堂始兆鱸通名稱弟子正席儼神
仙宦拙甘投放師資敢棄捐心常瞻北斗目欲
駐南天曉氣金臺爽晴霞玉筍鮮遙將一樽酒

獻壽自千年

壽沈春里七十

別墅開榆社滄波帶草堂竹光搖几席花氣入
衣裳絡緯催機杼鷄豚共稻梁煙雲供點筆日
月付持觴醉後能鷓鴣尊前典鸚鵡道心隨失
馬名利問求羊露浥萼羹好霜催菰米香安神
思老氏任意到羲皇夙有王猷興時過左氏莊
維舟侵樹碧步屨破苔蒼我自推耆舊君今正
壽昌願言諸葛輩時拜德公牀

丁吏部之母六十

聞說東征處，煙霞紫翠房。岩頭承寶蓋。

晉江石山名

乳

亦山上所有獻瓊漿。歲月潘園賦，晨昏漢署香。輕

軒金粟近，壽酒玉芝將。藻鑑資皇極，蒲輪切

衆望。行看燕喜罷，逐子入文昌。

徐隱君古岡別業

屋下通潮汐，脩然長者居。滿城迎杖履，環堵靜
圖書。幽意義皇上，高談魯叟餘。開門多竹樹，入
社半樵漁。稻畝經霜蟹，蓴江入水魚。清吟長據
槁，安步且爲車。百歲昇平世，公卿恐不如。

送韓明府入朝

東海今誰表，聲華岱岳連。鼎鐘垂世業，金石貴
新篇。易受田何說，書從晁錯傳。人倫冰鑑徹，物
望玉衡懸。其喜安巢鳥，真看耀火蟬。禾生連畝
穗，麥秀並岐稍。賦泐均三壤，農工急百川。奔濤
驚組練，棄地比金錢。析義分澗水，修詞出湧泉。
磨礱勞粉錫，筆削費丹鉛。五鳳絲綸下，雙鳧羽
翼翩。暫令司鎖鑰，行且秉衡銓。弟子援車後，兒
童臥轍前。春秋尸祝盛，琬琰姓名鐫。有士談千
載，爲民受一廛。華門頻命駕，華屋許開編。薄俗
憑真宰，清言儼列仙。受知同買骨，懷德在京鮮。

弱柳邀征蓋，飛花戀別筵。何年來建節，竹馬候江邊。

申文定公祠

社稷休明運，還憑一個臣。國華資黼黻，王業富經綸。早歲逢黃石，終年侍紫宸。玉衡齊法象，金鉉藉調勻。主德投魚水，羣才附驥塵。更張霖雨洽，論道日星陳。禁地歌鴻鵠，中原網鳳麟。泰階符瑞協，帷幄折衝頻。六詔西連蜀，三韓北向秦。徂征伸赫怒，款貢異和親。管在藏刀日，時當負斧辰。勉從骸骨疏，逾眷股肱新。御札重

封璽承筐別，賜珍禮知宜。祭社功合在，明禋幼婦碑當道。先賢廟比隣，往來多墮淚。歌舞迭迎神，歲月祠前栢。春秋澗底蘋，雲車來彷彿。世世福吳民。

贈醫者陳抱元

聞君高閣裏，縹緲接羣僊。北斗當牕戶，南熏拂簡編。白浮滄海月，青合泖湖煙。六氣重斟酌，三因細斡旋。清琴酬鶴唳，秘笈是龍傳。董禊栖山谷，韓康老市廛。玉機宣妙義，金匱得真詮。杖履門前待，刀圭二豎捐。上池曾入口，元里欲隨肩。

汗漫人間世，徜徉且百年。

嘉樹堂稱觴詩

憶昔南橋下，相過絕遠迎。中堂詩酒社，後閣杼機聲。樹色垂堂暗，芸香入座輕。煙霞容豹隱，夙夜警鷄鳴。晚歲辭人事，清晨禮佛名。今真稱秉塞，古有築懷清。佩玉爲行節，貽金笑滿籬。每看鳥鳥戲，深喜鵲鴒情。壽母鳴鳩並，諸孫鸞鶴成。綺紈寧置意，冠冕未爲榮。稻畝珍珠綻，尊江翠帶羹。能令顏色好，何必飯青精。

上謝明府

聞說金峨嶺，煙霞接洞天。降神生俊傑，名世佐清平。獨冠登龍選，爭觀變豹篇。詔分鸞鳳集，名重鷺鴛聯。物望冰壺瑩，人倫水鏡懸。陰陽俱協律，大小各調絃。澍雨隨軒蓋，慈雲覆幅幘。黍苗羅野外，桃李滿門前。降福同真宰，儀刑儼列仙。深知御馬善，政似烹鮮萬戶勤。耕鑿三時樂，晏眠壽觴逢。此日扶杖祝長年，莫怪歌謠抽應教。邑乘傳。

送孫初陽還朝

爲問封疆事，誰分社稷憂。邊情如刺蝟，國命在

白馬丸。正勳業，塞上五楮排律。

下曼 引卷第卷三
睢鳩憶昨初投筆乘時試運籌指揮憑羽扇談
笑撫旃裘閃電生機械連雲列戟矛一臺當要
害千里賴綢繆烈士匡君切讒夫與敵謀園林
隨杖屨部曲解兜鍪萬國供仍急三韓戰未休
迷途思老馬入谷見鳴騶綠野眠方穩蒼生望
欲躡鸞鷲相逐日鴻雁正橫秋勝筭輸帷幄精
誠動冕旒君看黃石略儒者竟封侯

挽敬玄比丘

雪暗招提路悲風起薜蘿禪牀猶伏虎法席靜
鳴鼉妙偈傳沙界浮生苦海看麻麥少留

別苾芻多任取三乘去難逃四大和慈心存忍
草淨業比新荷大士方含笑羣生盡涕沱悟時
當自度隻履過恒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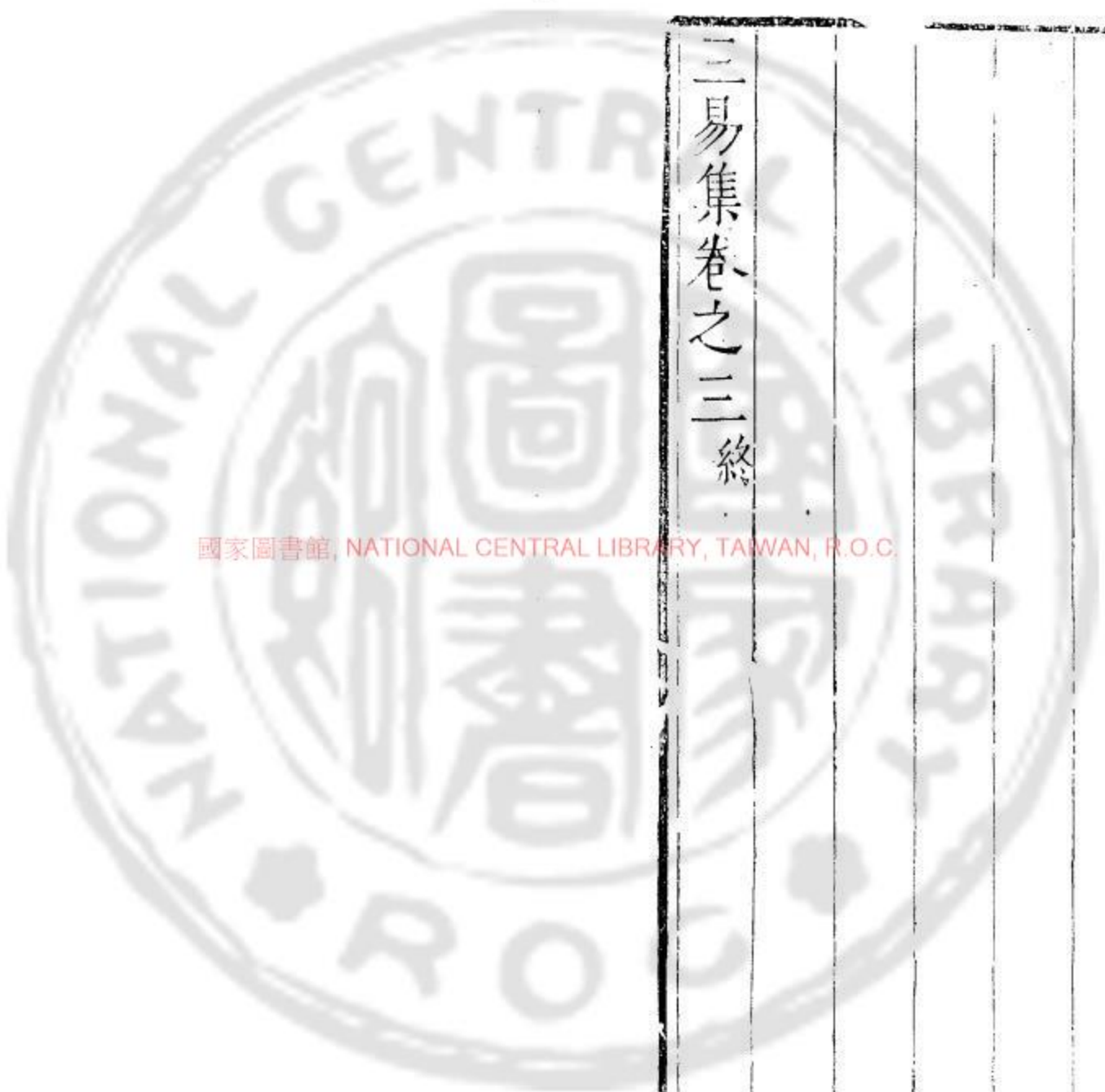
壽張黃鶴七十

古道今誰踰斯文有大方青雲團戶牖白雪灑
縑緗道氣從玄祖儒宗學素王一身皆黼黻千
首協官商入水剗犀象凌霄翥鳳皇太山榮桂
樹幽谷采蘭芳自抱荆山璞寧求渭水璜授書
戕作市通德別名鄉我亦躄蟲篆君應許雁行
白駒如可繫黃鶴且相將討論千秋事周旋萬

壽觴少微呈象處百里接滄浪

三易集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四目錄

七言律詩

凡一百三十九首

辛丑八月之望四明相公第紫牡丹忽發
一花同諸詞客賦四首

九日集海曙樓奉和徐宗伯公韻

九日海曙樓觀練士歲東同遊諸子

同宗伯公野外觀秋色命諸子先賦

同宗伯公汎舟

弘濟寺參守心禪

程相如奉

詔諭暹羅寺入國還居錢塘



三易集卷四
大風雨集李茂實第和程孟陽韻

李茂實水亭初成同程孟陽登眺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觀

送袁將還歸中都有感

壽施罔卿礪菴

送友人之任潮陽

大內

大閱

觀長至節朝天宮習儀和李翰林

送向蔣崧之任寧洋

懷申敬中職方

新正三日潘太常得子戲贈

顯靈宮

過陶真人故居

陳思俞招飲精舍出圖畫珍玩相示二首

送朱考功視學江右因歸構李有觀道經

吳門

同項幼輿諸君集康季修精舍得陽字

項幼輿同程仲貞登顯靈閣望西山積雪

以路滑不果因過敝止小飲賦得陽字

送李將軍之任金山

送黃翰林 冊封 秦王因奉右史致仕

歸蜀

壽袁參軍

秋夜憶早朝和曾退如館課

憶江城梅花和文少玄館課

答申敬中二首

送史錦衣南還二首

送武殿卿遷仁化令

諸儀部六十

送須君美北上二首

遊金山與婁子柔須君美龔仲和留宿數

日得詩四首

上元城隍廟觀燈

孟先姪餞程孟陽之廣陵雨不得赴

送孟陽之廣陵

迎春口懷胡明府

過胡侯生祠

圓通寺納涼

又賦衣字

送王遜之入朝

遜之子周歲

甘甥五十二首

賀馮將軍

鮑谿甫話舊

婁江看桃花感舊遊

徐爾常子晬盤之朝題贈

沈公路于宅後營十畝之園日吟眺其中

近疏魚蟲鬪事賦贈二首

吳太樸西城別業

同龔廣文應民集曹忞生齋中賦年字

送侯起東使楚還朝二首

送侯豫瞻赴選

九日漫賦四首

送朱敬韜權荊州

遺芬閣看薔薇花

聖昭有計多憂生之嗟聊用其韻戲爲怪語解之

汪汝澤邀同纂同志余先歸和應仲鵠韻
留別

沈公路山園新成得趙凡夫篆額更有所
聞走筆訊之

壽貴池王進士母

題姚觀察允初市隱園

壽張博士

寄陳京兆

集公路園觀伎次孟陽韻二首

壽趙節婦徐子厚母

同何康侯過遺芬閣卽事

中秋夜集用聖昭韻

除夕次聖昭韻

元旦次聖昭韻

陳氏兩世入社祠

送沈叔賚北上兼訊其尊人吏部

須尚寶君美生日二首

飲燕超閣

賀四明謫封公

沈友峯七袞

移兩梧植庭中柬仲和

吳東美邀看護國寺牡丹

徐爾常招飲薔薇下

遺芬閣夜集

和東美壽余之作

薔薇花下醉題

和聖昭往西山留別之作

看霽霞閣後玉蘭柬孟陽

過金爾宗園用前韻

霽霞閣遇雨夜歸再用前韻

看梅柬孟陽

壽張御史母夫人

送謝明府入觀二首

送青浦鄭明府入觀

觀妓戲作

送胥博士之任平鄉

和錢受之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佛海比丘有詩言休夏後復出行脚次韻

留之

秋日謝明府招飲北郭水亭

寄瞿起田省中

和沈公路除夕元旦詩二十二首

三易集卷之四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辛丑八月之望四明相公第紫牡丹忽發
一花同諸詞客賦四首

楓葉初酣齒昔殘一枝濃豔動長安彩雲欲拂
青油幕珠露新承赤玉盤秋半只愁霜信至夜
深還怯月光寒已教繪事留殊絕貌與黃花共
藥闌

別院氤氳紫氣濃畫屏銀燭影茸茸重看玉砌
春風面正想瑤臺夜月容絕艷久知凌芍藥多

情更欲殿芙蓉秋花無數王侯第盡覺蕭疎意
態慵

身惹爐煙出建章別聞花氣繞迴廊秋蟲未識
難禁眼社燕將歸正斷腸天上紫微堪比色月
中丹桂自frac香明朝賦就清平調好獻君王萬

壽觴

十七日是
萬壽節

秋入樓臺暮景清朦朧香霧別含情涼風嫋嫋
胭脂冷曉露熒熒錦繡明千載魏家猶係姓一
時燕市欲更名須知相府禎祥協又道仙人頃
刻成

九日集海曙樓奉和徐宗伯公韻

重陽寂寞絳萸囊邂逅登高共舉觴千堞曙煙
消紫翠萬家秋色正蒼黃鶉衣屢得同佳節燕
石焉能報夜光更喜明朝饒勝事還携歌舞出
林塘

九日海曙樓觀練士戲柬同遊諸子

最高樓下瞰屯營九日轅門赤羽明綺席遙翻
弓劍影清談雜入鼓鼙聲昨看虎帳心猶壯曾
學龍韜世已平却笑壯夫投筆意時清寧作一
書生

同宗伯公野外觀秋色命諸子先賦

芙蓉花綻桂花飛落日平原秋色微曲徑危梁
同步屣綸巾羽扇雜逢衣花間度曲香風動樹
底張燈碧霧微先許巴人歌勝事恐聞白雪和
應稀

同宗伯公汎舟

翠釜金壺滿畫船千家指點羨登仙陰陰柳色
停輕蓋細細荷香落綺筵鳥和嬌歌啼近樹魚
窺麗質入深淵後堂卮酒虛相對今日欣陪樂
事偏

弘濟寺叅守心禪師

礪道陰森遶碧林危樓縹緲嵌青岑驚濤入嘔
聲如鬪絕壁臨江勢欲沉楚蜀舳艫簷下泊齊
梁碑碣草間尋六朝舊事休惆悵且向山僧問
照心

程相如奉 詔諭暹羅等八國還居錢塘

扶桑日出夾朝霞海外侯王擁使車帳下蠻奴
臨漢宇燈前伎女按胡笳携歸貝葉供詩草采
得芙蓉比劍花每對江濤思戰處三千組練列
平沙

大風雨集李茂實第和程孟陽韻

雨急風顛七月寒愁來搔首不勝冠魚龍繞坐
吹雲霧鳥鵲投人避羽翰江喧霹靂緣崖鬪海
坼波濤入市看吳地蒿萊今極目漢家應有教
農官

李茂實水亭初成同程孟陽登眺

曲檻迴廊向水亭蕭然秋色在郊垆雨鳴碧沼
搖環珮煙拂青巒點畫屏魚戲浪花浮復沒鳥
來簷竹語還停相期白首頻來往更擁紅顏與
醉醒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觀

繡衣持節出長安南入牂牁路萬盤重箐濕雲
常欲雨點蒼晴雪不知寒登車自掃豺狼跡問
寢應彈獬豸冠遙憶樹頭新酒熟刺桐花下正
承權

送袁將軍歸中都有感

憶昨關河風月清樓船相送鼓笳聲牙旗夜過
彭城市羽箭秋鳴鉅野營冀北沙塵長作客淮
南烽火未消兵小山桂樹堪招隱萬里能忘對
酒情

壽施罔卿礪菴

廿載逍遙日月間，歲星重見在朝班。
秩宗典禮三千事，車府和鑿十二閑。
早愛煙霞辭北極，曾聞霧雨隱南山。
芙蓉湖水清相映，手撫長松獨往還。

送友人之任潮陽

涼雨連宵木葉聞，征帆渺渺挂秋雲。
山中桂樹堪留客，嶺外梅花正待君。
海畔暫看鸞鳳集，潮人重見鱷魚文。
天涯兄弟相思處，目斷長風送鴈羣。

大內

雙闕晴雲紫翠重，中天樓閣繡芙蓉。
金堦窈窕留仙仗，玉几清嚴奉御容。
青瑣閉來煙樹合，翠華臨處露花濃。
不須對此生惆悵，豐鎬元爲萬國宗。

大閱

霸上朝光射錦袍，平沙萬幕矗旌旄。
鼓鼙忽動龍蛇陣，帷幄高談虎豹韜。
武騎千群增地險，軍聲百里沸江濤。
由來至理無忘戰，謾道鯨鯢遠遁逃。

觀長至節朝天宮習儀和李翰林

羲和御日駐玄枵又見琳宮絳節朝千隊羽旄
龍虎仗九成蕭管鳳凰調瑞燿欲傷香燼合寒
氣偏依劔佩消禮罷逶迤歸紫陌共疑仙侶下
雲霄

陽回林澤報芳蘭縹緲瑤臺會百官佳氣近連
鳩鵲觀曉光初辨鷺鷥班自同謁帝朝元殿非
爲祈靈太乙壇萬國思瞻天日表明朝應御五
雲端

送向蔣崧之任寧洋

春秋繁露入長安東觀諸儒嘆不刊歸路正憐
瓜蔓綠到官應及荔支丹山前獨鶴穿雲唳闕
下雙鳧計日看聖代正須經術士君行早晚直
金鑾

懷申敬中職方

曲檻迴廊咫尺連春雲不動小樓前吳山對酒
宜今日汶水停舟憶去年顧我清狂空老大看
君道氣是神仙侯生不遇佳公子白首誰將姓
字傳

新正三日潘太常得子戲贈

春盤椒栢送參差。忽報中閨正洗兒。愛客滿堂
催置酒。詞人受簡。兢題詩。聞君久作熊羆夢。顧
我能知鳳驥姿。却笑去年修禊日。太常不醉不
齋時。

顯靈宮

玄都五府傍。彤闈碧落三。宮象紫微法。鼓近連
宮漏。響爐煙遙接御香。飛西山返。照明金榜北
闕祥。雲護玉衣。更喜仙人樓閣迥。長安車馬客
來稀。

過陶真人故居

世皇中歲好神仙。方士承恩玉几前。特賜珠宮
開甲第。頻分寶膳供經筵。馬肝食後留精舍。牛
腹書存剗墓田。寂莫鼎湖松檜色。經過此地一
潸然。

陳思俞招飲精舍出圖畫珍玩相示二首

絡繹東南職貢來。指揮還屬出羣材。煙開汶嶧
閒搖筆。浪靜河渠數舉杯。寶氣早知從漢闕。鐘
文曾見列齊臺。清歌妙舞爲歡地。遮莫城頭曙
鼓催。

燕寢逶迤事事幽。美人爲政自風流。圖書盡出

桓玄舸賓主重逢李白樓簷外峯巒分岱岳壁
間波浪動滄洲不期檠戟森巖地偏得酣歌散
客愁

送朱考功視學江右因歸檣李省覲道經

吳門

桃花水長大江平襍被蕭蕭五兩輕坐鎮岩廊
糾百辟行開石室進諸生甘棠歲久軒車過檣
李春深彩服明今日上方頻請劍可因占氣烹
豐城

同項幼輿諸君集康季修精舍得陽字

巷南巷北日相望同調招携過夕陽三殿春雲
呈綵繡九衢積雪待壺觴情知朔氣消新歲醉
聽吳音憶故鄉遙識長洲燈火節梅花破白柳
條黃

項幼輿同程仲貞登顯靈閣望西山積雪
以路滑不果因過敝止小飲賦得陽字

西山積雪尚輝光有約登樓眺夕陽愁傷滑泥
回步屨却開環堵對飛觴簷牙喜鵲如談笑殿
角歸鴉任頡頏爐火正紅杯正綠莫虛園柳報
年芳

送李將軍之任金山

海外風煙日日聞，緣邊兵馬若星屯。
知君舊總期門士，出帥新分下瀨軍。
前部舳艫閒夜月，戍樓鐘鼓入秋雲。
長風萬里能相借，直斬鯨鯢待策勲。

送黃翰林 冊封 秦王因奉右史致仕

歸蜀

虎符龍節擁旌旄，西望秦雲太華高。
馬過蒲津驕首宿，鶯啼漢苑熟櫻桃。
王門上客皆珠履，禁掖詞臣賜纈袍。
更羨老親辭醴日，安車同渡錦

江濤

壽袁叅軍

綠袍黃綬久徘徊，南盡蠻煙瘴雨隈。
鳥道正從三楚去，龍標曾過五溪來。
春開萬壽供遊杖，夜釀千鍾給酒杯。
賓客滿堂方燕喜，況逢天上彩

衣回

子進士子讓方歸省觀

秋夜憶早朝和曾退如館課

漢宮秋夜漏聲長，正憶霓旌入未央。
金鑰欲開環虎旅，玉珂齊止入鷓行。
雲移繡扇承顏色，霧起香爐覽奏章。
此夕不知遊幸處，共傳歌舞集

昭陽

憶江城梅花和文少玄館課

我憶南州歲月闌江梅此際欲衝寒詩成樹底
香風發醉踏林間豔雪殘愁聽高樓吹笛罷欲
教素壁寫圖看何時移種宜春苑同裛天家雨
露溥

答申敬中二首

憶昨離筵酒未消起看寒雨灑楓橋又驚冀北
靡蕪老應念江南橘柚饒歲暮欲尋句曲道秋
來頻夢廣陵潮夜長燈火移官漏獨詠君詩送

寂寥

春暘二月柳氤氳記入都門正落曛歲序忽看
鴻鴈至江湖空有鹿麋群廣陽朔氣先欺客江
左風流獨憶君惆悵緘題相寄處長安砧杵動
秋雲

送史錦衣南還二首

皇州二月轉鶴鷓南去煙花處處迎合殿祥雲
留劔佩長河永日付棋枰金壺暖泛三清蟻
輔冥搜二酉鯖別後難忘春雪夜酒闌重聽
歌聲

澄潭百頃水千章石屋山前別有莊烏鵲
迎客喜魴魚出水似人長曾看畫史丹青
擬仙家紫翠房千里尊羹秋正美終期一
池旁

送武殿卿遷仁化令

八月丹楓徧五湖涼風此日到蒼梧重
鳴環珮絕壁含煙點畫圖會看群童調乳
知太史候飛鳧南中寶玉何須數自有詩
夜珠

諸儀部六十

憶君三策動天顏文彩淋漓玉几間出處每同
鴻鵠舉聲名偏重鷺鷥班歲時子弟爭携酒朝
暮君王欲賜環此日題詩無限意黃梅霧雨暗
西山

送須君美北上二首

中流枕簟有餘清萬里山河錦繡晴洪澤芙蓉
迎畫鷁濟濱楊柳送啼鶯朝隨劔佩祥煙起夕
對縑緗爽氣生霄漢故人相待久應知並馬入
春明

歸來不放酒盃空憶昨歡悞事事同北郭步歸

桃李月南池，畱臥芰荷風。曲終自辨宮商，細詩
罷傳觀翰墨工。今日淒然相送，意恐拋佳節，寂
寥中。

遊金山與婁子柔須君美龔仲和畱宿數
日得詩四首

鐵甕城邊白露深，江干雙槳趁秋陰。驚濤入峽
聲方怒，絕壁憑虛勢欲沈。綠岸法幢搖倒影，隔
江長笛送哀音。渡頭聚語分南北，波面驚呼定
古今。

貝闕珠宮咫尺分，鮫人機杼夜深聞。澄波落日

胭脂色，遠岫餘霞錦繡紋。王氣近連龍虎宅，人
煙微辨馬牛群。最高亭上徘徊久，紫翠氤氳滿
袖雲。

百尺懸崖置曲廊，驚湍鬪石濺衣裳。風高旅鴈
傳秋信，月暗驪龍吐夜光。檻外舳艫來楚蜀，巖
間碑碣辨隋唐。江心氣候殊城郭，七月蕭森草
樹涼。

南徐急雨渡江來，淮海浮雲拂地迴。游客畱連
中泠水，老僧指點妙高臺。凭欄似辨龍宮語，欹
枕俄看蜃市開。爲借靈鼈方便力，慙移此地接

蓬萊

上元城隍廟觀燈

雲牕霧閣喜新成，況直良宵四美并。
月榭參差絲管隊，星橋綵繚綺羅迎。
煙花早放宜春苑，火樹平開不夜城。
從此年年調玉燭，長將五福答蒼生。

孟先姪餞程孟陽之廣陵雨不得赴

茅茨霧雨對愁顏，不是幽棲學閉關。
徑草帶煙鸚鵡色，牆花沾雨鷓鴣斑。
氣凌北郭明仍暗，泥沒南塘出更還。
亦道暮年離別恨，難消一夕酒。

杯間

送孟陽之廣陵

扁舟西去正愁霖，十口驅人百感侵。
故舊逢迎消客思，新知欵語作鄉音。
空王久已傳宗旨，烈士知應減壯心。
獨有窮令詩句好，江山佳處且長吟。

迎春日懷胡明府

百隊旌旄曉色開，千家笑語暖香迴。
新妝半隱流蘇動，雜樂遙聞綵仗回。
鴨綠水邊齊畫舫，鸞黃隄上急傳杯。
東風一夜催花柳，猶道西從茂

苑來

過胡侯生祠

竹馬蹉跎又歲闌，經營廟貌俯江湍。
春陽早爲舒桃李，伏臘知應薦蕙蘭。
過客徘徊畱賦詠，居人涕淚灑衣冠。
君侯長帶微醺色，可道祠前酒不乾。

狄梁公入朝有酒色，天后問公，素不飲，何乃似醉公對，或人酬臣耳。

圓通寺納涼

僧院梧桐露未晞，霏霏綠雪欲沾衣。
松濤繞座消長晝，樹石成圖對落暉。
北郭先生頻就枕，東林長老共忘機。
招提咫尺連闌闌，竹几蒲團客

到稀

又賦衣字

曲徑禪房俗事稀，龕前燈焰晝微微。
日長枕簟頻舒卷，風動幡幢竟是非。
茶鼎屢分萱草帶，藥蘭方晒薜蘿衣。
盤中肴蕪皆清美，自說新從越地歸。

送王遜之入朝

春深宮柳隱西垣，爭看三朝國老孫。
匡世絲綸留鳳閣，在廷冠冕半龍門。
曾窮歲月通經術，早向雲霄報主恩。
若問廿年開濟事，諫書猶有

淚成痕

遜之子周歲

去歲衣冠賀紫宸傳聞相府產麒麟太丘桂樹
芳華遠關尹蓮花采色新千載主恩留劍履
百年家業在絲綸應知此後中秋月綠野堂前
燕喜頻

甘甥五十

十載西郊結草堂今從城郭卜林塘竹間露裊
琴樽潤花底風來翰墨香曾散萬金隨浪跡晚
依三寶學和光某丘某水行遊處手種新松百

尺長

高楊蔭合雜花明隔屋歌呼是舅甥三徑鷄鳴
連曙色一庭鳥語共春聲東林笋向西林出左
个香飄右个迎垂老只存門戶計黃金何似一
經成

賀馮將軍

紫綬黃章照海濤平生軍務不辭勞指揮立就
魚龍陣談笑徐分虎豹韜橫海幾隨楊僕節傳
家唯有呂虔刀將門有將從來事眼見兒孫盡
錦袍

鮑谿甫話舊

慈竹蕭森已夢中相逢草草去匆匆玉機欲問
精微義珠貫還思律呂工家在萬山黃葉晚路
經千里白蘋風人間聚散尋常事莫恨淒涼總
帳空

婁江看桃花感舊遊

憶從桃塢汎輕船紫霧紅霞趁早潮彩鷁凌波
圖畫裏新鶯傍座管絃調明朝紀事詩篇出半
夜分曹酒戶饒一自風流雲散後幾廻佳節
中消

徐爾常子晬盤之朝題贈

去年今日火西徂正夢熊羆入坐隅曾是龍
形影切又看鳳穴羽毛殊重呼襁抱摩頭玉却
背笙歌弄掌珠須有圖書傳世業豈憑門第號
華腴

沈公路于宅後營十畝之園日吟眺其中
近疏魚蟲鬪事賦贈二首

春日遲遲翰墨林中宵絲竹有清音花藂臥檻
含風細樹色當樓過雨深散帙正營千古事開
尊聊寄百年心巖前手自移杉檜會見虬龍起

十尋

參差洞壑隱樓臺紫翠霏霏夕照開舊注魚蟲
留副墨新巢鳥雀勸傳杯月移疎影波間藻風
動寒香嶺上梅知有詩篇酬令節東城春色早
相催

吳太樸西城別業

雙林北去過橫塘榆柳陰中結野堂詞客投詩
催小酌侍兒按譜度清商白雲繞座茶香合蒼
雪沾衣竹蔭涼欲辦小舟容二老筆牀棋局弄
滄浪

同龔廣文應民集曹忍生齋中賦年字

雨餘庭樹欲生煙清簟圍碁送小年錄事新條
催急盞中郎舊譜入繁絃門生拂几留題字野
老持杯咏贈篇有贈徐汝廉詩酒罷未愁良會遠笑
看波面出新蓮

送侯起東使楚還朝二首

今年臘月報春還官柳蕭蕭未可攀市酒醉辭
麋鹿侶郵籤催入鷺鷥班揚州月出笙歌裏岱
岳雲開繪畫間到日正逢燈火節中天星斗照
西山

五城雲色動旌旄九陌家家換舊桃憲府尚留
驄馬跡詞場應問鳳凰毛玉河水長浮冰下金
殿燴消霽雪高此日故人携手處幽州新釀出
羊羔

送侯豫瞻赴選

皇州七月起新涼玉露金風紫陌長翰苑傳觀
花萼集征車繞出芰荷香霜前旅況逢鴻雁日
下懽迎比鳳凰賈誼竟當籌屬國須知早晚係
中行君兄弟皆有才名今
選當得夏官故云

九日漫賦

大澤茫茫旅雁勞秋深黃葉滿亭臯風和鳥雀
群呼食日落牛羊自下牢萬里懸軍長坐甲二
朝遺老竟藏刀野夫不識安危事且對良辰費
濁醪

露下芙蓉映綠波誰家桂樹晚風多香粳垂穎
雲連陌吉貝開花雪滿坡度索吳兒呈絕伎彈
箏越女鬻長歌重陽景物皆清美無奈蕭條歲
暮何

城北橫塘一徑斜天晴鷄鶩散平沙白蘋小岸
漁人舍黃葉連村佛子家行看比隣收紫稻欲

尋同社飲黃花船中可得留千斛架上何須擁
五車

蘆荻蕭蕭動早寒夕陽明滅一憑欄玄蛩泣露
依荒砌白雁傳霜下遠灘冠冕幾時通六詔甲
兵無日罷三韓南中禾黍多棲畝羸得連城烏
雀懼

送朱敬韜推荊州

征帆春暮發幽州千里紅塵正斷流平楚對愁
蘆荻夜廣陵方及芰荷秋月明橫槊聞飛雀
連櫓欲蔽牛此地神仙常浪跡倘逢黃鶴

淹留

遺芬閣看薔薇花

新綠樓臺乳燕飛一年花事到薔薇尊前喜氣
生春色檻外輕陰放夕暉罰盞互酬人影亂更
籌頻換市聲稀朝來宿酒渾消盡祇覺餘香尚
滿衣

聖昭有詩多憂生之嗟聊用其韻戲爲怪
語解之

誰能浙米着長矛魚鼈成梁蜃起樓聞說驅山
將過海卽看畫地好成溝虛空果結終難食填

刻花開不久留驟雨飄風容易去一談一笑且歸休

汪汝澤邀同纂罔志余先歸和應仲鶴韻
留別

誰是詞林舊典刑君家落筆炳丹青
早時已就雕龍業此日兼通相馬經
討論正如和麴蘖羅真似貯參苓
亦知驥尾宜相附無奈歸心滿洞庭

沈公路山園新成得趙凡夫篆額更有所聞走筆訊之

新秋一夜滿林園曲磴迴巒帶雨痕
紅葉委塵供翰墨綠羅緣戶陰
琴尊雲藏屋壁龍蛇動日落衡門
鳥雀喧聞說西山堪避世山僧來往
何言

壽貴池王進士母

人家家在九華山獨御輕軒紫翠間
聞道飛星開藻思喜看列宿奉慈顏
行頒聖代金花帶坐列門生玉筍班
應是閒居多暇日周官疏就絳紗殷

題姚觀察允初市隱園

石頭斜日下澄波涼川紛紛滿薜蘿楊柳陰中
秋露落芰荷香裏晚風多千門滅燭調絃管六
院開尊醉綺羅街鼓頻頻猶未臥幽人乘興恐
相過

壽張博士

綠雲軒下受書時君髮垂肩我未髭豹隱南山
自愛鵬飛北海正相期春霞繞筆生文彩
連牀幾夢思白首于今俱好在柳吟花醉
遲

寄陳京兆

皇家闔闔九天開畱守還須濟世才保障又增
龍虎宅登臨頻上鳳凰臺卽看負弩前驅急行
待持衡後命催萬戶千門歡解慍薰風此日自
南來

集公路園觀伎次孟陽韻二首

古藤曳水漾波文重碧殿紅黯不分曲罷停杯
邀莫雨詩成繞筆起春雲晚涼冉冉生紈扇穠
露盈盈裊繡裙每歲落花無限恨今年花落喜
逢君

殘英被砌雜成文春色三分去二分徑竹清陰

頻滴露庭柯當午欲生雲佳人密坐香連袖醉
客踉蹌酒濺裙私語莫愁停兩漿春宵不可暫
無君

壽趙節婦徐子厚母

春深庭院盛羣芳賦就閒居淑景長彤管已知
方白雪壽觴應爲擣玄霜燈前素手猶勤績鏡
裏紅顏早罷妝旦夕懷清當賜號共看潛德有
幽光

同何康侯過遺芬閣卽事

朱闌畫閣水西頭憶昔從容數晏游野市饑鴉
啼睥睨隣家吠犬護林丘相逢列燭方歡笑寄
語回船少逗留酒醉曲終人去後薄雲疎雨不
堪愁

中秋夜集用聖昭韻

秋雲捲盡暮天高庭院聲沈絡緯勞顧我衰年
徒飽飯看君意度似醇醪風流數子難常合月
影三人定幾遭知是新涼催桂樹未須招飲歎
牢騷

除夕次聖昭韻

鳳曆初頒報履端滿城椒栢送餘寒殷勤繞郭

黃金縷珍重高門白玉盤
賽酒正酬詩草罷圍爐徐看燭
花殘江南蘋綠春歸早已覺
東風送綺紈

元旦次聖昭韻

關山雨雪不勝情況遇良辰
百感生野店斷雲聞雁過
河橋殘月候鷄鳴久知物論
難兄弟
被君恩荷聖明芳草萋萋應
有夢惠連詩思正縱橫

伯氏方北上

陳氏兩世入社祠

松杉落落兩賢祠岸芷汀蘭
薦歲時白月穿簾

明列像蒼煙覆戶隱遺碑
千秋涕淚批鱗疏一代人
倫用羽儀彷彿吳山寥廓
夜雲端前後駕文螭

送沈叔賚北上兼訊其尊人吏部

花酣柳醉滿吳山燕語鶯啼
接漢關計到帝城三月暮
行瞻親舍五雲間初長日景
添行色乍暖風光助壯顏
此去不煩慈母線明年應換
錦衣還

須尚寶君美生日二首

逢萊宮闕五雲屯最是儀曹
近至尊手捧帝星

臨萬國身參卿月。傍三垣宵衣入對，仍封事畫。
錦歸來，又拜恩縱。愛東山難久住。君王六璽有
司存。

處處園林橘柚香。孟冬風日似春陽。某丘某水
頻遊履，多壽多男。各進觴。舊社每招猿鶴侶，新
恩催入鷺鷥行。明年此會應西笑，節鉞參差出
尚方。

飲燕超閣

林壑蕭森節序催。高雲落日一登臺。蒼煙古堞
歸鴉集，白露橫空。旅雁回。巷陌微茫人語寂。

提尺。梵音來。長年木葉關心事。此夜寧辭急
罰杯。

賀四明謝封公

日月湖邊有隱居。雲中忽下紫泥書。國恩不在
推三釜，家學從來富五車。闕下絲綸呈御座，堂
前繡繪照州閭。吳人只喜承恩早，粵地爭言種
德餘。

沈友峯七袞

水竹居中早識君。翩翩彩鳳出鷄羣。諸昆正笏
鵷鸞列，累世遺衣獬豸文。屋外漣漪宜弄月，牕

前巖岫欲生雲相期百歲桑榆日南舍歌呼北
舍聞

移兩梧植庭中柬仲和

新種梧桐已十尋隣人相喚撫璆琳朝來雲霧
生簷際夜靜波濤振海音坐愛筆牀添秀色携
來棋局就繁陰應知歲暮生秋思賦得詩篇倚
樹吟

吳東美邀看護國寺牡丹

春事將殘更可思禪房花發恨來遲彩雲拂檻
娟麗香霧侵衣嬋嬋垂中日布施依像法夕

陽歸去各肩隨知君愛惜芳菲節西圃薔薇待
酒卮

徐爾常招飲黃薔薇下

雨過池塘洗綠陰薔薇亭畔晝沉沉群魚生子
多依岸宿鳥衝人遠入林香氣襲衣清醉思令
章催鼓作繁音夜闌重遣迎歌舞坐看前溪碧
靄深

遺芬閣夜集

楊花如雪灑千門狼籍芳菲覆草根文簟正閒
搖樹色履綦重到沒苔痕迴風入座隨歌曲澹

月當牕照酒尊追憶去年逢此夕玉人微醉送
黃昏

和東美壽余之作

里巷浮沈異隱淪虞翻骨相本嶙峋三朝歲月
當平世十畝丘園付逸民移竹成林聊自蔭鬻
蔬得米未全貧老來真自知齊物蒲柳何須羨
壽椿

薔薇花下醉題

薔薇花下送春回畫閣筵排好會催折柬正愁
陰霧合傳觴初喜晚晴開白雲欲傍茶鐺出紅

雨偏隨酒釵來最是玉顏相對久不言不笑恨
難栽

和聖昭往西山留別之作

獨向西山度小年老僧休夏每安禪客來共醉
杯中月人定閒看鏡裏天竹塢煙消烏鵲喜松
堤晝靜鹿麋眠君行好待楊梅熟滿貯冰盤枕
簞邊

看霽霞閣後玉蘭柬孟陽

林間客至萬花迎玉樹偏當夕照明歸去薄燠
橫野渚回看香霧裏春城明朝更赴壺觴約此

日須誇屐履輕意欲煩君畱繪事紅顏扶掖白頭行

過金爾宗園用前韻

朝夕相過絕送迎況逢佳節近清明巡簷我自
詣三徑閉戶君仍擁百城燕語鶯啼春事鬧煙
消日出曉寒輕卽看桃李家家好莫怕欹危處
處行

霽霞閣遇雨夜歸再用前韻

倉苔被徑少逢迎此日新花照眼明催喚急傷
開北閣已聞嚴鼓動東城休嗟步屨歸途遠喜

有籃輿傍險輕桃塢柳堤吟眺處夜闌隣犬怒
人行

看梅柬孟陽

東城臺榭入春來歲歲携尊爲早梅我已婆娑
三徑孰君方迢遞八年回共擿醪酌酬佳樹寧
忍馨香委積苔從此老懷如嫩蕊便教風雨亦
須開

壽張御史母夫人代

六朝遺事滿長安日御輕軒處處看彤管書長
成漢史絳幃春暖理周官鯨魚屢動聞清楚獬

豸徐徊問薄寒玉筍班中爭授簡自知白雪和
應難

送謝明府入覲二首

元辰鸞輅御青陽五色祥雲捧玉牀扇影徐開
龍鳳表爐煙旋繞鸞鶴行皇威已靜玄黃外
廟筭方陳白獸旁聞說屏間題姓氏中典須及
股肱良

霜落楓橋木葉聞燕齊雪霰正零零吳州父老

思靈雨

公禱雨立應
有靈雨詩

漢闕公卿覩慶雲北渡曉

迎鴻雁陣南還春到鹿麋群賜金增秩尋常事

莫負兒童竹馬勤

送青浦鄭明府入覲

新城宮殿切雲霄帝日初臨萬國朝千隊羽旄
龍虎仗兩階簫管鳳凰調才名楚地齊王粲政
譽吳人擬鄭僑若問東南材賦事民間幸未
車輶

觀妓戲作

庭院陰濃起暮煙畫屏銀燭照嬋娟壺觴錯落
歸良夜履舄交加任少年自詫獨經投果後相
逢同在破瓜前園林春晚增顏色只爲新花一

樹鮮

送胥博士之任平鄉

黃梅殘雨濕征蓬
楚水吳山彩翠中
江令宅前楊柳月
謝公堤上芰荷風
朝參漢闕雙鳧近
引漳河百雉雄
獨有門前桃李在
欲留遺像

王宮

和錢受之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城郭人民故宛然
欲栖珠樹去翩翩
初疑帶箭還山早
正值啣書赴隴年
蕙帳寂寥零夜
巢搖落冷朝燿
竟無別語留華表
魂斷衡門

蓋前

碧山學士近巖居
聞說周旋爲簡書
忽訝九臯聲久寂
方知千歲語還虛
華陽瘞處遙爲伴
緱嶺歸期倘告余
惆悵蒼苔留足蹟
群鳧乘雁總紛如

佛海比丘有詩言休夏後復出行腳次韻留之

欲采芙蓉幾日還
紅蓮近出淤泥間
降心且向蒲團坐
裹足從教草屨閒
自取六根栽淨土
何曾三藐在名山
此中種就菩提樹
結果開花任

意攀

秋日謝明府招飲北郭水亭

玉杯錦席集園林共喜君侯管籥音百雉幾年
成保障雙鳧多暇好登臨玄蛩入夜催機杼白
雁來時急杵砧爲有陽春畱井邑秋高不覺氣
蕭森

寄瞿起田省中

江頭蘆荻晚蕭蕭正憶幽州雪霰驕燈火夜裁
時政疏玉珂晨赴午門朝青箱故事存三世白
簡新章肅百寮自得爭臣光聖治已看膏澤到

漁樵

和沈公路除夕元旦詩二十二首

和戊午除夕

草色網緼欲趁人枝頭鳥語漸相親和風已報
三陽候朔氣先消十日春催喚濁醪畱座客起
看列炬照田神最憐寂寞楊雄宅閉戶年年著
述新

和巳未除夕

家家守歲共懽然明日相過又問年金剪夜深
猶綴綵布衾春暖欲除綿兒童置祭酬詩稿店

舍携燈索酒錢寄語閉關高臥客陽和入骨病
應痊

和庚申元旦

漫說東郊物候新江城冬半已陽春

明府以至
日赴任

旌旄合隊爭穿市粉黛生香欲染人日暖游魚
蘋葉舞煙藏語鳥柳條勻遙知玄晏先生坐百
軸縑緗正繞身

和庚申除夕

坐閱招搖七十年茅茨脫粟荷皇天三朝共候
雲霞曙五夜長聞霧雪連枕上細吟新律潤篇

中仍報病痾痊憑君莫負青春色柳醉花酣在
眼前

和辛酉元旦

長安十丈馬頭塵曾向朱門隱逸民歲月屢遷
空有舌風流凋謝若亾唇重陰尚遠芳菲節淑
氣先憑麩米春暗憶當年車馬客只今同作白
頭人

和辛酉除夕二首

久隨閭巷學沉浮舊事消除付曆頭曾問長生
同繫影還疑禮法似拘囚羞懷白璧當庭泣懶

取玄珠入水求此意欲從君討論但愁百尺臥
高樓

雨中街鼓不聞聲屢望東方尚未明此夜已知
陽道長頻年難見泰階平相逢父老憂加賦欲
遣兒曹出踐更豺虎縱橫愁道路東南處處急
徵兵

再疊前韻四首

水暖池塘荇藻浮鷓鴣晒羽立灘頭營巢喜鵲
群相護瑾戶陰蟲尚自囚野雀入簾將子至游
蜂聞酒傷人求春來五日韶光動梅柳芳菲媚

小樓

春雷殷地早傳聲雲裏星飛帶月明荷篠出耘
逢季路垂簾端坐學君平禪心久欲依三乘世
事還須問五更自古時危當遁迹兒曹容易遂
論兵

但願醇醪日拍浮任教霜雪早蒙頭會看絕漠
平胡虜何用新亭對楚囚童稚灌園供伏臘故
人爲徑待羊求屠蘇正暖明燈燭坐聽晨鐘出
戍樓

街頭漸少市人聲坐擁圍爐照室明年少懽悰

三身集卷四
矜節序老來身世願昇平誰家守歲同三代舉
世增年在四更平日呼兒令候氣山林城郭主
銷兵

和壬戌元旦

休嗟身世久相睽且喜兒曹笑語齊魚負斷冰
生暗浪鳥啼當戶啄空泥平胡自昔陳三策避
亂還須付一犁此日紫宸朝賀客寧知漆女嘆
中閨

雲濃霧漲望中迷更漏難分候曉鷄千里未歸
頻入夢幼子在金陵四隣相過只留題吳農幾歲空

機杼漢將何時罷鼓鼙世事茫茫難逆覩青絲
白玉不堪携

再疊前韻二首

吾生歷落與時睽富貴還須命運齊頻見苾兒
迎歲月祇將田子辱塗泥縱逢狗監嗟年暮唯
願龍庭計日犁君似相如多病後文詞端合在
金閨

新開磴道往來迷柳塢花谿隔犬鷄興至欲臨
危石坐詩成先向曲闌題透逸澗壑張圖畫悵
望封疆憶鼓鼙詞客哀時誰共語筆牀茗椀暫

提携

和甲子除夕

昨日春歸鳥雀知，高枝將曉喚愁時。
軍需縱使三年畜，國計難更百世規。
亦願六軍長宿衛，如千室少朝炊。
君看處處當元夕，羅綺藜中忍饑。

和乙丑元朝

春回淑氣轉千門，燈火輝煌已上元。
空說懸壺屯黍谷，却令室女歎葵園。
輓輪驟改公私困，米爭高市井喧。
珍重故人相慰意，梅花臘酒

南村

和乙丑除夕

黃昏轉覺市聲譁，香霧濛濛罩萬家。
五夜誰能停曉箭，三陽好爲辦煙花。
春盤已定同人約，歲酒還憑稚子誇。
來日已知非去日，有涯寧可徇無涯。

和丙寅元旦

朝來雲物是豐年，頻喚兒曹起視天。
吳地輓輪停瀚海，漢家威德到祁連。
但令世路長清泰，遮莫吾廬獨磬懸。
只恨年來才力退，誦君詩句倍

相憐

和丙寅除日 是歲公路五十

五畝蕭蕭水竹居桑榆日月易消除過從興在
圍碁局歸臥神游滿架書得喪已知同塞馬征
徭猶恐及池魚聞君此去知天命應向人間萬
事疏

和丙寅除夜

饑欲加飡倦欲眠吾生此外斷因緣細推物理
盈虛數何論人間大小年閱世但看龜手藥全
身惟有馬蹄篇春回十日方更歲早是池塘草

色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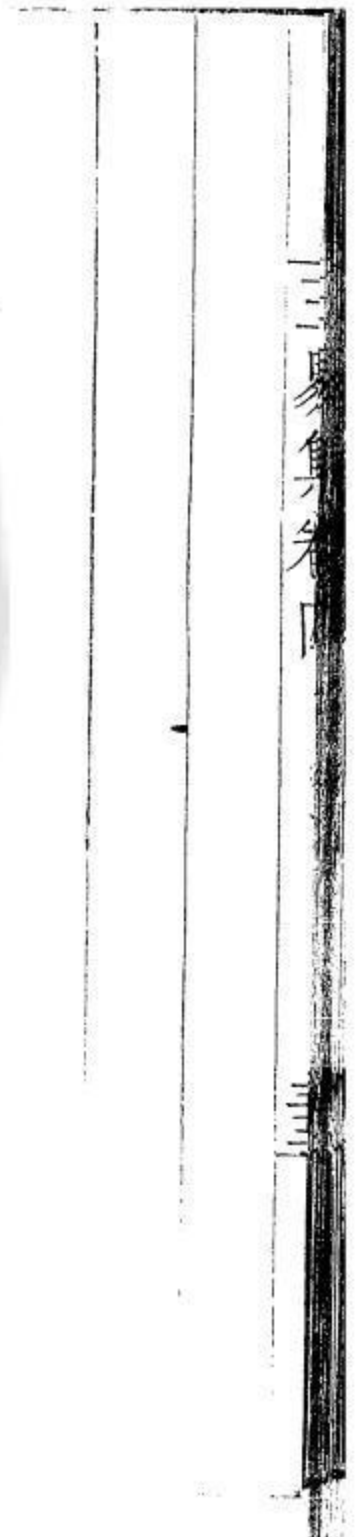
和丁卯元旦

千門餽歲各懽然雲日相蒙兆有年路畔每驚
燒竹爆閨中先辦買花錢鳴禽似喚東風轉旅
雁如知北斗旋爲語東城雙桂樹韶光早晚到
巖邊

三易集卷之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五目錄

七言律詩

凡一百二十四首

和沈石田先生詠落花三十首 有引

和呂楨伯先生詠落花詩十首

和文徵仲先生詠落花十首

和申少師落花詩三十首 有引

詠鴈字二十四首 有引

詠紅葉二十首 有引

三易集卷之五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和沈石田先生詠落花

余少聞長老言石田先生有詠落花詩庚子之春乃見其手書凡三十首蓋上規錢劉下擬皮陸其他浸淫于鄭谷齊己雜出楊萬里陸務觀之間初未謂其工也再讀之則見其鈎索多端才情溢出不純高雅不避凡淺而善發難明之語能顯必至之情可謂盡寫物之工極詞人之致者矣因

命兒輩錄而誦之序云文徵仲呂植伯各
和十首後見之他所亦自斐然余閒居有
作輒得前數蓋以廣兒輩之意使知文章
之道探之不窮引之愈出或踵跡而異容
或更張而同調鹽梅互用而滋味之變無
窮繪粉交施而文采之觀頓異若曰力追
前人工掩衆作斯則既異本懷殊非物理
夫車象轉蓬舟由剡木後雖輪軫交道舳
艫蔽流豈可與爭巧哉要亦創始者之難
云爾

春閨香霧曉氤氳油壁車遲路不分洛浦流風
迴急雪巫山暮雨更朝雲垂楊娜娜鶯鶯語秀
麥漸漸雉子羣正是江南煙景好年年憔悴總
緣君
忽飄一片玉杯中似在清波似在空冉冉林香
和酒氣娟娟重碧點輕紅長吟別賦荼蘼月獨
對離筵柳絮風粉煖酥融無限好轉頭拋擲似
飛蓬

圖畫樓臺十萬家春深何處不堪嗟月明積李
飄晴雪風捲殘桃散斷霞飛上搔頭增的皜取

將洗面作光華何人挽住青陽節長使容顏似
破瓜

艷陽天氣已蹉跎一代紅顏奈若何江燕至時
看尚少杜鵑開後剩無多憑誰喚起梨雲夢坐
客應爲薤露歌最是廣平心似石臨風三歎撫
庭柯

去去韶光那可留春來底事爲君愁風前嫋嫋
懸旌急雨後紛紛破甌休且與招魂歸別院終
知落魄送荒丘繞闌無語空惆悵自昔繁華不
到頭

秋風衰草任離披何事能令宋玉悲誰把金錢
拋道路劇憐翠帶染胭脂征人旅館春寒夜少
婦深閨日暮時不敢回看腸斷處獨攀楊柳弄
絲絲

情人相喚踏春陽却爲春陽閨斷腸海外神仙

扶宿醉

李贊皇云海外來故名海棠賈耽花園譜謂海棠爲神仙故有扶宿醉之語

中子弟洗殘妝

唐人爲梨洗妝携酒其下牡丹夜報傾三尺

優鉢朝來拆九房知是綵雲容易散不堪回首
挹餘香

平鋪春色洛陽城點點猶能照眼明直入羅帷

初睡足橫于綵筆遇詩成傷心已判風光改入
掌還憐雪態輕塞外只嫌春不到不知春到更
關情

二月風煙到處新漸愁佳麗化爲塵重遮去路
如留客轉入中堂亂打人簾外翩躚呈妙舞枕
邊宛轉學橫陳爲君憔悴若應恨何不爲歡及
早春

輕陰不動苑牆隈簾外遲遲淑景催早集高臺
先點綴深投絕壑久徘徊初如惴惴秦良穴忽
似僊僊漢后臺緣岸酒旗成怨耦隔江歌管是

愁媒

野老春光不過牆鄰翁出飲積空牀明年縱作
金陵色此日難拋玉版香小婦雙絲盤寶髻嬌
兒百和集羅囊便教醉裏風吹盡可奈醒來更
斷腸

絕代佳人奈老何千紅萬紫盡婆婆好天良夜
三通角寒食清明一擲梭羅袖幾迴承不着繡
鞋頻避踏還多春光搖蕩江南北淚落長秋月
下歌

家家寂寞掩衡茅無數含煙泣露稍風過斷岡

先見春雨餘迴溜欲成切巡簷遊蟻迷新穴遠
樹歸禽識舊巢不是明朝修禊事畫船簫鼓欲
全拋

明朝作計共歡娛一夕摧殘有意無女伴踏歌
尋翠羽高人隨意數黃鬚平沙軟襯鳧鷖禱

以浮萍爲
鳧鴨禱

繞砌疑成蛺蝶圖舊歲書生重到否

只愁潦倒不堪呼

半在青莎半在苔一年春思着寒灰蜂捎蝶撲
嬌無力燕語鶯啼喚不回憑取鸞膠難繫住悔
教羯鼓早催來輕雲淡月元狼籍風雨從來枉

受猜

蒼靄朝開紫陌晴冷香殘艷喚愁生日高簾幙
蕭蕭影風急牕櫺款款聲野雀不情來合關山
峰何意尚經營長干錯繡無泥土贏得車輪馬
足輕

樹樹迷離意已慵眼前猶作錦茸茸飄零絕寒
明妃淚顛顛頰江潭逐客容寔命不同三秀草何
心能望萬年松可憐光景輕拋擲無限斜陽綵
翠重

房櫳夜靜月朦朧知是深紅是淺紅塔下欲深

三尺雪枕邊愁聽五更風空思往事笙歌裏獨
寫柔情翰墨中目送一迴腸一斷可堪苑北又
城東

曉色濛濛小苑邊輕籠紫霧惹蒼煙那禁舊雨
連今雨漫道明年好去年人散只聞烏鳥樂草
深長任麝香眠

麝性敗花花開常碎之

須知容色還如此

朝起慵臨玉鏡前
泊草沾苔尚可觀不禁轉眼便摧殘從今步履
含愁過憶昨凭闌帶笑看陌上平鋪畱寶鈿林
邊亂積隱金丸玉人無般傷春淚背立東風闌

裏彈

玉砌雕闌萬樹休葳蕤不啟鎖春愁朝煙黯黯
芳魂在夕露溶溶粉淚流浪拍溪腰紆繡帶風
旋屋角滾香毬小姬渾未閑情事莫遣凝妝上
翠樓

豈因桃李竟無言車馬今朝不到門牽惹游絲
搖白日那堪細雨打黃昏穿林亂點湘妃淚繞
樹空啼蜀帝魂報道驕頭春酒熟向誰傾倒一
開尊

春事闌珊戴勝知魂消一別隔年期香雲覆地

迷仙路寶雨漫天散佛祠唧唧翠禽爲弔客
匆黃蝶是貧兒徘徊無語斜陽下羅袖寒生
有所思

王母瑤池事杳然漢宮桃樹墜翩翩每逢百六
無長命空記三千有大年慢點銀箏紅甲在輕
粘玉笛絳脣妍闌干倚遍無顏色却放扁舟錦
浪邊

一枝穠艷冠長安國色天香似可冷鄭重千金
新得種莊嚴百寶巧成闌朝華欲謝褰衣起夕
秀將殘秉燭看仙客既能開頃刻若爲方法久

盤桓

處處園林是綠陰樹頭樹底不堪尋追思昨日
猶三月始信春宵抵萬金千朶盡隨遊客履一
枝畱得美人簪世間只有天台好長貯芳菲玉
洞深

初霽園林起翠煙不禁撩亂鬱藍天紫驕嘶去
捎絲鞵青鳥啣來落綺筵若箇更憐新間舊無
人重問後居前從今賦客停詩筆懶向吳姬貰
酒錢

三三兩兩點垂楊嬈嬈婷婷繡縷長俄去盈盈

團扇上又來颺颺畫橋傍穿牕似怨高樓笛入
澗猶隨曲水觴二十四番風信畢綠疇如海恨
茫茫

朝雨霏霏過大堤游人十里踏香泥枝間漸見
翻金羽草際生憎過碧蹄紫禁寂寥蝴蝶夢

令官人各插艷花自捉蝶
蝶放之視所止遂幸焉黃陵惆悵鷓鴣啼却

令咫尺迷歸路遙識長楊是舊蹊

吳儂春暮愛春山意入春雲紫翠間不爲物華
悲素髮猶誇才力詠紅顏情知白雪終難和想
像丹霞若可攀昨日詩成君入夢衣沾香雨啟

柴關

和呂楨伯先生詠落花詩十首

鶯鳩聲中節序催眼看紅紫盡成堆衛軍屏障
珊瑚碎光祿池塘錦繡開燕掠餘香飛更立魚
吹墜粉去還來閒情脉脉歸何處自抱琴尊蔭
綠槐

樂遊原上草萋萋畱得黃鶯盡日啼蹴鞠場中
驚聚散鞦韆架裏逐高低迴廊小院封蛛網野
店溪橋送馬蹄羅綺紛紛歌舞地一時回首各
東西

繡幙紗牕曙色新清歌妙舞各逡巡餘霞片片
辭紅樹艷雪紛紛覆白蘋薄命飄流誰作主多
情宛轉遠隨人莫教竟作經年別十月先須應
小春

春深何事不開門恐踏瓊瑤滿徑痕欵欵背飛
疑有恨依依迎舞又無言從來艷質誰耆壽且
放新陰長子孫爲欲醉眠芳草地遙尋綠樹酒
旗村

任教落莫任顛狂別有風流未可忘法會欲依
菩薩座深宮新改內家妝尋芳士女穿羅袖採

藥仙人入絳囊更向枝頭收曉露釀成春酒洗
愁腸

枝頭靄靄晚燼輕葉面熒熒曉露明翠羽流蘇
存步障紅牙鏤字挂空名月支部落亾王子封
禪書成失長卿

王子長卿皆花名

今日尋春何處去相

期鬪草出東城

爲憐春暮一登臺不道年光半路催梓澤已嗟
金谷散竹林重見玉山頽欲凌絕澗風攪起幾
入層雲雨打回苦恨殘英看淨盡丁寧嫩蕊莫
齊開

三易集卷五
一院清陰曉不扃猶慚蒲柳望秋零綠蘿滿架
成華幄蒼蘚懸厓點畫屏西塞鰕魚初下釣上
林禽鳥尚聞鈴湘簾拂地無聊甚乳燕飛飛午
夢醒

落盡南枝更北枝亂紛紛地眼迷離不應誤我
携尊日何事投人按劍時帝子采菱愁眇眇王
孫歸草思遲遲依稀一樹猶仍舊色褪香微不
自持

暫見氤氳似霧中捎頭掠面太匆匆連天厭看
攀鬆碧滿地愁鋪黯黯紅憑語社翁休作雨恐
教官女唱迴風晚來信步尋芳草新綠池塘挂
斷虹

和文徵仲先生詠落花十首

榆錢柳絮並飄颺燕子鶯雛共頡頏細細香凝
荀令席亭亭色動宋家牆風前歛翅驚鴻態露
裏新成墮馬妝不忍繁華輕棄置主人珍重集
爲裳

斗酒雙柑出郭扉登山臨水送將歸悠悠日暮
殘香醒杳杳雲邊落點微藁木圍來猶半在垂
楊拂處覺全稀解鞍欹枕溪橋曉杜宇聲中露

滿衣

春盡傷情不自由，少年却笑老人愁。且過十度
芳菲節，須覺三分意氣休。恨在傾城難再得心
知覆水可能收。古詩花落不上枝，水覆難復收。世間總是紅顏
子，春去春來送白頭。

鸚鵡無言悄畫屏，春寒庭院晝冥冥。虛蒙雨露
滋青甲，幸免泥沙閣翠萍。尋問舊栽迷兔燕，假
棲喬木是螟蛉。久聞三島無搖落，欲訪仙人種
樹經。

將集將翔正惱人，若來若往不勝春。昆明池上

詩篇墜合德，宮中咳唾頻。屋角定留青塚，在簷
牙初見紫泥。新海山縹緲，知何處欣託神仙訪
太真。

春蘭秋菊不同時，及至凋傷盡可悲。方恨粉消
桃李塢，又看香冷芰荷池。柳條帶雨啼青眼，萱
草縈煙鎖黛眉。縱使折來難寄贈，綵雲千里繫
佳期。

禁煙庭院積層層，留共春歸尚不能。露裏憨憨
猶有態，日高嬾嬾更無憑。廬山杏熟收千斛，大
谷梨生似五升。試論春華秋實事，莫誇庶子忘

家丞

獻歲芳辰事事同一朝雲散各西東香飄合殿
杳恩裏影落窮閭蔓草藂共道湘江食墜露誰
憐空谷付悲風欲論因果真無定總對金僊一
笑中

野繭成蛾受受飛長洲茂苑事全非梁公客已
紛紛去越國妃休緩緩歸十里管絃還雜選千
家臺榭盡依稀晚來風捲尤無賴撩亂吳娃織
錦機

雲含山郭曉霏霏百隊紅妝出翠微杏樹壇邊

漁父去粉榆社散故人稀蜻蜓欲立還驚起棘
蝶頻穿忽背飛最有黃荃能事絕憑教貌入畫
圖歸

和申少師落花詩三十首

壬子秋見少師申公所賦落花詩三十首
以沈約韻爲次繼有和者亦然束於體故
以跌宕爲豪制於韻故以和諧爲勝輒復
和之亦如前數非欲與當世鉅公名家爭
能比長蓋身遇化國之日故爲不忌之事
以自娛嬉耳

春光拖逗綺羅叢紫霧丹霞滿眼中初見枝頭
添嫩綠漸看樹底亂殷紅趙家飛燕爲黃土秦
女乘鸞向碧空歲歲清明寒食後爲君愁雨復
愁風

暮雨初消曉露穠婷婷嫋嫋若爲容半分篋裏
啣恩雀全逐衙前上課蜂千丈晴空絲細細一
方淡月錦重重昨來醉舞酣歌地難覓遺鈿墜
珥踪

碎錦紛披織女牕飛香亂撲酒胡缸劉郎感事
題荒院杜老尋懽悵曲江牆外繁枝留點點波

間並蒂尚雙雙朱闌窈窕藏風處一樹亭亭未
肯降

萬戶千門淑景遲黃鶯無賴語空枝瑤池歲久
難重待玉洞春深正可思偷實且憑仙子意采
芳應共美人期任教心似沾泥絮三嗅馨香不
自持

天香國色一朝非繡轂雕鞍處處稀點着燕巢
侵壁畫牽將蛛網颺簾衣兒童競捉臨風戲女
伴無聊待月歸滿院清音啼鳥緩石泉槐火送
斜暉

南國佳人十五餘，破瓜纔後夢蘭初。因貪結子嗟何及，縱欲畱君計已疎。飛欲就牀聞澗瀑，意將投閣更躊躇。不如蘇小門前柳，帶雨縈煙態轉舒。

南枝欲盡北枝敷，爲問東皇有意無。一片獨迎風綽約，千林平抹霧模糊。誰携躑躅歸仙苑，亂墜曼陀遍給孤。寄語樂遊原上客，人生耐得幾榮枯。

白公遺跡虎丘西，碧浪紅泥七里隄。歲歲芰荷方貼水，家家桃李不成蹊。玉驄誤傷歌樓住，金羽頻來舞席啼。猶喜石湖新綠合，畫船簫鼓正堪携。

九日風霾一日佳，朝來絲竹集高齋。商量酒戶當千石，指點糟丘築兩階。觸手忽驚如霰墮，回頭強半已塵埋。從知四美真難具，飲不成歡臥客懷。

上干青漢下黃埃，近泊華裊遠草萊。雀啄晴沙疎更密，鶯啣內苑去還來。三分令節當三月，一片殘英勸一杯。人世若能還少壯，枝頭粘蕊亦重開。

不言不笑正愁人將去將來恨更新春色釀寒
方有約夜光投闇大無因飛隨太液池中浪踏
作慈恩寺外塵瀾瀾鷓鴣偏得意平沙重疊是
文裊

誰剪吳羅越綺文紗牕繡戶太繽紛朝歌點節
青團扇晝寢成書白練裙武庫共驚縈紫電霓
旌歸去捲紅雲只愁今夜都吹盡無奈林端日
又曛

香粉溶溶出禁園行人無處問仙源寂寥百子
池邊會惆悵三生石上魂世外種桃無漢魏山

中觀權只朝昏細推物理皆如夢明日來參不
二門

初過百六食猶寒春到清明事事闌不及庭柯
長蓊鬱何如院竹報平安鋪成臥內芙蓉褥簇
作尊前瑪瑙盤且逐新晴尋勝地日和風暖大
堤乾

艷雪香雲正可攀隨風吹去又吹還洞中點易
皆成句堂上沾衣別作斑紫閣春陰鸚鵡睡黃
陵晝永鷓鴣閒無情無恨猶如此況復多愁鏡
裏顏

三人集卷五
千人惆悵萬人憐何處繁華不悄然任是雲蒸
兼霧涌何堪雨惡更風顛韶光去日多來日勝
事新年少舊年正似月過三五後朝朝暮暮減
嬋娟

平康門內董嬌嬈寶髻離披繡帶飄風外遠將
香袂舉月中歸似珮環搖娟娟粉靨臨金鏡澱
澱朱脣貼玉簫早起巡簷看露色明珠瓊瑤滿
長條

春光澹蕩未能拋斗酒雙柑出近郊閣下梅殘
妝點換林間竹似淚痕交垂將就地迎風起幸

未成泥受雨稍最恨年年憔悴色半相憐惜半
相嘲

少小翩翩數二豪于今短髮不勝搔心驚戰野
群龍甲手弄凌霄彩鳳毛絕代佳人依草木當
時高士沒蓬蒿明年自喜猶強健笑指眉毫共
耳毫

共說金丹事若何南山有鳥北張羅每逢弱柳
方飛絮唯有長松不改柯北斗專司人注籍東
皇閭把世消磨由來一事真良策請唱仙翁踏
踏歌

朝陽東出日西斜，卽不匆匆戀物華。壽算若真連海屋，芳菲應已積恒沙。癡人底事空相惜，過客忘歸實可嗟。任是將牢矛上米，終難久玩鏡奩花。

驚破霓裳最可傷，六宮粉黛散南荒。唐家天子方沉醉，虢國夫人已罷妝。錦襪欲歸消息斷，金釵空記誓言長。虛傳道士神仙術，山海茫茫各一方。

留連光景不勝情，朝采蘭芳夕菊英。春事每隨鴻鴈去，晚晴長聽蟋蟀聲。難消黯黯看間恨，漫

說盈盈掌上輕，數盡殘紅無意緒。青梅作彈打

黃鸞

半掩河橋草色青，攪人離思正冥冥。顛狂陌上隨風絮，索莫階前晦日冥。魚咬浮香游更泳，鳥藏密葉語還停。五更百舌多留意，萬喚千呼待欲醒。

天花供養白牛乘，香味由來不減增。乍似驚鴻初起洛，還同駑馬怯逾澗。三根藥草隨緣盡，五葉菩提會代興。一笑世尊雙樹下，五千弟子若無憑。

紅粉消沉可自由任人拋擲任人收金鈴尚在
懸綿索玉笛無端出畫樓望帝欲歸山杳杳漁
郎重到水悠悠小姬競入茶蘼架香雪鬢鬆各
滿頭

垂暮傷春不自禁僧房道院獨追尋山罽帶雨
沾衣濕谷口殘雲沒屐深每笑世人千歲計難
忘時序百年心海棠開後尤無賴一夕聞雷十
日陰

一院繁華向晚酣微風從北又從南黃鬚尚在
香全失綠甲猶包子半含無計雲端生羽翼願

教日馭緩驂驪幾迴欲唱春歸曲啼鳥頻將別
調參

一枝還向甌瓶拈旋取甘泉仔細添夜坐漸看
雲葉起朝來猶挹露華霑有風有日香凝席非
霧非煙影拂簾早晚已知成棄置摧殘春色不
能淹

秦時毛女入深巖着盡宮中錦繡衫紫綬臨流
鷄自吐紅巾拂地鳥來啣平原上客拋珠履大
業宮娥散錦帆收取群芳成百和殷勤十襲手
題緘

詠鴈字二十四首

客從秣陵來者云楚中諸才士近爲鴈字詩吳中亦有繼作者俱未之見也仲秋乃見郡人林若撫所賦十首諷詠久之清婉流麗姿態橫生飄飄有凌雲之思然亦未嘗有意爲之也已而木落天空躊躇隴首日覩來賓之侶遲速應節疎密成文有感于中遂成二十四首如春蠶吐絲必窮其緒時鳥弄音屢變其聲非有意纏綿苟爲啁晰蓋中心養養不能自止焉耳時壬子

孟冬也

蒹葭白露早紛紛上下參差意象分朔漠南來應累譯衡陽北望盡同文方思坐臥觀三日又見紆迴作五雲一一總成龍鳳質可教容易換鵞群

一行迢遞映清秋真似雲煙落紙流俄作蜂腰俄鶴膝亦爲蠶尾亦蠶頭來傳塞北征夫恨去寫城南少婦愁聞說書成天雨粟應無歲暮稻梁謀

荻花楓葉動涼颺正是臨池興逸時欲下平蕪

爲卷旆將歸遠浦曳游絲不愁點畫成魚豕何
謝圖書出馬龜欲寫山川紆曲處田間燕雀恐
相疑

月闇雲昏嘒嘒頻起觀道逸欲然薪華夷不斷
聯綿態宇宙長鋪繡績新似織璇璣周更折如
留筇篋買堪貧陰山北去無文物羞比諸蕃入
侍臣

秋雲縹緲散縑緗碧漢熒熒石硯光屈子賦成
懸日月淮王書就挾風霜蘆枝宛轉嘉禾出藻
蔓離披倒薤長回首忽驚成錯簡前飛鷺鶴後

鷺鶴

一夜風霜過洞庭莫徭惆悵羨冥冥蘆洲掩映
成飛白竹塢迴翔欲殺青右轉正如秦代璽橫
行疑寫梵王經君歸直向燕然去且爲皇家好
勒銘

春去秋來莽莽間天教經緯此江山昭回法象
通三極廣布文章到百蠻整暇畧同魚鳥陣雍
容宜綴鷺鴛班有時失侶疑遺墨取次成行未
可刪

翩翩六翮破寒煙初月纖纖列宿連雨後模糊

濃淡墨風前斷續短長篇綵霞淨拭紅絲硯銀
漢平鋪白地牋自罷結繩書契起憐君長在網
羅邊

黃昏風雨黯東西何事皇皇不肯栖共指漂鸞
兼泊鳳難分野鶩與家鷄影過平嶂如書壁聲
落前汀似印泥誰把文章移北斗君家兄弟羽
毛齊

漠北湖南萬里通年年爲客任長風飲時渴驥
奔泉上棲處驚蛇入草中空裏作書皆咄咄日
來多暇不匆匆張芝自有凌雲意莫比藏真老

禿翁

遠拂殘霞攪斷雲始知筆陣掃千軍元常法備
皆三折阿買詩成寫八分賦客近爲離合體經
生能辨古今文危峰阻日君須記隴首羣飛背
夕曛

隸法由來出羽仙于今二翮尚翩翩朝來好事
懷鉛立夜靜深思畫被眠豈在素王藏壁後應
從倉史築臺前漢家太守何曾識只欲邀君鼎
俎邊

三三兩兩各逡巡此事何須問近臣雕羽高騫

爲草聖鵠頭變出是行真鴻都學士詞章富虎
觀諸儒翰墨新獨有群雌前却甚依稀婢子作
夫人

上帝高居絳節朝雲符雷篆滿重霄群仙奉表
通龍闕織女投書寄鵲橋赤雀啣來吳地遠青
鸞信至漢宮遙回頭點點空中下咫尺天書似
可邀

栖栖南北挾書行猶羨潼關三鳥榮千卷幾時
藏小酉萬言當日試長庚卽令博士難章句寧
比庸兒記姓名欲訴客愁書不盡寥寥哀怨若

爲情

蜿蜒鐘鼎列圓方颺颺旌旗倏短長何事遠求
麟角筆但愁難貯豹皮囊穿雲滅沒蠅頭小踏
雪縱橫虎爪張春社近來離別盡洛神畱取十
三行

玉壺將盡未能賒暫欲煩君向酒家蘭若宿畱
多柿葉柳州新樣是薑芽吳江失侶亾三篋碣
石連群富五車定遠備書終萬里此生端合老
天涯

影落江湖清淺邊還如科斗墨池前丹文綠牒

稽山出繪句絺章翰苑傳單父幸教無掣肘伯
英應已計隨肩遙看野燒驚飛急恐是秦人火
再然

斯文長見斗牛墟重霧輕雲任卷舒多比鄴侯
三萬軸少如關尹五千餘蘇公化鶴題華表次
仲爲鳥出檻車爭似君家饒羽翰年年逸迹遍
方輿

硯池冰凍覺天寒空外縱橫意未闌白到上林
疑點粉朱來東海似書丹蘭亭筆札多王謝梓
澤詩篇有陸潘縱不能鳴能六藝主人寧可當

盤餐

抱犢山中篆法奇便教叔夜未全知場頭瀏灑
公孫舞水面浮游幼婦詞出似絲綸三殿詔諧
將律呂百家詩吳粳楚黍多栖畝絕勝貽書乞
米時

但可流觀不可傳不堪過眼已茫然將鷓早向
青雲業接翅新成碧落篇李蔡尚書工並美劉
侯道士句同聯楊雄自喜河東賦無待吹噓送
上天

東抹西塗遍海潯驚鳧舞鶴入雲深平生不得

文章力舉世誰知著作心好事定宜加九錫懸
書寧爲貯千金還愁紙貴吳門市莫遣流傳翰
墨林

南遊笠澤過瀟湘此地由來作者場決起千文
猶未次徐廻七步已成章羽毛萬古雲霄迥勤
苦三冬雨雪涼吳楚名山堪副在青春何事憶
還鄉

詠紅葉二十首

吳興等慈比丘有詠紅葉詩二十首孟陽
錄以示余余因賦此

高樹熒熒玉露團吳江秋色正闌珊金塘菡萏
微嗟晚玉洞桃花轉耐寒華表幾年歸鶴頂漢
廷將曉簇鷄冠懷人無限登樓意日暮徘徊遍
倚闌

已過登高萬事慵朝來喜見錦重重平鋪席底
氈甃煖倒映杯中琥珀濃曾道遠僧留躑躅錯
教游女采芙蓉蕭森時節宜爲伴莫起雲雷學
化龍

兩岸參差覆白蘋吳羅粵錦望中新遙看獨樹
宜殘照却道群芳應小春誰送荔枝連驛路忽

疑萍實在江濱漁人笑指滄波裏真見珊瑚拂
釣緝

衆芳搖落獨歲蕤不共啼鶯乳燕期僧舍留連
供妙墨御溝展轉寫情詩聖朝符瑞宜朱草仙
洞透逸賦紫芝爲問樓頭年少婦傷心寧比豔
陽時

平林旭日曉瞳矐人在穠華艷葢中紅袖迷藏
渾不見紫衣說法竟難通風前颺颺群丹鳥雨
後氤氳挂綵虹最恨驚飈臨暮起一時雲錦盡
朝東

洞庭木葉各紛然何處淒涼不可憐忽見赤雲
如夾日徐看紅雨欲連天娟娟點綴兼葭上爛
爛交加橘柚前半老佳人顏色在風流何必減
當年

目斷平蕪沒翠微獨當殘月見光輝煙開葉面
初酣酒露滴枝頭欲染衣洞裏爭將硃點易閨
中戲綴綵成機仙人曾有蒼黃約日傍楓香坐
不歸

身傷陳氏女遙上楓顛日吾
今便去唯左黃右蒼誓歸耳

誰將艷色破愁顏多在衰楊斷葦灣帝子紅雲
遮沛澤真人紫氣滿函關呂蒙受節嚴裝換勾

踐成功衣錦還應是內家巡幸處朱旗一夜繞
青山

風送秋濤浦溆平回頭幻出錦官城蹉跎歲事
堪腸斷黯黯秋雲獨眼明旅鴈嗷嗷如有約慈
烏點點欲相迎何人移種玄都觀畱取劉郎去
後情

錦官多
木芙蓉

偶依密蔭置琴尊鳥雀歸時繡幕翻過客忽驚
移趙壁漁郎疑入避秦村深秋望帝猶啼血去
歲崔生誤斷魂今夕霜威知更重東林月出似
金盆

楓橋南去接橫塘誰點胭脂十里長雲滿遠村
穿霽色月來孤嶼助秋光葛翁欲就開丹穴裴
相應題碎錦坊漫說吳姬塗澤好且看青女爲
凝妝

煙光凝紫報新晴蜂蝶依依尚有情携杖正逢
秋思切捲簾相對晚妝成揚州芍藥懸紅珥漢
苑櫻桃薦赤瑛聞是太真曾染色手勺脂澤寫
銀罌

步屨平沙葉落深紅樓紫閣杳沈沈天分韎鞞
應千斛地涌珊瑚幾十尋海外桃開王母宅山

中杏熟董仙林相看不異春華節但少笙歌急
暮砧

爲愛西林綺繡攢村前村後久盤桓臨流澹澹
迎春漲繞屋融融減暮寒憑取長堤留步障且
携小艇對投竿城南老樹休相妬別有仙家不
老丹

獨憐罨畫一溪斜孤鷺西飛隱落霞越國繞林
纏紫錦麻姑投米作丹砂芳菲節轉三三徑頃
刻花開七七家疑是赤松棲遯處暮雲堆裏亂
寒鴉

丹霞散綺滿桑榆三月煙花似此無林薄雲深
疑紫紫稻梁日暮祝朱朱欲求赤羽千夫饌堪
比紅衫百子圖江上晚風狼籍處山童亂掃入
寒鑪

積翠池中百尺柯肯隨梧柳共婆娑霧迷赤豹
深藏谷風送紅鴛遠戲波薄暮喜看烽火靜重
陽留得絳紗多胭脂坡下方蕭瑟欲訪文姬奈
爾何

五柞長楊暮靄收楓宸先報漢宮秋傳宣紫袖
新勻面獻策朱衣欲點頭處士正成鸚鵡賦仙

人來跨鯉魚遊趙家姊妹俱紅玉目斷朝陽赤
鳳愁

長松列栢苦憑凌獨向霜風意態增夜靜紫茸
雲氣合朝看紅艷露華疑光芒匣裏千金劍照
曜樓前百綵燈恰似諸姨方合隊還能幾日錦
層層

曲江寒食百花團三日芳華五日殘何似秋光
連院落獨留歲暮倚闌干赤龍夭矯生鱗甲丹
鳳徘徊振羽翰我亦自知還少術請君乘醉鏡
中看

三易集卷五

終

三易集卷之六目錄

五言絕句 凡二十首

金陵雜興 凡八首

舟行青齊道中 凡四首

題王叔楚畫八首

七言絕句 凡八十六首

張伯隅徐孺毅應試金陵賦四絕寄之

田家卽事四首

燕中八景

采蓮曲四首

舟中卽事十二首

李茂實池館將成約致佳麗晏客口占一絕以撩之

再柬茂實

聞阿倩至海上寄茂實

六月晦日卽事五首

西湖楊柳枝詞二首

秋夜懷人二首

和艷歌五首

聽胡琴三首

相人者沈原泉所閱多奇中為贈絕句一

首時有虜警云

包山百歲翁四首

王文肅公祠十四首

鷺羣閣

洗硯磯

無題三首

過王辰玉墓舍二首

送時聖昭進香天竺四首

寄許長仁四首

三易集卷之六
六言絕句 凡三十二首

紫筠居十首

題娛暉亭八首

失火後寓侯豫瞻東園七首

夏氏池亭七首

三易集卷之六目錄

三易集卷之六

五言絕句

金陵雜興

出門長悽悽入門長惘惘我本無所求逢人亦
俯仰

鐘山欲雨時雲氣先白變君心有他人那得不
在面

長干月出時家家掩閨臥清光實娛人不看君
則那

朝遊出靈谷暮遊到瓦官還思造膝語處處不

成權

花開長干南花飛長干北人生離合緣不必同
鄉國

估客方愁霖居人正喜雨同住不同心相逢慙
煦煦

侍女熨衣裳屏間露鏡光青樓昏曉異日午朱
成妝

枕畔留殘草屏間積落花來遲鸚鵡惱迎問宿
誰家

舟行青齊道中

朝發嶧山左暮泊嶧山右揮手謝嶧山明日莫
相守

齊魯逢春旱田家歎作勞猶勝車馬客百慮若
牛毛

相望似相識不能知姓名忽聞喚同伴果是故
鄉聲

南旺魚蠻子巢居亦有徒隨舩賣菰米身自食
蒲盧

題王叔楚畫八首

霜落寒潭淨參差荇藻鋪此中無網罟不必羨

江湖

鱖魚

羣蝦化蜻蜓謂愛林麓美何事戀故池翾翾復
點水蝦

稻畦月生前荻洲霜降後寄語蔡司徒莫見真

龍走

蟹

朝逢東海鼈言海無津涯海魚相噉惡不若守

泥沙

蚌

側身翦翦間厭厭復聶聶黃雀難周防并取蟬

駸羽

螳

獨抱風條靜長吟露葉新一聲雲樹裏於此識

靈均

蟬

蜘蛛爲縲絲炤炤爲然燭幸不輸官租云何空

杼軸

絡緯

魏家輕薄兒文采何足數狂舞秋蟲中正如誇

索虜

蝴蝶

七言絕句

張伯隅徐孺穀應試金陵賦四絕寄之

江山長遶帝王家歲歲西風發桂花日落南朝

三百寺白門楊柳亂啼鴉

玄武湖邊看採蓮漢宮高樹冷秋煙只今賢路

平如砥自送河東賦上天

燕子磯頭暮靄低宮槐花落暗東西月明新醉
金陵酒處處紅妝識馬蹄

西風得意少年場爭羨翩翩馬上郎雨過長干
秋色老青樓羅綺自生香

田家卽事四首

江村兒女喜行舟江上人家吉貝秋綠岸荻花
三四里石橋南去見城頭

楝花菽菽柳毵毵犬吠西隣餉麥蠶雨過木棉
齊放葉相邀作社到村原

新成燕竹欲相扶風急高楊落乳鳥社酒醒來
人寂寂紫桐花下數雞雛

橫塘潮急進船遲菱苻纏綿罨釣絲荷葉覆魚
先入市青楓渡口曬鷓鴣

燕中八景

石鯨鬚鬣欲乘風紫閣重重倒影中夜半漁人
燈火散起看明月出龍宮

春色先歸漢主家千門萬戶隱煙花宮中競獻
長春酒釀取峰頭五色霞

瓊島春雲

千山紫翠遠氤氳車馬紛紛帶夕曛聖代只今

求國士不知誰是望諸君

金臺夕照

憶昨西郊送客亭曉風殘月酒初醒
桑乾河畔絲絲柳只向行人手裏青

盧溝曉月

胡霜朔雪滿燕山誰點空青表漢關
爲語六宮

開玉鏡可將深淺入眉間

居庸積翠

春入平林萬木蘇青霞碧霧接皇都
七香車裏人如玉掩映新妝在畫圖

薊門新蔭

天遣銀河繞建章白虹宛轉出宮牆
內家亂棄薔薇露直到人間覺異香

玉河流水

一夜妝成白玉京彤雲散後更分明
忽疑鄧尉

梅花發旭日微煙載酒行

西山霽雪

采蓮曲四首

秋露凋殘菡萏香含情脈脈水中央
誰家女伴頻回首貪看仙仙白玉郎

小閣氤氳隱夕煙畫屏銀燭影娟娟
不知初白芙蓉色何事新涼枕簟邊

八月蓮房不自由任人拋擲任人收
新嘗翠葍須留蕙莫挽青絲有斷頭

不理殘妝上繡鞍風鬟嫋嫋出長干
輕綃掩映蓮花面只道西湖霧裏看

舟中卽事十二首

一石河流五斗泥風沙忽地起東西檣鳥似怯
他鄉鳥千里相隨不敢啼

風卷黃河兩岸沙中流千艘一時斜故園柳絮
應飛盡河北行人見雪花

立夏已過十日強徐州二麥半苞苳吳人四月
食新慣處處村原餅餌香

彭城東頭落日黃一夜水增三尺強愁聽枕底
波濤急不是離人亦斷腸

潞河落日遠氤氳千片征帆蠹暮雲兩岸平沙

看不盡風來吹作水波紋

日落盧龍塞色殷白沙遠接白雲間初疑五月
天山雪一夜風吹入漢關

風靜河堤夜色催千船燈火古城隈中流一派
驚濤過共道龍王行水回

密雲山霽見邊城中夜微聞鼓柝聲自古漁陽
稱突騎近聞胡虜畏南兵

青瓢拈出馬金囊紫李芬芳帶麝香忽憶吳山
新綠塢楊梅垂熟麥秋涼

家家有果喚無花五月新薑發紫芽南客相逢

相顧笑北人生噉水晶茄

胡桃新剝玉玲瓏帶露頻婆果滿籠已覺江南
無得似坐中猶說海東紅

潞河中夜起濤聲乍似淒風急雨生驚喚長年
來卷幔疎星淡月渚沙平

李茂實池館將成約致佳麗晏客口占一
絕以撩之

露臺風榭自清涼三伏紅塵不過牆堪與佳人
消晝永琅玕爲簾玉爲牀

再柬茂實

淒風暗雨過池頭敗葉殘香颯颯秋不共佳人
聽蕭索玉壺金瑟盡含愁

茂實宅卽事五首

流商度羽綺羅藂偷見紅顏翠障中堤上柳花
飛不盡誰家開得兩芙蓉

明眸列炬鬪光輝看去看來不得歸伴賭圍棋
消寂寞千迴百轉見依稀

絃淒管急火高張客散重來宴曲房夜半相逢
疑是夢細看雲髻辨衣香

雙蛾含笑又含顰醒怕相猜醉怕嗔忽放酒杯

來帳裏玉山將倒最宜人
三月紅霞紫霧然名花狼藉滿闌前只將一醉
酬春色不取繁枝插鬢邊

聞阿倩至海上寄茂實

繡衣直指閱樓船何用紅妝在陣前爲問南城
明月夜幾人凝眺海雲邊

六月晦日卽事五首

昨朝疎雨過江頭借得西風一日秋步履南城
從勝事夕陽拖紫逗高樓

酒徒詞客各成行暗覺房櫳粉黛香曲曲迴廊
尋不見見百花屏後學迷藏

月面雲鬟相映遮酒深紅暈歛朝霞愁將情事
人前說坐背銀瓶夜合花

相對無言只有情忽聞隱語意分明雪衣鸚鵡
知詩句絕勝林鶯百轉聲

碧霧濛濛起洞房中看三尺玉清涼香肌不借
薔薇露粉汗輕輸豆蔻湯

西湖楊柳枝詞二首

二八佳人學弄舫雙垂素腕捲輕綃低頭羞照
桃花面郎在青樓戀舞腰

歷盡湖堤轉斷橋幾迴攀折最長條憑將縷作
同心結寄與西興渡口潮

秋夜懷人

長林漠漠翠煙寒殘葉蕭蕭白露團遙憶画樓
歌舞罷玉人惆悵倚闌干

平蕪見月自生愁虛度清光夜夜秋最憶西園
絲竹裏紫衣紅拂唱梁州

和艷歌五首

芳菲時節不隨人畱得嬌歌妙舞身三月桃花
先結子王孫來去索嘗新

緱氏山頭謝世人玉顏金骨再來身於今重遇
浮丘伯聞說樓居發興新

金谷春光惱殺人百花旖旎不勝身垂揚躡躡
東風裏翻覺芳華借色新

坐上依依默向人歌時愁態醉時身趙家姊妹
俱傾國輸與霓裳一曲新

故將愁態揜傍人嬌倚棋枰半醉身柳葉桃花
春爛漫芙蓉已映淥波新

聽胡琴

良夜燈明酒復清尊前重遇米家榮細聽獨繭

三易集卷六
又七
縑絲後又變鵬絃裂帛聲

嘈嘈金縷蹙紅文綠野堂前幾度聞
今夕四郊愁積雨莫教頭上貯行雲

新鶯學語未成聲任未成聲更有情
但恐枝頭能百轉芳菲狼藉喚愁生

相人者沈原泉所閱多奇中爲贈絕句一
首時有虜警云

遼海烽煙久未收書生談笑覓封侯
憑君莫說蘭臺好只說何人是虎頭

包山百歲翁

日落湖波潏灩紅溪橋石磴度松風
相逢芝草琅玕地道是秦時角里翁

林屋山南是洞天知君姓氏列羣仙
寄聲鸞鶴休相候且住峰頭五百年

煙消百疊錦雲堆月出琉璃萬頃開
人世一生難得到君看三萬六千迴

山中靈藥足延齡手種青松有茯苓
舊說少微占隱士今應占在老人星

王文肅公祠十四首

新成廟貌俯城隅秋色蕭蕭冷碧梧
客過祠前

頻酌酒臨階方丈作泥塗

桂酒蘭蒸伏臘何靈旂恍惚見雲中易名只論
朝廷事至性還應謚季公

省覲歸來早賜環謝公終不忘東山白雲舒卷
元無意天際逶迤任往還

臥病陳情憶故鄉 至尊中夜起彷徨朝來尚
食停常膳特勅祠宮爲奏章

宮禁浮言事有無宗臣涕淚滿青蒲漢家此日
歌鴻鵠廟壁當爲四皓圖

桓圭袞冕儼朝儀朝野至今詠素絲注目若將

營四海正如入對紫宸時

中廷旌旆欲飛揚冠珮疑畱別殿香自是功勳
存社稷非如畏壘祝庚桑

韋賢世業是傳經臺閣多存舊典刑憶管過庭
陪笑語可無餘論共雲軒

度遼諸將羽書遲 詔旨遙分戰守宜十萬熊
羆皆踴躍 聖明如日照華夷

八柄元從翰墨林中間風浪杳沉沉由來范蔡
相傾地獨有蕭曹共一心

東園魚鳥日相隨竹月荷風對奕棋一夕蒲輪

催赴 闕知公出處繫安危

故舊門生借齒牙天涯信使集京華
高人夜識金銀氣不到關西伯起家

早踐清華侍冕旒平生無事致恩讐
其門如市心如水笑殺旁人擬劔矛

君臣魚水乞身難祖帳傾城會百官
但恨公歸朝事異誰通天帝五雲端

鶩羣閣

十畝平池水檻斜鶩羣近遠點晴沙
君書自有黃庭法不待山陰道士家

洗硯磯

玄雲拂硯滄淒淒登眺詩成倚竹題
爲問烏衣諸子弟誰輕野鶩重家鷄

無題三首

近市浮煙日欲昏香爐茗盃對芳尊
坐中着意調鸚鵡初入金籠未肯言

瀟湘澤畔有芳蘭波浪滔滔欲采難
今日移來欄檻近令人依舊帶愁看

畫屏銀燭映朱顏影入金杯灑灑間
飲盡不教餘瀝在恐留月面與雲鬟

過王辰王墓舍二首

靈岩西去鬱巖峩僧舍留君翰墨多今夜月明
何處去應乘玄鶴弄湖波
憶逢寒雨泊楓橋指點羣山衆壑朝誰道白楊
方十尺陰房青火夜寥寥

送時聖昭進香天竺四首

三竺爐煙接翠微寶雲寶雨晝霏霏君看四月
湖心裏朶朶蓮花坐白衣

九里松間日影斜南朝諸寺隱煙霞雷峰西去
尋君處寶網金繩六二家

南屏山下數閒行能辨春來百鳥聲竹裏流泉
如對語松間斷石好題名

西竺慈雲覆大千白毫光裏度人天鑪中一縷
旃檀氣直到潮音紫竹邊

寄許長仁四首

蒹葭渺渺入秋煙寒色先應到客邊野渡寂寥
霜滿地何人來覓孳廉船

霜落家家橘柚秋寒鴉高下集城樓與君臨別
躊躕處紫蓼黃蘆滿渡頭

柳塘松塢晝成陰自得新詩坐臥吟黃葉滿園

迷石磴君來相覓在西林

九峰木葉動涼颺鶴唳華亭警露時處處逢迎
投縞紵閨中莫念授衣遲

六言絕句

紫筠居十首

晝永竹陰入戶春深花事滿城尋常幸無酒債
夢覺猶有書聲

屋下春蘭秋菊盤中早韭晚菘無人不廢嘯傲
有客且共從容

碧稜花開一尺金線柳過三眠几上雲生靈壁

瓶中月浸惠泉

不論舊雨新雨長看朝霞晚霞與來聊酷竹葉
談久且茹松花

幸有棋中敵手曾無鏡裏愁顏案上南華秋水
屏間北苑曉山

蒼松半化山骨紫蕙新含土膏刷筴滿身竹露
烹茶盈耳松濤

茶爐謹候魚眼菊塢先分鶴翎居常不食市脯
出飲長雜侯鯖

酒醒且思開卷茶熟喜聞叩門壁上蚰蜒成字

燈前鸚鵡無言

花間舊開三徑竹下新構一亭故人頻從對奕
兒輩以次傳經

宿雨尚留紫藻

芍藥名

朝陽先上黃薇彩雲灑灑

當座香霧濛濛濕衣

題娛暉亭八首

負郭家家水竹殘春處處煙花開尊欲栖鳥雀
舉網頻得魚鰕
千錢買花事畢四斗儲粟身閑姓氏三農之次
生涯十畝之間

水湧魴魚就食林喧鸚鵡爭巢市傭携錢買韭
童稚荷蓀誅茅

鳥亂鴟蹲近樹魚腥獺祭平沙天陰蟻子遷宅
日午蜂王放衙

春霽耰鋤札札晝長棋局登登行就南隣酒伴
立談北寺歸僧

風扞藤絲脫樹雨餘柳絮爲萍閒居莫來莫往
小酌半醉半醒

橫塘宛轉前帶粉蝶參差後屏花亞鷄栖豕柵
竹侵鶴渚鳧汀

鶴喜携尊新客魚迎散食小僮岡腰暮靄凝碧
水面殘陽漾紅。

失火後寓侯豫瞻東園七首

彼蒼有意無意我道是耶非耶亦解生爲逆旅
那堪老去離家

一塵竟焚玉石三徑方散瑤瓊長老每言失馬
兒童翻喜遷鶯

獨立長依竹蔭頻遊可辨苔痕春深猶看雁字
日久漸識禽言

水藻空庭永夜煙花滿院先春居爲伯夷所築

近有求仲爲隣

早梅朝宜映日新柳午尚縈煙冰柱落階戛戛
水簾當戶聯聯

鶴巢傍簷古木魚唼臨水長條暮靄橫拖匹練
春冰薄似輕綃

深林已生宿霧遠樹猶帶斜暉犬吠隣家社散
鷄栖學舍兒歸

夏氏池亭七首

出郭平分浦溆開門別有山川日高竹露猶滴
風定茶煙翳然

三易集卷之六
長鏡雷後尋筍短笠雨餘種瓜乳雀欲栖畫竹
游蜂頻采瓶花

俠客中宵豪飲高人暇日晤言竹留前度題字
苔有舊遊履痕

垂楊頻臥頻起落果乍浮乍沈遊魚攪翻竹影
倦鳥投入藤陰

阮氏家居道北龐公塚在村西入林每聞鶯噪
歸路長及鷄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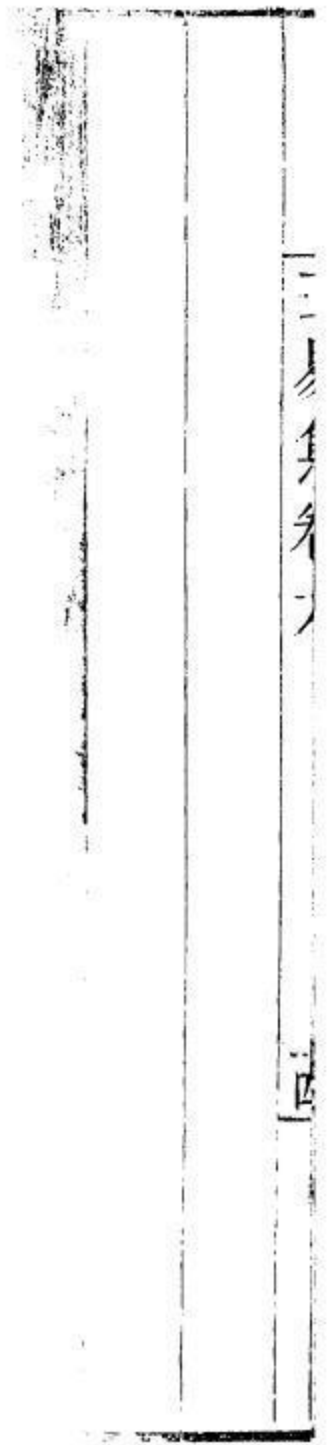
竹蔭巧藏三伏茶香分入四鄰波間先辨來客
石畔長眠醉人

霜葉重重錯繡露荷落落明珠但能掃迹三畝
何用浮家五湖

三易集卷之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

經論 凡四首

易論

詩亡然後春秋作論

樂以治心論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史論 凡十四首

外戚

李固杜喬

孔光胡廣

何顥范滂

岑暄

臧洪

諸葛孔明

劉玄德

程名振

李靖

玄宗

德宗一

德宗二

德宗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

終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

二

三易集卷之七

經論

易論

嘉定 唐時升叔達 著

六經之道何始乎生民之初有男女而無婚媾之節有衣食而無品式之限則民相爭相奪無已時也故聖人之禮不可一日不立聖人之禮既立而懼天下之莫從也則爲爵賞以挽之于前爲刑罰以推之于後是刑賞與禮並設者也天下有爲善未足以賞爲惡未足以罰則又挽

天以警之曰作善則祥作惡則殃於是天下以爲從善者如殖嘉禾去惡者如除稂莠也直俟其熟耳相與從事者固衆矣然有幸而獲福者德不必出於庸人之上不幸而獲禍者行不必在于賢人之下則聖人所爲丁寧告誡者有時而不信于天下而天下亦欲求吉凶休咎之所以然於是聖人明取天地萬物之情幽取鬼神二氣之奧剛柔好惡遠近盈虛消息千變萬化而吉凶悔吝生焉於以昭示天下名之爲易而又教人以三尺之著索之六畫之內凡天下之

事聖者所不能知明者所不能料皆以此決之陰陽之理於是盡出而後世之言歷律占候者何止百家而不能不範圍於六十四卦之內此非易足以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不能不盡於陰陽之變也于是天下知禍福倚伏之狀無窮然君子不能必其無禍而福者其恒也小人不能必其無福而禍者其恒也則昔聖人之所爲諄諄者亦未嘗不信夫自一至十者河圖之數也自一至九者洛書之數也聖人因之作易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而流行於

卦爻之內者六七八九也是易固以數爲體變化鬼神之所以行而聖人之所以探頤索隱鈎深致遠者皆本于此也後之學者不能通其說反以其所不知傲人曰學不離數者易之蘆也嗚呼易之數果籠乎則吉凶不可見而易可無作矣

詩亾然後春秋作論

三代之民生而聞庠序之教長而見仁義之習道德一而風俗同善善惡惡之辨昭昭若黑白矣是故聞人之善不待其誇炫而好之若聽金

石之音也聞人之不善不待其深切而惡之若中茶堇之味也於是詩之教興焉何以知之于詩而知之也夫詩言聖君賢后良臣志士之美未嘗爲矜大揚榭之詞也其旨暇其言文聖人以爲是足以使人慨然翻然思企之矣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變未嘗爲憤懣恨懟之詞也微而諷宛而深聖人以爲是足以使人愀然愴然懲創之矣此豈但一日之故哉國家之政父兄之訓涵濡漸漬於人而善惡之辨素明也禮義之教衰廉耻之道絕天下之人各恣其私而

懵然不知是非善惡之所在故吁嗟咏嘆之間
美者不足以爲勸刺者不足以爲懲于是聖人
始法言斷辭分別邪正若揭日月於中天以示
天下夫是之謂春秋蓋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亾詩亾然後春秋作詩亾者言三代教化之衰
而民失其善善惡惡之心詩之微詞隱旨不足
以移風易俗也夫春秋褒以爲賞貶以爲誅三
綱五常由此出而其義主於尊周左氏深知孔
氏之意故於王室之事數致意焉以爲周道雖
衰而文武成康之禮猶有未亾者故可以自立
於大諸侯之上此所謂天子之事乎

樂以治心論

聖人之教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夫自君臣父子
之間以至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際無禮則無所
措手足治躬之用易見也至於鐘鼓管磬俯仰
綴兆之節而謂之治心則好用其心于聖人之
道者或有所不知焉及觀孔子學琴于師襄十
日不進曰可以益矣曰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
已得其數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已得其
志可以益矣曰未得其爲人也已得其爲人曰

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目如望洋如營四國非文
王孰能爲操也師襄避席再謝曰師固曰文王
操也夫絲桐之間何以能尚友其人於百世之
上而形神相遇若相告詔是謂思之思之鬼神
將通之吾於是知聖人之下學而上達者正如
此而所謂治心者蓋爲知者言也夫聖人通于
天地萬物幽明之故而後禮樂興焉故明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天下如指掌作樂以承
祭祀而天神降地祇出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師
曠鼓琴亦能使玄鶴集乎廊門白雲翔大風至
其感召甚神然虞舜之子生長於簫韶九成之
間而不能止其不肖由是知禮樂者君子得之
以平其氣養其壽命而愚者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第聞金石之音見干戚之舞亦足以消其
非僻之志暴慢之氣是之謂移風易俗莫大乎
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天地生萬物父母之職也
是故雷風雨露以宣之山澤水火以資之陰陽
寒暑以節之皆天地生物之功用也天之混沌

蒼蒼而不知其所止然而巧曆者能推之地之
磅礴莽莽而不知其所極然而善數者能測之
所不可知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上合太清下
合太寧固宜無不知矣又以爲吾能知之而不
能使天下知吾之所以知者於是指羽毛鱗介
草木果蔬之變以示人曰彼蠕蠕者彼蓊蓊者
是天地之所爲也夫是以有七十二候候者候
天地之氣也不能候天地之心也而天地之氣
俄而慘慘俄而煦煦而生物之心無須臾而不
可見聖人以慘慘者爲天地之心則智者有所

不信以煦煦者爲天地之心則愚者人人知之
而無待於吾言于是伺網緼于栗烈之餘驗萌
芽於剝落之後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復
爲天地之心也復可以見天地之心也蓋自姤
而臨而觀而剝以至于坤陰氣凝結陽氣伏藏
霧焉而霜霰集冽焉而冰雪堅方以爲萬物之
摧折僵仆未有涯也而一陽潛動于下矣故爲
九寸之管置三重之室緹縵不揚葭莩徐散而
遍觀群物則芸荔生於陸矣水泉動于川矣由
是知天地之大德曰生若父母之字子無時已

也其舒而不得不慘也生而不得不殺也猶視之不得不瞬也呼之不得不吸也彼聖人之慈萬民豈異于天地哉厚其生而遠其死亦周且密矣然使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則天下之相魚肉且紛紜而無窮也故曰天命有德以象諸陽天討有罪以象諸陰而其心常在于好生蓋蠻夷寇賊則有五兵而戰勝之日以喪禮處之服讒蒐慝濟惡之徒則有五刑而戮人於市君爲之不舉此其意豈不藹然浹於民心哉吾故曰坤復之際可以見天地之心刑賞之際可以見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

史論

外戚

漢世言外戚之禍當復以外戚浣濯之譬之解醒當以酒耳至於王莽之事則如沈湎者穿腸潰脅以死酒之生禍極矣光武親見宗廟之不祀身經百戰以復高帝之業計其創業垂統之時迴顧却慮不忍以更駕之車循已覆之轍豈有先于外戚之禍者哉然不再世而國柄復歸於母后之家矣竇氏閻氏皆足以亾國至于梁

冀之毒流海內西京所未有也蓋莽方假託詩書動引古昔上以愚弄老婦下以煽惑無知之人故其徒皆如妖狐易形相與窺伺神器而未肆其貪婪之欲至於篡漢之後而後塗炭遍於天下耳若冀者殆非血氣心知之屬如長鯨登陸猛獸入城唯恐吞噬之不厭故桓帝不誅冀冀亦必篡漢然亾漢者實冀也蓋冀誅而宦官之權遂盤結而不可解以及於袁董之事人有病蠱者服烏啄治之病間而藥發遂以死豈可謂之非以蠱死哉嘗反覆建武之事竊怪東平王廢明帝爲太子特以其舅陰興輔立導之此東京外戚信任之始也夫陰衛尉稱爲天下長者固不忝師保之任然其時山林之賢人與中興功臣中豈無如陰興者蓋其時郭后雖廢其家鼎盛東平王蒼素負天下之望恐諸侯大臣不怠故儲君易代之際慮有變動故託陰氏以鎮服之帝崩之後廣陵王荆詐爲書與東平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若并二國之衆鼓行而前此湯武兵也意者帝亦慮及於此故爲之地其然乎其不然乎不然明帝尚不畫伏波將軍於

雲臺以杜椒房之親而帝不慮用陰氏以啟外戚之路哉

李固杜喬

班固論公孫弘以下十一人咸以儒宗居相位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蓋謂儒者之無益於人國也及東京之衰李固杜喬楊震陳蕃諸君子者皆秉義守正疾惡如讐儒者阿諛之譏可以免矣然側身於污君之朝抗顏於邪臣之間有後世之名而無當時之功效可悲也已

昔蕭曹起于刀筆卒定大漢之基業霍光稱爲不學無術而有社稷之功此三人者比之前後數公莫及也班氏殆以此謂繩古人之迹者不足有爲乎然漢世儒者之用雖不顯于朝廷而經術之士頗有著聲於郡國者或亦樹將帥之略則亦非濶於用者也昔仲尼之門苟于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可以從政者猶有取焉何者人材之難不可厚望也若位以天子之宰相而如荀卿所云能調一天下謂之大儒者千萬人不能得一人也得其人矣不遇非常之君子大有

爲之時亦終無以自見吾何以責公孫之徒哉

孔光胡廣

夫士被服仁義而談先王非有慕于當世之爵祿而立於污君之朝者將以立名乎亦欲庶幾遇合以救塗炭之人於萬一乎東漢之季諸君子務危言奇行以媿世俗之靡靡者而不能悟殘闇之君亾身覆族九死不悔使天下之士益知國事之日非而不能救亂亾之禍盖嘗思之強臣執國柄與夫闇豎盤據宮闈支黨流毒四方志義守道之士生于其時自度可以有爲乎

苟不能有所爲則遁跡畎畝輯先聖之遺編名不聞於公卿身不至于郡縣如申屠蟠龐德公同馬德操之流所謂潛龍以不見成德者上也其或須升斗之祿以給俯仰之養則不羞小官以仕易農免歿而已至若身在卿相之位任治亂安危之重進不得行其志退不得保其身如李固杜喬抱秉正疾邪之心知弑君之賊而不能討有正朝廷安社稷之策而不能用身蹈不測之禍而無補于國家之事可悲也已蠡吾既立則固無不死之理卽令不死而度天下事必

無可如吾所欲爲者倘其時退歸南鄭閉門懸
車謝病不見賓客則冀亦必自喜去其所忌不
在肘腋之下或可以自免乎豈其智不及此哉
將其時與勢有所不可也人罪胡廣不能執前
議而固與杜喬獨守正不懾然使廣執前議則
亦與固同歿以畢大義而已其於國事無所損
益也若桓帝誅冀之時而廣尚在則彌縫其闕
匡救其災當有補于紀綱決裂之際少扶覆亾
之運者乎乃世謂張禹孔光胡廣皆阿意苟容
所謂鄙夫然有不同者張禹在王鳳之世雖不

能逆知莽之篡漢而權在外戚終爲漢禍者
知也禹不勝其子孫之計而飾詞以破衆論
古以惑主聽其罪大矣此馬融之流也史稱光
不希旨苟合帝有所問必據經法心所安而
不結黨友養游說及請立中山王不憚抗皇后
昭儀與宰相之議及不欲傅太后與上相近恐
其干政及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並稱尊號持不
可者數歲以傅氏之剛暴多權數光守議不移
其去歿蓋不遠也及見王莽權日盛則憂懼不
知所出上書乞骸骨及群臣誦莽功德位在諸

侯王上愈恐稱疾其大節如此計其心未嘗一日怠漢顧無所容其智力而不言于人人亦不知之豈患得患失者故王嘉臨命以不能進孔光退董賢爲遺言則光之名行蓋著於當世之賢者久矣及篡位之際乃不能爲異同殆如蘇武爲匈奴檠弓弩人爲賊所得爲之負擔劫於其勢不能自拔也比之張禹不侔矣若胡廣者亦光之流亞也

何顒范滂

士之處亂世者唯有修其庸言庸行儉德避難善善長惡惡短雖砥礪志節而閭然無標榜之意既不詭於聖人而亦不以驚流俗之憤憤者蓋透迤於橫政橫民間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劉陶李雲陳球杜根之徒陳危亾之隱憂于不可有言之人建社稷之至計於不可有爲之日徒足以殺身而無補于國至於劉郃王芬諸人身非重臣爲國命所寄而欲除君側之惡爲廢立之事卽令事成當有莫大之禍況必不可成乎何顒之友人有父仇未報而病臨死以告顒顒爲斬讐頭斲其墓禮非親父兄之讐則主人能

執兵而倍其後豈有他六之讐而不與其天哉
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恨而投版棄去夫國家上下尊卑各有
儀式燕居之際晤言傾倒不存形迹可也至于
職事相臨固有常儀孔子與上大夫言則問閭
與下大夫言則侃侃陽貨有饋不廢往拜之禮
不知郭太何以讓蕃蕃何以謝滂也禮教陵夷
豈獨庸俗人哉至于殷陶黃穆侍衛於滂爲之
應對賓客至謂趙岐人界以不得見爲天下所
笑棄官從之謂沾漑罄歛之餘遂成名于世此

與兒童之見何異

岑暉

孟子有言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亾夫無道之君賞不當功罪不當
罪好惡不當於人心而生殺予奪之柄尚出於
朝廷不得不聽之此孟氏之所謂天也劉瓚於
赦後殺小黃門岑暉爲南陽功曹收考張汎會
赦竟殺之并收捕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有詔
生之而我殺之是無君也二百人中豈盡當重
辟者而殺之如草菅此舜成尹賞義縱之事士

人胡忍爲此且謂除一人而去萬人之害既奮
不顧身以快其疾惡之心矣豈不自知不測之
禍旦暮且至何惜一死乃求苟活所至塗炭多
歷親故之家郡縣爲之殘破想見其慷慨立節
自分殺身以成仁及其末路終于求生以害仁
亦可醜也記曰謀人之社稷亾則亾之謀人之
軍師敗則歿之成瓘之橫屍都市者啻之謀也
奈何使之獨歿乎夏馥見張儉之亾而歎曰孽
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賈彪拒
啻而不納曰啻以要君致釁吾不能奮戈相待

尚可納之乎吾於二子深有取焉人謂二子同
遭亂世何不忠告之人有病狂者自高賢也自
辨智也叫呼罵詈至于踰垣越屋當是時雖有
親愛孰能沮之二子者或知其病方發而不及
言或言之而不聽也

臧洪

國家多事之時莫不願得忠義之士以自輔而
士遇知己之主不幸當死生存亾之際則思捐
軀赴義不負國士之知及其亾身覆族則舊君
有服尚不足報而以一歿謝之此雖匹夫匹婦

三才易集卷一
之爲諒而所謂烈士狗名庶幾近之矣若臧洪之事吾不知所處也洪爲廣陵太守張超功曹超遇之厚後寄寓袁紹紹亦深知之以爲青州刺史又徙爲東郡太守蓋東郡之土地甲兵紹所有也及曹操圍張超于雍丘洪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不聽雍丘旣陷張氏族滅洪遂絕紹紹以兵圍之城破殺洪城中七八千人皆死蓋殘破袁氏之一郡以自爲名也漢室將危分據郡縣者人有逐鹿之心袁曹方睦各有所圖唯俟利而動耳

張超存亡何與于紹而分兵以擊方睦之曹氏且謂紹呼陳留爲兄必且以廣陵爲弟而不救雍丘之急以爲紹負超其後紹之親操豈獨陳留廣陵邂逅相與之意乎責人以所必不能應之事而至於以怨報德使萬人肝腦塗地名之曰義士吾不取也且袁氏以十倍之衆敗于官渡乃欲分兵以解雍丘之圍卽從洪言其能有濟乎信陵君不能救趙欲往死秦軍以謝平原田疇不能滅公孫瓚以報劉虞之讐遂隱居不出擇于斯二者以自處可也

諸葛孔明

用兵之道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非獨一陣之間而已取天下亦然故三代之盛王未嘗不攻弱兼昧取亂侮亾以爲資漢高帝與項羽並起以爭天下百敗一勝而卒仲項氏者先併三秦齊魏燕趙而後合諸侯之衆以亾羽先其易而後其難也建武之初隗囂公孫述止匹夫之雄然比之銅馬尤來大槍之屬猶爲備強故光武先定河北而緩隴蜀譬之析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日用力寡矣漢之未造諸侯各務

其力以相吞噬而劉繇王朗張繡袁術之徒智力不足以自守固皆伯王之資也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未嘗一日無南面朝諸侯之志而無百里之地以與諸公從事當此數子者相繼殘滅必且與其徒慨然太息以爲失此事會而莫可誰何及荆益漢中皆探之曹孫之腹中而有之則草廬之中君臣相與熟計者亦驗矣而關羽懸軍赴利不知孫氏之將議其後豈可不謂之疎哉于是天下之瑕皆并於堅而蜀之爲國僅如人面之黑子耳及孔明連歲出師以爭中

原議者以爲罷散其民而無尺寸之効司馬仲達常務持重兵不得交人亦謂其才非孔明之匹故甘受巾幗婦人之辱是二者皆不知其人尚論其世者也夫蜀以一州之地勢不能與中國持久故孔明以爲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又曰雖不伐賊王業亦亾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其論形勢可謂審矣仲達則不然戰而勝未足以取蜀不勝則境內有搖動之虞不戰而無所喪失則天下之勢固在魏也吾以長策制之而已不

乎形勢旣張勝負可見敗者必設奇生變務難以求敵之間見者常謂之巧而未必然也不如是吾固敗矣勝者常靜以應之小利勿爭小挫勿怒見者固以爲拙而未必然也如是吾已勝矣漢魏之際何以異此嗟乎方李郭之亂乘輿播遷劉葛得一州之地而與本初之徒馳驅相角功業豈下曹氏哉故曰聖賢不爲時能不失時而已

劉玄德

有取天下之志者見小利而迷大計則速敗務

遠略而遺近憂則無成功董卓之亂天下分崩
離析如逐鹿而分之強者多得肉焉二袁劉表
孫策是也曹操以兗州之地枝梧其間更陳宮
呂布之難幾無以自立而能圓機制變以弱爲
強遂有天下三分之二劉備于此六七公者非
志不逮而力不若也顧其初無百里以爲基而
其中常有以仁義取天下之心於是徘徊四顧
若有所待及陶謙臨沒以徐州相授因其土地
甲兵之資可用以進取天下亦可謂仁義之功
矣呂布慄悍狡猾見利反覆固其天性而後之
忽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是時四海無所容足而
自歸于布猶以詐力自諱及劉表新亾弱子嗣
立曹操睥睨于北孫氏覬覦于東骨肉相伺于
內備豈不能置耳目于琮之左右觀其動靜以
知其賢愚而輔其所不逮乃至遣使降曹曹軍
至宛計其時國中藉藉萬口如沸而備尚未聞
也此其于琮不啻胡越之相視矣受人六尺之
孤固如是乎蓋備之意方以德懷荊州之人不
欲察察人陰事以疑琮母子群下之心謂已之
再誕而將噬也然備之在樊隱然一君矣其勢

三易集卷七
可以得敵人之情夫操之不能一日忘備猶備之不能一日忘操縱不能得其帷幄計議何至降人一國引軍數千里而不覺者幾于所謂意廣才疎者矣彼天下雄梟更歷事變而謂其智不及此乎此其意方務爲仁義之名而忽于倉卒之憂蓋謂劉琮孱弱仰我鷲翼荆州諸將皆庸材無敢爲異同而不虞其家庭之內私計密議旣謂其力非曹操之敵又疑其心不可以終托國也于是一旦禍發狼狽奔走生平之智勇無所用之亦可悲矣連吳之計成者幸也或曰

劉琮不降操則備能與久從事乎曰荆州非久安之國也同氣爭立則兵生於外母黨爭政則亂生于內特其時未至耳夫乘其亂而取之猶有辭於天下而向之所謂仁義者未盡決裂也不然恩信旣洽荆楚之士旣懷如取果然待其熟而掇之易矣獨不見劉璋之事乎蓋以備之雄材大志欲匡濟大事豈寤寐忘之哉況跨有荆益以爲霸王之資君臣之間相與熟計久矣曰然則諸葛亮以爲攻琮荆州可有而備不用其計何也曰此備之明于自知也夫備有度而

遲故劉曄以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可乘其未定而取之當時蜀人一日四五驚斬之而不能禁也今操已在近地而造次入人之國以未集之衆當方張之敵其能有濟乎徒失其平生之仁義耳史謂其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吾以爲備之明於遠略而已

程名振

英雄之君所與驅馳以定天下者必其人智足以知人之所不能見勇足以任人之所不敢當心雄萬夫而羞與碌碌者伍如是者則謂之股

肱良臣矣及天下既定則向之所與成功名者計謀屢效於中權勢已行於外各位尊寵四方趨之於是人主不得生疑忌之心故帷幄信臣及勇略蓋世之將爲國重輕者唯恭慎自將小心翼翼乃可以保爵祿全始終此其人非待功成之日然後慮及于此也方在艱難之中成敗利鈍未知所在固已知自處之地矣唐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畧稱旨命以一州失謝陽怒讓之辨對益詳帝曰房玄齡在朕左右二十餘年見朕詰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未嘗見

三易集卷一
我一旦請讓辭氣不屈真奇士也夫玄齡佐太宗於起事之初芟除群雄勘定內難呼吸之間有死生安危不知其幾矣而獨失其常度於殿陛論辨之時乃知勃如戰色屏氣如不息昔人臣侍君之體卽所以保其身名者也昔周亞夫屯軍細柳前却乘輿以申其軍令帝憮然以爲真將軍旣定七國功無與比少偃蹇於七箸之間則以爲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而身死名仆矣雖文景度量之不及亦足以見功臣末路之難乎若漢之蕭何唐之郭子儀與玄齡皆人臣履盛滿者之法也

李靖

秦王欲誅建成元吉謀於李靖靖辭謀于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此二人及舉事之日召房杜二人以有勅不得至秦王府皆辭不至王使尉遲敬德取二人首夫此四人者豈不知事之必克秦王終有天下哉顧骨肉相殘之際不欲有功也蓋智計之士立身自有本末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免當捨攘狼狽之時生死禍福在於俄頃而從容守正旣以全其立身之大節亦

所以自結於人主使人主不疑其有好亂樂禍之心一旦主少國疑可以寄大事此賢者所以自處者也吾觀處人骨肉之間而敢發大難雖賢不肖不同鮮能免禍者晉公謂里克曰子弑二君與二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李斯殺扶蘇立胡亥卒具五刑隋煬帝殺張衡臨刑歎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蓋與于弑逆之事者也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營陽王而殺之又殺廬陵王義真問於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公等受先帝顧命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自免爲難終覆其族中宗言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裴炎言於武后請廢之後有言炎反者廷臣謂炎有社稷功若炎反臣等亦皆反矣后言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盖憶前事也嗟夫余於是知英衛造次而辭於始房杜顛沛而避于後異於世之苟且以就功名者矣

玄宗

玄宗以明斷英武之資寬大而能知人卒平內難亦不世出之主也及其心蕩氣盈若謂安者

不復危治者不復亂天下唯二三嬖佞之外無可與吾謀者至於逆胡發難河北土崩宜動其心求所以制賊者而猶輕棄謀臣宿將之長策唯近習細人是聽蓋君臣宜淫暴殄天物以縱其驕恣獲罪于天而失其所以爲心久矣祿山雖得東京京畿豪傑羣起而應官軍國門之外多爲敵壘兵力所及者不過數百里聞耳郭李之兵方搗其巢穴若使哥舒翰守潼關持重不戰以觀其變豈有九廟焚毀衣冠塗炭之至此極者哉翰知戰之必敗而不能守其本謀者蓋

以國忠能移帝喜怒而邊令誠佐之以封常清高仙芝之死爲鑒也但翰久習兵事以二十萬之衆何不分兵嚴守關隘而以精兵當賊令爲善敗不亂之形勢此事之不可知者也然以君臣之犯天怒也假令賊平則天下之柄重歸楊氏益肆其淫虐固天道之所必不容者獨怪其時豈無一人知制賊之策在於不戰郭李直取范陽爲必勝之筭竟莫爲帝言之者蓋自天寶以來李林甫鉗結天下之士使不敢言楊國忠以爲祿山旦夕可滅必謂遲以歲月者爲養寇

故忠臣智士知言之無益如瘖啞聾瞶之人而人主自棄其聰明以左右習熟爲耳目亦會揚氏之罪惡貫盈遂成滔天之禍迄於唐亾曾無偃戈仆鼓之日可痛也已

德宗

人主之所謂明者在於別羣臣之邪正識治亂安危之所以然而小智不與焉所謂德者在於以天下爲度而舍已從人用其長去其短記其功忘其過使上下之情通無怨懟之心而小善不與焉德宗卽位之初銳意求治且生長多事

之時艱難險阻身備嘗之自謂知人之情僞觀其居喪有禮鹽酪不入口大行梓宮不避本命諸姑姊妹之嫁者小物皆經閱視平生無荒淫之過此皆士人好修者之事宗族鄉黨之所稱道而於經世之大略無與也然世主鮮能行之故德宗以此自多陸贄謂其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志吾又謂其制節謹度無驕奢侈泰之事必以爲臣民無得訾議者而無待於忠言讜論以攻其所不逮故朝廷之上閭闔之下人人知不測之憂在於

旦夕而天子穆穆自謂聖明在上海內晏如也
夫人之情好察必多疑多疑則人得行其讒奸
勝必多忌多忌則人得借其怒至於四海蕩析
幾不可復爲猶以爲推誠不如用術修德不如
用威蓋以其區區之材自負終不可解也嗟乎
使德宗生於士大夫之間昏闇剛愎自多其能
亦終必敗況萬乘之主四海分崩之日乎

德宗二

所謂聽言之難者造次之間議論盈廷一可一
否紛紛而不知所裁一利一害昧昧而不知所

向於是迷惑顛倒馴致敗事則有矣若德宗少
而學於李泌泌在肅代之世周旋禍亂卒安社
稷爲一代宗臣其有不知者乎陸贄明識肯務
善因事爲功帝亦自知之使此兩人者長在帷
幄之中而李晟李抱真諸人將兵於外何至奔
走狼狽幾亾天下昔人有言聽言者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廔祀陰險深刻一時或
不能識然以其事考其言則舛錯召禍多矣車
傾馬仆覆轍在前而執轡者安坐自如貌甚閒
暇是豈好禍樂亂哉蓋其平日自謂聰明英武

羣臣不及而祀知其才識之所至與其意念之所向先引其端使之自決如擠張鎰李揆顏真卿大半出於上意雖後有敗事不以爲罪方欲分任其責也夫智者如登高望遠無所不見以知趨避向背之所宜愚者如隙中之視物得其一遺其十而自以爲明審矣黠者知其見之所不在又從而諛之曰他人不知此上所見是也因借以行其私張其聲勢嗟夫累世忠義之家食人之祿居其高位何恐而爲此然昏暴之主與姦佞之臣凶德參會自有相感召者語曰蟋蟀俟秋吟蟋蟀出以陰聖主明臣旣然破國亾家者何獨不然乎吾獨惡夫聽言而不觀其事之成敗者也

德宗三

自安史之亂悍將反側于上驕兵睥睨于下傲然以爲國家安危繫于吾輩之喜怒而人主惴惴焉不能保其朝夕故君臣太息思府兵之制以爲府兵復而天下太平矣然唯變法之蚤也故天下猶未見府兵之害若復行之其勢不得不變何者府兵領於折衝折衝以農隙教習戰

陣雖張帷幄鳴金鼓三令五申不過行故事而已曷能與之同甘苦察勤惰辨勇怯而生其赴水火之心乎士卒旣爲農家子又曷能舍其耰鋤桔槔之業而日從事於弓矛劔盾之間乎及其調發將帥按閱而後知其不精雖加之罪亦已晚矣況以無罪之人而役之千萬里之外私齎繒帛官取而貯之晝則苦役夜繫而置之地牢十人出戍還者無二三百姓薰目燬手足以避其役夫聚斂十萬人授之以擊刺斬伐之器生有鄉里之耻笑死無墳墓之歸葬雖秦之虐

使其民何以加此特以天下無釁而未反耳且計戶口而出丁男非必慄悍勇力者也若在天寶之末以此當胡騎之鋒銳必不支矣故承平之世關東戍卒不勝其上之侵虐而兵興之後則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思亂幸灾亦與長征之兵無異也是以論者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夫府兵之制卽古之寓兵於農三代用之矣然其時無萬里久戍之役而有所征討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在行間勞逸饑飽之事呻吟嗟歎之聲朝見而夕

聞之所謂千夫長百夫長莫能恣其貪冒殘暴
之意而其父兄之教鄉黨之俗無不習於射御
卽少長於詩書禮樂之中如冉有樊遲子夏之
徒皆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子路治千乘之賦使
民有勇且知方者皆文事武備不可一日偏廢
也豈若後世以雕蟲小技爲業者務欲奪武夫
之氣哉嗟乎以太宗之英武與房杜英衛諸公
謀之不能百年而弊已甚有王者作不知何以
善其後也

三易集卷之七終

三易集卷之八目錄

書牘 凡十三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徐宗伯書

與殷職方書

又與殷職方書

答雷何思吉士書

寄劉大景司馬書

與王澹生吏部書

與曾長石編修書

上周撫臺書

三易集卷之八
答陳明府書

與申罔卿書

寄陳御史書

寄侯豫瞻書

答瞿給事書

三易集卷之八日錄終

三易集卷之八

書牘

與徐宗伯書

日來想見梧竹交翠秋卉菲菲清風入林
鬪月漾波步履康強几席靜好掃迹五畝之園寄意
八絃之表尚論古人誰足相方者乎惟麴蘖慄
悍能燥血液翰墨精微易結神思願少停止以
頤天和此來頗得觀湖山之勝泉石幽淙竹樹
葱蒨真使人應接不暇而肩輿小舫處處可到
無躋攀之勞公能爲二十日行計徜徉此中尤

令巖谷生色圖志增美亦有意乎杭州送迎之
禮絕異吳中縉紳先生入城投謁乃有交際若
山水之間竟無人踪跡也便信奉候不備

與殷職方書

比聞逆胡背盟緣邊騷動臺省之臣議論紛起
疆場之士敵愾未伸二三年間便未可得安枕
也安危之機唯在將將者而已前見吾丈書有
任大責重之憂蘇明允有言丈夫不得爲將得
爲使折衝口語之間亦幸矣吾丈居樞密之地
豈止爲使耶振揚國威懾懼醜虜令儒林中復

見頗牧甚休甚休自昔承平旣久武備不修則
四夷有輕中國之心及百戰之後良將並起由
今考之多出於微賤則今之所以取士者可知
矣語云星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
將卽今諸邊將帥尚不足辦此虜不知釣魚屠
狗之徒亦有奇力策士足以爲王爪牙者乎仲
輿丈累疏乞休聞已得請此君望見匡廬山遂
慕彭澤高風真不俗也司寇公有微疾昨山中
遇一太倉人願人分一歲以爲公壽非甚盛德
何以至此

又與殷職方書

今天下有忘戰之實而士大夫爭爲好戰之言
丈居今日之地殆難於調羣口非獨難于署置
邊事也僕向謂今之待北虜有似養虎朝與一
羊腓夕與一彘肩俯首帖耳唯人所置之無異
家畜也後必有狎而侮之者忘其能噬人也撩
其鬚扼其項其不大吼而騰躍者幾希今之待
西南諸夷有似養猴彼有山林可以爲巢有草
木之實可以爲食本無求于我而一旦就我之
羈繼冠以人冠衣以人衣習人之跪拜起伏而

周旋于庭除之下則亦已矣忘其能扳援跳躑
雖有刀箭不及施也而謂其弱而易制可因以
爲功乃鞭之繫之以不堪者繩之遂裂冠禡衣
而去入叢林越重澗又欲追逐之除其窟穴使
無所託搜抉其所積之果蓏以禦窮者使無所
食以彰我之威武然猴困而吾力亦憊矣丈居
今日之地可以此告南北之當事者乎卽今北
虜帖然必有謂虎不能噬人何故以肉投之者
若令諸將中有如中山開平者亦必俟虜有反
仄之端乃可以絕之若猶未也則亦勤修戰守

之具而已至於西南夷之事屢見矣關千里之地增數十縣於中國有利乎願自今以往勿輕爲兵端也往時鄉曲諸同好卮酒相對屢及世務而文能容吾之狂言茲者闕然久矣風便寓此

答雷何思吉士書

往歲無美先生從楚中歸迎謂所厚善者曰吾於夷陵得一奇士恨不能攜之來與二三君子游因道門下之姓字且出送行序於篋中以示坐客相與反覆觀之如天球琬琰之陳于前黃

鐘大呂之迭奏于左右也是時想見其人白雲爲車紫霞爲裳容與層霄之上茲者薄游京師適會門下在石渠東觀與天下士馳騁著作之場無美先生必且拊掌西笑自詫其知人而僕亦得慰其數年願見之懷乃辱問瞽者以蒼素之辨聾者以宮徵之音豈先生曾以僕姓名欺門下乎僕夙遭閔凶不及受先人之遺訓又才拙性懶不敢妄意作者之事偶聞長者之餘論有心識之而已蓋文章爲經世大業大而三才小而庶物無所不載中古以前吾不能知若伊

呂之治國賈晁之論事孫吳之言兵苟其闕如
皆不可以稱作者若夫書疏傳志碑記之類皆
與世酬酢人事不可已者方杼軸於懷豈不尋
其條理于茫昧之表索其端緒於棼亂之中及
其得之於心而出之於手則見者以爲固然但
人不能知而我能言之耳采玉於重巖吾以爲
圭爲璧能顯玉之美而出玉者山也采珠於深
淵吾以爲珥爲珮能盡珠之用而產珠者水也
苟知此道則于文章殆庶幾乎今之昧者言不
必由其意華不必副其實陳籩豆於鷄豚之社

奏鐘鼓于爰居之前慰遷謫者則謂在廷皆蜚
廉稱賑施者則謂素儒亦郭解此陋俗所沿在
文章之司命一洗之非門下誰望哉長石少女
諸君亦乞以是語之

寄劉大景司馬書

僕去家時無美丈夫寧寄語門下日來亾恙并
熊羆之祥且謂僕此來當與門下商略千秋大
業爲旅中樂事乃鄙意則以爲從容奉長者之
高論聞著述之大旨則幸矣至于竭蹶以附驥
尾非所及也今輜車遠在異域奉 天子命運

籌帷幄盪平方張之虜豈可與彫蟲小技同日
道哉平壤之役聞有士卒三四人攀堞直上若
此者膽略絕倫誠不易得也門下曾識之乎碧
蹄敗績人謂大將軍下令諸部不得過嶺獨以
家丁前驅俾收斬獲之功賊見孤軍深入首尾
不能相應潛以數百人繞出我後遂至驚潰狗
私而背公遂細而遺大其謂之何且征東十五
萬人皆大將軍所統凡有克獲孰非其功何必
家丁耶察其意不過爲此輩功賞計耳遂不顧
喪國威沮士氣啟邊疆無窮之釁禍生有胎乃

在此也往時倭奴躡踐江南僕才五六歲然而
能道賊之情形者以先人爲桑梓計至切嘗出
私財結客兵相與朝夕熟計又條陳用兵方略
百餘款上法古來名將之紀律下盡今時從征
之利弊故少而知勝負之所以然大抵東夷好
爲奇兵伏兵雖十人來亦必設伏亦必用奇一
墜其術縱猛士如林亦必撓亂想門下平日已
爲諸將諄諄告誡何俟鄙言但萬里相望聞問
爲難故不覺詞之贅耳游擊錢某僕之所厚無
美先生之通家子真不羣之材可當一面而出

於書生家有岸然自異之意恐與同輩不諧幸
保護之

與王澹生吏部書

僕于仲夏廿五日至家雖糧船蔽河而水不甚
涸楓橋一晤太原父子遂乘小艇先歸至今人
事匆匆不及過州中然知第中俱平安也計束
脩所入可辦中田百畝倘不以他事費便終身
受兄惠矣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
事自是當代偉人第願於聲音笑貌之間常加
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新豐公侯之子孫有山河

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已
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
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剛舉
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
固有日攝之恨至於刺骨者聞在兵部回寮皆
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忌鄙言
沈太公以毒歿吳中此事相繼竟無追理之者
久之成俗不亦人人自危哉辰玉欲抱其遺孤
既有人護持當不敢生異心足以慰兄懸念也
張明初德器日深遠菰蘆中乃有此人姚允初

高世之品簿書錢穀非其所長他日勿令作郡
實兄長育人材之一効溥暑不旣

與會長石編修書

去歲蹶躡京塵特承矚深相得於形骸之外
間里布衣之交不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
出國門之日獨戀戀高義念會合之無期蓋不
勝太息耳此歲中倘未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
索古今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
望新詩紆廻處如羊腸鳥道中登陟崎嶇而臨
壯躡躡尚有遠思雄壯處如昆陽城之戰風雲

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
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
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聞嘗
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
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循繡
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
而吟諷之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
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
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
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

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颿之擲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上周撫臺書

伏惟台臺軫恤民隱弘濟時艱有君陳畢公保釐之遺意而夏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也閭里編氓自謂蘇息有日而天降靈雨萬姓爲魚

始者猶冀高阜之鄉可得半收今則處處化爲巨浸矣五月中猶冀水退之後可種菜麥爲來歲農事資本今則海潮挾雨益加橫溢不惟今秋無望來春耕作亦蕩然無以爲藉矣天災流行三吳所共而嘉定素稱瘠土所種木棉尤不宜於水潦故受害爲獨甚邑之士民謂某受知於臺下有素不以父老子弟顛連垂歎之狀請於造命者之前恐非人理某謂仁臺痼瘵乃身諮訪之殷勤籌畫之懇至何待人言然固有當事所不敢唐突而草野之人反得縷縷陳之雖

未必合於事宜而不以爲罪者似未可嘿然也
目前之勢恐在賑濟敝邑地不產米民間無三
日之儲商船旦暮不至則持錢入市終亦空手
而歸況廩廩所積之穀僅以千計非若他縣有
棠可發也議者欲點派大戶出糴境外某謂不
然大戶雖冒殿富之名未必果有餘貲且鄉里
愚民生平不習貿易之事方今所在禁糴彼將
何從措手計惟那移在庫銀兩差佐貳官一員
擇居民曉事者隨之以往則荆襄之粟可致也
議者又欲將河下所到米船逐日報官平價發

行某謂不然當此河流汎濫盜賊縱橫之際其
奮然不顧閱歷艱險而至者惟利之所在耳倘
以號令束之彼必相戒不來而境內愈困矣更
須高其值以收之則四方之市販者聞風畢集
粟多則價自不昂而嗷嗷之衆庶幾其有瘳也
既賑之後又將乞蠲邇歲司農告匱卽 旨下
該部必且多所推阻然江南四郡每歲以數百
萬石充 皇家軍國內外之需今不幸胥溺豈
忍漠然坐視如秦越之肥瘠不以介意嘗考弘
治正德嘉靖年間吳中大水於今相似皆得蒙

減租之 詔是誠加惠元元之意亦以培養東南根本之地也今獨不爲之所乎然止蠲以前之宿逋則亦有蠲之名而無其實必得將本年錢糧酌議何項蠲停何項全赦而後蠲一分得沾一分之賜是在台臺主持之而已桑梓情深目昧饒舌惟憐而宥之幸甚幸甚

答陳明府書

伏惟吳民輸將之苦既非一端而白糧尤爲重大臨時雇倩商船坐索厚價猶之可也每當開行之日或稱篷檣未全或稱錨纜未置丁男佯

爲逃避婦女假作悲啼事係身家時迫程限不得不滿其欲乃至沿途祈神賽福少違其意反辱難堪今議官造運船其便明甚第作事謀始動須萬全以情理推之事有難於輕變者其難矣初用官船漕運每艘給錢千緡人言所費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造船之人私用物料後官物堅牢後人必有患吾多費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不堪運矣後竟如其言今三吳繁徭重賦之地一竹一木皆取之於民勢不能多剝凋敝之髓膏以饜工役之腸腹且置買材料

監督工役官司必不能身親則船之脆薄勢有必然恐其患有甚於雇船者又見漕運淺船有旗造者謂旗甲領官價自行管造也尺板寸釘無不加意故堅於官造數倍有司常加獎賞以風之夫軍運欲化官造爲私造而民運欲改民船爲官船恐非所謂利不百者不更法也夫以民去敵敵之業涉波濤之險已可愍念及其無准則軍幫一船未過民幫不許開行坐糜食糧虛昇時日尤甚無謂然觀立法之意殆非急軍而後民也若謂軍家可以暴民之寡軍強可

以凌民之弱且撐駕漕船者皆雇募外水之人多亾命無賴魚肉平民狠於狼虎故每年春夏之交薦紳往來南北者恐爲此輩侵侮必備運衙門人役護送乃可安行若與民船錯行幸誤相觸撞必致蜂起蟻聚席卷行資故不便相混耳今旣該府軍民聯行勢不敢縱仍乞申請漕院凡遇關隘委有運糧把總催趲處加委督糧府官一員同行催趲無論軍民有生事啟釁者一體拿治則軍有所畏而不爲民有所恃而不恐矣

與申岡卿書

前在郡時本欲留宿高齋以酬兄十日之約會
賓客如蝟毛計兄酬答無暇因與子柔孟陽閩
中友人郭聖樸入西山自謂於喧鬧中得清曠
之趣舟還閩門知煩使者尋問意欲相聞而歸
思已發不可留矣偶和少師公落花詩三十首
燕閒時乞爲呈覽敝邑兩歲在襁褓中想已稔
知近乃無端奪去御方調而使之改駕絃甫和
而責以更張嘉定爲嘗藥之孝子長洲得經驗
之良醫二邑等在宇下奈何爲此紛擾也嗚呼

之言不可盡述但日前未有新令若朝夕受代
必須攝署迭迎辭謝勞攘幾何故士民皇皇必
欲少留以俟新令之至其爲時不過兩三月於
長洲不妨仍舊而敝邑且得沛未竟之膏澤
未盡之根株不猶愈乎所藉少師公與仁兄之
重委曲致之撫臺者也弟以爲千萬人赴迺之
情述之者易爲詞聽之者易爲德故遂以此相
屬倘旦夕未必有會晤之便或托太府轉達何
如平日見吾兄於利澤及人之事無不盡力何
俟丁寧但敝邑之民真如赤子戀慈母留一日

受一日之惠不容不具陳耳

寄陳御史書

不比玉兄歸會附奏記蓋是時妄傳仁臺已拂
衣南還也乃今知此語之爲真矣臺下以仁臨
民以禮遇物視官如家謂人如已愷悌易直可
對天日不知浮言從何生夫飄風驟雨豈能久
淹唯是高致雅度不問生產尚乏三徑之資卽
令省覲之餘俯仰多闕得無損朝夕之懽乎前
承台教垂問辰玉後人今墾郎遜之者潔清自
好不媢不惰動無越禮始類其祖父而通曉萬

事調量人情則又過之惜其以任子爲官不得
展其才藻耳已舉二男骨體俱不凡蓋其門戶
未至塗地也知仁人長者相恤之厚敢詳言之
詩呈覽

寄侯孫瞻書

王遜之行時欲寓一書書言遜之材略剛練有
老成人所不如者足下宜與爲友已而恐其見
之以爲諛已而不出也故不以入函今知足下
高居簡出屏去人事必當神凝氣定智識益生
不獨見之文詞且以佐尊大人匡時濟物之用

大快大快河水旣合東虜情形何似所望大帥若同舟遇風不知能若是否也古之名將視士卒如嬰兒轅門之下遠於萬里而能得人死力其必不然四川事至今未知其詳倘變起倉卒非會長之意則斬數人以說尚可含垢有如悍然桀驁不得不加兵當奈何聞上官多讐學宜諭四隣攻之各得瓜分其地仍賞之以官至襲官時止令奏聞不必赴部以免上下橫索之苦誠如是豈無爭奮立功者乎此先朝王守仁曾言之楊一清曾行之未審與今日之勢何如也

日華兄爲官布不遺餘力目前已有頭緒但樞要在尊君幸勿失此機會然亦須偕歸尚寶陸太常兩兄以助議論度必爾也州縣大害無如訪行每逮一人輒株連數十人又不直指姓名取近似者恐嚇之滿望而後已其人揚揚不復自諱茲者詔書中及此廟廊諸公可謂知時務之要矣昨坐中有言近世彈章必以冗官塞責若甲科雖有姦如山亦且寬容大計在邇倘臺省諸君子建議凡舉劾疏後剛列所舉者幾人係何出身所劾者幾人係何出身此誠快事

今天下紀綱不振如人筋不足以束其骨國用
空虛如精氣不足以克其形試講求鹽政嗚有
裨益第不勝議者之隨其後卽如前代權酒是
或一道竊謂桑孔復生亦不能立法以撓之者
衆也鑄錢事非難唯恐不足救急蓋世間布帛
粟米非少少者乃銀錢如博者非無賭資而無
籌馬曷不爲置之佗山之盜伏在肘腋近日歸
之者如市力旣未能撲滅且當隱忍未可輕意
挑釁倘有露章不必發抄窮廬之下敗絮自擁
偶念當世事不覺滿紙見者得無以爲笑乎舍

弟守分人而愚拙無比大爲強梁所侮樹植百
果幾成木奴俱受斧斤今無可奈何所居盡與
之矣蒙恩曲庇感切心腑智淵來凡百提携諒
不待言尊君處不具啟

答瞿給事書

僕誠涼德然此心蕩蕩如不繫之舟未嘗倚著
一物有利於己有損於人之事不爲也仲冬之
月家人不戒於火一瓦一椽無復存者卒歲之
需未知所從出暮年播遷狼狽不可名狀昔人
有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僕非其人敢忘斯

語日來親戚故人幸而相恤居伯夷之室衣子
路之衣食冉求之粟雖嚴寒慘切不至受凍餒
之苦祝融回祿得無益加之恚乎昨聞從者方
且戒行李赴京國居獻納之地爲天子耳目
之官補裨闕失弼成聖政在茲行矣自嘆罹此
酷罰跬步爲艱不獲拏舟相送於游墅錫山之
間以話離懷猥承手札遠將惓惓慰問兼以厚
貺高義薄雲霄矣使旋匆遽不盡翫縷

三易集卷之八終

三易集卷之九目錄

序 凡十六首

勾股書序

射評序

嘉定荒政錄序

介壽言後序

徵布本末序

重修南京太僕寺志序

太僕寺志後序

金伯謙先生詩序

王辰玉紀遊詩序

王辰玉詩集序

程孟陽詩序

釋義鴈字詩序

香樹集序

張公路詩稿序

唐正叔詩稿序

時光祿年譜序

三易集卷之九目錄

三易集卷之九

序

勾股書序

代

今世猶知九數之法者其書曰測圓海鏡而學士大夫莫置意焉吳興顧司寇應祥獨好其術精思既久若神告之而其所述以勾股名者益於九章中最爲玄要也毘陵唐太史順之論勾股測望容方圓及弧矢分法則數之錯綜變化盡出而復自笑以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夫五禮六樂六書九數古之人莫不童而習焉聖人

豈以無用者令人虛引日月哉吳郡李漸卿通
敏明悟殊絕於人而好深沉之思因讀毘陵諸
論必欲窮究其義乃購顧氏之書與善爲筭者
講求之則勾股之法於是明備又合九章之法
及前賢之通數學者所著述凡爲書十二卷曰
勾股書新城王君見而欲傳之人間自言往歲
嘗奉命覈汚上之田實以勾股從事故法簡
而不繁吏逸而不勞姦人無所置手乃知藝之
可以從政也茲者權稅許墅遂以漸卿之書付
之梓人而屬余叙之夫天地之間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者莫非數也而人事出焉蓋自一至
十者河洩之自一至九者洛洩之聖人因以作
經豈惟聖人哉伶倫造律呂隸首造筭數皆所
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也是故樂
之亾久矣而時有妙達音律者如萬寶常裴知
古曹紹夔之倫皆神會冥合獨契作者之意何
者天地自然之聲不可終泯沒故託之斯人以
復見於世也今夫橫而爲勾縱而爲股斜而爲
弦皆出於自然也相併而爲和相減而爲較人
力所不及而爲之表以測之一表所不及而爲

之重表以引而伸之皆出於不得不然也天地自然之數終不可泯沒則此書之成實有相之者矣且漸卿以名進士出宰大邑治行爲天下最且暮且入朝班乃以摧抑中人爲萬民請命遂蒙嚴譴以歸世方爲漸卿不平而不知造物者固假之數年之便以成經世之大業可以考之前王俟之後聖也漢之蘇況蔡邕張衡皆以儒宗參互天文共定曆元而勝國時郭守敬於曆象最精以爲曆家知曆法而不知曆理請以大儒許衡總之今之曆歲差旣久卽驗之日月之食漸不相協論者謂宜加比覈異日者以漸卿之材之望而通曠世之術居清華之班兼領太史事以定一代之曆而垂之無窮則勾股之書於是顯矣

射評序

余友錢君士與本出諸生家少受訓誥之業而獨好武事七八歲能馳馬上下峻阪所居精舍長矛大劔與圖史並列時與材官武士習刺擊進退之法謂往來相生疾徐相成皆合自然之數而應不得不然之節尤精心於射法當傳杯

散帙未嘗去決拾方丈之室必懸的於前聽弦
而辨陰晴望棚而知丈尺余與之游最久南至
錢唐北至燕雲聞有好射者雖降胡賤隸必致
而與之較積雨初霽涼風乍生晨起先調弓矢
而後及於他務迨癸巳東征越三韓出萬里外
所見引弓之人莫不察其能事而考其技之所
至於是取古人之論與今世之射法一一精思
而嘗試之以審其得失於是著爲射評將以遺
之同好而屬余序之余嘗聞弓人之說幹以爲
遠也角以爲疾也筋以爲深也膠以爲和也然

數者必相得而後可以爲良弓射者之一身亦
猶是矣內自心志以及於百體一者不治不可
以言射今觀射評所載精矣密矣昔杜陵甘夫
子善奕其論奕曰通其理者大有裨於聖教嗚
呼知射評之說者豈獨可以治射而已哉

嘉定荒政錄序

代

史稱富鄭公救荒青州所活饑民五十餘萬人
其不敏嘗竊歎息其思慮之周與夫條教之肅
又以爲士遭逢盛世得千室之邑而治之爲
天子撫養元元固當如是耳頃承乏嘉定之明

年江以南大水父老謂百年所無有也方千里
內洶洶思亂商旅不行米價翔踊我巡撫周公
爲民請命詞情惻怛讀者流涕而與觀察李公
太郡趙公朝夕計議多設方畧所謂挹彼注茲
以濟一時之急者雖鄭公易地而處殆無以加
之某奉命奔走四境以求民隱波濤溢目泥
塗漬體牽衣而號泣者所至千百爲群晝游魚
鱖之淵夕棲鳥雀之林蓋疾首疚心慨然欲爲
昔人之所爲非唯材不逮古亦如目覩溺者而
無尺寸之綆焉徒爲之太息而已已而勾校於

庾廩升斗無不出也窮索于庫藏銖銖無不發
也謀之士大夫中人以上苟可以賑者無不赴
也會四方遏糴乃請巡撫公之符以付邑之能
賈者於是荆揚之粟方舟而至老弱得延旦夕
之命以及於麥秋乃宣詔旨出賜金躬巡而
手授之民始歡呼相告庶幾流民去青州之時
也夫痛定思痛所以拊摩而抑搔之者宜爲後
法至於上之德意與巡撫公之焦心勞思皆
百世不可忘故裒而梓之以示後人春秋書臧
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氏以爲爲國者必有三年

之委一歲不熟而告糴故譏之夫使海濱之民朝不及夕而貿貿焉仰給于四方則其無所逃罪矣

介壽言後序

歲在戊申侯官陳侯治嘉定既逾年矣百度具理四民咸和會其尊人任齋先生從晉安來邑之父老子弟喜而聚觀焉相與誇其神明色澤以爲福德壽考之徵及接其言論者則又相與稱其孝友豈弟以爲侯之廉而不劇明而不察慈而不弛肅而不猛者皆用其家法在官舍時

適遇其生之日四方賢士大夫與邑之能文章者各有言以爲壽諸生乃彙而梓之成帙焉則邑之人士又相與傳而誦之因其詞以想見其人如身在晨羞夕膳之側而同其色笑也夫事親者爲之衣以適其寒燠爲之食以適其飢飽禮之所載與曾閔之所能無以加此以嘉定之無腆與歲之非時計無足以佐侯之奉養而能致斐然之詞布之烝林存之家乘古之君子所未嘗有也然使上下不親昭昭作慝一人祝之一人誹之亦何榮之有焉而能使遠近之人誇

謂其事諷詠其文章相告以爲盛美乃可謂立
身顯親今之君子所未必多見也蓋人有以文
而重者矣文亦有以人而重者矣先生闇然自
修於滄溟島嶼之間閉其光而弗耀茂其實而
弗華而海內之士一旦仰之如威鳳之羽爭欲
用以爲儀者固不無藉於文而介壽之言遂使
人家藏戶習豈獨以其炳焉爛焉實以先生之
潛德可以表率人倫陶冶世道焉耳詩曰吉甫
作誦穆如清風則人與文有時而交相重者乎
某不佞不獲望先生之末光因讀是編而有感
焉遂書於後

徵布本末序

代

嘗聞故老言國初取江南時吳民爲張氏死守
以抗王師高皇帝惡之平定之後籍沒富民
田因其家租籍以爲田糧之額而嘉定籍沒田
獨多故其糧額至四十八萬石有奇民力不支
逋負常數十萬數蒙蠲除之詔而民猶不能自
存周文襄公久撫江南閭閻銖銖之事無不井
然往來阡陌如亭長里正謂嘉定窮則宜變而
賦額不可減乃立官布二十萬疋所謂官布者

卽民間市賣之布其直銀不能二錢而充米一石解入甲字庫爲宮中拂拭盤盂几席之用而已積久不用多朽敗爲塵後割縣地立太倉分布一萬五千匹正德之末江南大祲諸縣以嘉定獨受官布之惠宜興請借一萬匹崑山請借四萬六千匹以抵一時之稅則官布之可以寬民力可知也後司農以其不徵不解謂準米一石太多一改爲八斗再改爲六斗則文襄之意鮮有存者矣然其時徵解者不過十一二耳至萬曆之初天下以掊克爲功效有縣令始欲取

盈以起聲譽布入而中官坐收鋪墊之利遂歲歲督趣亦未云冬衣布花也夫軍士有冬衣布花本出畿內及河南山東與官布絕不相關今軍士非有加於前而二百年所派冬衣布花之地自若也財賦有一定之法上下守之爲金針玉條至於挹彼注茲固非盛世之事而無以服百姓之心矣而獨不可少假借於子遺之民而令循良之令終歲焦勞會不得食大官鐘釜之祿豈所以勵臣節而憂根本之地哉且文襄以一匹準一石而今之一匹其直當昔之二匹矣

所準止於六斗則澤及于民者幾何而 詔令
嚴切急於星火廟堂之上忘宗臣百世深長之
慮聽中官一時迫切之詞不念焚林竭澤智者
愛之此十萬戶所爲叩心者也余往歲被譴去
國不勝糸梓之憂曾詳論此事於時在事者若
聞也今卓公集部省院監司府縣往覆之文
集而成帙益欲使後之蒞茲土者有所考焉余
因述事之所始與其中變迨未流之弊弁於其
端嗟夫使文襄公庸臣也則其法可盡廢若知
其社稷之臣也則觀此書者當有所感也夫

重修南京太僕寺志序

代

今上中興輦轂下諸君子以爲國家重熙累洽
之後百度慮有不備於方策者於是兩京諸司
皆纂修志書臣職在問寺不可不討論故籍諮
詢遺老以俟參攷謹按洪武四年初置群牧監
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僭亂未平
王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胡元遺孽猶
在沙漠之南王保保強力標悍終不肯俛首帖
耳就我羈絡及大將北伐步兵未至竟以驍騎
襲其營遂令狼狽跣足而走蓋皆用江淮間馬

也孰謂天下善馬必出高寒之地哉後數十年間天下大定謂宜却走馬以糞而詔旨諄諄丁寧戒飭不獨畱意於中國之畜牧而又取之四夷如西戎之茶馬朝鮮之馬耽羅之馬旣又勅關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騎士豈非以戎馬國之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日忘哉至永樂初上問尚書劉儁以天下馬數止萬三千七百有奇當宁太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者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一馬馬死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遂世爲北

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易令部寺之間焦心勞思議論朋興互得互失顧官無養馬之用而民有養馬之害於是慶曆中盡斥賣種馬收買備用其時馬戶皆曠然如更生而僕寺亦如釋重負所從事者唯催督府縣馬價而已夫百金之家畜吠犬以防姦置蹇驢以致遠今南方數千里內卒有金革之事如近日愚民弄兵潢池倘游魂三輔則欲具銜勒鞍轡而不可得何以盛軍容而威不軌哉蓋寄養之行本一時嘗試之策非明習國事者深慮熟計而爲之故

審編之害交兌之害胥吏之要素里甲之侵漁
勢所必至而當時不計也今採掇二百餘年見
行故事與 列聖之垂訓深謀遠見諸臣之嘉
言讜論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君
子反覆累朝之利害得失而精思今日之時之
勢倘有可以裨牧政者不惜爲 聖明條奏之
則雖弁髦此志可也

太僕寺志後序 代

今天下幸逢太平之運垂白之老不見矛戟之
用不識金鼓之節留都爲 王業所基宿重兵

以鎮撫四方而戎車不駕亦已久矣今 上御
極之初適東夷西戎與中原不逞之人相繼躑
躅於 中外動色相告以除戎器戒不虞則是
馬政其首務也會南京太僕志纂修適成臣在
編緝之列宜陳所見聞竊觀漢唐之馬常蕃息
於無事之時而衰耗於有事之日今國家可謂
無事矣 仁宣以來 天子常居九重車轍馬
跡不至宮門之外諸邊貢市之後馬無物故者
然不見騏驎駟驪之盛而民間乃以養馬爲大
害在永樂中已有鬻妻子償馬直者 仁宗皇

帝聞而痛之命贖還其家而論者謂我朝養馬之病民甚於宋熙寧中至隆慶初去種馬之半萬曆九年遂盡斥賣以其直備市馬蓋其時執政者欲事事綜覈名實收富強之効故決然一變累朝之舊而數十年來亦莫以爲非也廼者四郊多壘軍需告訕并去草場以爲民業則太僕之務益簡矣夫人臣之義不以去位而忘安危之慮況身在馬牧之司乎馬政之利病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國家不能一日無馬或市於民或養於官者可知也漢初乏馬已而阡陌成

群以一繚易一馬者唯不禁民畜馬也唐初亦少馬數十年間而致七十萬匹者張萬歲久於其官也今有司無禁馬之例而收買之際稍高其價不使胥吏與獸醫濬指於其間民必爭出馬矣監苑之官必問能於其職而願久任者計孳息之登耗以加其祿入爲之遷叙庶幾駉乳日滋乎此志所不敢及特陳一得以備末議云

金伯謙先生詩序

余邑在滄海之濱其士風清嘉而好古正嘉之際諸長者皆博洽經史乃其餘力出爲詞賦而

又不能造請四方游大人以成名獨從事於樸
學然當學使者都試諸生及京兆集江南北十
郡之士百人會中考古訂今議論異同莫能決
一言而定者必嘉定之諸長者也予不及見其
高風而少時猶識金伯謙先生雖不能深知之
而寬然大度中夷外朗不知人間機械之事論
文章則欲洗去浮飾獨詣破的余時方治制舉
之業先生以爲可與進又以先君之故相遇以
通家後進至其父子之間謂余可與久要余落
魄田野不數至諸公間初不聞也先生旣沒而

與其子子魚游如兄弟然乃始聞之則恨不及
朝夕請益於先生因以聞諸長者之高風爲之
太息迺者子魚出先生遺詩百首將梓之以藏
於家而傳於親知故舊因屬余題其端先生十
餘歲時與王文肅公俱以童子試於太守太守
謂此兩生皆異材也異日苑枯之際中立不變
其在王生盤錯糾紛迎刃而斷其在金生後文
肅公竟如其言唯先生弱冠舉於南都上公車
不售無以自見也而揣摩不倦酒酣常自誦其
文憤然而慷慨憮然而低徊蓋其材之見於詩

者不能十之一而遺篇散失其詩之在是編者復不能五之三然讀其詞想見其人風流醞藉表裏洞然豈弟君子也先生名大有字伯謙別字豫石姓金氏邑人咸稱其家有世德云

王辰玉紀遊詩序

上辰玉先有紀遊刻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南自浙江北至於盧龍之塞所見巖谷之美林麓之麗江湖之觀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雲之變化皆具而懽愉惻愴幽閒感慨之思雜見其中置之左右不使久而忘焉蓋余足跡之

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思恍然太息不能自已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貌之則咫尺之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蓋吾之於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靜而遇之其感深況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於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境會心輒欲有述懶復自廢今遇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默默自省則向之朝霏夕靄墟煙野燒忽如夢中所過而已余以是嘉辰玉之好遊而能使之不怠也

王辰玉詩集序

辰玉嘗自言少時好爲詩千百言立成旣成則躍然以喜後有所賦數經緯於胸中旣成猶悄然不自得余應之曰探珠於深淵採玉於重山夫何容易君蓋將進也已酉之冬病甚自知不起矣以所爲詩屬余與子柔曰吾於此事未及竟吾力也然不可使之無聞曩所爲率爾而成者不足存存其一二可爾嗚呼悲夫辰玉爲人不欲虛費時日早作晚息常在羣書間乃其志欲通古今學將以忠孝大節自見於世故平居

討論皆國家安危治亂大計沿革得失所以然孳孳窮日夜之力而於制義不十一也於詩不百一也今其所作多在行旅登眺之間及寄遠送別與人酬答往復者若其志意所託幽懷所寄益不數數然然讀其詩亦足以想見其人超然埃壘之表雲車飈輪呼吸元氣與天際真人逍遙八極而世所謂芬華穠豔不得入其中也嗟乎斯人久存於世乎倘遭遇大有爲之時雍容廟堂之上以爲其所欲爲則數十年間深慮遠覽之士相與游談聚議以爲國家所當易軫

改轍者必且見之行事以成萬年之業卽令懸
車遯迹長守東岡之陂亦且上下古今參伍作
者以成一家之言其篇什豈止於是哉夫詩不
足以盡辰玉之爲人而亦可以見辰玉余是以
與子柔稍加刪削付之梓人而題數語於其端
云

程孟陽詩序

余與孟陽少同志尚惡俗儒之陳言而好汎濫
百家之書然未嘗有意爲詩也見古人清詞麗
句諷詠自娛久之則於意言聲節之間往往若

與其人遇者後數年各有詩數百篇矣平居與
諸長者遊多論經史大義及古今興亾之故亦
未嘗以詩相商略也余性懶遇事不欲自力閒
居鮮作詩詩成輒又散失今所存者多爲人所
強作應俗慶弔之語或指物程形枝詞蔓詠所
謂壯夫不爲者其於陶寫性靈畱連光景蓋亦
少矣而孟陽之詩皆言其所欲言自少至於自
首懽愉慘悴寥沈不平之思讀其詩可盡見也
余以是媿之然造次之間杼軸於中必矩矱於
古人則相與其之夫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而

爲文文之所不能宣者咏嘆而爲詩詩之工拙才則爲之而抑揚開闢紆徐煩數有自然之節如金石相和絲竹迭奏必適於節而後可以成樂不如是雖鏗錡奮揚嚙然滿耳適爲太師笑矣孟陽之才力其雄豪跌宕沈鬱頓挫足以追配作者而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於法度此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深也吳中好事頗傳寫其詩而其鄉方君方叔爲刻近詩於長治且以寄余余爲序之

釋義鴈字詩序

孫先生續之家在江海之間去縣不百里而舟行以潮汐爲候有風濤之虞故累歲中不能數相聞而知其耽嗜典籍日遊戲翰墨如饑渴之於飲食及見君則神氣奕奕鬚髮郁然余自謂有十年之長旣而問之則相去一歲耳庚申之歲遺余鴈字詩二百篇時海內多爲鴈字詩者至於滿百則一時作者所無有也使者方索報不及盡讀讀君所自叙則奇詞奧義疊疊而出蓋未見其詩而雲煙杳靄賓鴻高下如在目前又明年復爲之釋義旣旁引博證而又自言其

意旨之所在如鼎食之家廣收珍異麟脯龍鮓
熊蹯豹孕東海之鱗西海之翼同州之羔松江
之鱸細者至於谿澗之蘊藻野田之蕙蔬無不
羅而致之以薦宗廟娛賓客而又著其海陸之
所自出與其燔炙烹飪之法蓋昔之作者所無
有也余於君年等耳既久廢學多所忽忘兀兀
而居於於而遊殆不知筆硯之所用偶以一卷
自娛未終篇輒志倦體罷潦倒思臥而君才致
溢出光怪橫發如赤手捕蛇不施鞚勒騎生馬
人之才氣相越何其遠也且自東夷發難徵兵

調饗三吳騷動憂時之士北望箕尾之分相對
長嘆而君之愛子方對公車慨然上疏願奮身
以遏暴虜之衝所製戎器蓋五兵所未有蚩尤
以來所不聞退然一書生而國家有急倚之若
金湯海內識與不識莫不想見其調度冀其成
功日夜鯁鯁然而君不以介意方且網羅群籍
搜抉奇句樹千秋之業乃知淝水之役謝氏諸
子將率三軍而太傅吟咏圍碁不輟高致雅量
庶幾似之矣豈滄溟所噓吸三江五湖所輻輳
其地固多奇士哉釋義刻成君欲余題其端余

爲之低徊者數月而不可以懶辭聊爲之序云

香樹集序

婁東李君伊土方習博士之業數過嚠城求其同志者余以爲欲相砥礪以進趣之事嘗與之語則有煙霞泉石之氣出其所爲詩一編曰香樹集而屬余爲之序余讀之終篇清真瀟灑絕無世俗雕績靡麗之詞夫詩言志志之所發咏歌之嗟嘆之而已雖其杼軸於懷也上出層雲下入重淵遠者在九州之外異者在五經之表自朝廟典章及里巷游談閨房晏語莫不覃精

竭慮以取之及其有會於心而出之成文者不過言其志之所在而已至於其得失工拙之不相及則其材爲之譬諸草木彼春而華此冬而榮或瀰漫於山谷照耀雲日或掩映於欄檻斐亾風露則賦性之異受命之不齊也而莫不有天然之致若裁以綺練飾以丹鉛不可同日語矣今伊土之詩已遵作者之途膏其車秣其馬何所不至而余又有以語伊土者夫唐世之爲詩卽其士人進趣之路也人主以爵位收之王公大人先達者以名譽扶掖之猶有窮不遇者

今世之詩何異刺繡於旃裘之國執御於舟居
之鄉安所用之屹屹從事於此得無非計乎夫
封殖草木之根雨露潤之土膏壅之而不揚其
華數年之後發爲菁藻必當有異於前伊土且
降心爲訓詁之業取世資以養其親更十年而
爲詩則其胷中之所藏與耳目之所閱歷者益
多皆可咏歌嗟嘆以益發其詩之光燄如高達
夫五十爲詩名滿天下未爲晚也伊土謂以爲
然否

張公路詩稿序

先君門下之士張公路通古今學好奇計家在
安亭有田數百畝僮僕數十人一旦盡棄去爲
貧人人皆笑之已而徭役繁興里中中人家
或嬰縲紲老死囹圄而公路坐環堵中讀書談
道遨遊四方足跡不至縣庭於是知其先見矣
平居好論兵其於古人勝敗之數必求其所以
然北歷燕趙齊魏之郊常登眺山川形勢問昔
人城郭營陣之處往往悲歌感慨恨不驅馳其
間余少時得公路詩數篇知爲當世奇士是後
數數見之常自謂風塵之際運籌帷幄之中提

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兼之矣公路與學士大夫居則談說經義見少年輒言刀劍矛戟之用人人樂與之處乃其胸中之奇一縱一橫應變不窮則知之者鮮也萬曆甲辰年七十有九忽嘔血數升自分不起命其子士美以遺篇屬余序之君子五七言古詩最工沈鬱悲壯憂深思遠率有感發氣雄萬夫至其悲怨無聊抑揚譏諷令人歛歎太息不能自己今所存者四百餘篇皆非淺中之士雕繪於句字之間者所能與也公路初名凡後更名名由云

唐正叔詩稿序

唐正叔有黼黻之性方結髮時所爲制義已布遠近君眉目娟好氣宇翛然軒軒霞舉無不屬目相人者云法當大貴推其生年月日時亦云與相合後自鄉薦至對大廷當無一人居其先者旣連不得志於有司所與游者猶稱其言謂當驗之今強壯之年已過矣而翹然自負之意不衰然其懽愉慘悴感憤無聊之思有非俳偶訓詁之文所能發舒於是溢而爲詩歌舉以示余夫心之精微出而爲言言有工拙則係於其

材而言其所欲言者則一也唯制義之文則非
言其所欲言而求彷彿於古人之所當言與所
未言者工者不過優孟之似叔敖拙者則捧心
學步而已此真壯夫所不爲而正叔沒溺於其
間數十年雖爲遠近所羨慕而其自負之氣未
能發舒其十一於此也夫詩能窮人今之世雖
目光玉潔快字凌紙不能取魁介以信術者之
言但於此可以自見其黼黻之性而其得失又
不取決於有司之好惡士之不遇固宜託焉以
娛其暮年者也正叔才氣尚王思如涌泉願輟

其俳偶訓詁之力勉承千秋之業旣以自娛又
時時以示余余亦待之以娛老焉於是題其端

時光祿年譜序

光祿少卿時君自編年譜始於生之年終於六
十四凡所歷出處顯晦吉凶憂樂之事皆在其
後又五年而沒則其仲子懋敬舉所見聞而續
之者也君之意蓋以示子孫且世之聞其名而
未得習見其人者於此夷考其行焉懋敬屬余
序之君二十一歲與余同學譜中所謂受業徐
博士先生者也後五十年間趣舍異路不復朝

夕相追逐然其立身行道之大略無不聞者君直方爲質剛簡爲用有言必由其衷有爲必要其終凡歷四縣有五日而去任者其民亦至今思之入爲御史時神考終歲不一見羣臣辨論互起無所可否故在廷爭言事多取宮禁不必然之疑及彈劾大臣以爲直節而君務肅紀綱折姦慝之萌芽內不顧室家之私外不養賓客之譽苞苴竿牘不至其門其附下罔上以訐爲直無一言焉其受百里之命則昔人所謂悃悃無華爲耳目諫議之官則憂國奉公義形於

色昔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求之末世誠難其人也此譜之所不能載余故表而出之然自通籍以來四十餘年其涖官服政之日不過六載耳倘此數十年間常在禁闈之前或領方面之任其所建立必有國史記之游談之士傳誦之豈待筆而藏之於殘編敗篋中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十目錄

序 凡十首

賀少保王公以 青宮禮成 遣使宣諭

序

蒲圻令宜君歸省序

賀訓導明先生序

送王尚寶遜之入朝序

送胡明府調繁長洲序

送柴明府入覲序

送錢詹事還朝序

送申少司馬赴部序

題智嘿行脚卷

題看牡丹圖

三易集卷之十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

序

賀少保王公以青宮禮成遣使宣諭

序代

今天下治安四海晏如東西卽有烽燧之警文武効力隨以底定唯元良未建無以一衆望大臣數以爲言前數歲上嘗召輔臣於毓德宮諭以祖宗家法長幼有序因出兩皇子示之當是時聖意昭然無復可疑者而游談聚議之士竊有並后匹嫡憂會公被召總百

揆置家瓜洲疾驅入朝首以國本爲請疏數十
上以去就爭之且言 皇元子春秋已長尚闕
師傅之教異日無以臨萬幾 上獨召見公而
御札凡七下皆言國本事已而 元子出閣
講讀如公請天下益知 上意所向矣明年公
請告歸會論東宮事者不已 上意益怒以爲
要名市義希後恩愈緩之辛丑之秋一夕 旨
從中下立元子爲 皇太子兼舉冠婚禮封四
子爲王率群臣上 皇太后徽號因 遣官齋
勅諭三輔臣家居者用答疇昔之拳拳也蓋至

是而公之喜可知矣古語有之疏不謀戚遠不
謝近故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方 上意不
可測時宮闈之事曖昧而不可指道路之言紛
紜而不可據諸上書者項領相望且慮成骨肉
疑忌之端事在二三大臣而已然徐之則恐萬
分一或生隱憂浸淫不已坐而須 宗社之大
禍急之則 上固謂已有成命密帖露章異語
法言報聞而已昔漢之史丹唐之李泌輔太子
於危疑之地皆與人主造膝議論委至之言惻
怛之意可以自達於上今 上與密勿大臣數

歲不一見而欲通意於咫尺之書則又難於昔人十百矣唯公忠義之性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前後疏詞精誠溢於言意之表讀之令人歛歔流涕 上亦深知之嘗一日聞公病宮中出五十金命道士修醮奏章於天 上亦自撤膳願留社稷之輔恩眷如此故出閣講讀之日可謂爲國家決嫌疑定猶豫而實由公之忠愛固結於 人主者非一日也今公方宅於無競之鄉田於不耕之野而浮游埃壒之外天下無足關其胸臆者然忠臣去國不忘安危之計以十餘年不決之事一旦大禮告成以詔諭公公惡得無忻忭於中而公之長君新以進士及第第二人亦奉 恩詔諭江南北諸郡歸侍堂上一家之寵榮盛矣於是公之同年與同年之子弟謀有以爲賀而屬余序之

蒲圻令宣君歸省序

世稱木之美者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然其種散布於深山大澤之間者多爲千尋之名材千雲霧蒙霜雪歷寒暑而不變如抱朴子言天陵偃蓋大谷倒生是不一處此所謂受命於地唯松

相獨也惟人亦有受命故相門有相將門有將亦不必出於一國蓋天固命之如場師之藝樹檜實生檜桐實生桐當播種之時固有辨矣吾邑宣氏自宋之南渡居縣東門遂爲甲族自是以來世有顯人其後益大宣德中有至少宗伯者賞延於世而正嘉之間西安府君官不過五品以重德稱於時有二子歷州縣之職子孫鸞翔鳳起頡頏士林人有青紫之望吳中縉紳之後罕及也有別子某從其舅家入雲南爲蒙詔人數世之後遂稱南詔之甲族與吳中之族兩

相聞也而未及序昭穆之次君方入對公車時就吳人之在京師者問宣氏之盛衰顯晦與其松楸存亾士大夫感其孝慈惻怛之意迨丁巳遣人祭其先墓存問宗黨邦人觀禮皆低徊太息有知其南遷之事者猶彷彿追憶其歲月與其世次遠近旣成進士選爲黃安黃安之建縣新其旗幟悍君治之朞年而令譽洋溢調繁蒲圻蒲圻財賦重於他縣君至則綱舉目張百廢具理奏績天官爲楚中最 璽書褒嘉推恩所生逮於伉儷絲綸之詞傳觀隣里象服煌煌光耀

閨闕吳中之族歡欣相賀以告於廟而求余紀其事將以貽之南詔余居京師數與君晤語君高亮絕人言論丰采爲在廷所推重而豈弟易直表裏洞然朝士皆矐之記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同氣之人朝夕相見而憂喜禍福若不相關甚者一苑一枯唯恐其不遠君於六世之宗萬里之外而勤懃懇懇若四肢百骸之不能相忘則雖有慄悍囂囂之俗其有不革心於仁厚之風者哉東門之宣經四百餘年而閭閻無改墓田不蕪君且遺一子歸吳先謀婚姻之親睦自此始矣

賀訓導明先生序

南克明先生分教嘉定之士五年正身率物以古人自期非法不言非禮不動門弟子入其室如在俎豆之間敬慎威儀有典有則使人鄙吝之心自消旣接其高論則經術通明條理疏暢奇詞奧義若取諸寄又如聞大雅之音不知形神之俱釋也邑之薦紳相告以爲先生之材可以經緯庶事量可以陶冶斯人方且儀刑百寮

爲世輕重非久於庠序中而已先是御史奉
敕巡視江南者前後有薦牘今直指某公復甄
拔之其門下士喜其師之有聞於時也相率而
求余言以爲賀夫今之澤宮相望儼然南面以
繹於郡縣文學之臣有可表見者則列其姓名
于朝若接踵也予之先生抱道履信寵辱不
能移其欣戚議論不能亂其是非豈以一言之
譽爲榮光且推薦之詞豈能盡先生之所以自
待與所以訓誨其門下者何以余言爲哉若二

三子之遇先生則可謂幸矣荀卿有言師者人
之大寶也古之知名之士位至將相功烈爛然
而史常記其所師宋胡安定先生之門人散在
四方者人見其威儀進止不問而知爲先生子
弟今諸子周旋席間函丈有年矣雖異日者去
此而都通顯之位然其立身行道之大略素所
夤聞也苟能服膺弗失如侍先生之側則非僻
之言必不出於口淫慝之事必不見於身謨謀
著於當時功効垂於後世使天下指而謂之曰
此南克先生所風勵而成就之者也不亦善乎

若夫進而列六館之班受七品之秩何有於先生哉二三子避席而謝曰旨哉言矣遂書以爲贈

送王尚寶遜之入朝序

辛亥春 上念文肅公之勲烈命官其孫於是遜之拜尚寶司丞之命至甲寅春始趨朝就列余與子柔子魚孟陽輩各賦詩送之而言不盡意乃題數語於其端昔在壬辰文肅公被 召還朝而遜之尊人辰玉尚未第邀余爲讀書談道之業時遜之方在襁褓中珠輝玉耀神明紹

異余甚奇之明年中外多事而 國本未定發言盈廷公日在禁闈最受 恩眷而歲中不得一造膝忠言至計多鬱而不伸退朝後往往呼嗟太息又明年以微疾請告東歸後七年辰玉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國史未幾奉使歸不及展尺寸之用蓋公父子清亮忠正信於百寮四海想望其風采而功效不究於世此志士所爲流涕者也今遜之浴德潔行廩廩自將類其祖父而志意清明通曉萬事使之從容廟堂或投之盤錯之地宜無不可爲者史稱黃瓊之賢爲

漢良相而初立梁冀之世後與五侯同朝度力不能匡正稱疾不起後其孫琬左右正直斥退貪汙乃祖之志畧施行矣夫以遜之之材年力方富身在日月之際上可以備天子顧問下可以參公卿謨謀益習古今學兼資文武之用則文肅公所爲鬱而未布與辰玉之孜孜討論者吾有望於君矣是以爲序

送胡嗣府調繁長洲序

今天下士釋褐爲百里師帥者在東南財賦之區斯亦難矣嘉定地不百里而歲輸幾二十萬

金其土瘠而寡入其俗輕心而善訟故期會簿書析揚之事倍於旁縣令茲土者唯恐其才不足以服其下之心而其望不足以副其上之意侯之蒞任三年於茲下之人悅且懾焉上之人耳且目焉如良醫之治病旣得其陰陽虛實之情已取効於湯液砭石之用乃不少須臾焉使膏肓痼疾復爲平人則又以恩澤淪浹於下聲譽洋溢於上致爲有力者奪之以去是昔之患患在人不知而今之患患在人知之而爭欲得之使侯不得盡究其經綸之畧而吾民不得久

怙其覆幬之恩也於是四境之內士去其翰墨之事民輟其耒耜之勤相與歛歎太息奔走數月求所以止侯之行者不能得則相與懟且訕焉有通人曉之曰天有福德之星所至其下蒙福然常歷二十八舍之間或此或彼或隱或見莫得而強至若山川出雲時雨將降朝而霑灑於東夕而濡沛於西亦造物者之常也且嘉定之民知輸將之告匱案牘之繁興而不知長洲當南北賓客之走集其送迎之勞屢屢牢醴之雜出蓋亦喁喁焉思所以休養之者譬之形羸

於外神耗於內以氣補之以味收之則嘉定是也勞役不時寢興失節調其榮衛適其起居使不至於憊者則長洲之民能無望焉今欲令歲填之星不移躔度而雲漢昭回之後獨爾我私不已惑乎則欲止侯之行者人情也不得而懟且訕者非也時升落落無似荷侯之禮遇甚殷而次兒敏嘉爲童子試取其文置第一有特達之知則父子之間歛歎太息求止侯之行者宜莫先焉今賦詩以見志而怨而不怒蓋以理自遣云爾

送柴明府入覲序

鄭人之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夫子產以禮相其君使大諸侯不能有加於鄭外國之卿大夫賢者莫不交厚吾夫子與之遊如兄弟然而延陵季子有紵衣縞帶之雅則其有譽於當世賢者必斐然成章可傳於後而良史獨取輿人之辭觀其言必都鄙閭井之庸人而其意亦不過在百畝之間與其二三子弟若夫光輔三君歷聘上國自全於晉楚之世者蓋有所不知也豈不以治國之功效四國

知之終不如其國人知之賢卿大夫譽之不若其鄙人言之質而直者柴公治嘉定五年將朝明年正月邑之士大夫與文學子弟不勝攀戀之意莫不乞辭於能言者以爲贈時升鄙人也辱公數加禮而五歲中不過一再見公公語之所以噢咻吾父兄子弟者退而默志之今見車馬行色則亦不勝其攀戀之意若有鬱鬱於中者蓋某有薄田二頃父子戮力其間以給伏臘公徵斂以時期會稀簡無胥卒追呼之擾民間報怨者暮夜芟刈稼穡終歲勤動毀於一夕其

三身集卷十一
禍烈於猛火公禽治之而耕者始食其力焉時
升有子敏嘉敏志諸孫懋儒皆公提携之獲出
於大賢門下則與人之歌實親被之雖澤被四
境名冠百城卿大夫能言之而鄙人沒世不怠
之思不能默默未必國史邑乘不採而存之也
於是賦五言古詩令諸子諸孫各爲七言四韻
今年秋公之長郎薦於鄉茲者將覲其兩尊人
於虎林而後首燕路故詩中屢及之

送錢詹事還朝序

天啟中少詹事錢公屏居虞山之陽謝一切人

事參攷古今學討論 國初王業經始之迹與
謀臣猛將之功烈辨其異同譌謬有從來紀載
之所不及者將以成一代不刊之書數舉以語
余余固欲聞所未聞而遲暮衰憊不得從公卒
業獨耿耿於中未甞忘也時閹人竊國柄恣行
威福在廷之臣惴惴焉如在驚飈駭浪中故公
裹足一室有終焉之志已而 聖人作萬物覩
四海欣欣相告以爲唐虞三代之盛而公受
簡命正位詹事蓋在密勿之地論道考德格君
心以成中興之美故士大夫快公之出也夫國

家上恬下慢朝野晏安者二百餘年於茲矣
祖宗大政名存實亾非可一朝而復然而天下
之安危在邊尤不可不加意者 高皇帝無尺
土爲基再造宇宙萬國攸同四夷稽顙若崩厥
角今聚四方之武勇轉九州之稅斂與一縣之
衆角已十年而不得其要領國初所以收群策
群力定亂略致太平與佐命諸臣智者獻其謀
勇者効其力公之所詳也有可以告今之當事
者乎余不佞有生以來所見聞兵革之事略能
識之長老言庚戌之變本無良將勁兵可以制

勝而 上謂大臣慙怯欲立威以作六軍之氣
故鋒鏑未交而本兵入援先至者一旦誅死當
其時屯兵數十萬心悸膽落朝夕不自保者憂
不在虜而在一人不測之震怒欵貢以來虜患
稀少而頻有四陲征討以及於建州之事其間
被劾坐廢者未必無一割之用或生釁於閭候
疏數之間或取戾於伏謁體貌之異養勇士者
則疑其有他懸軍絕域者則恐其負固故其時
列將數百千形勞神敝朝夕不自保者憂不在
虜而在他處不測之彈章夫金鼓一震志在死

三易集卷十
三
綏雷霆發而不驚虎豹怒而不懾然後可以制敵今以畏禍憂讒之餘力逡巡於麾鉞之下苟以無罪而止假令陳氏在楚張氏在吳王保保在北以中山爲將開平副之如今日之勢其能有濟乎耆德元臣日備顧問可爲 明主盡言否也或謂廣廈細旃非論兵之地則漢之賈誼董仲舒唐之李泌陸贄李絳獨何人哉余思見海內外寧謐以成 聖天子願治之意而喜公之出也故發其狂言以爲贈

送申少司馬赴部序

今少司馬申公自釋褐爲郎佐大司馬調度兵戎之事於今殆四十餘年凡四方山川險易邊防虛實緩急四夷向背離合與諸將勇怯材之有能有不能皆若在掌中古所稱通達國體者蓋見之於公及余游京師數相過從時軍書交馳陳利害者蠡起公上裁答 詔旨下指授諸邊文武大臣戰守方略似有成案於胷中事事皆得要領而不廢賓客晤言之懽適者南北屢失大將天下促促然以爲盪平之期非公不能今 上中興當宁太息思禦侮之臣在廷咸推

公乃拜少司馬之命北上之日余衰老不得在
祖道之列然知公受命以來南出桂林象郡北
自玄菟樂浪日往來於懷也今朝廷之上坐不
安席者蓋在建州建州之衆實不當一縣以天
下之力環而守之十年而無成功者豈不能哉
蓋智者不得盡其謀勇者不得盡其力也夫智
者之謀勇者之力必上之人鼓之舞之而後出
焉昔諸葛孔明深取劉巴之智計嘗曰運籌帷
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
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夫百姓喜勇則以區

區之蜀抗天下十分之八而常若有餘苟爲不
然則以天下之全力而不能得志於小醜蓋武
勇之士率千百人而得一人故其人必有翹然
自負之心方其撫劔西顧謂功名可立致視天
下無難爲者卽其終未必真能辦此而卽此一
時敢往之氣固所以制勝克敵者也當是時激
之可使赴水火沮之則索然喪氣無異於懦夫
然所謂激之者蓋在賞罰之必信所謂沮之者
乃在議論之繁興近者一方有事發言盈廷身
在成敗之外者多設不必然之端冀後之一中

以爲名高介胄之士聞之固已逡巡觀望畏人之多言矣事定之後則身在功罪之外者又以其意與道路悠悠之談橫加臧否叙功之旨復以官位爲差摧堅陷陣之人得與奏牘之未幸矣雖有熊羆之士能使之踴躍於白刃之間乎今 天子明聖英武悼 皇威之不振憤蠻夷之不恭前日覆軍殺將之所以然宜無不知者而公入爲本兵是子初運籌帷幄之中孔明會諸將帥於軍門而調御之也有識者知盪平不遠矣余幸生無事之時自軍興加賦以來股肌

刻骨十室九空茲者將見公之成功以答天下之望吾儕亦得飽食以咏太平之世是以爲贈

題智嘿行脚卷

壬戌之歲比丘智嘿將以元旦航海至普陀禮觀音大士至四明禮阿育王塔觀佛舍利遂由天台靡宕至杭遍訪耆宿庶幾有所遇焉有止之者曰世尊西來密意如日中天坐一室不加間行萬里不加明卽舍利爲如來全身終不以佛智慧分給衆生智嘿心知牟尼寶珠繫在衣中而遠涉鯨鯢之波危經豺虎之窟不已勞乎

余謂之曰夫學道之人猶銷金鑛耳真金生於
砂石之間必淘以清泉鍛以烈焰而後爲閻浮
提至寶是鍊師者雖在異域豈惜躡屩擔簠以
從之哉夫妙圓覺心固人人有之然謂不必於
諸佛而種善根不必於善知識而求印可則嵩
山無達磨之跡曹谿無惠能之處矣昔趙州八
十而行脚不已徧參之後卒無一法可得蓋無
法可得乃得法也非徧參何以知之智嘿行矣
衣中得珠當以照我

題看牡丹圖

護國寺有牡丹一叢每歲發百餘花邑中士大
夫絡繹來游往往賦詩紀之余亦數至焉癸亥
之歲張彥伯美因繪爲圖是歲余以小疾不得
赴不然當更有一蒼顏素髮者婆娑其間矣明
年甲子余與徐汝默輩來觀復賦五言二詩寺
僧解虛出此卷相示夫牡丹始見於高齊之時
而唐宋以來紀其勝事者多在僧寺中象香輿
唐皆是也不獨慈恩吉祥而已豈託根於十方
四民瞻禮之地乃能久耶余所見兩都邸第及
吳中名園多矣或欄檻依然它人入室或頽垣

敗壁有燕麥兔葵之感唯此花在僧寺中邑之
人士若人人自有之故數十年無改觀倘有好
事者欲移置於其家吾知解虛不惜也然一人
有之既不若人人有之者可久則宜封殖於
此歲歲相與爲詩篇繪事傳之幽人勝士亦一
往事也

三易集卷之十終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

遊記

凡九首

前遊西湖記

後遊西湖記

游泰山記

游孔林記

遊盤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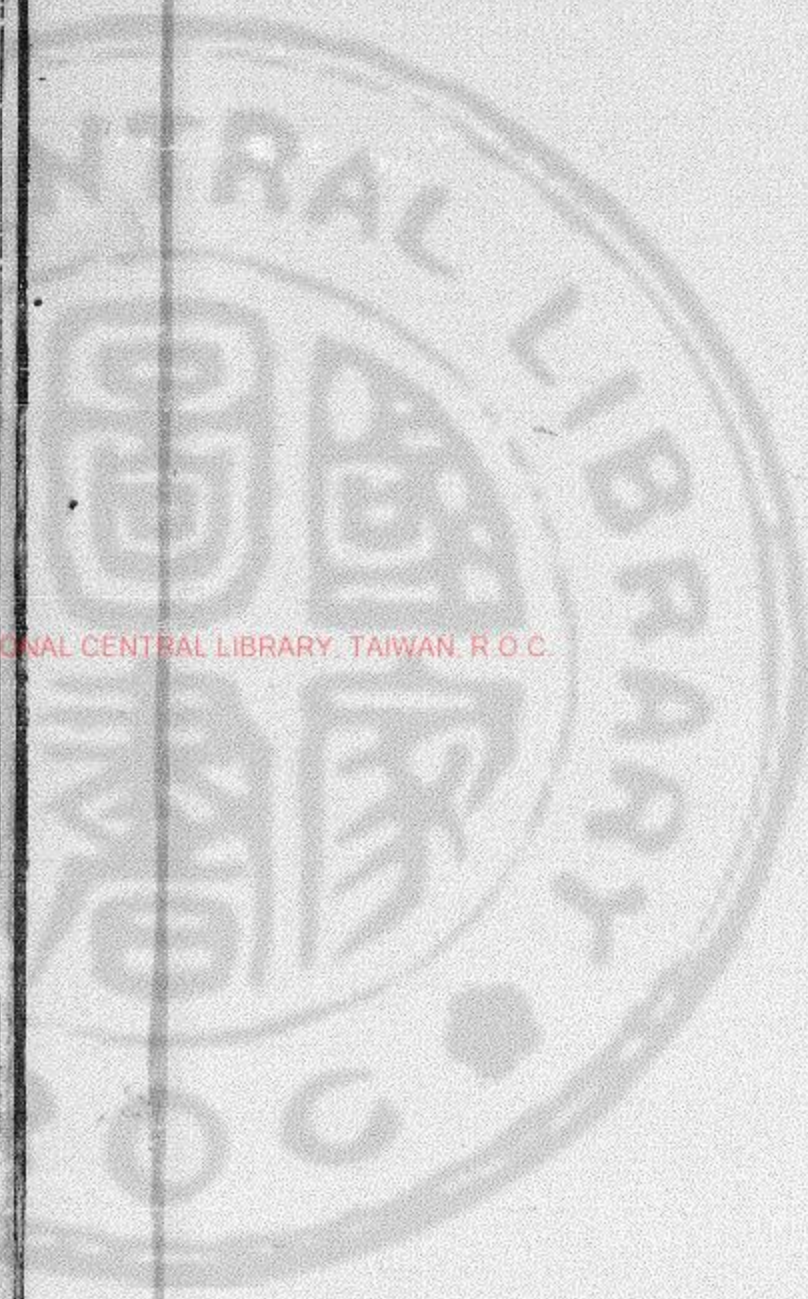
遊湯泉記

遊宜興善權洞記

遊張公洞記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

陽明書



三易集卷之十一
遊玉女潭記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一
遊記

前遊西湖記

萬曆庚寅之夏士孫有浙東漕運之命要余同行五月之望至杭州再明日始至湖上首從大佛寺瞻石像高可四丈志云是秦皇繫舟石後人鑿之蓋謂當時明聖湖與海通故舟至此自酈道元水經皆以爲信然次至新隄隄是中貴人孫隆所築上植梅桃楊柳木樨紫薇山茶玉蘭之屬下皆藜菊土人言春時士女靚粧妖服

與百花爭妍秋月望也亦然兩湖滉漾如夾金鏡皆佳麗之極也將三里以達於望湖亭亭西爲陸宣公祠皆宏爽無比南直湖心亭而西盡孤山之吐以達岳王墓又後數日始歷九里松至飛來峯小憇于靈隱寺窮三天竺而止是時天氣漸熱唯蕩舟湖中可耳行山間則炎風烈日相迫見修竹茂樹欣然思息未能盡泉石之奇也七月之望余歸嘉定而士孫遣促余以八月之望觀濤浙江戊寅余登舟矣孫履正程孟陽畱飲於城南張氏之林會暮不及發而士孫

信至苦要履正履正尚未有行意也余憇憇之明日遂戒行李來從余余大喜過太倉畱弁州公西園兩日至吳門遲趙就之一日就之亦士孫所要也凡九日而至杭明日將至六和塔候潮而土人言潮不至久矣余四人策馬出清波門從湖南至淨慈寺寺幽絕而壯麗甲於一方左有迴廊塑五百阿羅漢後一堂高其吐可數丈北面以瞰湖湖北山數重蒼翠之色以遠近爲濃淡望兩隄隱隱行人出沒綠樹間遊船各選勝而泊呼酒小飲復上馬西行路在兩山間

夾道嘉樹離列下多_廿花或如鷄冠或如翠羽而銀杏將熟纍纍黃金丸垂牆壁間行數里不遇一人其林木蒼翳疑爲猿狖鼯鼠之都而跬步人境壺觴易致遊者可數至焉至能仁寺探石屋屋中可列五六席左有石牀勞者可得甘寢右有石屏蔽一竇所謂蝙蝠洞也幽邃不可瞰石壁多鑿佛像記云晉天福中所爲非楊璉真伽之跡也余意欲至煙霞洞而從者有難色遂由舊徑至六橋及於龍王堂而飲焉堂亦近歲所創堂背爲平臺下植蓮花遍數十畝湖中

登臨之美宜以此堂爲第一徘徊久之乃至岳王墓拜其像觀兩廡畫壁相與追論其功烈墓前長松干雲撫之不忍去日將昃乃歸履正於馬上謂余曰明當襍被而出耳余亦怪此邦之人辰出酉入如爲市然吾輩何爲効之又明日庚申余四人復出湧金門將盡湖北之諸山是時新雨山泉交道來激馬蹄縈紆百態殊可喜首至飛來峯峯鼎足下覆而中空大於石屋憶初夏入之上有乳滴滴不休下爲泥淖余性畏濕不能久留童子言_下隙中有白蝙蝠棲樹枝

其首倒垂蓋博物志所稱仙鼠倒垂以腦重也
云服之者仙余先爲三君言之士孫命以弓矢
自隨將取之是日竟不見也豈真神物耶出峯
之南行桑場中以至下天竺經三生石呼酒於
寺前之石橋橋下泉聲淙淙然中有鳧數頭以
果核投水中輒沂流而啜之是日天色多陰竹
樹交道翠煙霏霏漠漠相爲掩映先命從人爲
具於上天竺而徐徐以行至則寺僧候于門矣
寺之宏麗與靈隱等前有流泉相與壅以流觴
是山竹木葱蒨秀色挹人余與履正語寺僧當

借方丈一夕矣已而病鳥交于林就僧舍飲罷
士孫與就之疾上馬歸余二人步出山門相語
以茲遊之勝在靈隱東則爲九里松松之仰而
詰屈者如蒼虬之將拏俯而偃蹇者如玄熊之
將攫亭亭而立者如直臣之在朝憔悴枯槁者
如賢士之放逐而不失其度其西則在流泉緩
而淺者映石如蒙冰綃狹者如曳匹練嚙石而
怒以入于坎者如散百斛之珠璣其在篁竹間
蕭蕭溲溲然如奏雅樂轟轟然如壯士之將鬪
嗚嗚然如孤臣寡婦之悲聲是夜聞舍後泉響

竹聲至且不絕皆會人意時與履正期登北峰之巔至明朝食罷出寺門四顧峯巒樹木之美念吾里丘子成張公路程孟陽皆與余同好而無世事羈紲可以共此遊而不得偕未半里士孫遣馬至矣至靈隱舍馬而尋北峯之路與樵夫雜行行三里許則湖南北諸山已在下而南峯猶與相抗不相下覺小頓解衣憩樹下有從峯巔來者云山中時有虎往來但不久住余略無怖意復自力而上上爲華光廟廟半圯有僧徒五六人問所以爲生云汲道可半里有泉在

焉米自山吐來一石得七斗東南望則雲氣勃鬱江海一色諸山僅露其尖如人面之著子耳下視城郭數十萬家皆在樹影中北面皆平疇禾稻青黃相錯三面諸山益偃僂不相敵矣唯五雲若相抗者既不携糗糒而僧舍粗糲不可食遂尋故道而下一步一回頭至山腰聞寺中鐘聲俄聞奚奴呼同伴聲甚遽既至則傳張將軍國華以是日招余兩人也初欲登保叔塔以主人方需客不果入城則將軍使者在門矣士孫已先去就之遲余二人於是復同策馬至柳

既入席放舟循湖南遇佳處輒一停泊而張
軍欲以歌者侑觴士孫阻之就之履正意皆
恨終日不樂二君俱善弓馬士孫欲於金沙
騎射二人亦不慙慙也余兩知之而不言唯
於登陟坐中有范某能仰觀余問以經緯順
之義并及遁甲所以然皆纏纏可聽不能暢
耳會暮黑雲黯黯上下慘澹一色湖面蒼煙
谷不知天地四方之所如余更大快以爲未
凡也乃呼巨觥自勸因念夏中嘗于湖中遇
凡諸峰倏顯倏晦湖波與雲氣相接今又見
霧瀾漫之色皆與平日所見不同若明月在
積雪在地必有奇觀蓋遊必歷晦冥寒暑而
盍山水之變艤舟湧金門則闌闔燈火煒煒
語相接非復湖中若洪濛混沌時矣

後遊西湖記

自登北峯望五雲之崔嵬常願一至焉獨無
事者與偕九月癸亥張仲立伯含自崑山來
余邀與同遊是日先登吳山山木奇絕夾道
樸六七章其根皆抱石外無一杯土相壅其
幾百尺或中空如鏤而秀色可愛上爲玉虎

三易身卷十一
六
宮右爲野鶴亭仙人丁野鶴之蛻在焉巖巒洞
壁玲瓏窈窕處處如雲錦望浙江海門諸山歷
歷在滉漭之間伯含問十廟之勝余謂奇麗必
稱茲庵前江後湖一覽可得則城隍神祠於是
至祠後倚石闌瞰湖中時流雲迸裂西日耀輝
小舟星布波間日將晡遂出湧金門登舟至昭
慶寺就二君宿明旦從新隄歷六橋不盡而西
折首過法相寺禮崇慧禪師禪師生唐同光中
涅槃在錢王時身不存一縷長耳覆肩兩手仰
而置於膝自胷以上充然腹微緊縮堅於金石

瞻仰久之乃至高麗寺志云宋時高麗進金書
藏經命置於此今猶有存者其寺前後盡流泉
夾道爲方池殿中藏經轉輪甚麗下樞亦在小
沼中蓋寺址故不崇又引諸泉以自繞也有理
宗書易菴二字刻石上過是尋五雲道道南北
皆高山多長松修竹經九谿十八澗流泉與人
錯行時左時右山坡怪石起伏萬狀蒼翠之色
自來逼人水樂洞口半爲淤泥所阻微聞汨汨
聲前望峯嶺圍匝疑不通行旣至復左右折以
去如是二十里以達于五雲之左趾亂流而渡

路歆丕難上時臨峻阪慄慄心悸行三四里命
從者先行具蔬食於僧舍小憩篁竹間望浙江
東入大海西屢折以至富春自是益高則見江
之態頻變又三四里望先行者在嶺上如行雲
際凡十餘里而至寺山左右五峯並列如雲故
名山中頗有美竹僧舍四面面牆絕無所見從
山南而下諸山蔽地驟視之以爲平疇乃知茲
山之爲高於是循江而東波濤幾欲嚙人足問
居人知無潮之爲信至六和塔復舍輿而登碑
記皆言江流慄悍破壞廬舍不可禦故爲此塔

以道之不圖今日乃爲安流也塔下有石刻玄
武像御風而行旗旛衣袂飄舉運筆極有勢高
宗勅書會寫金剛經皆在余以塔之勝在江海
所見不能過五雲又脚力甚罷遂不窮其巔而
止問道向虎跑泉寺甚荒落而極有幽致路旁
雜樹蒙茸丹黃相間人策策行落葉中俯視泉
泉鬻然有聲汲而飲之殊清冽絕不凝滯比之
惠山微不甘讀東坡詩徘徊久之復從六橋以
至新隄時盡日在山中見夕陽在山翠彩浮動
湖波無風湛然澄碧更作一觀也余居杭州凡

三易集卷二
百目矣意未嘗不在山水間所見人不可勝計
其中豈無好奇之士可與遊者而余所與偕皆
吾鄉之所習者也蓋人情固樂于見其所習耳
杭州諸山其清美幽邃處甚多而遊者所至常
在六橋三天竺之間鮮有深入者蓋人情固難
於求其所不習耳自今以往余與諸山漸習則
躡蹻擔簦與山僧同飯樵夫雜行必有日矣

遊泰山記

辛卯之夏余將適京師泊舟濟寧者兩月有登
泰山之興五月六日攜一僮自隨明日過汶水

白日方午沙明水淨閃閃作黃金色平生未嘗
有此觀也渡此水者多矣莫有言及之者豈他
日不盡爾乎馬首所向數問奚奴庶幾望見所
謂天門者三十里許猶未見蓋羣山蔽之也夕
宿山趾明晨以肩輿登山入一天門禮斗母過
高老橋至水簾洞前爲迴馬嶺言騎至此不能
容足也更前過黃峴有路曰快活三言游者可
以安行而延眺也從二天門觀秦松殆百年物
耳非五大夫也路旁有處士松固爲勝之不知
處士爲誰經白雲洞而西爲十八盤若階而升

三身集卷二
天時臨絕壁俯視心動余舍輿而步者過半前行者當後人之頂上後行者在前人之踵下惴惴不暇四顧盡級爲三天門而碧霞元君之宮在焉方徘徊平麓拈顧龜蒙汶泗時諸山皆雲陰所翳獨徂徠受日光林木可辨黃河去岱二百里縈紆環帶若在足下齊魯之郊溝塍曲直遠近分明但無一人車馬往來者蓋目力不及耳因念吳門一匹練何以見之儒者不言天眼天耳之說若謂聖賢獨厚稟於天則強弱修短未有異於人何視遠獨異也宮之前一人跣

足被髮熟睡砂礫中就而問之中州人姓楊雲遊四方曾坐厚載門下三年與中人多相識施以百錢強而後受云吾無用此爲人以錢投吾臥處尚在塵土中未有料理就而視之信然以松花一囊授余且云此山所收香味非他山比也晨見其意氣翕赫出入人皆避路夕有鞋出卽其人也以是知幽人高士視世間無足把玩于此待盡耳山之絕頂有玉皇殿繞殿四望極茫茫而止乃至日觀觀旁有石上可一席下如錐形又臨絕澗之側一人趺坐其上蓋二年矣

余從北崖揖之其人起而就余余問身居險處
何得無戒心答云吾心不離此石故不知恐怖
語皆洒然既夕宿于舍人者將以鷄鳴觀日出
是早雲霧不開不得見已而見日則出地上矣
千里之內白雲布濩平野諸山如冒絮峯巒時
見時隱如青螺汎汎波濤中辰巳之間俯視山
下雷雨交作電掣如金蛇仰觀頭上則微雲亭
亭若下土之晴日焉茲山以峰名者迨二十餘
巖洞崖嶺不可勝數固非遊者信宿之所能遍
然余以爲肆目雲霄之上縱不能知天地之方
圓亦欲觀日月之出沒風雨之卷舒與夫朝暮
之變態且萬一遇異人故所過不一一詳記聊
志其大都如此

遊孔林記

余讀太史公書言浮江淮涉汶泗講業齊魯之
都觀仲尼廟堂蓋寤寐想見其處既登泰山之
三日因與馮李俞君雯爲闕里之遊明日過洙
泗天新雨車馬跡交道彷彿轍環時事入謁大
成殿仰瞻聖像所謂顙如堯項如臯陶背似子
產皆不可見記稱孔子貌如蒙俱今像多髯而

三身集卷一
三
衰冕塑工蓋無所考也手植檜在廷中有鐵銀
錙繫之枝幹皆盡而膏液內潤人云 高皇帝
生之年曾生 世宗生之年復發二枝亦甚異
矣自漢以來碑碣列櫺星門下其文皆志所載
也其碑石制度皆極精巧非俗工意慮所及乃
知古人不獨于罇彝鐘鼎間置意而已出北城
檜栢夾道可三里至墓門伏謁饗殿殿後見子
貢所植楷木槁矣而卓然有雲霄之姿少北而
西夫子之墓也伯魚居左子思當其前居人云
是爲抱孫塋余不習形家言亦不知其於禮合

否夫葬伯魚者聖人之葬人也豈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乎葬夫子者人之葬聖人也然七十子
之徒必相與謀之審矣豈其地果山川之靈秀
可以妥聖賢之魂魄乎墓之旁林木蒼密方四
十里無虎石復樵蘇者非數十人爲伴不敢入
余低徊久之出門日欲暮見一狼立橋上四顧
矣嗟乎平生欲至之處得一寓目焉豈非幸與
然其地寧無先生長者可以問先聖之遺風考
傳記之所不載而未之見也卽其車服禮器猶
有存者否亦無從詢之徒悵望於蒼煙宿莽之

聞而已顏子晒卷在城中其地有井周公廟在孔林東一里魯靈光殿亦在城中云周公廟是其故址非也

遊盤山記

萬曆癸巳余客於太原公邸中日與辰玉讀古人書如三日新婦足不出戶殘暑既退風日清朗思一登眺以紓其凝滯意在盤山辰玉適有幽憂之疾謂余言爲然乃以重陽前三日集車馬戒僮僕出海岱門過通州周覽形勝以驗水田之可行否塞外之水

泉亦縱橫草莽間若疏其溝洫何必不宜稻獨患早霜耳未審江南早稻六七月熟者可播種於此否恨無好事者爲國家嘗試數頃如成非小補也相與東西指顧爲之太息九日至廣濟寺寺在山麓其東有一頻婆果樹大可合抱居人云此樹歲可得錢二十千江南橘柚五十樹不能及也隱者結廬其下可以卒歲矣勿有古松盤屈蒼鬱昔人題于石曰蒼龍方爲僧人所伐可惜也從此而北以西道旁皆小栗酸棗行人擷而食之不盡有亭曰環翠其前羣翠拱立

九華峰在焉又上爲上方臺紆青疊碧獨占此山之勝自此益峻則所謂閻王鼻矣旣在絕壁凸處復臨千丈之壑石角僅容趾捫石而度爲之心悸自悔以身試險無謂也再上禮舍利塔至無梁殿殿有僧跪誦大藏經期三年乃遍人謂之豆兒師言禮佛名曾盡豆十石也是夕宿於僧舍望長城蜿蜒如白龍下有毳幕疏密離合如棊布然此皆降夷充戍者也明旦至法藏寺稍下至天城寺望見李靖舞劍臺而不及至東西各有甘澗李愿歸盤谷在此地也又五六

里有仙師臺巖壑奇秀頗類太山其色紺綠而潤是時秋暮崖間樹色絢爛如鷄冠如翠羽如蒸栗吳羅越錦不足爲麗也塞外諸山若在几下山僧亦不能名然長松離列一一可辨其中必多麋鹿狐兔可以射獵而中國嚴禁不許闌出虜中亦無敢至者北望喜峰問戍卒以宜皇帝破虜之處亦能指點其地不知信否耳是夕歸宿廣濟寺蓋留山中三日矣

遊湯泉記

自盤山四十里至石門又二十里至湯泉泉在

官舍中有堂曰九新堂之前甃石爲方池水在地上可三尺在地中可十尺東西三丈南北二丈平立而凭石闌可激可濯清澈若空熱如初沸東注別室有銅龍噴泉入浴池池熱不可入其旁有寒泉可汲以適浴者之溫涼聞天下溫泉下皆硫黃灼石故多有硫臭此獨不然蓋丹砂也抱關老卒言鑿池時石工鞞鞞而登猶患薰炙不能久立然相去不五步而寒冽自如則其熱者所自出不遠矣何無好事者窮其源以發千古之闕將勢有所不能耶或有說也壁間

有正德間宮人詩讀之悽然余與同遊數人浴罷皆得甘寢明問老卒言堂室池沼皆少保戚公繼光所構也公善撫士士皆飽煖而嬉但恐驕惰不可用故好興工役因石于山因木於林刀鋸錐鑿各因于士卒不獨功成而不費且一墩一堡必當要害後人不能易又置旗以當烽燧旗若何狀則知虜在何處數百里內一食頃無不遍者然虜畏少保麾下南兵不敢大入少保偶失禮於要人爲所劾去去九年而後卒若令此九年者爲地方綢繆牖戶計不獨一鎮如

是其法當通行于九邊矣余素聞其事辰玉尤
詳其人相顧憤然不答而罷

遊宜興善權洞記

乙未夏四月下弦余在嘉定辰玉走急足來言
明日將有事宜興因遊諸山願同行薄暮登舟
平明至太倉與辰玉偕是夕宿於閶門明日至
潁墅又明日辰玉與客俱入無錫城余獨至惠
山下時寺方燬于火瓦礫滿前然古木藂陰沉
沉四合長松離立恐冬藤覆頽垣上花氣出百
步外信可樂也是日東南風利大船揚帆西去

如奔雲度已十五里余所乘舴艋挂一席施三
艣船頭濺沫落艙中雖馳明駝驟快馬不能過
也蓋三十餘里而及前舳暮至毘陵毘陵以南
村塢林木便覺窈然藤蘿成幄亞以野芳茅茨
落落淥波漣漪實有浮家泛宅終焉之想廿七
日至宜興城下泊東九問善卷洞所途覓一小
舟爲導自西九去皆平湖南岸山巒邈不絕蒼
煙白波令人心神曠然將至國山舟人指孫皓
封禪碑隱隱嶺上其文漫漶不可讀乃去土人
計里皆以九凡六九而至焉道傍松檜參列行

可二里而至龍巖寺寺創於蕭齊志云祝英臺
故宅也中爲釋迦文殿殿三柱有雷篆文一曰
詩米漢謝鈞之記一曰詩米漢一曰謝鈞記皆
倒書蓋雷部鬼神名也過客多摹去以已瘡周
文襄公嘗試刻去之文隨深入乃已今謝鈞記
成窪者是也殿礎有刻字云唐大中十年七月
其制度比之建業臨安諸寺中中耳寺右出數
十步爲小洞形如半規下瀦潭水其色黝然投
之石聲殷殷然記稱唐司空李贛親見白龍起
此地也上爲崩崖勢欲墮壞藂木交蔭蒼蘚被

之旁有大石如砥就馭小飲復右折至上洞洞
門豁舒高張如人口之腭唇有石乳齒齒斷斷
奇詭百態左爲蹲象上有大士趺坐右爲狻猊
若來攫人卽其開明處可容數千人過此乃燃
炬而入有石柱中踞循而左若左个循而右若
右个益入若室更上更下若重樓複道四顧石
益奇有若牀者有若丹竈者有若鹽米之堆者
而崖間出一手五指瑩然玉雪尤異其不可名
狀者猶十之七八也出而右折尋下洞洞在絕
壑當上洞之下將至聞水聲淙淙入林薄間乃

歷仄徑擇石而履之亂流以行石態與上洞相亞而遊者不必爇燭初入如薄暮中間如昏時其盡處如人定後有石方廣而磷磷若可稼者曰仙人田有池泓然其上垂乳如杵者曰仙人碓泉滙爲潭不辨深淺意可泳游而入呼舟人解衣涉之照以燎火見石壁粘水度不可渡乃已時久坐洞中呼酒相勞武君歌仙呂之曲周君和之音動谷中遙振林木張君伯新以前洞未了了復以炬入焉余與辰玉從之喧囂旣絕則境益奇俛仰之間若與前異至暮乃登舟志言周幽王之二十四年洞忽自開或云洞名卽堯時之善卷也蓋秦時始建陽羨縣及西漢之末無一事見紀至東漢乃時見於風土記而至晉乃有周季侯志可攷宜其故事寂寥無徵也而吾鄉都太僕王大司寇俱惜其不列於洞天福地彼如寥廓之士其中侗儻多奇足以自喜豈待人唇舌之間哉

遊張公洞記

善卷洞在西南五十餘里張公洞在東南五十餘里相去三十餘里以輕騎度嶺宜可達而飲

三身集卷之二
食臥具不能從也於是復從城下放舟東九湖山之觀彷彿善權道中松林有數里不絕者水從西來將赴太湖蓋順流四九至蜀山蜀山以南諸溪之水方北下與荆溪會又逆流二九而至湖沒其間廬舍相比竹樹交蔭慨然念杜牧之蘇和仲之遺蹟猶有存者否時日已在平地有指大榆下者云石壁可觀蓋高廣可二三丈修篁雜樹掩映之若圍棋散帙置枕簟其下亦足以忘暑也出而西望黑雲霏霏於桑榆之間意旦日且雨晨起靈霧霏霏疎雨繼至躊躇涯

上北舍有許氏者吳中諸公來常主之因過其家家有畜鹿是日方解角無何雨止驢馬亦至比就道則遠山時見日光矣行五六里至洞靈觀卽張公洞之麓也洞口陰風慄慄襲人時諸君多着半臂羸滕履屨爲攀躋之計至是寒甚急索酒自慰乃列炬火而下石磴傾仄且滑人自視足趾不得四顧獨見右足下有洞邃然疑可入而前行者已就平處促後人矣旣駐足則四面之石蜿蜒天矯蹲踞起伏俯仰變態眩目動心忽發大叫振撼滿谷分炬以行各有所得

呼以相告舍去復來曲房窈窕牀几宛然疑爲
高人羽士之精廬蹇出避客仰視或窅然而上
隙傍睨或窅然而下陷蓋終古未嘗受爇火之
光又恐爲山魃木魅之所依毒龍老蛟之所窟
宅也周行可二里所望見大石中峙旁露微明
更數十步則不待燭炬而洞之奇畢陳矣蓋石
乳初垂若朝露之未晞時一沾衣久之如秋霜
春雪之初集以指拂之欲凝欲消不知幾歷歲
而成質則紺青縹碧雜出殷紅多類浮屠之官
莊巖涌壁波縈浪感龍象出焉或如黃鍾大鑪

列在東序或如侏儒婦女逡巡欲前至是皆躡
磴而上矣迨至平臺乃可平步爲之徘徊四眺
則高下異觀俄有蒼煙起於壁間氤氳繚繞漸
至足下洞口鳥鳴與空谷相應因呼酒相屬而
問許氏初入洞時石磴之右可下與否彼言五
六年前有一黃冠獨携蒲團於此化去其屍經
久不變有童子以火燭之燎其須眉近有人遷
去亦不詳所在也嗟夫士之闇然自得於岩穴
之間者可勝道哉

從張公洞至玉女潭可五六里多在松杉篁竹
間行者不厭既至雕甍畫棟曲房玲瓏蓋史氏
之別業也客乃解鞍曝衣履憇於瓊玉軒軒前
有古檉樹一本而中裂鬱盤蒙羃驕蹇相恃復
有一木寄生其中綢繆若一枝枝垂根鬚鬣毳
毳不知何名也世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瓊
樹者指此夫獨孤吟眺此下則有矣至於詩意
或謂山中人耳飯已北上折而西路旁有二竇
如人之兩睛更上至玉女潭娟娟石壁之下色
如翠羽世所無有也實之於勺澄澈若空從石

梁投以磚礫漚泡不起蓋其深不可測伏流而
南出於厓石之間則色如春葱者潭之水與它
泉合而成也茲山之石時伏時起諸泉或停或
流或迂或迅而臺榭樓閣各得地焉今主人亦
不時至落葉被徑藤蔓鈎衣禽鳥希革之毛狼
藉蔽地而長廊複壁多爲伏翼所有矣土人言
史錦衣出米二千石闢天窟洞去此二里所於
是騎而西南行則有樓數十楹前臨洞口相與
平步而入中有天井可列十席巖崖所覆方廣
如堂穴受日光透明可坐其南則有若深巷者

燭至而入逶迤曲折凡數百步石之參差互異
大抵在善權張公之間而自然上敞旁通無錘
鑿刻劊之迹乃知宜興諸山大抵皆然若有力
者盡疏之必可往來通行也既欲盡茲山之勝
則僧所指點徒步從之緣徑絕林回互下上足
力小罷因坐而騁目焉蓋洞以十數而所謂棋
盤洞者不知於志何稱也在兩峽間縱可三十
餘步橫可十一有流泉中界之上見三光而烈
日淒風不至凡洞爲重陰所棲當盛夏必見呼
吸之氣如冬時茲獨不然可以久坐浮觴於澗

引以自酌意甚樂之欲且小酣而客多引去余
亦不能留僧云澗中沙有黃金掬而控之赤星
爛然余謂果金也宜有淘者人言此地產銅故
有銅官豈其遺種耶臨龍湫將度而舟沈水中
不可出蓋湫三面石壁下插水一竇可以用舸
過此當益奇然不能也乃至君陽洞洞類龍湫
而絕壁下緣厓可行僧言有龍居之昔爲人所
驚水立涌起有童子狡獪連下大石以去時去
舟七八里方就道雷電交作比及舟風雨驟至
林竹盡仆合抱之木搖撼欲拂地客相謂曰豈

三易集卷之二
君陽之龍怒乎余觀唐以來稱陽羨多嘉山水
然今之幽絕者古人鮮見也邇來避地者多集
於此以丘壑自娛山川之閔將益出後之視今
其猶今之視昔耶

三易集卷之十一

終

三易集卷之十二目錄

記 凡十五首

菩提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白鶴南翔寺新建禪堂記

資善堂記

重建廣福普慧禪寺記

東城關公廟記

何氏重修報親祠記

永折漕糧碑記

韓侯去思碑記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OC

三易集卷之三
胡侯惠政記

重築沙湖隄記

安福橋記

福持堂記

寶善堂記

錦虹樓記

燕超閣記

三易集卷之十二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二

記

菩提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嘉定之西南二十里曰安亭東至海西至湖各百五十里蓋居淞江之中道而臨平橋李之水滙焉其南曰青龍者孫仲謀于此造青龍艦以破曹氏者也其北有菩提寺記云建于赤烏二
年六朝以來屢興屢廢矣當宋之季有僧慧才受法於妙悟大師頓錫于此重建招提三百年來門廡庖腐雖湮沒殆盡而大雄寶殿巋然獨

存至萬曆二十年一夕崩圮世尊諸菩薩之像
上虞暴露下辱泥塗居人爲之彷徨太息以爲
千年勝地至是無再興之望已而武林比丘海
月過而見之感極悲深涕泣如雨遂發弘願誓
復勝緣乃鑄鐵銀鐺重百餘斤自鑲其項而投
鑰于深井曰所不能莊嚴如來以復舊觀者從
此畢命矣蹣跚而出蹶躄而行三歲之間暑灸
烈日寒履堅冰道路見之或以慈憫讚嘆或以
歡喜踴躍於是施財者雨集趨事者雲臻蓋五
年而殿成焉凡高八十尺深廣皆二百尺臺之
方廣九十尺陛七級各加於舊以鐵爲戶樞以
珉爲礎礮期於永永俾無壞方塑佛像像成當
次第經營門廡庖廡之類而以殿成之本末求
余文以記之

白鶴南翔寺新建禪堂記

白鶴南翔寺勑于梁天監中自唐至宋盛衰不
一至萬曆之初歙人任良祐貲不滿五千而以
其十之六重修大雄寶殿金碧炫熿爲一方之
勝觀獨未有禪堂使南北雲遊之至於斯者無
所托處焉歲丁巳比丘性忍與其徒智誠海澄

出衣鉢之餘以興事乃募四方檀越銖銖而累
之身執畚鍤之役爲堂五間東西廡各七間至
己未之秋土木就緒求余文以志其本末夫比
丘之道浮盃萬里托鉢千家混迹市廛則恐累
麒麟之行栖身林麓則虞投虎豹之穴於是假
息招提隨行梵唄夕共苾芻之戒席朝分麻麥
之餘食爲法分勞寧辭腰下之石片言契合或
解髻中之珠道俗瞻仰威儀天人必加讚嘆乃
有言者曰枳棘多刺薰蕕易移王法有舍人無
驗之條聖門有無友不如之戒凡茲淨衆倘混

匪人始類敗羣之羊道侶遭其躑躅終爲當戶
之犬行人惡其喋嗥旣亂清規仍貽後患諸佛
弟子得無念此乎余謂之曰五都之市寧免容
姦千室之鄉豈封比屋倘因噎廢食以瑕捐瑜
世必笑之矧佛慈廣大同體衆生真性圓通曷
分人我倘六時之內造膝參禪三寶之前低頭
作禮則聖凡之雜至皆師友之良緣披沙而得
金固欣逢於此鑛用石以攻玉奚致憾于他山
中絕愛憎外捐違順則建此堂者何異給孤之
園居此堂者寔爲成佛之路性忍與其徒寔成

希有勝事矣何慮乎若夫親近而憍慢不生遠
離而嗔恨不作是在普覺之諮請如來之告詔
當與十方往還之衆共勗之者不必重論矣是
爲之記

資善寺記代

昔在元延祐六年妙明圓悟普濟佛心大禪師
建資福壽寧寺于邑治之東南隅廉訪呂伯琦
爲之記曰畫棟雕甍全彰寶相青松翠竹咸昇
真如集賢學士趙孟頫亦云六牕自虛纖塵不
到則弘麗清曠之觀蓋可彷彿而見也已而代

異時移鞠爲草莽幽人勝士求識其遺址者徒
想望於寒煙落照之間而已僧道林欲依勝境
重構精廬徘徊瞻眺莫適卓錫之處萬曆辛卯
有鬻地者崇岡帶其左清流抱其右睥睨瞻映
於前平林離列于後乃罄衣鉢而市之剪其荆
榛除其瓦礫就結茅茨於是殷職方爲撰疏募
緣檀施雲集棟宇日新越數載而成後爲殿五
間以奉釋迦文佛及二大菩薩太原王公署其
前楹曰清涼法界中爲殿五間以奉地藏菩薩
窀有十王侍焉繚以百堵闢以重門雖規制之

三身集卷之四
四
鉅工力之富不能如昔而廊廡寮舍通明周匝
庶幾具體矣工竣韓侯新其額曰資善某不佞
前而請曰世尊發慈悲心來婆娑界爲衆生轉
大法輪開六度門證兩足果然以修慧教而上
根時復趲起以修福教而下根或能踴躍豈非
福田利益足以發瞽震聾乎易福以善于義何
居侯應之曰夫悟圓通之諦則福罪皆空迷解
脫之門則善惡並礙教有偏圓義無深淺願觀
水者先源而後其委栽木者先本而後其華蓋
善者福之因福者善之果是故竺乾之教大則

供養恒沙之佛小則戲爲聚塔之童皆云種諸
善根及其獲福也初從有漏漸入無餘如炊而
得食如鑿而得泉不待智者方深信受至於震
旦報施昭昭目耳豈惟善淫之應天道無私寧
亦賞罰之懸王法不爽故口稱仁義之言體備
恭儉之德矜百行之矩矱采六藝之英華此士
之善也修其孝弟忠信去其嫉妬吝貪恒先公
而後私毋拂物以從己此庶人之善也是必進
有爵祿之榮退有人倫之譽身臻耆壽慶流子
孫豈非不唐捐之福乎若謂口誦蓮花身雖服

三身集卷之三
五
讒蒐慝而不害朝繙貝葉夕雖方命犯奸而無妨是必生爲僂民歿墮惡道何福之可冀哉彼蚩蚩者業無從挽其狂瀾獨令知所爲福者在此不在彼庶不求福於福而求福于善有禪于世教非小小也是則余所以易名之意耳不佞懽然再拜曰止矣侯之善導衆生也言約而博義顯而切其呼寐者覺也其指迷者途也用述其語令道林勒諸石以示永永

重建廣福普慧禪寺記

嘉定東南二十里有鎮曰廣福蓋千室之聚多

富人大家其地有廣福普慧禪寺因以爲名寺建于勝國天曆元年長老傳其中有萬佛閣九品觀相好莊嚴棟宇宏麗與圓通皇慶畱光相亞已而牆屋傾頽僧徒散去向之獅蹲象踞經行唄咏之處入於闐闐中久矣慶曆間有比丘法永者生十二而出家十八而從其師智峻居南岳十年已而遍歷四方至嘉定簡修多羅藏於白鶴南翔寺後峻公駐錫五臺爲福王所供養而永公暫至廣福之曹王廟中垣壁不完中無坐臥處意且歸老南岳此中好善者挽而

留之於是謀復廣福普慧寺之舊因買地築室
方欲大興法事丙辰之歲一病示寂其徒性遜
感衆緣之方結悲師志之未酬經營十載不息
益勤癸甲之間克成勝事山門列二金剛正殿
供釋迦文佛師利普賢後供地藏東爲城隍之
神藉其威靈以福善禍淫也西爲曹王乃土地
之神一方所庇且不忘始也旣告成功求余言
記之夫永公南遊岳麓是大鑒禪師道成之場
北歷清涼是文殊大士光現之地況導師住祇
樹之園王者給伊蒲之饌於焉託處可以優游

卒歲而於平蕪宿莽之中重興廢棄之迹不可
謂非夙因也性遜孑然一身焦心勞思以卒前
人經營之規以慰檀那挽留之意宜爲遠近緇
白之所讚歎矣然此皆起於一願耳而一大事
因緣有百千萬億焉者夫妙明圓覺中三乘四
禪六波羅蜜以至無餘涅槃無不具足如恒沙
世界七寶充滿其家而身爲都料匠堂宇甲乙
臺榭向背凡可以莊嚴佛土者唯所欲爲無藉
布施之力不需歲月之久而如來全身在蓮華
座爲衆生說無上道恍若給孤園中無有差別

是爲廣福是爲普慧性遜更能發是願乎余執筆俟之矣

東城關公廟記

古之名臣烈士沒爲神明其威靈足以震動後世人當死生利害之際叩心而號之若在其上若在其左右而其神果有應之若響若答以從衆志蓋莫有如漢壽亭侯關公者也吾邑當嘉靖癸未倭奴躡躡海上直逼東門時未有城憑土壘以守門外有倉百間賊因東風縱火延及民居煙焰塞天地守陴者不能開目賊遂欲乘

之騰入縣令萬公思謙呼神而叩頭語畢風戾一賊已躍而越壕時民無習弓矢者相顧喪胆有郡簡按張大倫偶以事至引弓而呼神曰神欲活十萬人願此箭貫賊喉一發竟貫賊喉以斃羣倭乃駭而退由是邑人之事神者益虔舊有廟在集仙宮之西爲縣令朔望謁拜之所嘉興朱公嘗感夢謂闡闡間不可棲神改建於資福寺之西而東門之廟則萬曆乙酉年所建也昔漢文帝以郊見渭陽五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夫人之求神或索

諸陽或索諸陰庶幾遇之況威靈響應于危城
呼吸成敗之間千萬人所共見聞者於是爲之
廟貌以髣髴存城時事固神之所許也而十萬
戶之人有知數十年前事者長老以語其子弟
則歲時奔走以荅生全之恩或求其所欲叩心
而號之而想像神之來斯雲旗颺颺輪洋洋
凡此下民必且願爲之供張焚香灑掃其處以
幸神之須臾焉若夫堂宇陞陞則後之君子必
將擴而大之以成一邑之勝事當不止於如是
而已嗟乎神之於人捍大患救大災宜有報德
報功之舉而建廟於東城亦猶漢之立五帝壇
者耶

何氏重修報親祠記代

嘉定何氏世居婁江之陰自宋元間富甲一方
父老言張氏時遣其將呂珍重築縣城其甃取
辦於何氏 國初籍其家倣其租爲歲額以是
子孫散處四方幾不復振縣境之北有永壽禪
寺者俗稱何莊何氏之所建也有報親菴者何
氏之所以祀其先人也寺後遷置婁塘而菴在
正德間猶無恙中奉木主二百餘其孫居京師

曰祚者官中書歸省丘墓猶及見之嘉靖中乃燬於兵燹唯神龕一主在耳有顧氏者逐僧而有之因鬻於隆福寺之僧至癸未中書從孫選成進士起家南昌令擢爲侍御史以建儲言事謫官因南歸祭其先祖於庵是時廟貌巍然喬木未斬乃與族人定春秋合享之儀其年侍御公被旨奪職倉皇北去僧徒謂其不復至遂撤去祠宇起山鑿池爲墓以葬族人訟之官不能直也壬寅夏侍御公復自燕來吳理於邑侯遷其三坵復捐金償其直而取其券樹石爲

綽髻曰何氏報親祠前爲殿以奉觀音大士後爲屋以居僧寮皆仍其舊也再入爲新堂三楹中楹更設神櫝合遠祖共爲一位以元處士良祐所撰妻子誌石考之因其各爲六主京師之祖若考爲五主匾之曰永思左右二楹祀其南非宗凡設神櫝二主三十餘令子孫歲時修祭而仍俾僧深悅與其徒永泰輩守之求余紀其事而勒之石予見長者好譚何氏之先然皆稱其豪華侈麗而已而其人之志節與其出處顯晦之迹莫能詳也夫以布衣擁封君之業累數

十世不替自張氏以及 國初門戶少衰矣而
 或遠或近繩繩不絕京師之裔纓紳相望至侍
 御公以宗社大事著諤諤之節為今名臣本厚
 者枝茂源深者流長蓋其先世必有深仁厚德
 以教于其家以施於其鄉借乎文獻不足徵也
 所可見於誌石者其一二耳夫南郡之銅出而
 為鐘數千百歲猶與其山相應況祖考精神本
 由一氣昭明感召魂無不之然則南北之羣昭
 羣穆同祀於一堂誠孝子慈孫之心哉茲庵也
 閱何氏之盛衰屢矣而卒不廢及其瞻拜伊邇

題識方新乃幾易姓焉夫食其土廬其居而
 其所自莫敢有廢者人之常情也久假而以
 已有且憎其主人者變也今祠屋既葺不以付
 族之人而仍付之僧蓋待以人之常情而不虞
 其變也祠起事于壬寅之六月再閱月而告成
 紀之者癸卯之二月也

承折漕糧碑記代

州之藪澤曰具區三吳之水所瀦也而嘉定
 為之門戶吳淞南襟婁江北帶皆在數十里之
 內故淫潦汎濫之禍常為諸縣最然而其民曾

不得灌溉之利米穀之入尚不足以自保而歲出十四萬石以漕京師非取之他縣不能辦也蓋他縣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獨潮汐之所出入濁泥浮沙日有積焉余嘗考其地志塘浦之在界中者凡三千餘昔人以治水爲大政故二百年常通流不廢正嘉之際其遺烈猶有存者至於今湮沒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帶而已是以其民獨託命於木綿木綿之性喜水而田相代而嘉定之植數十年不能易也寧復善收乎況海波之漂蕩颶風之搖撼累十年

一二免者豈其民之樂之哉地勢固然也加以米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運船之至城下舳艫相次如魚鱗而倉庾尚無穉粒於是四方糠粃浥潤之米一入其境價必翔踊而軍士動以米惡爲辭所以摧抑之百端盖有以二石當一石者而民之困極矣軍士喜於所得之過當輒以其贏餘爲嬉游飲博之用而春夏鬱蒸之時米敗腐如始煤颶曬簸篩之日有至折閱不支者要亦非軍士之利也慶曆之際四境荒蕪之田無慮數萬畝老穉提携而去者項背相望

議者以爲數年之後殆不可以爲縣歲癸未民
瞿仁等具狀大司農請易漕糧以銀庶幾遺民
尚可自存行巡撫郭公思極巡按邢公何會疏
以請 上下大司農議覆爲便自萬曆十二年
始徵銀第須歲歲奏聞後二年乃令三歲一請
行之十年而荒茅亂蕪墾有新田頽垣廢井創
有新廬顧民猶盼盼焉懼一旦 恩命之中輟
也嘗夫請之歲輒動色相恐縣令王君福徵銀
開闢之隱以爲民不安其土不可以爲墾乃集
其耆老而謀所以與民永久之計於是民徐行

等相率伏 闕上書言蒙 恩改折漕糧以來
已十餘年有利於民無病於 國明甚惟愚民
懼於交兌之害而過疑 上恩之不可恃也多
懷去就無戀戀畎畝之心惟 上裁哀章下大
司農大司農與巡撫趙公可懷巡按鹿公久徵
奉議之報如行等言是有 旨著爲令而嘉定
之民所以歌舞之可知也余惟 國家轉輸東
南四百萬之粟以給京師歷江淮河衛之險驚
風駭波朝不謀夕文武之臣奔走其事而軍士
蒙犯霜霧經歷寒暑計十萬石之費蓋不訾矣

然京衛之士曾不待米而飽太倉之粟朝受而夕糶之意在得銀錢耳其價亦不能太過產米之地也夫水田之利卒未可就而黍稷菽麥皆京師之人饗殮旦夕之常食也誠于豐歲增價糶百萬以佐東南之漕使北方之民亦無傷農之病於京畿穀賤之時出以與米兼支而願受銀錢者準改折價以給焉其勢必爭欲得之夫爲國計者獨使太倉之蓄不虛而已何必轉吳越之米于燕市乎卽無論嘉定居漕糧四十分之一不足以爲重輕蓋改折實利於民亦利

於國也王君求余文以紀其事宣上恩也且使後之人有考焉嘉定歲運漕糧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石有奇正兌一石加耗四斗故每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加耗三斗二升今議裁一斗二升故每石折銀六錢凡折銀七萬三千九百兩有奇其輕齎蘆蓆木板之費皆免與改兌所裁之米共爲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奇於乎上恩大矣賢有司之澤亦遠矣

韓侯去思碑記代

淄川韓侯名俊字邃之萬曆戊戌進士令嘉定

者六年四民各職庶務具理不响响而弱者懷其惠不察察而狡者服其明稽錢穀之盈縮如視衡石而知輕重也酌徵會之先後如調琴瑟而知緩急也境內之河渠若匠氏之指屋霤也民俗之情僞如農人之辨禾莠也更制易令務求民之便如長老之爲子孫計長遠也甲辰之夏旣應內召至戊申猶未拜命邑之人北向而泣曰我侯如飢者之稻梁寒者之綿絮與其置之輦下黃塵中何不且留以撫我乎則相地于城之西前爲堂後爲室各五楹將貌侯而春

秋祝焉其士民奔走卽事唯恐不逮將訖功則謁余而求記之以示其子孫爲沒世之思蓋侯厚重而精明威嚴而愷悌臨事不求一時之譽常深慮始終其大政皆簡而宜民往者徵科之法常以十日期會而侯總一月計之苟輸將如約則終歲不至縣庭舊有胥徒督趣鄉鄙之長稅者曰押班曰總牌侯謂良民旣不煩呼召而頑民視捶撻亾如也況皂隸之誣語乎一切罷去而歲輸常如期縣有大役必用多田之家而田多者無歲不供役則輕重相準以節宣之濱

海之百川易爲潮汐所壅故土田失灌溉之利積荒至十餘萬畝侯所濬治必躬視勤怠務致濶深于是海魚鮑鱗之類隨潮直至城下田賈翔貴乃更墾田之令向所謂寒煙宿莽之區耒耜雲集復荒糧至八千餘石而猶未已訟獄繁多數倍旁邑對牘之際蒞者常揣摩應答之詞冀行其機械而候所問皆出意表若家伺而戶偵之莫能欺以曲直者有鄉民入市橫被毆奪訴於縣問其主名不識也問其物色曰一人短黑而肥一人長而面癢侯已知其某矣立命捕

之既至真毆奪者也故閭閻無賴少年雖未發覺自知所犯姦罪侯盡得之莫敢恣睢者他郡勢家強取嘉定民田奴乘氣較轢界中侯亟逮繫之諸公爭居間言其朝夕且大用願少寬之終莫能得然遇士大夫有禮終始如一未嘗失常度建明德書院將與縉紳之徒講道習禮其間而於學校之事數致意焉既久於其官則一縣沿革得失之故皆究其所以然于是集邑之通人重纂縣志凡租稅徭役以及土風民業郵傳之需閭巷之守莫不爛然皆可施諸行事也

魏文侯之言曰凡人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明
明乃治治乃行夫以侯之明且敏也視百里之
內固若列燭然而又淹以日月令得盡其深沉
之思周密之慮以爲百世規則其民安得不尸
而祝之乎今中外之事非甚有紀而臺省多闕
員令侯立諫諍之列持節出按四方必能論列
當世大務爲海內興大利捍大災必不容容自
爲苟養聲譽取世資而已將致遠道而放其
於中林獨何心哉余旣以答父老子弟之意而
於天下事蓋重有感也是役也繼侯者侯官陳

侯因民之欲時慰藉之典史徐一鏗則承命庶
事焉樂觀厥成而已民之說而相勸者若營其
私也嗟夫此所謂去後見思者耶

胡侯惠政記

代

萬曆壬子春胡侯受命爲嘉定令朞月之間治
行爲百城最再逾年撫按兩臺思廣良吏之功
効奏調長洲邑之人士涕泣相告有走數百里
請之兩臺者有走數千里請之 闕下者旣奉
明 旨終不得畱乃相與紀其行事以昭示來
茲以無忘侯之德又請余言以文之夫長洲之

父老子弟方懽忻鼓舞自慶得侯也余實共之亦何暇爲嘉定之民述其不忍去侯之意乎然侯所以勞來其民善惡分明幽隱畢出風移俗易而百事修舉者不可無述也蓋三吳之縣嘉定最爲難治其人輕心而好訟不獨土田之斥鹵溝洫之湮沒與財賦之重不可支而已侯楚之廣濟人名士容字仁常庚戌進士爲人廉而愛人惻怛之意見于顏色而聰明絕異人之情僞望而知之初蒞事盡悉時務緩急與一縣桀黠根株所在故三月之間胥吏之爲窟穴於簿

書者不得立堂皇矣無賴少年逞其拳力以魚肉人者不得公行都市矣邑之俗好以人命誣告而索其財賄不饜其意不止侯嘗屏侍從輕騎至屍所視蹤跡虛實由是四郊之遺齒不得假借以溷有司矣已而酌輸將之先後搜徭役之欺蔽裁出納之羨餘謂輓運入都者有破家之憂爲除不經之費對簿縣庭者日以百數曲直必得其情以輕重受罪皆面諭所當坐小者不復具獄吏人無所措手平反寃滯出無辜於縲紲歲中不可勝記而尤加意者人奴藉主家

力以致富因用其力反侮弱主數十年既嚮之
田宅猶稱故產日以回贖撓之使不得寧同惡
作朋羣十百人以訟一人株連蔓引令不可致
辨因以爲利焉此數者雖詐力百端必不得行
故二年之間惡俗大變又敏而勤於職務案牘
如山一一親理之未嘗屬丞簿以啓多門要路
無苞苴之交公庭絕請托之迹於縉紳諸公皆
托以道義之雅諸生中才俊者愛而教之有所
經畫皆謀于耆舊習四境之事者故條教出而
民皆便焉余所見數十年前嘉定困于漕糧幾

無以爲縣矣自漕折行而後其民父子相保會
大家坐法敗壞小民數有非望之獲於是相慕
成風衆暴寡智詐愚小加大淫破義者往往有
之一夫奮臂百室無寧居故休養生息幾三十
年而不能成富厚之俗侯以良禾不植稂莠敗
之故務令姦宄不得志然世之所謂能吏者言
政不言化久矣侯旣躬行仁義左規矩右繩墨
以爲民表而期會之日諄諄論以惡之不可爲
王法之不可干又依 高皇帝聖諭爲六言詩
歌數百篇言閭閻之美惡示勸懲之大旨蓋家

諷戶誦殆欣欣革心焉宜其民挽雷之切而悲思慕戀之無已也夫以嘉定之難治與楚相去數千里心思耳目之所未嘗接而二年之內功効灼灼如是彼其才畧誠不世出也自嘉定而移長洲百里耳往來大府聞見習焉於是未半歲而四民得職庶事咸舉固其宜哉余旣以答東人之意亦告鄉黨鄰里使爲善者益勸而作姦犯科之徒可以易慮矣

重築沙湖隄記

代

昔在弘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湖隄起於婁門卒

於崑山之小維亭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駭風驚波震撼蓄蝕幾十之二日引月長勢將不能自止觀察曹公言於中丞趙公欲重治之顧數年以來內營皇居將作之費以億計外奉軍師輓輸萬里外府庫之藏搜括無餘然而及今爲之猶易爲力是不可遺後人會司徒郎管公來治關稅剔弊釐奸商旅咸集歲額之外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於常課以困後來者其可留以予民必有所以用之以書告中丞暨觀察二公二公計曰用管公

三易集卷之二
之遺於沙湖其澤可以永久遂檄郡縣庀木石
之數度畚鍤之役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隄
七十五丈高十尺廣六尺五閱月金盡而隄成
焉內涵外流狂瀾不興東船西舫如行康莊民
甚樂之余觀太湖從三江東下其泛濫四出者
遇洿潴則復成湖沙湖在郡城之東其南并與
二江相吞吐而當四縣辏集之地公私期會與
百貨之出入無論晝夜晦暝舳舻常相望一旦
南風驅波濤而下如萬馬之騰驤舟黏北岸尺
寸不得動北風驟至則漂蕩入湖中檣摧櫓折

如箭脫弦故奸人依以爲窟穴盲風怪雨之日
則鳥聚鼠伏伺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鍾之田
穀芽之春稼成之秋風起浪湧一望泮泮不見
踪跡此昔人之所爲作隄也傳曰無平不陂無
往不復假使數十年之後湖隄盡廢波濤橫行
道路多警亦孰知爲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
莫以爲意也以今之時而舉百年之廢上不知
費下不知勞滄波沆漭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
之績將墜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
以自私而用之於民捍患救災垂無疆之休使

過之者謳吟歎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夫吳爲澤國攷其記載大抵皆沮洳之場昔之賢人君子相與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以及於今遂爲天下財賦之最蓋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支也然而昔人平水上之策不出二者曰塘浦以疏之堤岍以捍之今千里之內溝渠塘圩之跡不獨不如吳越錢氏之盛時卽考文襄忠靖之遺烈鮮有存者蓋一川之濬遇旱而後知其功一堤之毀遇潦而後知其害故庸人之情常不以置意至於陵夷已極乃唏噓太息又以爲非一時物力所能辦此東南水利之所以日湮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隨舉之幾毀而復成之皆若斯堤之弗壞也則國家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安福橋記

五湖東注三泖北流其支別者皆至嘉定城下分而東北以出婁江而入於海青島家言宜令蜿蜒停滙而不速去以留清淑之氣必使人文益盛民財以阜故玄武之地當置石梁且吳淞爲江南重鎮吏卒出入於此而東北江海之間

農賈貿易之走集也舊以木爲橋不能支十歲
傾側圯壞人畜徃徃失足有溺而死者士人遂
謂溺者魂魄不散歲歲求代故去闐闐不百步
而相戒以爲畏途風雨晦蒙過者蛇行蠖屈以
度父老言二百年來謀以石易木者不知幾何
人矣而莫有任者有僧性天結庵於城之東北
見朝夕徃來者之惴惴焉於是發弘願思與衆
生易危爲安召工計直云得六百元可以畢事
乃拮拾其囊中得四分之一徧告於薦紳諸公
及居士之好善者得四分之三經始於萬曆戊

午之秋畢工於天啟辛酉之春橋長乙百一
有四尺其高二十有七尺廣十有四尺南屏
睨北曳澄波朝望城郭之炊煙夕邀滄海之皓
月遠近來觀老稚鼓舞不唯行者如履康莊而
幽人勝士得高明之觀信可紀也夫形家之說
吾不能知而行者欲去危而就安則橋之宜易
木而以石者可知也然數百年間經千萬人欲
爲六百元之事而終莫首事者唯其人雖欲爲
之而經時累月未必數數至焉其徃來於此者
皆其所不知之人故其憂虞不以置意今性天

學佛者視其寃親與道路之人皆不異其身故
雖度衆生於無餘涅槃猶不足言况於一橋子
方事之殷工匠雲集鎚鑿雷動朝食不及夕
食不及朝而性天負一囊行市廛歷中寒暑
求升斗之粟以飯役者時復不繼余方疑其
勞瘁致疾而神色怡然不惰不悔蓋志在濟物
而忘其身命使天下士有任國家之事如此者
豈至以四海之富而渙然若不支者哉余於此
重有感也

福持堂記

顏淵之齊孔子有憂色曰吾恐其說齊侯以黃
帝堯舜之道而益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
于已而不得則惑是猶享海鳥以太牢之
膳奏九韶之樂也夫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浮之
江湖行列而止委蛇而處聖人之於人亦猶是
矣是謂條達而福持余友金君子魚取福持以
名其堂客有問余者曰夫子論道于洙泗之間
思與其徒干當世之君以易天下之滔滔者固
黃帝堯舜之事也而謂顏氏之子當諱言之何
哉且子魚諷詠黃虞之文而討論其道身雖不

遇於世蓋亦欲以遺其子孫乃所謂福持者不在此而在彼耶余應之曰此聖人處衰世之意而子魚有會於其中也夫聖人不能爲時而能與世推移時者如寒暑之運氣后稷因之以生育萬物不可強也故播麥于秋藝黍于春其熟也皆可以飽若後之君子論茹毛於釜鬻之間族庖之所笑也談結繩於書契之世俗之所非也齊侯之不可與語黃帝堯舜也何所異此今子魚生百世之下而尚友百世之上自聖賢所以和順於道德與經綸天下曲成萬物之

務皆默而識之古今興衰成敗得失之故莫不畢觀而於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感應之理晚而尤究心焉至于非法不言非禮不履賢者悅而効之不肖者望而愧之若使揖讓于七十子之間不知于堂室何如矣然而與人居未嘗以其博識愧寡聞之徒以其篤行耻浮薄之俗其中則與古爲徒而其外則油油然不求自異于鄉人我可見者成人之美必彌縫其所不備稱人之善必覆護其所不及導人以義若恐傷之振人以惠若恐聞之不求多于天不取盈於人故

其至行有以感動神明而聲譽及于里巷兒童
婦女之間庶幾所謂條達而福持者乎余嘗論
夫子表章六經書不及軒轅詩不及虞夏與弟
子言則不及性與天道與上古聖人所以經緯
三才者蓋亦恐後之學者內求于已而不得不
得則惑也故子魚之意默示其子孫務闇然於
庸言庸行之間不詭，聖人亦不嶢嶢皎皎以
取矣於衰世是則所謂福持者也沈君廷錫聞
余言而善之遂授簡而書焉

寶善堂記

丁巳之歲晉昌唐君作堂於呂墅涇之陽重廊
周匝曲房相次夏涼而冬燠先曙而後晦風雨
之朝雲月之久無所不宜登斯堂者莫不欣然
以爲宴語之適而文質之稱也君顏其堂曰寶
善而友人陶君求余文以記之夫金玉珠璣犀
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
之不易雖重關複壁什襲而緘之未能忘多藏
厚亾之訓而暴君汙吏時復恐懷璧之事且及
其身旣以遺之子孫矣然一人而五子五子而
二十五孫則所得亦無幾矣況家之盛衰有不

三才集卷一
三
係於此者乎至若周之弘璧琬琰球及諸侯
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璧梁之珠楚之
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
與焉唐安史氏之亂楚州有尼恍惚登天天帝
以十二寶付之曰中原兵不解以此鎮之今寶
應是也然而終唐之世竟無息兵之日則上帝
之寶猶不足憑况于人乎夫吉人爲善惟日不
足若飢渴之於飲食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故
宗族稱其仁鄉黨稱其義人無親疎必用其情
事無大小必成其美執虛如盈遇五尺之童如

賓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
善人長者乎是寶也不肩鏹而莫之撓不兵甲
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傳而玩之者日千百
而莫之毀出入于奸人暴客之中亦知愛而衛
之相與太息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更又可以
施之人人老子曰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
已愈多及留之子孫世世用之不能盡雖隋珠
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忠厚謙謙出於天性而
好行其德務振人於厄而扶其不逮睚眦之色
叱咤之音未嘗加于物而人亦無不親且附之

者故長者之譽洋溢于邑中則余所謂童而行
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顏其堂以示子
孫子孫且世守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
君之寶人人且分而有之垂橐而往兼乘而還
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
斯堂之善豈獨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爲之
記

錦虹樓記

萬曆癸巳時公汝健以縣令高第入爲御史時
天子深居禁中終歲不一見群臣百寮各樹黨

爲名高事無大小發言盈庭互相是非而公中
立不倚一心憂國內不問室家之私外不借賓
客之譽出按山西振肅紀綱求兵農利害會有
讒說及公謫官南海遂歸休於家治十畝之園
于呂墅之陽堂室具體矣又于其左爲樓五楹
常寢處焉嘉時令日百卉芳菲與其所厚善者
置酒談笑以領林壑之幽勝余亦數潦倒其間
後以授其少子聖昭令葺而居之公沒之後携
尊置榻之迹猶有存者故不忍修飾日以圯壞
丙寅之歲始理其上漏旁穿以爲讀書談枕之

所方憑欄四望有彩虹東西且天光耀牕戶遂
取曹子建詩錦虹之句名之而屬余爲之記夫
春日之陽秋月之光朝煙夕霏斯樓且暮之所
常有也不以爲名而獨有取于虹蓋以志所希
見乎抑別有取爾乎傳稱孔子作春秋孝經告
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而勇士發憤
立節亦有白虹貫日之祥今聖昭年少才俊好
學不倦蹈道而行無子弟之過當討論六藝修
儒者之百行以答先君之志庶幾黃玉至焉
肆其力於文章窮搜極變以出其奇詞奧旨如

壯士之氣則筆札之上當有白虹起焉不獨
中歛見而已聖昭將何居乎若夫蔑棄蘭柳追
憇亾軀幸妖艷之取憐惜鄉曲之非訕此所謂
蟻蟻在東莫之敢指寧獨詩人之所刺吾與聖
昭之所疾也

燕超閣記

時聖昭築精舍於闌闔之中名其讀書處曰燕
超而屬余記之老氏有言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夫士有所自得於中則形骸所寄無之而不宜
也雖垣壁被文綺棖棟窮雕鏤侏儒奏技于前

窈窕爭妍於後而不能入其靈臺此所謂榮觀
之超然者也故無入而不自得者不知巖谷之
幽市廛之囂今聖昭方朝夕從事于呻吟咄嗟
以爲俳偶之文庶幾一當有司以持其先人之
門戶何能翱翔萬物之表以全其所謂超然者
然能委順于得喪之際致力于其材力之所可
爲者而不軫轡於運命之不可爲者則席上之
典籍柱下之玄虛皆超然處也雖牆墉塞目市
語聒耳何妨哉聖昭憮然有間曰吾見畏途之
多岐也日惴惴焉聊以此自廣今聞長者之言
非曰能之敢不服膺焉

三易集卷之十二終

三易集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 凡十五首

祭大司寇王弇州先生文

祭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文

祭大叅侯復吾先生文

祭職方嚴茂肅文

祭儀部張伯隅文

祭王中翰文

祭趙瞻雲文

祭張君貺配朱孺人文

祭鄭少保文

祭王文肅公文

祭給事侯起東文

祭沈武庫廷和文

祭少司寇歸春陽文

祭韓太夫人文

祭周太宜人文

三易集卷之十三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三

祭文

祭大司寇王弇州先生文

秦漢以還作者代興彬彬麗藻各名其能於皇
我公邁古先登龍驤虎變霧鬱雲蒸無所不有
孰得而稱四部之文播於八荒上軼屈宋下躡
班楊蘇李渾成顏謝潔芳或如曹劉邁壯縱橫
及爲律詩并包李唐供奉僊僊拾遺堂堂後無
高岑前失盧王牢籠宇宙鼓鑄陰陽廣彌六合
高並三光泐流必窮象物斯彰譬如九成始終

金玉又如大官兼陳海陸書契以來無兩而獨
自昔文人鮮終令譽公之耆德爲世楷模迴翔
四方出入兩都於何不稱嘉謀嘉謨睦于宗族
仁在里閭大庇寒士其爲衣襦中厭世紛依歸
大道冥心遺形恬澹是保束身精廬若將終老
安車旣徵聊爲時出朝市非喧巖穴非佚達人
大觀中心如一祇園之竹可以永日飄然歸與
永矢弗失欣欣嘯歌俄而示疾乘化往來夫何
戰慄公今安歸玉堂金室嗚呼哀哉時升童稚
之歲知誦公文河漢無極望洋徒勤大匠之側
尋尺紛紜不鄙謂余獨行是敦不求人知高覽
方聞出其藏書俾以討論縱橫翰墨傾倒壺尊
江左之士謂登龍門嗚呼哀哉季秋之月候公
無恙晏語諄諄憐其骯髒曾幾何時素帷颺颺
人之云亾我將安仗於乎尚享

祭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文

宣尼至聖曰莫我知道之不行卒老驅馳匪兕
匪虎何德之衰世無知者詎曰不宜顯允秩宗
遭逢聖時身爲國老學爲儒師始終大節不可
瑕疵而世憤憤知者爲誰非公之慟痛世澆漓

鳴呼哀哉公在祠部侃侃正詞柄臣如山執禮
不隳十年出守官以家治郡有市租公府所資
寵王開國請以益私公守大體抗顏相持密章
上聞有 詔逮之有生有死有安有危囚服置
對意不可移荆人言公至今涕洟一顯一晦徘徊
兩司民之好我江漢永思開府郎中清淨以
宜入佐秋卿法紀是持乃作宗伯典禮是司手
所修明遂爲世規時卜山陵旣協元龜有臣作
朋爲干進資其言百車諭諭訛訛鑿輿數出賜
予不支一疏定策所省不訾竟罹喙口浩然長

辭懸車一壑寤寐怡怡六經旣理二氏芴釐刪
潤國史正其繆紕燕處超然世紛若遺從容進
退皎皎一揆嗚呼哀哉公如植樹本茂實滋世
愛春華菲菲弄姿公如女士蹈禮稱詩世愛婉
孌姣目妍眉知我者稀老氏所推鷓鷯高翔鳥
鳶嚇之古之所賢於今爲畸嗚呼哀哉我徂京
師再歷冬夏故鄉耆舊半歸泉下思公典刑卓
然大雅天際高雲卷舒瀟灑寥耶廓耶尉羅在
野聞公之喪涕淚盈把尚享

祭大叅侯復吾先生文

公之風節著在廟庭矯矯執法激濁揚清公之
政猷布在藩服藹藹仁風善安強伏公之令名
昭在國史有德有言展也君子其所慟者失此
陶甄云亾之嘆豈在一人昔爲童子竊有儀刑
心知慕公肅焉老成亦旣覲止愷悌可親春日
載陽和煦無垠東魯禮樂處世所遵公身蹈之
敦篤彝倫西竺空虛出世所津公心好之朗照
根塵出其所得啟佑後人載色載笑德音諄諄
老不怠學貴不辭貧世道交喪獲此先民褊心
者寬薄心者淳忠信斯在愧彼囂囂我之痛公

匪夕伊晨豈惟我私邦國胥淪天可問乎有淚
沾巾去歲之秋作客 帝京聞公末疾步履適
迤謂不足憂富於精神豈厭世埃逝彼高旻東
西奔走日月逡巡乃至於今一學來陳音容旣
杳勸酬莫伸公乘白雲倏焉來臻嗚呼哀哉尚
享

祭職方嚴茂肅文

士生而材患不遭逢材而遇矣如翼當風橫絕
萬里雲霧之從孰摧折之六翮蒙茸吁嗟嚴君
出於華宗而窶且貧龕糲不充乃其長材恣肆

不窮倏忽變化一橫一縱旣首京兆遂魁南宮
兩都紙貴況江之東出宰赤縣屢更墨銅坐斷
糾紛太阿之鋒入官貫城出讖粵中所不平反
天所不容改命職方漸向顯融雷霆卒發適當
微躬襍被來歸簞瓢屢空朝風夕雨時或不終
矧茲 天威永矢弗通時耶命耶邁此百凶嗚
呼哀哉君之平生夙負豪氣旣遭迤邐杯斝是
寄榮進之門視如唾涕及歸里閭日唯酣醉謂
全其天以永百歲歌呼未終奄忽長逝嗚呼哀
哉某等雪月之夜芳菲之朝鷄黍相從于焉道

遙今來酌君素帷飄飄嗚呼哀哉尚饗

祭儀部張伯隅文

十室之市皤髮載途君獨何爲壯齒長徂十口
之家嬰穉滿堂君獨何爲兩孺爲殤斗筭之徒
亦至大官君于六品一何盤桓君多藻思文采
陸離微言與旨入覽靡遺群居退然口不道詞
生於閤閱習見華腴託志爾雅若無綺襦請祝
其友無非素儒嗚呼哀哉世道交喪日唯靡靡
君於不義不使加已避溺山隅避焚水涘孔氏
有言行已有耻今也則亾有淚纒纒嗚呼哀哉

昔在君圃花迎柳舞層巒並躋清溪獨頰高談
如雲觥籌如雨今長已矣魚鳥惻楚昔在君廬
左圖右書燈火晨輟衾枕晝舒各理共賞疑義
旋除今長已矣塵埋五車嗚呼哀哉茫茫火化
雜糅無窮寓形其間孰吉孰凶紛紛羣有何始
無終大爲兩儀細爲昆蟲倏成倏毀曷有不同
所不滅者實同虛空君今何歸茂栢深松雲月
靄靄風雨濛濛以理自釋無使心恫於乎尚享

祭王中翰文

昔文肅公實有難弟而不永年群從之中恂恂

醇雅唯君最賢余客太原塵凝几席如蓬戶然
見君之來酒杯碁局日夕流連余時謂君中無
儂巧外無飾緣及官京師職在絲綸殿閣之前
朝夕言笑微詞巽語屈其隨肩多識故事國憲
家猷無不粲焉鄧林之麓寔生名材爲柎與梗
會合難常我歸田廬君畱在燕言遲其歸乃見
素車丹旒翩翩嗚呼哀哉東崗之陂南營之適
花木沃沃春秋佳日君家仲容携尊相屬諱浪
笑傲參以奇文侑以雅曲少者先逝獨畱一老
白首彳亍聞君之訃已歷歲時中心殊酷豈不

欲往筋力既衰不任起伏聊緘此詞告君之靈
庶幾來矚嗚呼哀哉尚享

祭趙瞻雲文

太原之門曾無雜賓奕棋永日尊酒良辰坐臥
隨意笑語任真其間黃髮瞻雲先生中有傲骨
而無甲鱗實憎浮薄而若同塵顛顛之術既以
活人澹然無營亦能潤身淫哇代作雅音奪倫
獨存典刑珠貫玉振南營五畝咫尺各園碩人
之適獨寤寐言太史云亾賓客雲散生存華屋
相望慨歎耄幾及之神情不亂發于詩歌其文

有爛投我七言煌煌繡段疇昔之感中心汗漫
猶期聚首東城之閉松栢之質凌霜後凋風雪
之夕晦冥之朝高門懸箔同好相邀歡焉赴之
終日逍遙胡以溘焉覓其可招嗚呼哀哉余少
於君殆逾十歲筋骨之禮廢于榮衛緘詞寓哀
有隕其涕綢繆夙心知其弗替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君貺配朱孺人文

槎溪之上土沃水清魚鱗相次畫棟雕甍甲乙
之族締以婚姻亦有介福始終顯榮亦或遘閔
予焉婢婢雖則婢婢卒成令名吁嗟君貺含藻

咀英燕爾之初燁然有聲籩豆敬齋琴瑟和平
才如斯人好爵所縈云胡中道疾疾是嬰吉人
之室地圯天傾藐茲襁褓厥聲嗶嗶匪茶則苦
匪蓼則辛百爾所需載經載營母亦勞止既育
既生譬如農功歲月既更是穠是藂底于秋成
璨璨玉粒將備粢盛胡不須臾以薦大烹先君
之恩匪金滿籩閔閔夜臺在此宗祊樂有令子
豈異幽明菽水既歡何必鼎牲惟母暮年怡愉
者情憂患恚怒卒莫之撓世無好事誰築懷清
時升等誼忝通家是父是子意氣既同豈必齊

齒數十年間同憂共喜承訃以來日月如矢何
以薦之江籬沼芷靈其臨之企予望矣尚饗

祭鄭少保文代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運安如覆盂而議者常謂
天下之安危在邊 穆宗之世單于款塞旃裘
之民比于編戶而犬豕之性時而帖耳時而磨
牙蓋自古而已然奚有鷹揚之臣以殿天子之
邊圉曰惟鄭公寔命世之大賢虜中凡三易君
長矣當是時中外之憂以爲呼吸之際有雷有
風而公指揮而定易于轉鬪蓋三世之大柄付

之孽婦而其材略明練實足以制左右賢王之命而奪其權公于離合疑忌之時利以誘之勢以禁之使其感德深而慕義堅故僇首交臂就我羈繼而終公之世未嘗以一矢加我之兩甄及虜王徘徊青海遂爲窟穴而雜虜以十萬之衆躑躅于兩川時論以爲洮河之地且與虜共之有 詔以西事付公而公輕裘緩帶而前既至臯蘭指授方畧中其要害蓋皆身散鼠竄而莫敢迤邐于是更定約束一洗姑息之弊而川海之間遂無一虜擐甲而鳴弦以公而後知中

國之待虜可戰可守可款可市可以唯吾控御而不必爲虜所牽天下方冀盡公之用而公功成身退已野服而歸田某章句小儒無由覩公之雄略已丑之歲偶躊躇於安肅之林泉長君望而異之相與定交因接公于几筵民之無祿喪我元臣逝將偕其夫人同歸幽室且爲冢以象祈連余以生芻一束爲文而致之不勝涕泗之流漣人之云亾我無日矣公可贖今雖百身其可捐公之道德足以追古人文章足以示來世孝友在鄉黨政事在藩臬余不論唯制虜之

策功存社稷故獨論其大者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文肅公文

嗚呼公之遭遇在 肅皇之季而文章勲烈著於兩朝五十年間天下想聞其風采若鳳儀麟遊于囿而公之雅志翛然物表若鴻漸於赤霄計安社稷爲萬年無疆之基者世莫能盡知之而四方之所共覩者嘉謀嘉猷感動九重令聞令望儀刑百寮若夫彌縫官府之事調劑堂陛之情寧受其謫而不敢求名務竭其力而不敢言勞唯是元良未建緩之不可惡之不可數年

之間不勝憂心之怵怵及其再出國本以定而言利之人爭誇山澤之利關市之稅紛羣小之嗷嗷天晶日明人莫知其功而魑魅魍魎終不敢出而爲妖故當公之世君臣同心中外得職雖經年不得覩天日之表而天下之勢未至於否塞而不交公之大旨在紀綱不弛而天下受和平之福故西師旣旋東師方出帷幄之中獨持勝筭而不欲生事喜功之臣挑釁于四郊臣主之驩千載一時而以微疾乞身 明主爲之分尚方之藥停尚食之膳特命祠宮奏章於天

而公終不可挽矣。蓋欲卒歲以逍遙草茅之士，不知其他而進不怙勢，退不營私，始終大節若揭日月而昭昭。自此以還，年往歲徂，雖有壯夫而其精已消，昔何苦而歸，今何慕而出，果若人言又何異乎齷齪之斗筲公之令子，潔身修志，方尚友千古而薄濁世之滔滔，兩生爲無用之學，豈知遊大人以爲名而戔戔束帛屢及，蓬蒿因以奉公之談笑，蓋未嘗一言及于得喪寵辱之際，况說鵲鷦以腐鼠之殘膏，公今已矣，是非當有辨之者，而門下之士不勝生死契闊之感。

束生芻以長號嗚呼哀哉尚饗

祭給事侯起東文

今之君子有文章，足以致身才猷，足以成務，則可以名聞當世而爲人士之羽儀。若夫沉機獨斷，總練名實，福至不驕，憂至不懼，則其去處進退實繫時事之安危。我求其人，起東可以當之矣。旣已遭逢，遇合胸中經緯，方將次第展布而竟止于斯君。至性過人，垂老之年，服膺嚴訓，如在膝下同氣之懽愉，憔悴如繫心腑而切體肌，篤於朋友之義，苟力所能逮者，何溺之不拯，何

顛之不持故蚤歲致宗黨之譽而立朝之日闇
闇侃侃罔非藥石之資宮禁不測之隱憂一言
破的亦遑恤禍之將及已也而緘默以詭隨其
於人也非以昵昵而親非以落落而疎務以志
行相取而以德義相規是其中實有以異於今
世之士故云亾之日無問識與不識而爲之涕
洟齋咨嗚呼哀哉通籍幾二十年九州之內窮
南北歷寒暑恒將命以驅馳若夫忠言至計多
蓄而未宣也而胡遂棄去如遺寥落東岡之陂
鸞鳳伏竄鴟鵂翔翔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而奄
忽謝世天之生君竟何爲乎竟何爲乎某等以
累世之誼暱而就之或追隨千里之外或晤言
一室之內談笑之餘見其隱衷賢不肖之辨較
然于中不假人以嚅唼迨及童稚獲望長者之
遺風雖未見全豹之文章亦自幸於管中之一
窺匍匐靈帷寧能盡生死契濶之懷聊致憾於
不可知者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沈武庫廷和文

高山大澤寔多名材余所見吳興之群從兄弟
皆才氣出群而鄉曲之論又謂君爲最良出入

有節喜慍有度造次之間不遺小物蓋智圓而
行方孝友之性出於自然一宮之內人之賢不
肖瞭然于中而不爲亢言高論故處浮薄之俗
終無仄目而切齒者睥睨於有富于文詞采色
煥發官商相宣每受知於有司而未嘗借達者
之游揚篤于故舊同憂共患不遺餘力而無間
于存亾自謂耿介之性不能與俗俯仰末年遂
欲焚棄筆研依林壑以徜徉聊爲吏隱所至名
譽隨之如百鍊之金不能自斂其精光疇昔奉
使而歸方與故人爲真率之約將寄桑榆之日

於壺觴薄游武林計日而歸乘紅英之猶在喜
綠蔭之乍濃將傾倒于麥秋之正涼談笑之音
未絕於耳而二豎已入于膏肓嗚呼哀哉某等
通家之好殆逾百年三世子弟各以次而鴈行
余有季弟尤屬綢繆歷年歲而從事于文史之
場不幸蚤世而君子其遺孤常眷眷而不忘長
者之風日以遠矣言念往事徒涕淚之淋浪市
酤一酌何足以感君之靈但傷生死契濶之茫
茫嗚呼哀哉尚饗

祭少司寇歸春陽文

春日載陽條風方至不待其生育萬物而見者莫不相告而開顏仁人長者愷悌博愛之意溢于中未施於人而人慕之其光景類然公自居清要殆三十餘載而問其生產尚不能有顏氏子二頃之田及歿之日行者街謠居者巷哭若喪私親而自憐嗚呼哀哉廉而不剝貴而能貧吾聞其語矣乃于公而親見也聞其風者可使鄙夫寬薄夫敦庶幾靡靡之一變也然世之悼公而不已者未必知其深衷第見其爲德之不倦也成人之美而救其辟指人之瑜而掩其瑕

意欲同歸於善也恂恂修道不以利而累名不以位而虧德寵辱之際常居後而不敢先也拯人于危解人于厄事過而若忘之未常少見于辭色也公豈有意爲之如仁鳥之不攫祥麟之不搏以爲固然而不以自炫也時升等生同里巷識公於少年及其懸車多暇恒相與以周旋一談一笑若不出口而吾黨知其中之燦然間接高論則時務之要與古今之變若在目前今其已矣仰止令德若白雲之渺渺於旻天含悲屬詞詞盡而意不可窮徒有涕淚之如泉於乎

尚饗

祭韓太夫人文

天不遺海畔之民我中丞公受命于 神廟之
中 午如治亂絲而經之緯之俾就杼柚以芟芟
譬諸草木蒙雨露之潤以生成必歸德于出雲
霧之山川故太夫人宜家宜室賁其後昆以膺
多福者蓋巷誦而街傳仁周宗族德被鄉黨式
穀之誨孜孜不愆貴而不以驕人富而不以矜
物肅肅雍雍以示子婦之典則者事事秩然夫
閨門之內萬福之源聖善所召固宜昌大其門

戶而啟餘慶之綿綿疇昔之歲春秋八十嚶之
人上歡欣相告北望海岱之祥雲若旅拜於長
筵自是以來我公侍奉多暇而太夫人康寧無
恙佳時令節御板輿以周旋諸孫遶膝一味之
甘分之以爲樂行且見鸞翔鳳翥之後先生于
高華之冑歸于闕閱之家有子著節中外爲昭
代股肱之名賢受絲綸之寵錫偕老以享福祿
榮名蓋生人之所欲致者殆無不全而吾儕猶
願其就養無方以引以翼躋千歲而上仙聞訃
之日尚不知其爲訛爲信而無從質之遂至時

月之屢遷既不能匍匐靈帷雖緘詞千里恐區
區之誠何由徹于九泉豈惟二三生辱公之床
底尤深者黃童白叟莫不涕泣之漣漣嗚呼哀
哉尚饗

祭周太宜人文

嗚呼文肅公之勲德格于上下宜百世而彌昌
太史氏有經綸四海之志而議論不及施于廟
廟有著述千秋之才而壽命不逾于始衰既以
其有餘者還之造物宜其子孫之有餘慶有子
孫人皆有圭璋之質而卒竟成器以薦於明堂

是時也太原之緒如綫故游于兩世之間者
謂報施之尚茫茫今向璽君以才明練達顯於
輦轂之下人以爲丹穴之鳳凰而諸孫競秀若
鷓鴣羽翩躚褫欲決雲霓而頡頏天祐王氏將
大其宗不於它人而畀太宜人長發其祥蓋觀
太宜夫始終之節實有加於人者泰而不怵阨
而不懼當盛衰之際而不失其故常及其受無
方之養麤糲以爲安而却方丈之食屏重綵之
裳朝而授事夕而庀業織紉之具未嘗不陳于
其旁既膺絲綸之寵輝煌象服鳳冠峩峩而不

見意度有加於昔而揚揚是其冲然泊然以自
施損豈尋常之可量某等獲交三世歷五十餘
年時移事變靡不盡傷酌以一尊聊叙疇昔之
感且詞短而意長嗚呼哀哉尚饗

易集卷之十三

七

二易集卷之十四目錄

祭文 凡十一首

祭職方殷無美先生文

祭貢士徐孟祥妹壻文

代諸從弟祭舅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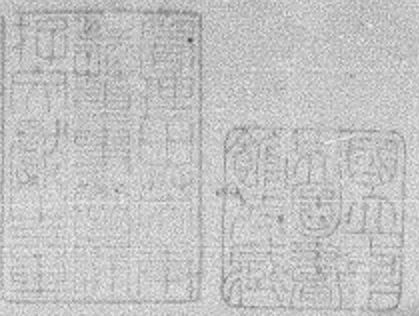
祭處士須公文

祭張恒拙文

祭宣孝先文

祭徐抱朴文

祭徐女廉文



祭徐興伯安文

祭光祿卿時汝健文

祭閔孺人文

哀詞 凡四首

祭張烈愍公哀詞

祭編修王辰玉哀詞

祭沈公路哀詞

張孺人哀詞

一易集卷之十四 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四

祭文

祭職方殷無美先生文

萬曆壬寅之春三月某日我無美先生卒于其家後學唐時升從京師歸至淮聞訃哭於舟中至家哭於其寢追尋傷悼涕泣沾衣者蓋無日無之至七月某日乃能以一觴奠公之靈座而告之曰余家與公居止相近公之少也嚴事我先君親善我叔父余是以甫免于襁褓而識公之盛名傾動一時凡海內才俊之士莫不願

交而余學爲制舉之文以干有司嶽嶽撼垣屢
蹶於時不自知其合於今之繩度與否而公盛
相推引謂與今之君子得志於時者可無愧也
及去故業而讀古人之書時有述作爲儕輩所
傳獨學無師不自知其合於古之繩度與否而
公又盛相推引謂與古之君子垂聲於後者可
無愧也公旣致政而歸余益落莫然而良辰樂
事酒肴旣陳必求與余輩數子偕苟不相從無
然以爲不樂也至於一豆一觴必求其所嗜好
一談一笑必識其所寄託探前經之幽微指作

者之得失忘其年德反若見所畏者昔人致慟
於知己公之推我過隆譽我過當不可謂之知
我矣然以枯槁沈溺之人誤承顧盼人之所藐
重若千鈞是豈世俗之意乎嗚呼哀哉於今已
矣余益踽踽而無與矣去年之春余游京師公
臨別屢嘆拏舟而送于婁江之濱其意戀戀不
欲余之遠遊也余垂老去家兒女滿日晷無離
別之感唯念公桑榆之日晤言幾何蒼顏白髮
往來於懷數爲書以道意旣而念公兩子異母
兩母異心生產雖薄宜以時處分蓋未幾而公

病矣公蓋疑余之徵於夢也嗚呼哀哉余直以人事言之耳亦豈能逆知公之將去我而逝乎苟知之則當匍匐就公以盡平生未盡之言何能恻然於外乎將離之夕慙慙百端歸拜其堂號哭莫應疇昔之懽何嗟及矣含詞欲吐嗚咽吞聲援筆臨書漬於涕淚公其聞耶其不聞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貢士徐孟祥妹壻文

嗚呼壬申之歲君始以婚成來吾家先人之教嚴兩家子弟不敢與外事君雖入城輒與吾兄

弟相對一室是以意思益相親厚來則懽然相迎去則慘然相送肝膽之言無所不盡也其後君爲諸生有聲庠序間吾兄弟皆淪落不偶各自棄去兩兄無祿叔父卽世門戶伶仃有風雨飄搖之憂當是之時苟可以有益於吾吾知君之不愛餘力也君旣累不得志於有司而俯仰之資多所闕乏曩歲以選充歲賦上可以取科名下亦不失州縣之職而君貧益甚憂思益苦惻惻自嘆以爲不知生人之歡而羨死者之無知蓋愛君者旣憐君之困而私怪其不祥夫憂

能傷人謂其能致病而君之死又不以病可痛也堂上兩親逾七望八男女八人婚二飾六囊無十金之積家僅二頃之田此君所以沉吟却顧而恐一旦不能支吾者孰意語未絕聲客猶在座毒氣卒發決裂五內向來之切切付之無何有而已某等親托肺腑意同手足生不能寬君之憂死不能名君之賊雖拊棺一慟心腸斷絕何以慰君於地下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君精神強王肌革充實而終於天意度汎愛言詞煦論而死於毒皆理之不可知者天其可闕耶

聊具時羞之奠以告長別言有盡而意不可終君知乎不知乎嗚呼哀哉尚饗

代諸從弟祭舅妣文

嗚呼吾母四歲而孤吾舅妣撫之不知爲無父也七歲而字十八歲而歸其間閨門之教問遺之禮結褵之具吾舅妣佐之亦不知其爲無父也吾母之存吾舅無旬日而不過吾家者與吾母追叙吾外祖父母之遺事及憂吾母之疾病相與嘆息而不忍別旣去而吾母惓惓之意可想也吾母之亾吾舅無旬月而不過吾家者與

吾父追叙吾母之遺事及憂吾兄弟姊妹之爲生相與愴然嘆息而不忍別旣去而吾父惓惓之意可想也吾父沒而吾舅益老不時時至吾家然吾兄弟來見吾舅吾姪相與追叙吾父母之志以爲教而吾兄弟見其容聞其音彷彿吾母之在前嗚呼孰意十日之間而吾舅吾姪俱見背棄耶吾舅以忠厚之行孚於鄉吾姪以慈訓之義刑於家吾兄弟之是瞻是依猶言父母也嗚呼今而後將誰仰耶吾舅吾姪皆及中壽而諸子諸孫斐然以文章自見必且大吾外氏之門以食種德之報宜無足深悼者但念骨肉凋謝而老成之風盡矣嗚呼痛哉茲具薄奠以申渭陽之思靈其有知伏惟尚饗

祭處士須公文

夫士約身修行於猷畝之間不求聞達而使百里之內其善者愛而敬之其不善者慕而化之恣睢之氣不忍相加睚眦之怒不能相觸此亦可謂一國之善士無爵而貴者余所見須公蓋其人也公守其世業以明農力穡爲務銖積寸釁有封君之產夫好德務施者聞其語則多見

其人則少。況起于艱難，尤不忍輕棄其資以趨人之困。此朱公之所以不遣長子者也。而公賙窮振急，拆券忘責，終其身不倦。語曰：富者衆之怨也。又曰：富者貧人之母也。蓋損己以裕人，則爲人之母。瘠人以肥己，則爲人之仇。公之生也，望其貌者喜色相告；公之歿也，臨其喪者涕泣相將，亦可愧世之富而不仁，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愉快者矣。余與公之子君美有文字之好，熟聞公之忠愿愷悌，而君美旣貴，人以爲天道報施之稱。夫以君美之才，固四海之禎祥，以

君美而爲公之子，豈非一家之福祉。然公之生，榮死哀，固其所自致，不待於有子而後顯也。茲者公與其元配盧孺人同歸幽宅，夫孺人相與黽勉，以成公之業，相與儆戒，以成公之德。雖不及偕老而可謂同心，今俟其子之貴，乃歸於地下，以生準死，吾知其含笑于九原也。嗚呼，尚

祭張恒拙文

嗚呼先生，稟冲和之質，受慈悲之旨。恒體恕而行仁，必先人而後己，不稱人之短而好稱其長，不成人之惡而能成其美。與善人居，嚴之若

與衆人居慈之若子申孝弟之義依寬柔之教則儒林之長者標解脫之宗示舟般之要則沙門之大士故聞其出世之法者必手拆憍慢之幢身披忍辱之鎧聞其涉世之論者必人耕無競之田家居不爭之里嗚呼恬愉以養神澹泊以養福孰有如先生者宜壽考維祺乃一疾而長終乎先生一歲之中輒三四過余晝或接席夜或連牀未嘗不快然自喜如寒者之負日如熱者之當風也今其已矣將復來人間爲三教之主盟乎將受生彌陀之臺聽法兜率之宮乎已嗚呼尚饗

祭宣孝先文

世路多患人生實難外役役於寵辱之交內戚戚於俯仰之累少者感勞生之方始老者憂末路之愈艱是以士惜分陰女稱昧旦若夫安神偃仰信步浮沈七情鮮怒懼惡欲之擾四時無

寒暑燥濕之侵偕老於將耄之年同歸于旬日之內蓋千萬人而不一見也吁嗟先生生于簪纓之後長於翰墨之林恬淡爲懷故無求於世忠厚爲質故寡怨於人配宜室之媛故琴瑟和合生克家之子故弓冶克傳入室金蘭忘形骸於談笑當階玉樹奮志節于簡篇皓月涼風周旋杖履嘉時令日必命壺觴耆舊推德公之高宗族歎萊婦之識乃乘化而俱逝何異夫拔宅而遊仙某等或忝姻親或承世誼奉儀刑於風昔彷彿音容驚訃聞於茲晨流連涕淚東歸

德詞以陳情

祭徐抱朴文

惟靈通以持正直而能溫出入市廛而多聞當世之務支吾門戶而不廢制科之文智足防身慈無忤物栖遲林壑多忘形之交應接里閭習涉世之道從容晤言皆幽人貞士之度慷慨持議有烈士丈夫之餘家不逾中人而能振親知之窮阨身不過下壽而每示老成之典刑時值三餘陳翰墨以娛志會逢四美託壺觴以寫懷竹蔭綠溪觀遊魚之羣泳花香入座聞好鳥之

互歌目見三代之承懽生逢五朝之泰運旣捐
除於情慾方了達于死生胡不百年忽成千古
嗚呼哀哉某等或童而共學或老而同襟時圍
棋以手談亦引爵而心醉喜聞歌者清聲能談
故老逸事收桂下之落英採松間之新蕈乘涼
風于茂樹待皎月於疎林追念昔遊盡爲陳迹
尊俎在席勸酬無期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女廉文

維天啟乙丑正月己卯徐君女廉將歸於幽宅
友人唐時升金兆登以一觴祖道兩家子皆受

業于君者咸在奔走而以詞告之曰嗚呼古之
賢士失職坎壈終身者多矣然若女廉之嶽嶽
濩落於六十年間居夷而遇險慎始而凶終曾
不得一日伸眉非獨同志爲之扼腕太息雖尋
常之人未嘗接君之餘論而識其深衷者亦爲
之頓足而不平也嗚呼哀哉君之志將商略于
古君之業在表章六經此皆非今世之所趨舍
如鼓瑟于齊資章甫於越若是而人莫知之無
足異者至于制舉之文高華適逸雲興霞爛鳳
翥鸞翔當代名家望之若在層霄之上而曾不

得志於一夫之目且不得與斗筭之徒比肩是何爲哉又其迍邐一生少而孤露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凶禍頻仍人理所不堪豈豐其材者嗇其命通其志者厄其身所向齟齬實天之所不祐也嗚呼昔稱倜儻之士多負俗之累君內行純備道義是將口無浮淫之詞面無婉媚之色家無中農之入而出入紈綺之室若不知紛華之可慕身無下士之位而談笑軒冕之間若不知勢醜之可憑此又時命之所不能制而厄窮之所不能困者豈卽以是獲罪于天乎嗚呼哀

哉吾三人之相與友也蓋自結髮以及于白首矣良辰萃止密室晤言上叅六藝之微言下論百代之大略以及身世之事或典籍之所不詳或訓詁之所未及各盡其異同之詞私自嘆以爲古之益友直諫多聞者斯人也故令其子備弟子之列豈獨一經哉庶幾以君爲質矣嗚呼乃今竟棄我而去耶則向之寵辱得喪一歸之太空君且超然于大運而噉噉然隨而哭之得無爲君之所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甥伯安文

已丑之秋九月徐甥伯安抱病而歿既撫棺而
哭之茲具鷄黍之奠而爲辭以告之曰嗚呼哀
哉吾家三世以來婚姻之親多凋謝者如將旦
之星落落相望唯子之先君情意相得憂樂相
關雖兄弟不若也不幸蚤世而子之兄弟篤於
外家或經時不相見或經旬不相聞而懽愉慘
悴義必共之若同堂而居同朝夕而相與計議
也嗚呼孰謂少者竟去我而逝乎子之性含醇
履順欲以孝慈洽其家以雍睦和其族以信義
導其鄉之人而托志清遠尚友古人見圭璧之

制鼎彝之文與前人之法書名畫則把玩不休
如飢渴之於飲食及其酒肴旣陳良朋萃止百
花敷英明月入戶則壺傾燭盡而意猶未已此
皆高人勝士所以窮當年之娛却塵俗之累非
有害於性命之情者豈足以召疾而至此極乎
嗚呼哀哉今入其室卷帙依然行其野畝塍修
治問其弟以身後之事則條理井然能貽長逝
者以安吾知子之子不孤矣吾所痛者獨以子
之孝誠不得終養而使垂白老母哭子耳嗚呼
痛哉其聞吾言耶雖子之平生宅心事外至此

不能不飲泣於夜臺也嗚呼尚饗

祭光祿卿時汝健文

天啟乙丑冬十二月光祿卿時君將葬于吳山之麓君之初捐館也友人唐時升客京師未嘗憑棺一慟今當匍匐赴之躬視復土會有子舍之戒不得遠於將之乃爲文以告之曰今之所謂能臣者類非憂國家之急思效尺寸於時以報遭遇之恩也異已者攻之以爲風節同已者附之以張氣燄權勢有苑枯則睢盱動色遷轉有遲速則排擠爭先然其計不出於苞苴竿牘

之間而百寮慕之以爲縉紳之領袖者皆是也君前後歷四縣修利民之事若營私家疾敗羣之人若去私仇及入憲臺唯紀綱是持唯奸慝是糾請託之言不入於耳賄賂之迹不至于目觀其蹇蹇不移義形於色卽使九遷在前三黜在後必無以易其慮矣嗚呼哀哉余與君少而同學長而同里至於謝事而歸則春秋佳日一壺一榻數共晤言之懽故知君之懷忠履信秉正嫉邪不比德以行私不違道以遠怨誠可謂獨力之士矣夫獨力之士世之知之者蓋亦鮮

哉此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君以余言爲然耶否耶爲諛君子地下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瞿母殷太安人文代

惟文懿公功存九廟而私不能樹田舍之謀志在千秋而近不能營子孫之計身沒之日四壁蕭然夫人貞亮爲質艱難備嘗何有何無不忍傷愛子之志旣生旣育則勗以先君之思歲時祭祀常似初喪朝夕憂皇曾無佚樂里閭聞而心惻宗族見而涕零及夫凌霄翼成絕景蹄逸玄成經術繼韋丞相之家聲永叔顯庸知狄夫

人之母道西省之龍光聿至北堂之燕喜方來乃輕軒不駕總帳長辭捧檄何喜重茵更悲嗚呼哀哉是薦是穰必有豐年旣取禾之百千夫何炊而不食於斯知憂愁非傷生之本懼悰非養性之資蓋中歲食貧所以顯其苦節暮年榮遇所以酬其劬勞旣見令子之成名遂報先君於地下夫人之志畢矣嗚呼哀哉某仰止令德式是邦人忽聞訃音心焉如擣生芻一束于以告哀靈其不寐尚或鑒之

祭閔孺人文

蓋聞爲有道者妻得其時則共其福祿榮名有
湯沐之邑而受綸綍之褒詞不得其時猶保一
廛之業耕于前耘于後編衣綦屨而可以樂飢
吾友孟陽意可以頡頏百代才可以驅騁四海
而不能致二頃以爲資遂使孺人黽勉有無朝
炊恐不及夕夕爨恐不及朝勞心苦身者殆三
十年於茲一畝之官圖書襍陳壺觴間設談笑
滿坐而甌釜蕭然將不足于舖糜東市之薪西
市之粟宰相假貸而室中之待食者多意外之
孤嫠飢寒驅人良人轍跡殆遍燕趙韓魏楚越
之郊童稚伶仃卒歲無計而處之晏然人以爲
荼而我以爲薺蓋其歸依空王之諦知萬緣之
幻影苦樂之非真故終貧且窘亦何戚戚而咨
咨今長已矣四大分離六塵滅絕骨肉歸於土
而神明無不之豈遂往生西土承諸佛之慈閔
亦將就五濁之世精脩淨業以從第一之導師
則向來懽愉慘悴之事皆如夢耳而親戚故舊
乃爲之悽惻而含悲嗚呼哀哉尚饗

哀詞

祭張烈愍公哀詞

贈光祿寺卿張烈愍公與其夫人錢氏及二女之喪至自興文有司方奉 旨營葬建祠諭祭嘉定友人某等敬以束芻卮酒爲奠而唐時升侑之以詞時升孫懋恒則公之甥也使洗爵奉俎將事焉嗚呼哀哉公之世父余所嚴事在師友之間而又締以婚姻故識公于髫年公生不好弄弱而能文潛泳詩書之澤漸積孝友之風平居無子弟之過令譽在公卿之間不得志于諸生久之充歲賦選爲敘州興文令潔廉慈惠之政協于上下屢攝旁縣令各著能聲時有建州之役徵兵西南夷夷人內地幾虛冒軍賞詐不得行遂殘賊重臣爲亂繼至者四出剽掠殘破城郭興文不過百家之聚無壁壘自固亦無一卒披甲荷兵者公坐堂皇賊入見之猶羅拜廷下巴而漸囂索庫藏公知不可過謂 天子命吏義不死賊手夫人與二女亦自謂不可辱於賊公仗劍持印綬令夫人與二女皆正衣襟同時縱火自焚而公獨自刎神色如平時家人亦願殉所事於地下從死者男一人婢二人賊驚駭歎其忠烈無不失色者嗚呼哀哉歿生亦

大矣朝不坐宴不與之人寄一官於萬里外無
城郭內無兵衛府庫不及中人家倘猶愛其
七尺之軀則率其士民就芻州縣之有儲胥可
守者相與効力固足以逃死不然則託其妻孥
於大府而身授命焉此皆公之智所及而終不
少委曲以求生乃闔門赴義殺身成仁至于僮
奴亦無所驅迫于前而視死如歸千載之下想
見當時之事與日月爭光況有心期之舊者哉

詞曰

方明德之中天兮正薄海之晏然胡鯨鯢之遺

孽兮紛彳亍以窮年嗟隄防之橫決兮始于涓
涓豈中夏之虎臣兮不足以息一隅之烽燧乃
徵兵於百蠻兮蓋欲問左之息肩驅狼狐于前
茅兮命猿狖以爲中堅旣非我之族類兮何能
奉師律以周旋竟踉蹌以齟齬兮血濺大帥之
旌旃縱豺虎於人羣兮恣擇肉而垂涎嗟夫君
之好修兮固懷仁而蹈義遵先人之遺則兮唯
忠孝焉是賁旣受百里之命兮視夷險其何異
罹時事之閔凶兮敢忘致身於寤寐當寇盜之
走集兮曾無一堵之睥睨二三遺民豈不欲奮

身以捍慈父。今無寸刃以爲衛。旣臨危而三思。今唯一死而無再計。有賢媛之高亮。今與烈士。焉同志。當戈戟之搶攘。今獨從容而委帔。幸相。從于九原。今詎灑別離之涕淚。彼弱女之婉婉。兮。羗四德之方備。如珠輝而玉映。兮。忽摧殘而委地。夫仁義之無常。今固蹈之。則是聞高風之興起。兮。且沾被于百世。狗人道之大綱。兮。故捐生如脫屣。嗚呼哀哉。當君之蚤歲。兮。若處子之逡逡。與之處者。以爲不可得而踈。兮。復不可得而親。迨其臨大節而皎皎。兮。乃如玉衡之列秋。呼哀哉尚饗。

祭編修王辰玉哀詞

維丙寅十一月壬寅。王君辰玉之靈柩自長洲之楓橋。歸于宋涇之新阡。其友某等素知景慕君者。所爲按音容于髣髴。亦匍匐於白馬素車之間。而時升告之以詞。曰。當癸丑之西邁。兮。託處于文廟之幽宮。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兮。灑涕淚於楸松。乃謂晨昏戀戀。猶生平兮。異魂

魄之咫尺融融嗟日月之不居兮十見白楊之
悲風茲獲吉壤於東鄙兮蓋龜從筮從繫梓桑
之在望兮鬱佳氣其茆茆瞻丹旒之東下兮沿
大江之泝澗雖死生契濶之既遠兮君之談笑
猶宛在於余胸乃其高視千古俯臨九州兮固
將驂蒼螭駕白鶴以來往於長空乘化而游冷
然無不之兮矧山椒海曲百里而常通吾將問
君以疇昔之款言不知神馭之西東昔所憂者
君之後人孑然而今已著節於在公諸孫森森
如璞中之玉旦夕有蜿蜒之白虹是在後死者
用以爲慰兮而君雖逍遙萬物之表亦豈不怡
快於中惟我二三兄弟之綢繆兮固草木臭味
之偶同彼後學之好是懿德兮夙仰止一代之
宗工踈陳詞于臨穴兮悵馬鬣之新封嗚呼哀
哉

祭沈公路哀詞

嗟夫人之寓形于寰區兮同濁世之滔滔不違
親而絕俗兮雅抗志於重霄咀六藝之菁華兮
定羣言之煩囂參二氏之玄寂兮遵東魯以甄
陶采微言之要眇兮析精義于秋毫延巖穴於

庭戶兮窈林麓與山椒朝睹雲霞之光變兮夕
與明月而相邀時弄翰墨以自娛兮因鷓鴣之
一毛亦流布于詞林兮況全睹其九苞嗟夫非
斯人莫之與兮蓋在汎愛而親賢值春秋之佳
日兮集吾徒而比肩旣雅言之卓爾兮亦情語
之歡然初邂逅之締交兮終繼綵於窮年茂
晏之言笑兮必秩秩以周旋佐高談以急盞兮
和清奏以哀絃雖狎必以貌兮亦禮儀之不愆
退而省其燕處兮恒抱素而思玄嘗觀世緣之
膠轄兮恣膏火之熬煎君之泊然以養志兮宜
壽命之永延信修短之有數兮又何問乎彼天
君之定居膠城兮見玉衡之屢遷二三子之晤
言兮多當花月之嬋娟賞前人之繡纈兮或濡
染於丹鉛屏塵容而却俗狀兮多逸思之翩翩
胡下壽之不迨兮乃祖送於黃泉痛斯人之不
可作兮臨其穴而泪漣嗚呼尚饗

張孺人哀詞

侯次君雍瞻之室張氏生于慈惠之族歸于雍
肅之門神情散朗體協柔嘉兩姑稱其孝三族
感其仁多男競爽介福方來俄嬰疾疢大命不

延中外姻黨嗟悼萬餘時升辱通家之好恭附
葭莩乃爲詞以哀之曰

金根之樹瓊柯之林朝承慶雲之靄靄兮夕被
甘露之霏霏方艷陽之當候兮豈虞霜霰之來
侵嗚呼哀哉繄夫人之惠溫兮又奉先人之遺
則履中和以成性兮生麻中而自直迨夫于歸
慶門兮若金鏞王戚之在前森珪璋之畢陳兮
奏越疏而朱絃靈修之長才兮蒸雲而湧霧唯
黽勉以同心兮調琴瑟之在御抑威儀之棣棣
兮信周旋而中度眷晨昏之戀戀兮觀慈顏之

懽豫丹穴之羣鷦兮固無凡羽粲五采之陸離
兮蓋須時而高舉謂多福之方來兮如百川之
東注嗟總帷之寂寂兮掩明鏡而無光黯衾枕
而生塵兮徒巾幌之遺芳當鷄鳴與昧旦兮魂
廷廷若在傷情刀尺之無聲兮徂清夜於洞房
嗚呼哀哉人命之同歸于盡兮夫何擇于修短
也獨鍛珠而椎璧兮乃人情之所懣也嗚呼哀
哉幽室沉沉兮風落蟬蟻青燈明滅兮熠燿輝
輝以生準死兮魂魄長依人間離合兮自古莫
違以理自遣兮勿用歔歔嗚呼哀哉

三易集卷之十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十五目錄

行狀 凡七首

金逸齋先生行狀

翰林院編修王君行狀

龔孺人行狀

時守愚室沈孺人行狀

沈公路室李孺人行狀

先妣盧孺人行狀

先兄伯和府君行狀

易集卷之十五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五
行狀

金逸齋先生行狀

金府君諱翊字廷贊別號逸齋居士有子曰大有字伯謙舉鄉進士蚤卒今營葬事者伯謙之子兆登也金氏世爲嘉定人居羅溪之上以孝弟力田稱於鄉人公少從里中傳受經不成而深好文學之士見儒生有所論說疊疊聽之唯恐其去行闖闖中聞小兒諷誦聲亦喜動于色學親至孝晨昏不忍去側入縣城留一二日常

戀戀不自得有嬰兒之慕父死時以役至京師
聞訃蓬跣奔喪盡忘其齋至逆旅輒擗踊長號
同舍不忍聞或去之旁舍比白首常咄咄自語
曰病不知湯藥死不知含斂尚何比數于人子
意蓋自悼也兄弟相愛甚篤其季出壻居婦家
相去十里所公見其所與游輒問君從東來見
吾弟好否人或詰公言君弟以某事度費幾何
今未辦令吾取之于君公欣然授之其人見公
至誠遂不欺也公同產女弟二人又伯叔父之
女二人俱嫁而寡獨其長者有子餘貧不能自

存公迎以歸戒家人曰諸姑無依義所當奉子
孫事姑如事我母令有闕生其悲今已二十餘
年愉愉一室間尚無恙嘉靖戊午伯謙儔于南
都公對賀客不樂謂所親曰吾憶先君置兒膝
上教之誦取珍果啗之今兒長而親不待矣公
之孝誠遇事輒見皆此類也平生愷悌愛人人
無親疎與之交必輸寫心腹尤好赴人之急姻
親中有逋負國賦者數多不能償縣令收繫之
方急人或告公公亟歸出橐中金錢不足則質
衣取家人簪珥盡償之其人大驚非所望也然

不復言于人人亦鮮有知者在閭閻間甚有恩義歲小侵輒捐租折券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家人嘻嘻不治田公怪問之知爲貧不能耕卽遺以犁牛種食其人卒用此起富里中有周某王某莊某窮老無子來依公公舍養之以死爲卜地而葬勅子孫爲輸稅曰若是者吾所哀也令世世知吾志矣公居常無餘財而其義信於人人有所經營爭自效曰吾爲公任某事吾爲公任某事頗似爲俠者然未嘗有睚眦之怒也配潘孺人十九而歸于金氏在舅姑旁觀望顏

色常知其意指所在而視公所養諸女弟情意周至朝夕與語若恐傷之鮮衣美食不欲獨有也孺人家世治詩書其先多顯者有弟名士英能通五經及古今兵農之制朝廟因革之儀至於陰陽律呂之書世所不能知而盡能舉其說學者號曰新菴先生伯謙少而學焉故多先生長者之游而於經義兼通諸儒說文雖蚤世未致通顯而方聞直節一時以爲偉人至兆登廩廩自勵不能苟然爲庸俗人者多孺人之教外家之風類也然孺人旣爲農家婦卽以勤嗇持

其家居田間常鷄鳴起具數十人食食畢男子
出闢田疇婦女紡績縫衣裳老稚治春刈薪緯
蕭及披葱養芋之類皆有法度歲時問遺宗黨
唯恐不徧其貧者欲有所假貸神氣羞沮不能
自言常先探其意給之中歲謝事始事佛晨起
盥洗膜拜誦經以爲常初伯謙亾時孺人撫兆
登而哭曰天禍未亾人以此極也未亾人朝
哭而祖墓哭而父所以猶言猶食者望兒之有
成也歲在壬午兆登名在鄉書孺人甚喜迨兆
登上公車還而孺人之疾革矣大故之際謂家
人毋哭侍者歌唄送之身與相和而逝癸未之
冬十一月初六日將奉公與孺人之柩合葬界
涇之新阡兆登將請銘于一代之作者以圖其
不朽而屬時升爲之狀時升駭稚於作者何能
爲役但伯謙常推以爲後來之秀而與兆登有
兄弟之好義不可辭則爲之撰次如右

翰林院編修王君行狀

王君辰玉卒于萬曆己酉之春歲癸丑從文肅
公殯于長洲楓橋之新阡蓋謂其魂魄之未忍
相離也天啟丙寅乃卜吉于太倉之宋涇十二

月癸酉實緝竈宓之期其孤時敏述其遺事自宗族父兄與平生交游及蒼頭廬兒之老而習事者采其單詞逸事摭拾成數千言復自謂大故之前日在師保之側晨昏問候罷則命之出微言隱志容有不聞而以余能知之也屬余爲之狀蓋君方病困時嘗手書三寸紙以示坐客曰吾志在忠孝甚大今已矣他人不知也唐兄當知之嗟夫余誠知君矣而君之所欲爲者未著於世縱言之而千百載之後誰復知君乎余初識君於未冠時頎然玉立有雲霄之姿千人

之會皆屬目焉觀聽明審不輕嘖笑客有一言會心者當坐默然退必求竟其說余于是知其志意遠矣壬辰之歲文肅公被命還朝邀余遊京師相與爲討論古今之學于邸後僦屋爲學舍未嘗有軒冕客至門寢食被服一如寒士唯不問米鹽薪芻耳余泛濫羣籍莫適爲業而君獨好論累朝大政沿革損益得失之故凡郊廟禮儀宮禁輿服甲兵屯戍錢穀輓輸鹽茶馬政與近世貢市之利害無不畢究又謂安危在邊六詔以南三韓以北百年間叛服之故如指諸

掌以爲古之君子所謂學者正如是而已蓋以君之材自知不抹撥於世一旦有用我者當不臨闕而鑄兵也乃今竟長已耶嗚呼痛哉君之裔出太原先世爲嘉定人後割以置太倉遂爲太倉人六世祖謙爲莆田丞嘗活冤獄七人自謂後當有興者再傳爲銑銑生湧湧生夢祥皆以文肅公推恩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文肅公諱錫爵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薨累贈太傅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君精敏絕

倫未結髮已有文數十百篇傳布遠近讀書一舉目輒盡數千言他人尚未得其半戊子中順天鄉試第一言者謂大臣子雖其材足以自致青雲然宜再會百官都試以示海內君試文出于畧刻精詳典麗在廷無不驚歎服其能而君不能者強君君應之笑語方謹未食頃已就人持玩以爲不能加也文肅未明入閣夜閱副封裁答書疏每至漏下三鼓君先公而興後公而寢以爲常京師繁華宴樂之事一切不相聞惟

春秋佳日一再至西山登臨賦咏自謂愉快然亦寒士之所能致也時中外多故廟堂有不能主張者則憂形於色累日不寧至於姻親故人各位遲速巧拙則漠然不與聞故生長形勢之途而恩怨無及之者辛丑及第奉使江南因予告左右就養不去側而文肅在丘壑間以獨往獨來爲適嘗論而遣之終依依不能去也平生雖高居簡出無便佞之交無淫巧之好然而文肅門生故舊自遠方至者君往來報謝罷于道路退入子舍則明燈酬答四方書牘少暇則簡

策在左丹鉛在右疊疊不倦余從容謂之曰性命之情固亦欲以恬以愉乃可久安今予苦之不置得無如東野子之馬乎君笑以爲然而不能改也嗚呼君果以此不得永年乎抑亦修短有數果懸于天平乎余於數十年內察君之志行其于慈孝最隆也至若安不怠危恭不忘約不以潔明污不以智驚愚同己者知其所短異己者取其所長不以所能傲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士有百行庶幾備之矣及其福至不盈禍至不懾苟臨大節義在君親死生之際吾知其

不可奪志也少好爲詩務去陳言其得意處如天際朱霞掩映縹緲而青螭紫鳳容與其間爲文落筆千言藻思泉湧尤長于經世大畧敷陳詳允深切利害非書生輩所能及者所著論語解每得昔人所未及所謂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近之矣甲申客有謂君執政大臣子不當應試以避形迹質之文肅公報曰大丈夫舉事當不愧皇天豈必爲此詭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風波且利鈍在造物取舍在主司兒何以懸知必中而先爲避嫌地耶是歲君不得薦後三

年科場議起君言大臣當爲國體計不足以一子蒙詬發怒也已而因激成疑因疑成隙人言紛紛久而後定然其父子間所私論者皆各言也嘗自京師奉王母歸吳往返三千餘里州縣郵傳不煩一夫叔父學憲公諱鼎爵有子而天君共養周備臨沒之際謂家人曰吾於今日乃知有十子者無以加也時文肅公請命于吳太夫人以君之次子廢虞爲嗣孫而又死則命季子贊虞嗣之贊虞卽今時敏及長子鳴虞早世則時敏不得出爲人後君屬續之辰惟以此事

爲念遺命時敏他日幸而有次子當立爲嗣曾
孫世世承祀以終祖命無忌吾言昔明道先生
無後以弟正叔子爲嗣已而又絕則復以正叔
之後叙世次爲嗣孫君蓋倣此意也至若諸姑
姊妹恩意浹洽家有大事取決于君則謂無過
舉故其沒也通國震悼謂爲善者無所勸爲不
義者無所忌矣君諱衡辰玉其字也生于嘉靖
辛酉得年四十有九釋褐授翰林院編修以子
恩贈奉政大夫尚寶司卿時敏方求當代文章
名家爲君沒世之計而余特以朝夕耳目所得
著之爲狀後有仰正君者於此考焉

龔孺人行狀

孺人姓龔氏諱仲連父曰奉政大夫蜀府長史
有成母王氏十九而爲李重本妻生以嘉靖乙
未卒以萬曆壬午爲年四十有九葬以乙酉春
三月之丙申其子國華國英屬予識其大畧蓋
孺妻之從母也子兒時讀書外家外姑與孺人
間遺不絕歲時嘗相過從時王氏新沒閨中而
奉政公嬰孤城于兵火之間猾賊耳目布在肘
腋旦夕有不測之憂姊妹每相對而泣後予數

至孺人家家在頽垣敗瓦中蓋去海寇之禍未
久也而宗黨之無歸者多依重本室中纍纍有
老稚不知操作者焉孺人待之未嘗爲刺刺語
以失故舊之懽後居城中旁縣長者至吾邑恒
候重本重本不問有無第從外舍留客而豐饌
立至至于僮僕皆得醉飽以去由是門戶不衰
率孺人黽勉之力耳李氏自經亂後無日不從
于官先世之喪有至二三十年不葬者歲辛巳
力大祲而克以三喪葬孺人實經理之是時葬
有日矣有術者言歲行不利李氏之墓葬則禍

于生者孺人嘆曰吾所爲日夜痛心者先人未
知歸骨之處也陰陽難知不宜以禍福易慮遂
葬葬八月而孺人卒人以爲術者之言良驗然
吾觀青鳥之書謬悠壽張拘而多畏所言禍福
誠有準於人耶抑命之至此極而其言偶中耶
不然子孫之亟欲安藉其先人者宜得福而更
報以死天之好惡何其夢夢也孺人臨事明斷
知大體常有烈丈夫之風予不能盡識而識其
耳目所睹記者如此俾其子孫有足徵云

時守愚室沈孺人行狀

萬曆乙酉冬十一月廿四日時翁守愚之室葬于華亭涇之新阡其子偕行過余泣而言曰以不肖門戶之落然而吾母其其艱難四世于今曾未嘗有一日之懽意蓋切切于不肖之有成也今不肖受一命于朝幾獲升斗之祿以娛暮年而之任三月奄及于大故欲報之德呼天叩地無所及矣唯是無以賁其墓中之石將隕墜先德是懼敢用假手于子嗚呼傷哉貧也古今同之而風樹之詞則千載之所爲歔歔流涕者宜偕行之悲不能自止也余爲之次第其語而

請于立言之君子焉孺人姓沈氏世居嘉定之循義鄉端靜以敏少時通曲禮及諸家小說歸時年十有八時氏方貧而守愚翁往來江海間遂什一之利或經歲不至其家而其父母與其大母俱無恙孺人承迎兩姑之間日闕無儲倚機杼給晨昏之奉恒惴惴不得寧也而姑之母王氏亦依壻家性嚴甚常恨恨不自得小失其指輒詆語不休孺人踧踖謝過伺其色和而後退由是更愛孺人歲常大稔米價翔貴孺人具食以奉諸母而已獨不飽至采野藿而雜食之

篋中不得留一絲而無所假貸於人曰以窮歸
人人或不能相恤徒傷老人之意無謂也王孺
人常病日夜不離于側時其寒溫飢飽之節而
適之人以爲難偕行幼警慧不羣孺人慈而訓
之日語以爲生之難以女力之不任爲農賈而
又不能自振于儒吾終憂愁沒世而已夜織絰
令諷誦于旁熒熒其一燈率以漏下數鼓爲常
偕行弱冠舉于鄉孺人色稍愉然三上公車不
第悒悒而歸孺人撫且慰曰窮通命也女宜安
之卽今蔬水幸安居無寧食祿而萍梗千里外

乎偕行旣成進士佩符取道歸省具鮮衣簪珥
跪進之孺人雅不欲御曰老人喜布素汝慎乃
職俟有後命始可更故衣耳瀕行囑曰女不見
剝民膏而肥其橐者乎神弓鬼矢不注而中惟
惠惟廉牧養小民此予之願也孺人性儉朴寡
言笑於物泊然無所好纖麗之飾不及于身親
黨有邀爲會者輒謝不往晚而事佛遂斷葷血
見之則作嘔必持去而後已兼之病脾飲食日
損蓋生平疾病半之以故偕行釋褐後卽欲引
例請告不獲旣授確山令依依榻間泣不忍別

孺人叱曰鬼身復我有乎行矣當作循吏以報天子耳且若父強無恙若妹及壻得朝夕同起居女何念我爲偕行始收淚以行行三月孺人懸念不置趣守愚翁率拏赴之而不虞已之疾作不起矣卒之時偕行視事確山凡百日而守愚翁往省其子凡十日治其舍歛者孺人之女與其壻浦士及也嗟乎孺人勤一生之力以持其家旣老而有以自佚矣獨不能須臾以及于祿養天之報施不可知也古之事親者生養死葬止矣而偕行欲附青雲之士爲其親不朽之

圖蓋其意不能得之于彼而欲得之于此有足憐者唯執事哀而賜之銘時氏將世世寵綏之
沈公路室李孺人行狀

嘉定東南七十里江海之間有沈氏居之閭閻相望而公路少有異才不得志於時然遊覽翰墨之林托志千古之事中歲以著述自娛有所纂緝流布人間足跡不出戶者殆十五六年而四方賢者皆言公路清曠博雅非今世人平居遠近造門者不絕皆善遇之而其中所傾慕相與久要者必志義之士振人於厄不問何如人

而其人情僞短長了了不失尺寸治生之事若不屑意而公私所須俯仰之事各有條理人以是益賢公路而不知所得於賢媛之助者不少也孺人姓李氏鄉進士士榮之女也母周氏孺人之幼也家人異其志趣以爲宜配賢者沈氏旣大家內外婚姻多閑于禮法者舅姑方無恙僮奴百人孺人孝事舅姑承上接下得六親之和無怨懟之言無惰慢之色無跛倚之容閨門之內秩秩如賓筵時而後言讓而後卽坐終其身不變公路未有子廣求宜子者常私佐其費

宗祀之憂發於至誠非苟要譽於宗族鄉黨而已屢更大喪周身之事無不經十指者歲時祭祀必敬必戒習於禮者不能有所指摘也晚而依竺乾之教行住飲食繫念西方初病之日起居言笑如平時旣夕命婢子潔治庭宇屏去更衣之具曰吾無用此矣聞者不知所謂方就寢而疾作然意思泊然略無憂怖惟不語耳又二日而卒夫以公路絕俗之韻目不欲見非禮之事耳不欲聞非法之言使與朝夕者委瑣齷齪日爲兒女子語強聒不休得無傷其雅懷而孺

人雍肅溫惠爲閨闈師明於大體威儀棣棣非
遇伉儷之賢亦無以行其志也雖天靳一孺以
承其後又不及人間下壽然其高亮之度當不
戚戚於九原矣公路之姊歸於顧生子未周兩
月而孺人子之公路名之曰毅似孝愛甚篤令
其父母不知無子之憂今爲縣諸生娶顧氏公
路之仲父曰昌國有子曰弘執弘雅公路臨沒
遺言曰吾以手抱之子待老宗祀大義我惟求
之同祖之人伏弟眷弟首生之子卽我子也蓋
指弘執弘雅云其魂魄所憑固非他人所能移
矣孺人生于萬曆戊寅卒于天啟丙寅爲年四
十有九天啟丁卯冬十二月丙午從公路葬于
江灣之新阡治窀穸之事者昌國與毅似也乞
余言爲狀以請銘于作者

先妣盧孺人行狀

嗚呼時升獲罪于天生罹百凶六歲而先君卽
世筑筑諸孤不知所終吾母日涕泣而撫之又
一年而有長婦之喪又四年而有稚婦之戚悲
愁抑鬱之氣積于一門吾母蓋未嘗有一日之
權也已而兩兄俱爲縣諸生稍用自慰矣然而

家日貧晨昏無甘膳之奉歲丁丑而仲兄時叙不幸早世吾母所出也遺孤未免于襁褓吾母又日涕泣而撫之及癸未而伯兄時雍有羸瘵之疾先君之冢嗣而母意所屬以持門戶者也知其不起矣恒皇皇不能去於懷又明年而時升病疫幾殆矣母怒焉自悼曰吾所哭于唐氏者十七人邁閔亦多矣天不遺一兒以供餘年吾何以生爲疫少間而母病病六日而至于大故時升猶未能奔走於含歛之事也嗚呼悲夫天之厄人有至于此極者乎吾母姓盧氏世居吳淞江之上我祖姑之家在焉由是知母之賢而先君中歲未有嗣故十七而歸于我時大母治家有敬姜之教而先君與叔父修其孝先妣與叔母修其順吾母承迎其間肅肅雍雍三族儀刑之及凶禍洊臻當時之人半不可見矣而意切切不忍忘見諸子則稱二父之爲子者見諸婦則稱二母之爲婦者常懼先緒之隕墜以爲憂自先君棄諸孤之後母常恐恐如不及夕中夜織紉不休及時升讀書外家率三四日而致諸果餠餌是時聞家人至則喜猶不知母從

何得之惟夜臥聞淒風苦雨之聲則黯然思母
嗚咽不能已母聞之私自傷也嘗聞先君之論
能道正嘉以來奇節之士及女子之爲義者皆
歷歷可聽其教時升不獨家人之事時升所厚
者死母爲之泣下而或謂時升不哀母切責之
以爲媿于死者及聞時升從長者遊年長或至
以倍母用以爲喜也平生無燕惰之容無褻慢
之言歲時伏臘子孫在前或爲之一笑而聞其
疾病輒通夕不能寐故以不肖之故而馴致大
病焉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尚忍言之蓋觀古之

賢母以其子之能自立于世而以厚終者多矣
獨時升之不類駢然無聞而使母憂愁以沒世
也不慈不孝神將殛之又不自殞滅乃移其酷
罰于吾親而溘焉長逝也言不足以行於遠行
不足以信于人而使吾母之賢泯泯猥同于凡
類也死者有知則吾兄獲侍吾親而不肖負逆
天之罪醜顏人世其奚俟也嗚呼痛哉不肖孤
將以卒之明年乙酉十二月乙酉葬吾母于先
君之次所以稽首飲血泣而書其蕪穢之詞者
豈敢謂闡揚先德聊以紓其至痛之情爾

先兄伯和府君行狀

萬曆乙酉不肖時升葬先妣盧孺人于先君之次蓋兩兄兩嫂從焉是時諸孤未能助負土之投時升煢煢卽事跋前躓後故不暇述吾兄嫂之德以請銘于作者歲在乙巳伯嫂郭孺人卒其孤敏行敏思將啟伯兄伯和府君之穴而合葬焉乃謀所以賁墓中之石則五十年間荼毒慘怛之事復集于胸臆矣先考撫州訓導府君諱欽堯先妣沈氏年近四十而吾伯兄生名之曰時雍字之曰伯和奇愛之不與庶子等伯兄

剛果易直意之所向萬夫莫回然其爲人最孝友也年十二三時從先君讀書城中其歿有佛閣人言兄生時埋兒衣于此後游閣下輒思母流涕同學者怪之先君之沒也伯兄年十八仲兄年十七時升方六歲言論飲食尚不相通而所至常提携以從一日不至以爲不樂後時升居外家經月一歸望見母兄則泣兄亦悲不自勝及冠婚之際未嘗不嗚咽相對也兄弟羣居必述先君時事因相與嘆息故時升四歲而離先君之側嘉言善行猶彷彿識之伯兄平生岳

岳自負有以非意加之者忿然不能堪及叔父
一言論之必逡巡而止家之不造凶禍洊臻兩
兄雖列名于庠序而先業益落中歲還古岡治
田畝寒耕熟耨以身先之歲收過於上農而以
其間沉潛經傳必求其指歸發爲義理之文精
刻明徹浮游之詞憤悱之見必不見之於篇有
識之士自以爲不及而終不得一遇也已而仲
兄病瘍兄求所以療之者百端嘗得禁方藥與
黃金等價日夜奔走購得之然竟不起兄號哭
累日若無以生自是不復問生計矣乃日居城

中朝夕與親故過從爲懽忽一日咯血數升遂
成瘵疾卒時僅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元配陸氏
鄉進士濬之女也年十四而成婚婦德已備先
母盧孺人老而多病伯兄晨昏戀戀不能舍去
故不別爲子舍而寢處母旁當是時猶稱千金
之家孺人爲冢婦而無尋丈之室臥內晝日非
燭不辨物奴婢或用爲笑而孺人安之時升方
幼嫂字之如小弱弟未幾以瘵卒爲婦者僅四
年而已內外親疎無不悼惜者繼配郭氏同安
縣令山之孫也與陸孺人爲中表姊妹有恭順

惠和之德初同安公事親以孝聞其家蒸魚脯
腊皆有法度故嫂尤精於五饌伯兄性卞急意
有所需未言而欲人喻之又不可問米鹽瑣屑之
事其所誚讓多非人情也而嫂終不以爲怪客
至則終日留連兼味羅列其內則藜藿自食而
已時升從田間入城客有自遠來者坐未定嫂
已爲具食及有所教戒嫂常爲子婦提撕其語
唯恐其不能從也伯兄病時不喜所常食者多
致四方水陸之珍嫂必親餽之病人善怒時謂
不調或至泛盪盪嫂從容更治之務適其意叔

父聞之以爲慈母之字子孝婦之事舅無以加
也撫諸子皆如子諸子亦以爲母羣從之中莫
不曲加恩意者自伯兄之亾家日益貧嫂課僮
僕以耕晝事耨鉏夕事杵臼常以四鼓而休五
鼓而起時時升多四方之遊私戒諸子曰母幸
不病病必以勞無服他藥已而數病數起多以
勤瘁得之卒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君早棄諸
孤門戶所寄者蓋在伯兄耳兄之材氣足以自
奮況有賢媛之助而伶仃不振以沒門衰祚薄
天之所廢也謂之何哉兄生于嘉靖己亥卒於

萬曆乙酉長男名敏行縣諸生次敏思女嫁庠生陸永熠俱郭氏出郭孺人以卒之年十二月辛酉啟伯兄府君之穴合葬於何家浜先塋而以狀授二子俾請爲銘以示於後

三易集卷之十五

終

三易集卷之十六目

傳 凡六首

瞿星卿傳

龔汝修傳

沈廷堅傳

王孺人傳

楊孺人傳

張節婦傳

贊 凡四首

殷無美先生小像贊

羅阿癡小像贊

汪尹子像贊

沈友峯像贊

銘

凡四首

古劍銘

有引

硯銘

有引

杖銘

杖銘壽徐君錫

說

凡一首

聖昭說

疏

凡一首

水災疏

三易集卷之十六目錄

終

三易集卷之十六

傳

瞿星卿傳

夫論人于鄉黨之間者不獨取其言語文章可以炳煥于時而必求篤行之士論人于中外百執事之間者不獨謀議可以屈在廷之人才畧可以濟當世之務而必求貞亮不二心之臣吾於所知者得一人焉曰瞿星卿名汝說吳之常熟人也父景淳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謚文懿君以萬曆辛丑進士出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都

水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僉事尋改視湖廣學政
陞廣東布政叅議乞身歸後起江西叅議不赴
乞致仕文懿公道德文章爲一代宗臣辛丑當
選庶吉士人謂君公卿多念文懿遺烈者君名
臣子詞林不得不推君君蹙然曰幸有老母十
日不得平安報自覺肝膽無主豈以北扉一席
地易慈母之拳拳乎親故猶相慫恿而君請告
出國門矣君有兄曰汝稷方聞卓行爲百僚羽
儀官至太僕卿君五歲而孤言動一以兄爲師
未嘗有子弟之過兒時已能自力于學爲制舉

之文鉤深索隱務窮其指歸一時名家自謂弗
如也工曹日與宦者接事而商賈緣爲姦利唯
至有將作則乾沒不訾是時營辦百端君條理
精密動引故事爲據且能觀萬貨之情不可欺
以浮濫羣閹諛言詈詞日紛然于前終無所假
借所省以億計又考百年間供億盈縮之數彙
而成書至今賴之平生不知世有苟且請託楚
中所進退士雖有勢如山不可撓也獨左右給
使之人多與外通陰相約結踪跡如鬼君機鑿
絕人輒先事而得其奸乞歸七年而有叅議江

西之命時存于式。耕成進士爲永豐令。永豐隸江西。例當迴避。已得請于監司。而君無意于用世矣。人謂永豐治行爲百城冠。且暮間必當顯擢。可以繼其家聲。故堅止足之義。實不然也。君所至必欲不負其官。求有裨補于國。苟不能直道而行。但與時俯仰。以至大官不能一朝居也。少年未嘗知六博之戲。終老無聲伎之奉。所與往還者。皆人倫之儀表。道義之好。終始不渝。便佞之人。無由至前。謂詞賦無益于用。而不爲獨好論當世大畧。取本朝名臣籌策功効可紀者。

錄成百餘卷。曰皇明臣畧。君與人談諧言笑。無間及臨大事。辨是非得失。則義形于色。萬夫不能奪爲兒女子之翫。以夸耀閭里。雖一錢不爲義所當赴。及振人于厄。雖傾囊倒橐。無所愛也。今吳之縉紳先生。以及田野之人。無不知君之爲篤行。然所可述者。但其憂國奉公之志。綜覈名實之才。可以想見而已。而非國家安危緩急之大端。則君之貞亮不二心者。尚在顯晦之間耳。

論曰。今天下非弱小也。而臨事則謂不足于財。

臨敵則謂不足于兵夫是二者豈真不足哉財則以供無益之費兵則以養無用之人由今之道富強無日矣倘如公者起而任之出千金則求千金之効置一將則求一將之用豈至以萬里幅幘億兆之衆經營朝賀之所累數十年不成列屯星羅碁布以當一小夷而鯁鯁焉如有不測之虞此所歎于人之云亡者也

龔汝脩傳

廣西布政使龔公名錫爵字汝脩世稱江南龔氏無二望子孫散處諸郡縣在嘉定者于正嘉

間官至工部尚書賜一品服名弘公之五世祖也公中萬曆甲戌進士釋褐爲江西永新令永新有尹尚書臺故舊門生遍天下聲焰赫然其子橫里中持縣令短長令視事時其家奴環立左右一事不如意紛紛碎語前令莫可誰何公逮繫之議罪有至重辟者尹爲請不能得乃以蜚語入京師貴人然公之精能著輦轂下無傷也未幾尹病且死更以子孫爲託公卒護持其家人以此益重公會大計治行爲天下第二以政府未常識面故不得臺省爲工部營繕司主

事方營壽官多所裁省尋改都水司是時漕河之議不一如聚訟唯司空潘公謂河強淮弱非人力所能爲獨有以隄束水因水刷沙尚可獲百年之利而難者蝨起公實贊襄之迄于成功輓輸通行陵寢無虞數十年所未有也滿九載遷廣東叅政治徐聞兼轄海南一日制府調集兵餉將問罪于黎人之流言稱亂者公謂島嶼小夷豈敢無故蠢動殆有寃不能言今已如蜂蟻屯聚若金鼓一震不得不糜沸倘以咫尺之書諭之不從而後用兵夫何晚及得其情乃珠

厓有山田數十萬頃黎人生業所出爲強宗蠶食過半無所告訴不勝忿懣耳公爲疆理其田羣黎稽首歸命海內外晏然無事矣遷福建布政使明年中考功法歸家十載以林壑白娛口不及寵辱得喪之事有論語解老子註華嚴經疏畧卒年七十

論曰當制府之有事于黎人也以天下全力圖之何憂不克然殺戮無辜以取功名君子不爲也公同時有以平賊功致大位者臨死出橐中金寶分授諸子所見皆人頭又一人臨命時萬

鬼羣謀室中與人相觸天鑒不爽公寧不獲祐于冥冥乎潘司空治河時好事者交口詆之及後人妄更其法者二三年間委入十萬金于泥沙未常得尺寸之用于是知公之持論有功于漕事哉

沈廷堅傳

沈紹侃字廷堅幼有異質父師不知也年十四出試有司縣令竒之置第一補博士弟子自負甚高于人羣中昂首濶步爲同類所指目然見賢于已者誠心下之孜孜學善過于他人余常

止宿其家時其父病瘍初愈方雞鳴君兄弟入問安否循墻行廩廩不聞履聲退而入書舍據案理學業篝燈以待曉余謂其家當有興者已而君之仲兄舉于鄉余猶謂未足當門戶之祥久之無顯者則君之諸兄常以余言爲笑及君蚤世益以爲禍福非關人事然余謂終當驗之也君自言得異書能以符篆致風雨雷電雷電之至不爽時刻風雨之所被以百千里爲限不越尺寸夜中常見赤光如日照耀帷幙卒年二十一以伯况子宏祖爲後云

論曰祝由禹步之說自古有之而儒者不道夫六樂之用天神降地祇出卿雲翔薰風至聖人豈以術致之哉今謂呵叱風雷斬勘鬼魅造化之柄若在其手此何爲者雖儒者耻一物之不知然精神之所不能致智慮之所不能及而居然自恃吾誰欺欺天平近代莫起炎周玄真其術最著皆不聞畜家室營名利蓋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而延堅年少有妻孥圖進取之事迺欲執造化之柄日與神處宜其不能久也至于寄意高遠超然出世之姿則余鮮見其人矣

王孺人傳

代

王孺人者今博士曾某之妻吳縣令汝召之母也方在母其父卜之曰當以某月日時生是爲女子之祥令德而介福夫家其昌已而生如其占及長端靜敏慧父撫而歎曰是女也若爲男必興吾家矣吾今知龜之有知也倘不擇所歸則孟德耀桓少君且笑人矣博士少有絕人之資故孺人歸焉事姑如母事後姑如先姑時內外兩家殷盛諸婦女垂珠璣之珥曳綺繡之袿施朱傅黛夙加薌澤以相曰而孺人獨不御華

曼退然于其間百口之家米鹽麻枲餼牽之屬
仰于一人歲時腰臘所須齊鷲脯腊多手自調
度又勤于組綴諸叔一襪一鳥未嘗取之于市
博士爲人大度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每以齋佐
之然文學英秀之士往來其家輒具方丈食傾
筐倒庋無所惜也歲嘗大稔減佃者租十八九
出糶藏粟其量大于市中而不槩炊時多具數
十人食陰以待丐者故鄉人稱曾氏好行德蓋
孺人之助爲多誨二子巖甚其師皆海內知名
士也時或好弄手加管楚吳縣未束髮時文昏

爛然邑令愛其材親至其家因畱飲食孺人雖
甚喜然戒之曰孺子不足多也爾家世有顯人
至今遼左尚思先中丞之列是非爾祖乎異日
者邂逅致身當砥礪名節樹恩澤與人斯爲顯
親矣若夫苞苴之厚禮義之薄恣睢自肆墮其
家聲祇爲父母羞耳孺人卒時不能五十然今
吳縣治行爲天下最方入列清華之班博士分
教某縣士熏其德監司薦于朝而伯子汝啓與
其兩叔皆籍籍有名庠序中孺人之志庶幾酬
矣

論曰余數見吳父老稱其令之美如膏雨所被無不濡也如旭日所臨無不照也可謂恩結于心矣傳曰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以逢衣之士一旦領師帥之任而能置其民于襁褓間其民皆欲社而稷之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非耶今曾天同遭大慶凡百有位之親出拜絲綸之榮入受黼黻之貴何可勝道哉苟非德義則眈眈訾訾詛謗隨之矣雖生之年有覲面目豈可與孺人同日語哉

楊孺人傳

嘉定漳浦之西有金氏居之至嘉靖中有沐齋先生諱洲舉丙戌進士有志聖人之道家居常以鷄鳴適親所溫清定省一如禮傳所載有弟諱澣嘗邁異疾先生爲謁國醫醫有所恨弗見也方雨先生跪於中庭衣履濡濕弗爲起醫乃爲治病病愈歲以金帛奉醫者終其身故其閨門之內孝友之教不肅而成至其婦女亦皆化之澣之子喬爲鴻臚序班無子以先生之孫曰大振字玉卿者爲後室曰楊孺人邑之名族也幼有婉婉之性妙於女工及芼蕘酒醴之事敏

而有法終歲家人鮮見其面十八而歸于金婦道甚備諸姑媿婦人人得其歡每遇祭祀賓客輒夙夜戒事事畢而後卽安家僅數十人罵詈不出於口而容止肅然動中規矩皆望而畏之宗族婚姻之家雖垣屋相望曾不一赴酒食之會性不好炫服自嫁時衣裝皆篋而藏焉歲時希復一御督課二子嚴過其父有四女以身教之閨中未常有笑聲旣歸夫家不私以財賄曰女子內夫家外父母家善自努力勿復累吾矣初鴻臚公愛玉卿之爲人而甚賢孺人嘗曰此吾佳兒佳婦吾百歲後魂鬼依之矣旣卒而陸太孺人始定姑婦之名所以左右承事者盡色養之道至玉卿臨歿顧孺人而歎曰吾有老母奉養不終然爾在無憾也孺人泣而言曰婦事姑其待君言又十年孺人病革太孺人尚無恙顧諸子婦而歎曰吾有老姑奉養不終長負先君子之託矣然爾輩在吾又何憾乎蓋百日而陸太孺人卒祔身祔棺無遺悔者是可以觀金氏之教矣

論曰子聞金氏初卜宅在荒茆宿莽中雖田連

阡陌不足當上田之一廛然數世以來名家望族轉而四方者多矣而金氏自如也豈所謂瘠土之民勞而思義者乎然婦德實有助焉姑慈婦順一人兼之則賢者之澤也懿彼哲婦爲鴟爲鷄厥音啾啾卒焚其巢若孺人者真室家之祥也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諸生張定安之妻太倉指揮使王化之女上護軍元周之女弟也定安字仲慧至性凝靜淡遠造次不詭於道已而好出世法晏坐

靜室常若有明神臨之初娶朱氏蚤世時已瘵察其世父謂孤陽無偶非所以養生其世母識節婦于兒時憇憇聘之仲慧之父茂仁先生爲儒宗通古今學其母亦明悟有識節婦入門皆知非恒人也仲慧讀書田舍端居淡念以存神繕性爲務歲中居于內者不能旬日嘗謂余曰吾將游神於澹合氣於漠再婚非吾志也爲二親所強殆有宿緣然新婦志意高亮似孫落丈夫當不恨吾不與偕老也逾年而仲慧卒舅姑謂吾朝夕所須不當問孀居者節婦言媳婦不

三易身卷一
二
共養舅姑何得爲人惻怛之意見於其養之表
仲慧無子以兄之子婁孫爲後婁孫亦孝愛不
怠前妻一女遺腹復一女撫而督責之者如一
里中有媪遍識大家婦女獨稱節婦於兄弟婚
姻疎屬皆有恩意然察其隱衷剛明正直若不
知人世有宴私之事者嗟乎使生爲男子襲冠
帶立人之本朝則必秉道立節不爲容容之人
又使不幸遭喪亂流離之日必能慷慨赴義必
不能降志辱身也節婦年過六十邦人上其事
於御史以聞於朝 詔表其廬嗚呼舅姑之親

本始于夫婦之好合而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亦
聖人所以彌縫人道之窮而已豈真與分肌損
氣者同日語耶婦人視前母之子甚於仇讐史
冊所記可勝道哉節婦爲婦則婦爲母則母若
不可解於其心豈非性與道合而因以知聖人
制禮蓋準於賢者必至之情以爲之節文乎
論曰余與仲慧同學相善親兄弟不能加也後
茂仁先生以兄之子妻余之子以節婦長女爲余
從子婦余諸從孫俱能言節婦平居議論麀麀
皆依於孝慈名節能令聽者神志開發耳目爲

之聰明姻家與節婦往來者不敢爲非義嗚呼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乃見之女子哉
贊

殷無美先生小像贊

軒軒乎若鴻鵠之翔也矯矯乎若龍馬之方驤
也吾望而知其人以六合爲戶牖萬有爲秕糠
乃其視營營乎若有所署置色悄悄乎若有所
彷徨不知其爲海波東駛烽火西馳而思調度
以蒼赤白之囊或壺觴在前翰墨在後方與達
者數子游神於層雲之上抽思於重淵之下經

緯黼黻諧合宮商又意其瓶壘旣耻儋石無儲
內有室人之適外乏賓客之歡而思經紀二頃
之秫百株之桑吾所異者相對久之而口不肆
其懸河之辨手不出其雲漢之章蓋平生之所
未嘗嗟乎公能以像爲師乎則桓圭袞冕長在
人主之前安得幅巾微服獨踽踽以涼涼

羅阿癡小像贊

胸中藏琬琰之文腕下出龍蛇之字睂目有煙
霞之姿談笑絕風塵之氣濟陰之酒可以忘憂
泗旁之禾可以卒歲吾見汝蹢躅而游婆娑而

醉曾不見踽踽無聊中憂愁而外顛顛不知汝之果癡乎笑汝癡者之果慧乎長松亭亭巖崖積翠何不貌我于傍相與徜徉而避世

汪尹子像贊

錕鏃鏘鏘玉石珞珞如鼎彝之互陳如星斗之交錯君其以此自負故浩浩之氣溢于眉宇而不知其索莫及夫三爵之後高論怨誹依稀乎仲孺發怒於武安之坐次公抗言于平恩之第滿堂色動君方持杯而盤礴此善画者所不能圖故余爲之志其畧

沈友峯像贊

吾常見君攜杖於桃李之蹊泛舟于芰荷之沼撫節酣歌啣杯絕倒又常見君聞羅袿之香澤一笑起而相迎承明眸之善睐乍得失之若驚茲者長松落落悠然獨坐豈收視返聽而悟電露之不足久嬰也耶

銘

古劍銘

有引

王將軍元周得古銅劍以示余蓋三代之器也秦昭王中朝而歎以楚之鐵劍利倡

優拙殆鐵劍始用故赤董之錫若耶之銅
皆鑄劍所須昔干將莫邪純鉤盤郢之類
皆是物也今此劍殊有光怪將軍言每當
戰鬪之日必鉤然夜鳴在松潘時西虜火
真十萬騎突入近地而偵候者不覺吏士
晏然晨起忽聞劍三吼知有變矣登高四
望見候騎疾馳而至乃發兵登陴嘗夜置
鷄栖上鷄輒非時鳴昔吳鴻扈嵇能識其
父湛盧去無道而之楚人以爲誕而不信
也乃今親見之嗟乎世無歐冶子久矣此

劍浮沉于世何止千百年將從熊羆之士
周旋旗鼓之間乎將寄迹游俠之窟如句
踐飲飛之徒與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相往
還乎或淪没于汲郡之冢豐城之獄久而
復出以著靈曜于此乎茲者將軍受命從
海道援朝鮮劍當在行間余爲之銘其室
云

吾聞太阿之劍登城一麾而江水蕩滴三軍皆
逃今提爾以涉萬里不測之鯨波必斬鬼魅決
虹蜺伸威扶桑之外歸而奉匣者猶得賞以執

珪慎勿入水爲龍終恐辱于塗泥是役也舟師入龍潭別部起覆舟劍入海去

硯銘有引

有遺余硯者旁斲編錢之形戲爲之銘

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豈君平下簾之後積而無所用者乎將富人欲附名姓于法言以爲重乎吾方思倦體罷良朋至止圖所以娛欲易斗酒而不售乃知無翼而飛無脰而馳者固在朝市之間鐘鼎之室柰何久辱于斯

杖銘

始吾與爾將觀岱岳之日攬峨眉之雪南尋禹穴而叫虞舜于蒼梧今老矣知斯游之不遂方青鞵白恰施施而出于于而行以取適于桑榆語云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吾雖擇地而蹈十步一坐尚藉爾之相扶

杖銘壽徐君錫

古之時貴老故六十者奉爾以周旋今之時諱老茲八十者屏爾以躡躡在昔老彭猶悔得爾之遲吾何爲獨不然春日之陽秋月之光東城花塢北郭柳塘唯我與爾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說

聖昭說

時叔子名懋敬常夢其先君侍御示以商頌駿發之篇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小子識之是吾之所以命名者也遂字曰聖昭而屬余爲之說曰古之人所以脩其身而受福于天者無踰于敬矣蓋其言曰朝而惕惕若弗及夕夕而搖搖若弗至朝惴惴焉惟恐取怨惡于人以獲戾于天是宜百祿萃之未敢責報于旦暮也譬如農者寒而耕之熱而耨之且閔閔焉如慈母之保

抱其子也然使舜扶犁稷乘耒不能非時而獲必涼風至霜露降而後穡人成功倘勤動于前鹵莽于後雖有美種亦不得食故君子之脩其敬日慎一日終身而已此昭假遲遲之說也晉者成回學于子路三年而恭敬不衰子路怪而問之對曰夫爲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隼下畏網羅方今善人少惡人多未免與斯人爲羣安知禍患不施是以恭敬以待天命子路再拜曰君子哉斯道也固將終身焉豈獨三年乎叔子年少才俊而思深氣和將安將樂常有衰世之意

蓋其文詞意度之美已足以載其名字以有譽于四方矣而三復詩人之旨夙夜不怠以仰止成回之義而庶幾于日躋之道則所以慰其先君之思而昭假將有日矣

疏

水災疏

代

奏爲海邑困苦日久目前水災異常懇乞 天恩早賜蠲賑以活垂絕生靈事竊照江南洪水滔天百年父老所未常見已經撫臣 題請某等何容復贅惟是本府嘉定一縣其被災則同

而土瘠民貧較之六縣一州特甚某等係本縣各都圖小民向俱耕種織作以仰供 皇上貢賦者也不幸今歲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二十四日止大雨晝夜如澍數日而低鄉盡淹再旬而平壤胥溺踰月而高阜之地皆成江湖將熟之麩麥盡爲腐草方芽之木綿俱成污泥某等無廬室可棲無田地可種無機杼可織而瓶粟已盡商販不通又無食可以充腹萬不得已忍飢忍死相率奔告於 君父之前緣本縣地土頑瘠不宜水稻率種木綿而東北首受海潮

西南仰承震澤外高內窪泄瀉更難每歲夏秋之交振風凌雨挾潮而至所種木綿十不得一重以舊逋官布連年併徵民力罄竭實鮮蓄積卽當豐稔之年猶恐催辦不前逃亡踵告而況如此異常之災加之積久困苦之邑舉室淪於魚鱉炊煙絕於村墟惟有崩角呼天束手待盡而已自非 聖慈憐念早霽仁恩徧賑全蠲大破常格則家無升斗之儲田無糶粒之望欲棄田變產則左隣右舍何人有錢欲賣男鬻女則傍州隔縣何家有食只今無賴不逞劫奪公行

販舟相戒不來米價日貴一日蓋雖千里洪流而一方先斃矣某等猶記得萬曆十一年蘇松水災該前任巡按御史邢看得嘉定飢荒更甚題將兩院贖銀七千餘兩獨賑本縣今災傷數倍於往時而生齒獨繁於今日展轉望援朝不及夕伏望 皇上垂憫海邑災苦之極某等千里赴訴之情 特敕戶部多方處置則惟茲未死之民皆有再生之望況今歲免於溝壑明年未必再荒某等卽草莽愚民無可稱塞亦當不憚胼胝織絰之力以仰答 天恩於萬一是

三易集卷之十六
皇上今日爲小民目前計亦。皇上所以自
爲將來賦貢計也。某等無任瀝血披誠。籲
天。哀祈之至。爲此連名具本伏。闕具奏以。聞

三易集卷之十六 終

三易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志銘 凡十二首

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志銘

誥封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誥贈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誥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墓志銘

徐海城先生墓志銘

龔震軒先生墓志銘

婁巽之先生墓志銘

三易集卷之十七
曹毅峰先生墓志銘

金隱君墓志銘

俞府君墓志銘

朱府君墓志

三易集卷之十七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七

墓志銘

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
萬曆壬寅之春故職方殷無美先生卒于家家
貧甚不能營窀穸之事明年其友錢仲與春沂
輩相與經紀其喪各致賻以葬焉先生之名滿
天下天下能爲文章者莫不交先生夫豈不能
賁其墓中之石唯是葬有日矣不克謁于四方
余於是志而銘之亦先生之志也先生諱都字
無美一字開美考曰輅贈奉直大夫夷陵知州

三易集卷之二
妣曰吳氏贈宜人先生少而開慧絕人六歲能
爲五七言入小學兼數人書程諸生不能通誦
者復教之同舍常以珍果餅餌遺焉十三御史
王公賢選郡縣茂才爲文會先生名第一十五
應試京兆不利其後偃蹇久之而才名日遠多
大人之遊是時瑯琊王長公屏居田里爲文章
盟主四方賓客輻輳其門先生舍于其家稱高
第弟子由是交道日廣部使者引見吳中文學
之士先生必褻然居首萬曆癸酉乃舉于鄉癸
未成進士是歲當選士入館先生各出諸新進

士遠甚而以年不中格不得與選甲申出守夷
陵州連有水旱之災先生禱祀山川朝步至郊
而夕于廟惻怛發於至誠未嘗不得所欲會發
廩賚必令富人主之吏胥不得入手鰥寡孤獨
無不受惠者楚俗勢而好勝一朝之忿有十年
相訐不已者率以一語解之各心服而去夷陵
當走蜀道羣山斗絕造天徑裁容足下臨不測
之壑過者懸車束馬相引而行魂魄怖懾目不
敢旁視先生開道九千餘丈陘者廣之仄者剡
之斷者棧之開闢之險至是若康莊焉。國家

下兩川之材所至發民輸輓千人唱萬人和而先生謂瞿塘望荆門江流迅迫勢不得用多人蓋歲省夷陵之夫八百界中有驛圯壞弗葺而輔軒使者相望于道供億勞費民不堪命先生以爲四方之賓辱于隸人之館有司其敢愛府庫之餘至于一卒一馬皆出於民吾又豈敢罷民以事遠人于是崇大驛舍令如公寢而輿馬牢餼無加者每暇日至學宮推獎諸生之才俊若恐弗及引見如家人禮親與飲食講論今已有備位侍從者楚中乙酉戊子兩試先生皆同

考官所取多知名之士故事蜀鹽不得入楚而楚人實利蜀鹽終不可禁小民常乘風雨晦冥載鹽下峽以避邏者暗中觸崖石人舩破碎漂沒不可踪跡公謂律有步擔餘鹽勿問之條但當禁方舟而來者耳自是迴流亂石間鮮腐醬矣在州兩值大計夷陵治行常爲天下最己丑遷職方員外逾年爲正郎北虜貢市已久虜王建寺于青海部落窟宅其中火落赤住牧莽捫兩川是歲入洮河殺一將而捨力克適西行因挾以爲聲勢七鎮騷動天子遣大臣經略西部

中外上言兵事者皆欲滅此而朝食先生獨計以今日之事惟令二虜不相爲用法當自解豈可以口舌擊虜耶蓋內條對便宜外示諸將方畧率用此指其後破虜數十萬諸部狼狽四散虜王假道東歸不敢踐一芻一粟先生本謀也故功成而忘者愈甚會石公星爲大司馬新視事虜酋哈不慎合索台吉會獵於黃鶩口邊人驟言虜至石公請發兵乘城及護通州粟先生知二虜必不爲寇慎勿擾動爲四夷笑持其疏不肯上已而諜至果獵耳石公大慚恚曰獨不

可先語我乎陰屬言者劾公有旨調南京部意猶未已以風指授南考功遂罷歸歸之日一畝之宮二頃之田如諸生時而已先生平生好讀書未嘗一日不擁圖籍而居當西事起時軍書紛紜一日之內封事數十上諸邊待報者盡立門外猶不能廢書退朝則與諸文士飲酒賦詩連日夕不休讒者遂以此爲言暮年居十笏之室冬虞凄風夏迫烈日而置書其間諷誦不輟良辰令節與其徒爲林澤之遊必以翰墨自隨多至夜分乃罷常自笑曰我窮且老所幸

者吟不後醉不先猶得與諸君子共事是爲不
愧日月耳所爲詩務爲剗削常言自成機格譬
之沃釜而炊不因人熱其文則縱橫恣肆極意
所之光芒陸離不可狎視至於書疏之類尤其
所長詳敷事理曲暢人情以爾雅之詞發難明
之旨千里面談不能過也少好臧否人至老不
能自止然其推賢樂善常以身下之或時有所
訾詆但發于口吻尋不復記也方爲諸生時有
怨家造蜚語布入御史臺欲以相中事幸不發
既貴終身不怨也見親戚故人謙讓懇至與語

若恐傷之其力雖不足以振施然欲急人之難
恤人之乏唯恐弗及是以貧賤之士多懷之所
著有爾雅齋集籌邊疏酒史藏于家配李氏封
宜人食藜藿之食庇茅茨之居以事先生者四
十餘年中歲被恩命有封號矣而日夕織紉
自如先生得年七十有二宜人先一年而生先
五年而卒子二開之裁之十二月丁酉葬于練
祁北之新阡銘曰

在古建官惟才是求胡今之人以才爲尤吁嗟
先生實有遠猷一朝遭逢四郊是憂偵候不行

軍無耳目矧茲東鄙犬羊方伏何爲授兵震驚
輦轂桓桓司馬主之瓜牙胡不降心共憂國家
在魏信陵知趙非寇厥身蒙猜國亦顛覆彼惡
其偏此則胡然旣獲操舟盍使濟焉卽鹿無虞
徬徨中林集思廣忠亦獨何心祁江之陽有封
在原以永萬年賁其後昆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代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塋于崑山東南門之內其
仲子子寧求余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
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

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
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
之書而不以余之志否也旣深悲其意乃爲叙
而銘之歸氏之先出于高陽重黎之後封于韓
墟是爲胡子國絕于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
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聞
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
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
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
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

皆以進士爲太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
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
甫爲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
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夜郎邛笮之間
幾歿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
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
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
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
有虹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
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

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
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
爲制義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
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
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
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
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
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
發爲義理之文沈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時
讀書談道于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

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
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余爲言熙甫
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以示
同事無不嘆服旣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
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公所取以冠南
畿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三甲
選爲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
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
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
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

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
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
重囚母死當塋熙甫縱之歸治塋事畢還就獄
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
家窟宅聯絡依山巖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
率吏士掩之賊蠡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
爲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
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
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
潛踪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

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叅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亦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徃徃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克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克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

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丞而維揚李公復留先生掌

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棲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

先生于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泆之自不能已已至于高文大冊鋪陳帝王之畧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于玉几和弓矢垂並列瑤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嘆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

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而繼費氏別墓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邁匪籩烝肴有餼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誥封武畧將軍主君墓志銘

王氏之先居燕之豐潤有諱成者從高皇帝定天下以功授太倉衛右所千戶嘉靖中諱勳

者調補吳淞所因家焉是爲公之考公諱胤宇
昌甫蚤喪母後母虐之時被捶撻血肉淋漓或
終日不得食饑餓繼縷無異丐者然終不怨回
衛戶侯沈公見而憐之曰是家故有太尉風邪
遂妻以女已而倭奴寇吳淞公從父力戰斬數
人賊乃奔去是時吳淞建新城諸世官各受地
以居爭求近市處公父爲政公獨勸取僻遠者
令子孫易守諸公聞而異之曰此晏平仲之
敖之義也旣襲職會楊大將軍尚英開府吳淞
與公少長相善執手談笑如平生驩公逡巡不

敢當時召計議軍事若署置諸將校輒辭不應
其長慮遠識多此類也兵興後海中剽掠縱橫
公授檄捕盜卒遇賊親射其舵師中右指賊驚
因擒其魁七人會颶風起泊羊山六日夜食且
盡一夕望波濤瀾漫中有燈火明滅公曰神祐
我也揚帆從之明旦遂至吳淞城下軍中六月
不給饗羣譟而出將攻嘉定行數里所開府以
令旗招之不能止公馳而叱之喻以禍福皆叩
頭曰士誠餒不能忍願以飽歿今公親臨敢不
聽命當是時太亂在呼吸之間微公恩信結於

士心幾殆矣卒之歲夜夢神人被髮而跣者語曰吾背與膺方若疽爾能完之令爾受福以及子孫明日徧體諸祠無所見後旬日避雨戶牖侯廟廟後有玄武像夢中所見也像之背與膺爲風雨所蝕公亟新之未幾自爲遺命含笑而卒沈宜人與公並起於艱難之中甘荼習藜以事後姑并後姑之養子未嘗失禮教子有法御奴婢有恩時稱賢婦云公生于嘉靖癸未卒于萬曆戊子萬曆庚辰宜人生于嘉靖癸未卒于萬曆戊子子二人玉堂玉殿吾觀數十年來南北軍散也

矣方其操戈環甲而謹也從容開諭之必人有悔心何至激成禍亂積屍盈城醜血爲池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乎公定變於立馬之時其所全活可勝計哉銘曰

介冑之性易動難安烏駭獸驚決腸裂肝方其怒時勢若毫端禍之旣成玉石俱殘桓桓王公恩威並彰火旣燎原水旣潰防徐起止之晏晏如常苟爲不然塗炭一方天之所祐莫若活人公所活者數難具陳子孫森森福履方臻匪降自神自公之仁

誥贈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國家分太倉衛於吳淞世官常數十人而武畧將軍王公玉堂字廷相獨以孝義聞于時余不及識其人而公之子有道往還吳中所與游盡賢士大夫數過余述其先人之事惟恐其不聞於世也曩者修嘉定誌具載君事今旣志公之考妣而有道復欲志公之懿行納諸藏中意惻惻不得辭也君少十五母邁危疾百方療之莫効禱于天願以身代密封股爲羹而進之母已昏不知人入口遂能言病尋愈事聞諸臺皆表

其廬父旣歿力不能葬朝夕悲號遇事必告如生時時復嗚咽不自勝至後龔父職主巡漕事吳淞爲煮海之地商賈數不至而律有竈戶餘鹽步擔易米者不論乃時時爲巡軍所奪或以他鹽益之令過不論之數自以爲功公立約束寬其不當坐者居人甚賴之已而巡軍更大販鹽爲姦利公置之法弗縱也前後屢獲大盜當道薦者數焉平生不務修怨嘗齟齬公者每以德懷之姻婭之孤咸撫以恩意度支使者聞其廉委以關稅商旅稱其平旣久于其官明習行

伍之情僞思均其勞逸甘苦而位不稱志嘗謂其子曰開城塹與文學增守備公家所急也卜宅兆以安二親之鬼鬼私家所急也吾不及畢吾志矣爾無忘吾言配車宜人有孝慈貞靜之譽時家方中落常織紉以佐朝夕爲舅姑營甘旨不復論價車將軍歿無子塋祭皆宜人任之子二人有道弘道銘曰

古之孝者蒞官能法臨陣能勇武畧以割股顯名而身在行間意氣慷慨及經畫戰守之畧並有名將之風至性過人者固不可以一事論哉

是爲銘

誥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墓志銘

代

萬曆丙申秋九月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卒于家明年冬十二月甲申其子刑部員外郎貞度將塋公於清鏡塘之新阡以其所自述公狀請銘於余余唯嚴氏居吳淞之滸爲嘉定著姓國朝以前常以七艘賣香吳粵間里人至今謂之賣香嚴一子留吳興子孫多顯者而嘉定之宗則至公始貴云公諱鎰字子重別號夢臯少有成人之度其父雅好儒病且歿顧諸子業

儒未成以爲遺恨於是公獨經紀其生產而令諸弟自致于學其仲弟文衡爲博士弟子彬彬矣而竟蚤世公傷其父之意弗就也哭之極哀時比部已斲然自見于諸子中而家日益貧恐不能卒業乃以屬其從弟文若後比部成進士公曰此吾弟力也數問馳封故事欲以讓之以令甲不載乃止公事母至孝晨昏之養雖粗糲必得其懽母病則手調藥餌治後事皆誠盡焉歲時之祭及朔望拜于祠輒感歎泣下比老如初兄弟四人仲季無子各以一子子之與其叔

白首相愛言笑飲食猶在父母之側也宗族百餘人孤獨而貧者常爲料理其衣食族子炬四喪纍然更二十年不能葬公爲之葬炬之子不能娶公時以爲言比部爲之納婦云蓋其豈弟信于人人自披葱賣菜之夫皆知之有所酬直必昂所雇傭亦必倍與傭錢嘗入城而病買舟以歸舟人至中道不行而請益舟中人怒欲歐之公好言慰藉至家卒質錢與之里有一人與公爲怨數歲後自悔恨曰吾非人哉而讐長者臨歿命其子父事嚴翁公亦卒善視焉公素不

知賈有買人與之錢教之賈賈乃大耗公鬻田而償人謂之曰彼與錢者本意得失共之何用償爲公終不忍出諸口也蓋食貧五十年終無負于人公爲人龐眉廣頰丹顏而飄髯望之知其坦中間閭有爭者來質公得一言輒兩解以去見方聞卓行之士愛慕之如不及常稱以教其子孫人有過務掩覆之雖待奴婢亦然銖鏹之奸不忍發也平居悠然有以自樂鼓瑟投壺圍棋蹴鞠及六博之戲大畧通曉不善飲酒而與酒人游通夕不倦旣受封常幅巾徒步行遊

門巷間遇者不知其爲封君所居嘗燬於火鄰叫呼之聲動地公退而安寢如常時問之曰甌已破矣顧之何益多類有道者卒之日神明朗然旣歛顏色如生公生于正德甲戌卒於萬曆丙申享年八十有三配談氏封孺人銘曰陶朱兩璧厚者千金嗟彼薄夫亦獨何心人之懿德則如病瘖聞斯無良載笑載吟猗歟嚴翁實稱長者好德則多惡怨則寡藹如春陽長育不舍淞江之陽樹此楸檟父老過之涕淚爲灑曰鄉先生可祭於社

徐海城先生墓志銘

徐君原文諱應奎別號海城居士其先世世爲嘉定人高祖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延綏曾祖昇湖廣布政司叅議祖沛象山縣尉沛生倫伯份份爲君之考而倫無子復以君爲後家故千金所爲後者復千金君意不欲有也盡以倫之遺散羣從昆弟而伯數避徭役更以苦君於是數世之積盡矣君念爲生良苦常自薄其衣食家人亦力作助之由是不困君爲人表裏洞然篤于慈孝習古今吉凶之禮能爲詩作行

草書又善詼諧與人居笑語譁然連日夕不絕無少長皆愛之及自叙其門戶之衰與處世之難詞旨悽惋欲泣下至平居見其所狎者大抵皆謾詞也其故人無以娛君輒詒君言某地有花木之精某地有蝮鼠之妖皆駭異耳目君不旋踵以其語語人人盡掩口而笑君知其妄也亦撫掌曰始者我固佯問之彼固佯答之君試佯聽之何不可人以是益知其無他也君居闔閭間而朝廷之命令與搢紳先生之出處進退無不聞者予嘗問君君幸生太平時當巖觀川

遊以卒歲而已何暇知肉食者之事乎君笑曰
君子在朝而刑政清者吾儕小人之所庇也周
之嫠婦尚不恤其緯吾當問筐篋中物而已耶
予深服其言有子允懷旣壯君益不問生產一
室之內左圖右書雜陳酒醴鮭脯與親故爲樂
弄負牀之孫而已君以正德丙子生距其卒爲
歲六十有二娶于陳有婦德子一人卽允懷爲
縣諸生歲癸未塋于練和原祖塋之穆穴銘曰
繡裳是婁不如被褐之徐徐畫櫬是居不如環
堵之于于典籍自適壺觴是娛宅于不爭之野

行于無競之途庶幾乎少游之志而君平之所
謂有餘者耶

龔震軒先生墓志銘

昔龔君端言受業于先君門下其文高竒絕倫
我大父之喪君爲志焉有子曰象貞諱世忠學
者謂之震軒先生萬曆己丑塋于南城之西其
子欽仕求余志其墓君之先世顯于宋者曰節
度使識員外郎宗元朝議大夫程祠部郎况皆
有功效可紀至...國朝正嘉之際有工部尚書
弘稱名臣累贈其祖德華父僕爲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卽君之高祖曾祖也祖引指
揮僉事端言諱論君之生蓋去綺襦紈袴之間
未遠也宜其餘澤尚能沾漑而貧不能就學年
十六始知書一年而通經又一年而名出同輩
上時倭奴躡踐吳中督學御史不復行部檄諸
生至句曲日爲兩番試之辰入者已出申入者
酉出士多失次而君文義沛然已而不得志于
京兆遂修其遺經以教授爲事而已君至孝母
病欬逆唾壺不去手旣歿而殯於別室遇風雨
作君在學舍從晦黑中奔還繞屋涕泣呼號恐

屋之圯也聞者莫不憐之居常依于忠厚有賣
已者不忍發其詐有讒已者不忍質其誣有利
于已有害於物弗忍爲也真無愧于篤行之君
子矣君生于嘉靖癸巳卒于萬曆甲申年止五
十有二蓋晚而向學蚤而息焉然三十餘年未
嘗一日不游泳于訓詁之間雖坎坷以沒世而
理其殘編以傳於後未爲無所貽也配朱孺人
子二人長欽仕縣學生次欽佐夫公卿之後豈
無中微苟能于茅茨之中不厭葦菽而諷誦先
王之風以俟天命後之人必有顯者銘曰

吁嗟先生累世爲儒貽厥子孫目染耳濡譬彼
良農務此菑畲豈無水旱不廢耰鋤會有豐年
百庾相扶寬鬼安止南城之隅福其後人執此
契符

婁巽之先生墓志銘

維我先君以孝友爲宅詩書爲田所成就門下
士多矣婁先生巽之吾母之中表弟也吾兩兄
又從學焉故于門人中最親且暱時升不天六
歲而先君棄之先生時稱其遺言往事以相訓
誨今歿三年矣是歲癸卯先生之子堅十以十

二月二十日葬于公孫涇之南先塋之庚位爲
狀與書而屬之銘俯仰五十年間蓋嗚咽流涕
不能自止也安忍爲枝葉之詞乎先生諱應軫
巽之其字世爲長洲人國初以方術隸太醫院
先生之曾太父曄大父綱始徙居嘉定二世俱
還葬葑門父栢以醫遊淞江之東先生十歲已
通誦毛詩貧不能得經師廣信太守沈公見而
憐之令更受易後遂受易于先君少卽自力于
學與母夫人共一燈非夜分不休母子相勞苦
或至相泣未弱冠補博士弟子第一子爲兒時

與先生比屋而居乳者日提抱以遊稍長過其市南新居庭宇修潔圖籍在列花木成行屐屨之間無錯置者先生以教授共養其親及其兄嫂雖貧晨昏魚菽之奉必適于味家人怡怡無不自得之色其兄稱貸于人以置藥肆已而折閱不能償身又病發先生衣食之餘錙銖而繫之卒無不償者兄弟相愛無間兒女至前莫知誰子也迨老不復關白家事矣一日鬻田得數十金分散弟姪隨手皆盡謂骨肉間有不得其所者而吾獨豐衣美食不能一朝安也及堅自

遠歸聞之而喜閨門之內孝友之風可尚也有郭外之田百畝固藉其租稅以給饗食然遇樂歲亦不忍取盈焉凡市貨如其言而歸直久之人亦不忍欺也堅嘗論古之英雄所以通變成務者殆非一端未必如儒者之拘拘也先生非之以爲士當修其仁義忠信而已不務德而以機權自喜非止召怨于人兼亦求多于天伏波將軍所謂畫虎不成者也晚讀爭土之言意頗信之堅爲諸生有聲屢不得志于京兆四方之士爲之太息而先生恬然不以爲恨蓋能以止

足自安耳生于嘉靖己丑正月七日没于萬曆辛丑正月七日配張氏與先生共起于艱難能以孝穆勤勞成先生之意銘曰
士有百行忠信是資譬彼作室必營其基凡今之人弗梧弗枝上雨旁風丹堊襍施豈不煜煜傾圯何時吁嗟先生茂茲孝慈舍純履信闡然無竒如農殖穀珠璣弗齎又如織紝始於一絲華葉不繁厥實乃滋物亦有然人獨何疑也責後昆百祿綏之

曹毅峰先生墓志銘

曹毅峯先生少游庠序士誦其文老居鄉鄙人稱其德年八十九以終聞者相與嗟嘆之歲辛亥二月辛未塋于閩港之原其仲子日省謂余婚姻之家也具其事以求志焉先生諱仕堯字子高別號毅峯其先汴人自宋南渡居上海之北門至先生之五世祖泰置別業于嘉定之七都遂移家焉至其曾孫曰鏐好行陰德鏐之季子曰意配朱氏是爲先生之考妣先生弱冠而孤又踰年而喪其大父與老母弱弟居時賦役繁苛而江海之間其人輕心好鬪而善訟先生

枝梧公私之事未嘗廢書服闋補博士弟子縣令萬公見其文而異之及與之語以爲材可任使也會有倭夷之難萬公在圍城中爲戰守之具出入冒矢石常與先生俱寇去之後閭里蕭條披草萊拾瓦礫以治其田廬而學益進邑之大儒先生及少年之能文章者交譽之每諷誦古人之書微言奧旨有會于心輒躍躍以喜旁若無人平生愷悌愛人人有急必赴之隣有母死而不能斂者夜半叩門以告盡出囊中錢尚不足辦事乃以所愛玩古器之屬與之

蒼頭得遺金于道以半獻先生先生盡索之以還遺金之人而自以錢物勞得金者叔父病甚其子避役四方先生兄弟朝夕視藥物竟不起則附身附棺之具務爲誠信不以俟其子也有姊嫁于龔而寡且貧携其子以歸朱孺人弗善也先生卒撫之再爲之娶而後析箸焉平生聞人之善惟恐忘之與人居退然若處女及臨大事意氣慷慨久要不忘千里之約如在足下旣謝去諸生業前後縣令與直指使者數加禮于其廬臨沒教戒諸子皆質行之專銘曰

夫人樹德如樹斯植朝夕勞之惟恐不殖旣蕃桃李亦蔓荆棘夏或不陰秋或不實豈弟君子莫怠爾力作善降祥允矣不忒

金隱君墓志銘

金氏之先居羅溪之陽以力穡爲業而鄉人愛慕之君之曾大父璧壁生昂昂生棣棣娶于陳生三子伯曰翊仲曰珩君其季也諱鬻字述傑別號守齋陳孺人之母弟世寶無子君少育于舅氏已而陳氏遂絕兩世四喪及其舅之女已嫁而歿者皆君經紀其事君寧二兄如嚴父伯

兄爲治內仲兄爲治外會伯兄之子與其孫相繼舉于京兆以文章道德爲時聞人而君之伯子大雅有名諸生中兼通醫術遊公卿間而諸孫各以其才自見於是門戶益大君以富壽康寧安居飽食于桑梓之鄉而考終于太平無事之日可謂福德人矣予嘗壽君于八十時言其黜華而抱樸去瀉而養醇雖機械在前常以至誠處之雖闡然于外而內實了了雨暘將至與徵貴徵賤每先知之人無良賤一再見輒知其爲人平居常牽子母之息其所假貸負之者十

不一既畢事怨之者百不一尤能容人之過而量其所不及有少年詈之若弗聞者或以告君君曰安知非詈他人乎嘗見一蛙出舍中俄自去其皮君以爲不祥亟遷去無何居者旬月歿十三人人服君之明決居鄉則問其子稼穡事入城則問諸孫講誦事不數數對客而禮重儒者坐客方語從屏間聽之客去則語其子某言善某言非也悉有條理一歲冬雷洊至人憂明年不登君曰閉藏之月陽氣旋發旋伏無傷也春後陽氣未壯而驟發聲乃不能自斂耳已果

有年配劉孺人邑之名家有兄畏齋通儒也孺人遣其伯子從之遊故聞見日廣居田間常以鷄鳴起具數十人食能知奴僕甘苦人人爲盡力兩姑之間俱得其歡平居肅然罕見其笑勤於紡織至老不衰家人化之無遊手者銘曰少承父兄之規故終歲勤動而無憂老受子孫之養故終日逸居而無求無公私譙讓之累無骨肉契濶之愁姓名不挂于案牘疇咨不困于交遊不矜情于毀譽不用意于恩讐徜徉三世四海同休

俞府君墓志銘

天啓五年三月甲寅俞府君與其配周季兩孺人將合塋于大里港崑字圩之先塋其子文雄具其考妣之行事以請銘于余余讀其文則孝友慈惠之意溢于語言之外因得其爲人蓋醇厚長者刑于其家又以知俞氏之世德不衰門戶其益大也已俞氏之先居河間元末避地渡江來居婁江今太倉龍福寺佛前鑪識文有俞福一者則其始祖也嘉靖間子孫猶展拜其墓至君之高祖澄弟江俱有篤行爲鄉黨所重江

有子鶚爲州學生克歲賦爲繇令澄生鵬鵬鵬分居青浦子孫遂蕃鵬生祥禧禧君之考也君諱滔字仲淵別號怡泉至性過人事親以孝聞有兄剛嚴與人居多所不可而君白首未嘗失其懽往來毘陵震澤間頗能致什一之息中外貧者輒以給之故生產不殖中歲好二氏之言虔奉道家所謂三元者然亦時時獲神祐嘗從靖江歸中流遇颶風舟振撼欲覆舵師無所措手足同舟者自分歿矣君獨默誦三元經俄若有挾舟而行者倏忽已就岸非衆所望也自是持

奉益篤梓其經流布于人殆萬卷又嘗得消渴疾養痾吳門僧舍中一日游靈巖山遇一人深目昂鼻竚立視君意閔君疾探懷中藥如菽以授君君敬服之入口如甘露味所苦已去會同行有病足者療以餘藥立愈皆大驚以爲俞君爲神仙所眷如此平生以禍福由命當倭奴躪踐海上東土肝腦塗地人人避賊四出君謂死生命耳安所逃竟安卧不出賊旦夕經其家亦竟不入里中皆言此福德人也初娶朱娶謝皆病瘵而天繼周氏家人宜之媼黨誦之生一子

一女亦天繼季氏性行類馬臯勉同心者四十餘年撫子女備有恩勞且有慧鑒諸孫尚賓孫儀王爲嬰兒時輒指以示人曰此門戶所寄也今見兩文學君則知孺人之識早矣君生于嘉靖戊戌卒于萬曆乙卯周孺人生于嘉靖庚戌卒于萬曆戊寅季孺人生于嘉靖乙未卒于天啓甲子子一人文雄也夫儒者言天道遠人道迩則可矣至謂無鬼神則紀載以來耳目所及者焉可誣也且畏聖人之言者朝夕服膺焉必不敢肆焉入于非僻斯固禎祥之所集也况于

奉持明神若在其上若在其左右有不與福會者乎若俞君之事亦異哉凡後母之爲不慈者何可勝數乃俞氏稱後母不啻口實雖其母德亦興家之祥也銘曰

神之洋洋鑒臨在茲化導群生垂此訓詞是榮是依百福所綏有善男子佩服不衰亦旣蒙祐蹈險而夷鬱鬱嘉城滄江之湄猶有餘慶靈異其縻之

朱府君墓志

朱府君諱津字子問邑人號之曰半村居士其

先居崇明子孫旣蕃或分居太倉已又分居蘇州之陽山而君之大父獨居婁江之陰至子鑑有宅一區有田千畝爲鄉人所服子三人伯仲俱早夭君年十四而喪父里中爭魚肉君君個儻曉事意氣過人造次應對皆中機宜諸豪有力者莫能屈平居出入里巷常與長者俱同時少年不敢望也居數年而其業益大然君不能覲視米鹽之務盡交邑之賢者及四方名公卿大夫至于當世詞翰之士無不傾心慕君君又好圍棋握槊搏蒲少年諸戲食客常滿坐自推

星望氣及誦鷹相馬彈絲吹竹度曲賦詩之流
時集不君家君出應公家之役又從縣官商確
田賦隸役諸利害歸與賓客飲博游戲連日不
倦然慷慨多大節有烈士之風有富人無子以
三千金寄君所出遊江湖數年不歸其族人求
中分之君笑曰人有三千金不以寄族人而以
寄我我豈有異心乎又數年而其人歸函封宛
然尤好赴人之難而振其貧乏平生爲人居間
解釋文網及所捐施千百金者徃徃有之配潘
孺人其大父以進士起家爲秋官大夫二父並

舉京兆兄弟有德義文章爲時聞人孺人心志
開敏如通明丈夫能佐君之志意而輔其所不
逮組繡飲饌精絕寸人諸大家婦女食祿數十
一歷京邑大都然論閨門四德必以孺人爲首
家居肅然奴婢數百人無敢譁而笑語者出入
廊廡不聞履聲君晚歲與諸豪爲怨十九對簿
中外大小事無廢者問遺親戚如平時園圃披
葱蒨薤之類一一皆奉君有度毋二人事之甚
謹至老不衰二毋常泣而言曰吾未二十而爲
孀然白首不知爲孀之苦者以我公

婦也君生正德丁丑卒隆慶己酉年五
十有~~三~~孺人生于正德乙亥卒于萬曆庚辰享
年六十有六子二人長用楫爲邑諸生娶張氏
繼晉氏次用霖娶秦氏女一人適諸生張定安
萬曆壬子閏月十三日壬申乃克葬于楊林涇
之新汗襄大事者君之孫長祚長祐也

三易集卷之十七終

三易集卷之十八目錄
志銘 凡十首

龔治甫墓志銘

張君日墓志銘

秦汝克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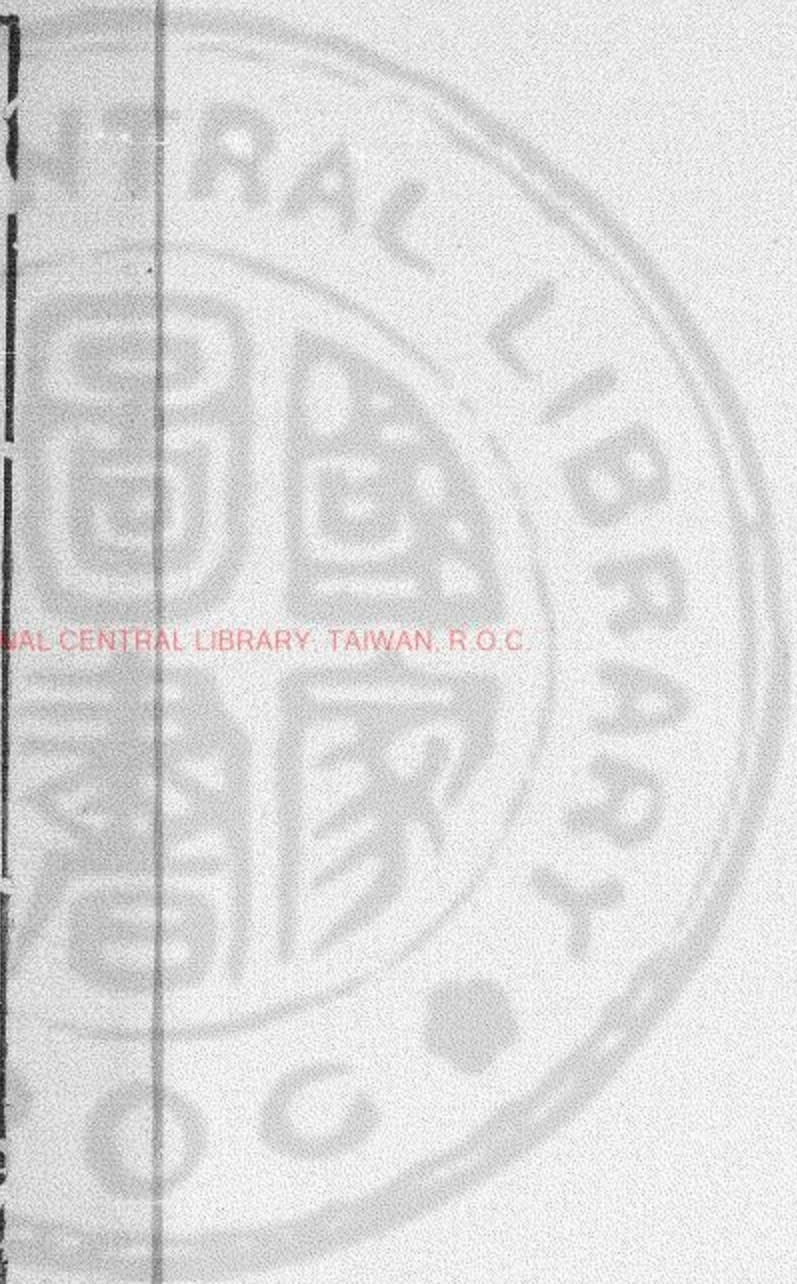
朱濟之墓志銘

錢令甫墓志銘

叔祖元吉墓志銘

從弟叔美墓志

李子化室陳孺人墓志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誥封夫人金氏墓志銘代

旌表節婦莊氏墓志銘

三易集卷之十八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八

志銘

龔治甫墓志銘

余友龔治甫諱自修大父奉政大夫蜀府左長
史有成父郡學生逢母譚氏龔氏自唐以來世
有聞人大江以南無別族焉長史公在嘉隆之
際爲縣閩越間當山越海夷之衝身居兵燹中
者累年著功勞於世君生于癸丑卒於癸未後
二十一年癸卯之春三月庚申其子慎行乃葬
君于界涇之新阡元配潘孺人從焉蓋曰長中

公及其二子若婦之喪俱未塋遠者歷二十七年至是始營封窆之人以爲治甫不歿不令亡喪久暴露也余少時同學相厚者十餘人翩翩然各負其才氣以爲終不泯沒于世治甫往來其間人人相親善旣沒之後趣舍不同顯者建功名于朝廷其不遇者亦得讀書談道以樂餘年獨治甫奄忽早世不見男婚女嫁時可悲也已然二十年間諸故人有憂樂之事嘗歎治甫不能同之至于人事軫轉形神俱罷又歎治甫在當能爲我解紛若緩急無告則又曰吾失治甫

故至于此蓋治甫爲人開明直諫而忠於謀平居焚香晏坐初不問戶外事及交游中有不能自爲計者輒以委君君旣諾復與其人遊燕若不經意至期則事事皆辦能濟人於當厄有所假借如取諸其寄此所以久而令人思也方長史公致王府之政君之父與其仲自吳迎之道途萬里往返動以歲計里人以君少年多生事端欲以嘗君君從容條荅盡得其要領自是怨家不敢有加于巽氏家僮數十人好爲讒以携二父之意君必推求踪跡所起隨其罪輕重筭

撻之事已而後關白二父則二父懽然余謂爲人子弟不拘拘于稟命之禮而務存其大者此可以爲世法也潘孺人二十而歸家人宜之五年而夭殯于寢之左个與治甫精舍相接治甫未病時爲余言一日凭几而坐忽聞相呼聲則孺人語音也君應之曰室無他人便可出見竟寂然益數月而治甫卒嗟乎異哉歿者誠有知乎固相俟于冥冥之途耶子一人卽慎行也志行類其父今爲博士弟子塋在長史之墓西百步銘曰

澄江如帶連沙如襪青蘋白葦樵採絕跡有封若堂龔子之宅雲月爲曉風雨爲夕室人同歸如鼓琴瑟以保子孫千載無斁

張君日墓志銘

東海有獨行之士曰張君日窮而不憫困而不懾潔身修思於蓬藿之下冲然泊然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年四十八而卒國人哀之其友徐兆稷孺穀輩相與經紀其喪是歲之冬卜地於深浦之原邑之賢士大夫各致賻以塋君之父母而祔君於其昭蓋君之父母貧不克塋也

余則銘諸石而納於藏焉君之母夢日而生君
故初名旭徵已而名表卒之歲乃更豫凡張氏
之譜云其先以末嘉之亂避兵江南居海濱之
曠地其後遂大然唐宋以來不詳其世次蓋聞
張氏十一望不知君何祖也君之曾大父濂大
父果皆富而能施以豪傑自命父師熹敦篤君
子也嘗主給軍饗爲人所乾沒遂破其家是時
君已有聞於時補郡文學第一人公卿子弟爭
願交焉然而盡失累世之業僦居城中或冬月
不能著絮往來統綺間終不以告人人亦莫知

者家唯一婢有姻親負豪家錢方被窘君鬻婢
以代償余聞而就君欲更計之君徐荅曰吾適
乏耳不足煩諸君也於人不爲昵昵之語亦不
爲鑿鑿之論若無短長至於所以自持者終不
可動也交游中見君落落莫莫無不有意乎其
人然一再見之後已盡其人之賢不肖默置去
就於中不苟然定交而已旣嘿而好深沉之思
常高卧偃仰同舍生或終日不得其一語及其
錯綜千載揚摧百家深切辨明有非淺中之士
所及者邇來制舉之文靡然頽敗矯誣爲深謬

三才集卷之六 論衡
四
悠爲麗無所不至而君獨溫淳典雅未年爲離
經畔聖之言以相炫燿讀其文亦可以想見其
風度也於戲君之志節矚然庶幾乎飢不可得
食寒不可得衣者而又精析名理文質斐然藉
令當晉宋間固在有德有言之列唯其貞不逢
俗學不近名是以世鮮知之雖然知我者希則
我貴矣余故命之獨行焉君常夢山河大地悉
化爲菩提然則五濁之世固不能久溷君者耶
銘曰

人亦有言不伎不求昔在聖世藐焉寡儔凡今
之人滔滔濁流嗟哉張君闇然信修白雲在
望之悠悠生于斯鄉没于斯丘千秋過者式此
松楸

秦汝克墓志銘

余所厚善者多家東城朝夕相與爲率真之游
絕寒溫之言畧迎送之禮好稱人之善成人之
美而掩覆其所不逮壺觴之會間以六博不廢
調謔而終無浮薄深刻之意蓋秦君汝克于其
間年最長容色溫然愷悌之意溢于眉睫心如
其面行如其言若不知衰世有機械之與關鑰

之防及其沒也遺命勿爲墓中之志其子兆鯉
涕泣而請曰大人心事豈可不令子孫聞之君
歎曰吾惡夫志者好諛人以所不能而說以所
未嘗爲之事如粉繪傀儡容貌甚光而以爲先
人歿者有知必羞之矣吾歿但令知我者志歲
月焉可也嗚呼君托跡廛市不自異于庸人余
與游處幾四十年以爲長者表裏一望可盡而
不知其中有介然不可一世者則余亦未可謂
深知君也秦氏之先世居學宮之東至今墓有
大杏蔭芘隣舍至元中曰輔之者博學善著書

學者稱爲道山先生是時建縣垂百五十年
未有志先生始爲之曰良者爲東南儒宗入國
朝之始祖曰安一安一生達達生墳墳之第六
子曰鑲鑲生山君之大父也富甲一鄉而飾以
詩書有子九人僮奴指千故居不能容于是分
居東城今東城有巷猶蒙秦姓焉君諱浩字汝
克別字養完爲人豐頤廣顙眉目如畫徐言雅
步于書沉潛而善悟自少試于有司無一廢卷
而卒困于京兆至性依于孝友不數數與人事
而心知其非侃侃不復假借利害愛憎所知也

銘曰

嗚呼秦君于事泊然若無所可否而有不可奪志者則烈士之立義不侵于人油然若無所去就而跡其與游必履道坦坦者乃相與同心而斷金蓋惟老于布衣諸生而已若遭遇于時豈庸庸與世浮沉者耶

朱濟之墓志銘

余友朱濟之內無治生之憂外無希世之意日與其徒奕棋飲酒未嘗有寵辱得喪之感身處薄俗機械在前戈戟在後君放言高論唯意短

長無所避諱而利害莫及焉朝廷之事薦紳先生不及知者君莫不聞當代閭閻之家雖其子孫所不詳者能道其所自家有圖史千卷名畫法書尊鼎玩好之物羅列室中良辰令節必致其故人採擷名花之英徘徊美樹之蔭談笑傾倒非日夕不罷風雨晦冥則焚香淪茗賦詩味懷多至千百篇四方之賓客至者未嘗不留留未嘗不醉歲中不數數出戶偶過故人家必懼然一笑若自遠方來者三伏未至輒棄巾幘雖見所嚴事者袒裊相對無迎送之禮身不被

風雨足不踐塗潦者殆四十年嗟夫人之生也
與憂俱生富者患在多藏貧者憂於屢空徇當
年之榮者營營如餓隸矜後世之譽者廩廩若
拘囚若夫養志三畝之宮放意六合之外曾無
譏讒之累永保性命之期蓋千萬人不能一二
也君十七爲縣諸生性至孝友當其父對簿時
君爲條對始末庭燎燼燹衣及肌不動當事者
以此重君事遂解散平居好述孝友之事意氣
鼓舞若親叅鞫鞫於其間者朋友有無唯力
是視卒之日哭於其室者若失天倫焉元配張

氏爲安吉州守膏之女也通詩書能奕棋投壺
恂恂如書生嫁未暮年而夭繼晉氏而養于其
舅魏氏二姓皆崑山之甲族也孺人恭順不妬
謹事姑嫜夙興侍立至中夜不敢傾倚見有所
誚讓則顏色無主徐察其意旨所在而解之及
送終之日悲戀過甚宗族稱孝焉銘曰

少而明經不及以顯榮老而爲詩不及以成名
然以是貽子孫之典則而陶冶其性情若令君
逢時遇合而馳騫于軒冕之途或與世之作者
爭奇鬪麗于翰墨之場其爲殘生傷性一也惡

能散髮肆志以終天年而悔吝不生也耶大夢
既覺孰得孰失當欣然一笑于太虛之表其視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爲何物哉

錢令甫墓志銘

海虞錢君令甫卒于萬曆乙未其子謙貞方在
襁褓天啓年月日謙貞乃克葬君于墅橋之新
阡問君之遺事于諸父昆弟及其平生所與遊
者述爲行狀且以其從兄宮允受之之書謂予
而求志焉夫以君之材之美而不得年與位其
所欲自見于世者百不能一二也知君之志節

能叙致以告其後人者十不能一二也予既未
獲與君游又無斐然之詞可以發揚幽光其何
以賁墓中石而慰仁人孝子之思乎君諱世顯
字令甫其先出吳越王之胄宋季有通州守邁
邁之子元孫渡江家常熟之奚甫至九世曰元
禎授承事郎生體仁贈刑部郎中有子五人長
順時中嘉靖己未進士今宮允祖也次順德中
嘉靖乙丑進士官至憲副君考也君生二歲而
爲叔父觀海後父命也君明慧絕人受書目過
輒誦垂髫入黌宮朗朗獨秀諸生人人自謂弗

及也從兄贈宮允公爲人士所宗一時能文詞者爭取裁焉然稱君爲異才當一日千里性復通曉庶務從父于官屏履之間必得其任所至有恩施于人自驛傳廝役郡縣供億之吏皆稱憲副公仁而不擾君實彌縫之君嫡母趙封宜人所生母沈所後母徐奉事三母間慈愛備至各盡其歡三母亦各自以爲有孝子不言而能適老人意與其伯兄友愛殊篤事事欲歸美于兄雖有司都試常恐先之好振人之厄以緩急來者卽非力所任必黽勉以荅其意更自假貸

不恤也少善書法有晉唐人風度吳中名家獨謂君方來逼人愛畜古人遺蹟能辨三代以鼎彝尊壘之製兼好擊劔善弓矢解音律能鼓琴所事必欲臻其妙蓋心志通明而神王氣盛故集多能以勞其身卒以形神太用而成癆疾竟用不起年僅二十有五嗟夫天若假以中人之壽必不落落于經生間一旦遭時致身必當有所建立以成名于世非旅進旅退者而已今者修其志行于鄉黨之中而留名譽于朋友之內不得爲一方之老成人以示後生典刑且古之

人蚤世而名傳者以其著述傳也君方殫精竭思于徘徊之文冀取一第以不墮家聲非垂後不朽業故其黼黻之性唯同進者知之耳然其疾革之際手提未孩之孤以付後死者尚未知所終今卓然著名士人之林亦可以無憾于九原矣君配徐一子謙貞也銘曰

武肅之裔散處四方文武忠孝世德用光爰來海虞十世其昌吁嗟令甫蔚然有章松栢之林寔生棟梁豈無菑翳中道毀傷受命其獨終當發祥千尋之材亭亭在旁百福方來兆此幽房

徐女廉墓誌銘

余父徐女廉諱允祿年六十二而亡吳越之士推重其人以為海內寡二者蓋四十餘年而君顛躓困頓不得志于有司者殆亦四十餘年然其志節卓然自待以古之人造次不入非義博學方聞通古今事變識與不識莫不歎息以為非濁世所有者終莫能泯也君之六世祖瑄官至中丞有功延綬為當代名臣子暉亦成進士至少叅暉生灌為縣諸生盡廢其先業為窶人灌生傳傳生應敏君之考也為縣諸生君穎異

絕人年十五就童子試郡守李公賞其文謂與
奇童李名芳沈紹侃並驅三人皆嘉定人也是
歲入郡學爲弟子時已名聞四方後三年學使
者謂變壞文體被黜特以年少收入社學自是
文益奇一篇出遠近爭傳誦之謂爲雲蒸霞爛
紫鸞朱鳳翔舞霄漢間各欲延致之而獨不得
一當有司之目後二十餘年乃獲一試京兆復
罷歸時冢宰孫公翰林學士馮公吏部顧公皆
願交焉而王文肅公父子深加推獎謂目前無
此人是數公者皆當世聞人爲文章司命噓枯

吹生齒頰所及立見光彩而君終無一言借
推挽亦有陰爲君地者而君落莫自如自謂時
命宜爾也君弱冠喪父家益貧半菽而食雜以
藜藿爲二弟婚女弟嫁皆假貸以集事已而有
祖母之喪仲弟歿有遺孤又喪其室人長子旣
婚而天有遺腹孫亦殤生人之慘酷無不備而
君阨窮中矯矯不懾高談雄辨滿座推服性又
好客客至輒留出其粗糲共食或不能飽君亦
不以爲意初余自郊外入城君時時止宿君與
友人劉价伯談說經史余擁被坐與相酬答各

三才集卷一 詩銘
盡異同率至夜分後余泛濫無常業聊以筆研
自娛价伯兼通歷律堪輿陰陽術數別纂歷代
事成書幾至千卷君獨表章聖經初爲易說旁
治毛詩尚書又理春秋三傳作史論自周威烈
王起至元順帝止凡若干卷以君制舉之文而
致身通顯誰曰不宜無何遭逢坎坷不得與初
學庸兒伍乃若參酌先聖之微言以垂示將來
固不朽之業也而其書出于淪落憔悴之人身
沒之後誰復有知君者吾又恐其以覆瓿也子
二人未京未邑庠生二女未嫁餽粥之計未有

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他人處之有
不任其憂者矣銘曰

士不逢時一龍一蛇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于
石珠沉于沙汝廉之文流布海內而學士大夫
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齟齬抹掇以沒世人
亦有言時耶命耶晚而羽翼前經其書滿家後
世觀之尚可想見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叔祖元吉墓誌銘

維唐氏之先在蜀成都宋靖康間我始祖以道
從康王渡江居浙東之紹興宋季我十二世祖

中和爲嘉定州學錄子孫遂家焉蓋至於公十世矣我先世多異人十世之間譜與傳志之所不能詳而後之人猶得聞者則以公及見諸父諸兄而能述之也公嘗言曾祖士英無疾而終晝坐見兩青衣童子蹁躑而來長跪以迎遂命沐浴正冠坐而沒皇祖尚質預知死日自調度喪事甚悉蓋二祖皆工於醫雖不學神仙度世之事而法於陰陽和於術數自與道合尚質生文盛是爲公之考公六歲而孤熒熒與母居幾無以自存十八而娶徐孺人乃以強力織畝支

吾其家遂能自給公爲人倜儻愷悌與人語無親疎必吐肺腑干以私者雖親弗應事母以孝聞有寡姊居養之二十餘年至於送歿皆從其厚族人當急難之際必先赴之臨利害不怵也縣有大事令輒俾公嘗有坐戍者實非其罪行金以求免公却金而白其寃倭奴之亂所徵山東兵有識公者以橐中金置公所會戰歿人無知者公以歸其同伍運糧至京師同事者負不能償公以百金代輸官而終不責報以恩詔受冠服有司聘爲鄉飲賓題名於旌善亭徐孺

人生長富室而不辭井曰勤於耕織居常率以
夜分罷屢空時織屨輒至旦外家或遺甘脆必
分餽諸姑待諸子諸孫皆有恩意蓋公剛直踈
大而孺人以和柔縝密濟之用能持其家而睦
於宗黨之間公諱宗祐字元吉號懷靜生於正
德乙亥卒於萬曆丙戌孺人後公一年而生後
公二年而卒子三長虞世次虞禪縣諸生次虞
際諸子不同業而以克家爲能以不罹王憲爲
賢皆公之教也銘曰
少而孳孳老而怡怡生也同心歿也同穴於斯

東門之外清流縈紆是爲子孫世世之基

從弟叔美墓志

嗚呼余從兄弟六人余與叔美皆其季也叔美
諱時彥卒年五十有一方未病時嘗笑謂余諸
子曰古之達人未嘗諱歿也吾欲吾兄爲吾志
吾且朝夕觀焉異日者納之墓中庸何傷乎諸
子不敢言也沒後乃聞之嗚呼余生辛亥君生
癸亥相去十二年意者恐余之不及爲斯志也
嗚呼悲哉乃今竟及此哉我唐氏之先世居成
都宋之中葉日以道者爲太醫事康王遂從度

江居浙之紹興曰中和者爲嘉定州學錄生末
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定居嘉定歿而葬焉是
爲嘉定之始祖末卿生景良溧水州醫學正景
良生守仁諱仁仁生公鉉諱鼎當洪武初舉賢
良方正爲工部主事左遷樂清主簿我先世或
治方伎爲醫官或治經爲博士弟子或成進士
多有通人高士交當代名公卿至今翰墨多藏
于家高大父諱椿著原病集行于世曾大父諱
燭四五歲試爲五七言一時詞人不能及也大
父諱埤學爲醇儒有子二人長諱欽堯爲江左

名士之冠通古今學有濟世之志以歲貢爲撫
州府訓導時升之考也次諱欽訓博聞高行自
方古人以醫爲業時彥之考也自先世爲醫常
雍容卒歲而無衣食之憂我叔父常有絕俗之
志不欲以生產自累郭內外無一頃之田君又
蚤歲而及于大故蕭然無以爲生而益自矜奮
究心于制舉之業已而爲縣諸生其文精切俊
拔光采四出同舍生皆稱之而終不得一遇又
數年東據西拾始別置田舍于西城晏坐一室
將以圖籍花竹自娛未嘗求多于造物而亦不

能久有也嗚呼痛哉君爲童時慧而開爽意志
軒軒然家人皆異之與余友愛尤至然燕閒之
會起居非時言笑失次必加誚讓雖一時未及
言後必追數之至老猶然而恩意彌篤其至性
過人二親之喪欲身殉之長姊寡居而貧朝夕
念之不忘及病甚諸弟方欲經紀後事而君爲
治木已畢葬之日匍匐土石之間恐毫髮有不
堅密者旣封而後寢食復焉季姊仲兄居于郊
無十日不相聞者余與伯兄在城中無三日不
見者宗族無親疎皆聯而合之賢者欲令如所

瞻之相依不賢者欲令如臂股之相輔與人交
務全終始憂其憂樂其樂所嘗受恩者中心藏
之惻怛之意發于寤寐苟可以報德者忘其勢
之不逮而欲爲之也嗚呼居窮阨而不憫當強
暴而不懾以孝友協和其家以忠厚之道彌縫
其鄉黨朋友是宜爲天之所祐而位不得以盡
其材年不得以終其志可痛也已

李子化室陳孺人墓志銘

吾邑當成弘正嘉之世號爲殷富矣閭閻之間
多賢豪長者居則以孝弟力田爲鄉人倡出則

佐縣大夫經營四境之事雕甍刻桷徃徃相望
歲時問遺往來之禮不絕也而其相慕甚者則
相與爲婚姻蓋東廓有陳公炎者與新涇之張
公潮最善孺人爲陳之長女而張之甥李澈有
子曰一鵬字子化與孺人同年生時猶蒙張姓
見謂爲從子也遂合二姓之好焉余少時讀書
外家外舅謂子化爲兄外姑謂孺人爲媿余是
以數見孺人孺人性柔和整肅終日溫溫然造
次未嘗失其常度子化入中門則起立如見尊
行歛容而坐怡色而言奴婢常百人皆善遇之

課其作業卽不彌指終無惡聲一宮之內雍雍
肅肅酒食之類皆有法度爲乾肉濡肉藿葉切
之報切之必均葱薤之不調醯醢之和不敢
以留賓客李氏故爲富人而兵燹之後重遇凶
年家事漸微然孺人之子紹先方爲諸生有聲
日夜治舉子業思一奮以爲其親暮年之娛而
孺人不待矣孺人卒之十六日紹先將奉其柩
以從子化於先塋之穆穴而屬余以銘欲述其
母之遺行則嗚咽流涕弗能詳也余故畧叙其
所見而無飾詞焉蓋禮稱女子十年不出姆教

三身集卷一
婉婉聽從學女事以共衣服納酒漿籩豆俎醢
既笄而嫁母命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則古
之所以爲婦者可見矣聞外之言闔外之事固
不與也孺人之婦順其備矣乎卽他事何庸稱
焉銘曰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當饁如賓令聞不衰何斯
人斯如臯如鴟淑慎爾止母惟女師新涇之水
清且漣漪雲月澹澹風雨淒淒嘉城鬱焉可以
逶迤千秋萬歲過者式之

誥封夫人金氏墓志銘

代

大宗伯徐公出入中外四十年履道守義中立
不倚不取違道之譽不樹背公之黨于世路之
險夷名位之遲速泊然不屑意也及家居之日
覃思六經尚友千古而參考當世之務所與游
者皆談道講藝翛然塵外之士貨殖之計求田
問舍之言未嘗出于口入于耳先文定公稱公
高曠夷簡非今世所有固其天性然而夫人治
內實有以成之矣夫人姓金氏家世崑山弘治
中改屬太倉父夏濱州同知母沈氏初宗伯公
之元配累贈夫人歐氏早卒繼封安人王氏有

一子一女而卒于是夫人來歸時宗伯公爲荊州守景王新封請沙市益其國租市民驚恐欲亂公爲請命以死爭之肅皇震怒有旨逮治離郡時荆人擁道號泣者數萬人夫人就道婦女千百爲羣以肩臂翼輿而行行不得前哭聲動江滸當是時公不自意全人謂公不量時勢以遠臣抗寵王徒取死無爲也乃夫人終無一語譴公者已而事解歷藩臬至撫治中丞召爲秋官侍郎受三品封矣已而晉大宗伯以建儲禮成封二品夫人夫人明慧嚴重而勤于

治生旣貴猶紡績不休羣婢作息皆有程期醢壺醬醜必得其任米鹽出入無敢屑越者尤持大體示三族軌範家廟四時之祭身不離庖厨見羣從子孫如子孫宗伯公無日不對賓客水陸之珍咄嗟而辦族人貧者歲時資之故舊病老不能自存者問遺相望于道歿則爲之鞋前後不可勝數隣舍有婺婦賢孝有高節夫人與相厚如母女然姻親之家厚往薄來有所須必滿其意公尤重其有識嘗謂某某雖款洽後當相負已而果然公嘆曰是張丞相家苗夫人耶

公沒十六年而夫人卒爲萬曆庚戌至天啓壬戌十一月之庚申乃合窆于吳縣之彈山 詔所營塋也元嘏涕泣稽顙而言曰元嘏不天夙遘閔凶未期失母長于保姆之手而不知水火疾病之患者夫人調護之勤也旣就傅訓晨出暮還卧起皆依夫人時王父已老宅心事外而目前一孫無復譴呵慈而加督課者亦唯夫人王父捐賓客之明年而先人無祿遺孤煢煢人所魚肉而先世之薄業幾至掃地實賴夫人鎮之然而愁居懾處爲日久矣向也攻苦章句山

寺累年冀得綰半通之綸盡一日之養而不可得茲者獲守五畝之宅泊然靜處兒女滿前滋味之甘可以博夫人晨昏一咲而終天之恨無可告語矣唯是墓中一片石得名公長者一言賁之豈惟慰九原亦以示百世子孫嗚呼悲哉余旣不能辭而追數夫人數十年間將恐將懼之日爲多爲之銘曰

雷霆之下孰不驚什銀鐙在前衍衍如故日月之際孰不侈張絲綸重至抑抑有常國狗之獠前顛後躓行于羣吠之途不失珮玉之節而信

信自廢及夫將安將樂無敢太康如桓少君所言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所以永保子孫而流澤長者耶

旌表節婦莊氏墓志銘

膠城之西南二十里地曰淺江有陸氏自宋監江潮都稅諱知微者以來世居之嘉靖中有裔孫曰禹川先生諱濬字子深士大夫稱其耿介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我先君之友我伯兄之外舅也故余兒時已識之歲乙卯薦于南京兆明年繼室以莊氏時貧甚家人不能繼

飡粥又明年病困知不起矣屬孺人之中表兄宣仲濟曰以孤寡累君宣亦志節之士不輕然諾答曰三年之內吾能令無失所耳以十九歲女子居罄懸之室豈能期之人情之外耶先生撫床而泣曰吾爲孤塚矣時中外皆謂孺人天民之無告者顛覆無日而孺人志氣卓然臨危不懼道遠不懼以爲賦命既然但爲吾所當爲耳後五十年義信於宗族名成于鄉黨事聞于朝廷不負先生不能吐之遺言且以成孝子慈孫之美語云歿者復生生者不愧此盛德事也

今則生者歿矣與歿者相質豈惟不愧而已哉
孺人平居無自逸之時蚤作晚息勤不告勞家
人有所關白每從機杼間答之終不袖手而晏
語素善女工尤精五饌他人莫能得其法而身
非澣濯之衣不御非粗糲之食不甘歲時祭祀
之餘必留以待親戚間有新衣篋而藏之常供
假貸者質錢之資而已前母之子棐與母同年
生仁孝人也以教授自給娶宣氏長于節婦一
歲而子婦禮甚修節婦憂其疾病彌縫其空乏
無餘力撫諸孫恩勤備至鞠子之閔斯雖分肌

三易集卷之十九目錄

壽序

凡十八首

丘子成先生八十壽序

廣文周弘源先生七十壽序

張茂仁先生壽序

壽少保王公七十序

少師申公壽序

德化令錢一菴先生壽序

封小莊六十壽叙

殷瞻松九不壽序

大方伯龔右巖先生壽序

壽承德郎丘儼峯先生八十序

商山吳隱君七十壽序

別駕張吳山先生壽序

沈龍雲壽序

永福令徐攝山八十壽序

徐君錫八十壽序

壽朱隱君六十序

張文恒六十壽序

實甫弟六十壽序

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九

壽序

丘子成先生八十壽序

聖人之道本于庸言庸行而通極于天人性命之際蓋其幽明晝夜始終之說雜見于六經然皆微詞與旨而未嘗顯然正言以示天下故子貢歎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至于季路兩問實七十子之徒所共願聞者也而夫子終不明言以爲君子修身俟命天壽不貳至于臨大事而自知其所得之深淺焉耳言之而無徵聞之而無

益不如已也。世之膠膠擾擾憂恐愛惑莫知適從者既不足道而其明者雖了然于中可以發千古之聾聵然必及之而後知驗之而後信則又無由以語世之君子于是學者遂以爲周公孔子之道可以善吾生而未必可以善吾死也。自二氏出而後性命之說無所不盡固亦以瀟然于去來之際者爲學道之驗蓋亦千萬而一二矣。吾鄉丘子成先生自七八歲時已有志於聖人之道以仁義忠信爲質而游于詩書之園行于禮樂之途三代以還吉凶賓嘉之制沿革

損益與夫作述之意參考裁酌殆無遺說若謂有王者興維新一代典章苟與之從容議論于廟廊之上可指諸掌也志旣不酬而足跡不出于鄉閭姓名不聞于當世然數百里內公卿大夫之賢者與士之求益者有疑則取決焉有事則取正焉顧以爲篤行君子人倫之表率世教之綱維至于出世之事固非其所學也今年且八十矣二三子朝夕與先生游者方思有所以壽先生而先生適妨于食飲絕穀者幾兩月而神定氣和言笑如平時炯然自知有形者有時

而毀無形者無時而壞一旦不可爲諱必能皎皎去來視恩愛離合之際泊如也夫聖人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教天下可謂懇至矣然不私其身而無所凝滯于物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禍福利害舉不足以動其心故其道妙實與二氏合先生于玄玄之文空空之部雖無所不窺而平生言行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及其觀化委運超然不以芥蒂于中則瞿曇老子之徒號爲得道者無以過之余于是信儒者之功効而先生之闇然自修白首不怠雖不遇于世而實用之于身非苟然而已也今先生方齊彭殤等得喪獨立萬物之表以與造物者遊且自信其湛然不昧者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則所謂維祺景福有不足爲先生祝者矣

廣文周弘源先生七十壽序

吾邑士人之宗曰弘源先生以孝慈雍穆教於家以忠厚通亮信於國於生產瑣瑣之事漠如也後來之秀受易門下者常數十人貢上春官爲郡縣文學於楚越之間因以覽九華之奇秀

五谿之幽麗及觀天台赤城求所謂金堂玉室者既而臨長淮之洪流尋孔子問官之處彷彿仙人王子喬遺跡而弔淮陰侯之功未老而歸方徜徉林谷以娛桑榆之日歲辛亥春秋七十凡遊先生父子間者謀所以爲壽而屬余序之余觀兩漢儒林所載各以其經傳之子孫子孫守之多至大官或爲萬乘師下猶不失爲大夫郎掌故至六代以來天下分崩縱橫之士介冑之夫各效智力以取世資而儒者修其業於戎馬之場累世不墜猶往往遇合世主以名位自

全蓋六經之道人事在其中而儒者之子孫生長聞見皆詩書禮樂之事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與夫千里負笈聽義於藩籬謀道於杵臼者爲力易矣今夫天下當文明之運自將相大臣及臺省之任莫非儒者爲之而白首窮經坎壈於時者乃爲郡縣文學垂暮之年得以飽四方風物其歸也尚有餘俸以爲三徑之資是可無憾於不遇矣而其微言與旨且以授其子孫以俟逢年至大官爲萬乘師若大夫郎掌故豈非良弓之爲箕良冶之爲裘

稼者之取禾狩者之懸鷄哉故先生之伯子旣以先生之易薦于京兆而其仲子與其諸孫方彬彬乎進而未已則先生固可計日以待余言之驗也余家以易授受者數世矣先君子錯綜六經庶幾用於當世竟坎坷于時而不能如先生之享有遐福舊學幾廢余是以有羨於先生之子若孫遂書其概然於中者爲序云

張茂仁先生壽序

魯者仲尼之門莫非天下之長材秀民而季路冉有子貢之徒蓋其選也及其自許與夫子所

以許之乃在於得一國以各見其能則聖門之所謂學者凡爲天下拯溺撥亂而已故荀卿云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霸夫用之而千乘不能安萬乘不能霸則儒者亦羞之矣自聖人之教不明而天下始有道學之名其言動稱天人性命自顏冉所未嘗言而漢唐以來明君賢臣所以定天下其功業炳耀者皆以爲不足爲雖由之果求之藝賜之達聖人終身所成就者亦憮然不

屑也然而用其言危國未必以安亾國未必以存則與孔氏之學異矣予與茂仁先生之二子游因獲事先生蓋在師友之間今二十有餘年矣春之朝秋之久風雨淒淒雨雪漉漉近未嘗不相求遠未嘗不相念杯酒談笑之間上連六經下鉤諸史言及興王所以興與興王之臣所以謀未嘗不抵掌也言及亾國所以亾與亾國之臣所以謀未嘗不扼腕也論古今人物山川阨塞兵農攻戰之事皆若身在其間料當世事無所凝滯若合符節也至於張良荀彧賈誼陸贄之籌畫常三復焉恒自負其材以爲食貨可足邊陲可安伊洛關閩之書無所不觀而獨不好其言以非儒者所以經世之具仲尼大管仲之功張子房荀文若之烈豈止於管仲而已乎使賈誼陸贄在七十子之間升堂有餘矣世之君子不務求伯王大畧而自託於宋人之餘論謂爲得真儒之傳安所取衷哉蓋知先生之取舍必不詭於聖人也昔龐德公司馬德操隱於猷皞之中日與其徒談論天下事其後伏龍鳳雛俱見王佐之其後世因以知二公也先生旣

不試於當世而孔明士元不可復得余懼其不顯於後也今先生年六十同志者四人各賦詩以爲壽丘集子成先生所肩隨者予以下三人皆事先生在師友之間余復叙其大都云

壽少保王公七十序

歲在辛卯太原公請省太夫人於吳中既受命有終焉之志上方託公以萬幾重遣使者就家徵之詔旨絡繹于道還朝之後獨對便殿首論國本皇長子出閣講讀從公請也時中外多事上所以倚任者殊篤明年移疾求致

政上見疏詞亟遣太醫視方藥明日徹御

膳內出五十金命道士修醮奏章于天願祐

社稷之輔公終不可留出國門之日百寮送于

郊莫不嗟嘆公之難進易退雖古之人無有也

是夕西華門災道途之人皆言天意以忠賢去

位故示警陛下上所以禮公之歸前後數

公亦無及者夫士君子莫不以知足知止爲高

故常有錙銖軒冕桎梏廟廊之論然紀載以來

乞身於強健之時辭位于眷注之日幾何人哉

粵有范少伯漢之留侯唐之鄴侯真其人矣而

猶有說焉。彼其臣主之權本以智計相須。高鳥盡狡兔禽，則震主之威不賞之功。此三君子者，猶自知之。况其君乎？今公之所以自結于上，與上之所以眷公者，如家人父子之相信也。蓋公事太夫人，不欲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行年六十而有孺子之色。上於是知公之孝。江陵柄國時，以大義不合，奉身而退，若無意于天下事者。上于是知公立朝之節。往者執政二三大臣，權位相軋，意不能無異同，常有相傾相忌之勢。自公在位，和衷協力，任真推分，各盡所懷。

期于濟國事而已。新進少年，或欲以言事爲名，高務譏詆，當國者多撻拾，不根上深，知其比周求勝，每發怒，誚讓將至，不測公輒於雷霆之下，曲爲調護，不令被重譴。上於是知公體國之忠。中世士大夫以苞苴竿牘爲進趨之因，惟公一切謝絕。退朝之後，庭除寂然，四方奏事者，上副政府未嘗敢以一筐相遺。上於是知公持身之廉。此非獨上知之也。天下之人皆知之。愚以爲卽令公受斧戣之任，寄國命而總百官，宜無一人有纖芥置疑者，而豈必以權位自嫌。

哉是故功成名遂身退之道公與二三君子則同而綽綽進退之間獨無所爲而爲之則公之所以異于古人者也蓋嘗論之貴而不驕者可使無貴者也富而不侈者可使無富者也某獲侍于君子屢矣竊見公當受殊恩異數人方誇詡光耀以爲盛事而公意思蕭然若無與者至于燕居之日卑躬下氣未嘗暫見自得之色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語曰操之而慄者舍之則悲公視榮遇爲何物是以適來可也適去可也宜其爲百代之羽儀矣古者七十而致仕公退居十年而後及焉二三子出入門下及與公之子編修君游者謀所以爲壽而屬某叙之夫公之盛德大業海內耳目所共聞覩者小子何能贊真宰之德而繪日月之光唯公再還朝某寔從遊京師朝夕獲奉談笑具見出處始終之詳宜莫有見踰者遂用著之于篇

少師申公壽序

代

甲辰之歲少師申公春秋七十凡海內文章之士莫不鋪張公之盛美以頌以祝爛然而雕績陳鏘然而金石振不可復加矣是歲秋某拜澣

暨之命明年八月既望公開八袞之辰也因得從諸公後獻萬年之觴未學小生於海內之作者無能爲役但邇者數奉燕閒之清光辱以國士相遇且與公之子壻有同年兄弟之誼不敢以不文故而無一言夫以某通籍之晚也公立朝之日嘉謨嘉猷所以上格主心下調群口者不得親見之然而諸父昆弟皆出入公門下私常論公進退之際關國家盛衰之會小子某實謹識之盖 今上未親萬幾當事者行督責之術以齊一天下而惡聞異同頗假南面之八柄

以驅策之於是數年之內閭閻囂然而四民失業無樂生之心盖識者以焚林竭澤爲憂而百有位如束濕薪然九重不聞切直之言四方不修循良之事國家之元氣幾盡矣及公當國深識時務之要一舉而更張之以威福歸之一人以紀綱分之六卿沛然出寬大之政以與元元休息向所謂諤諤之士以言獲罪者並列清華之班以風敢言不求智名不求勇功藏垢匿瑕寧身受浮游之言而不令顯羣下之失能臣宿將各得其用六合晏如四瀆效靈三韓無牧馬

三易集卷之十一
之擾六詔無吠犬之警當是時天下如去嚴霜
虐雪而受春陽之和萬物熙熙各遂其生而莫
知化工之德自公乞身以歸左右非復有嚴重
之臣上書言事者多失事理 上意益輕群臣
於是上下不交庶事決裂好事之人或創議於
內或邀功於外畚鍤罷于不可行之途介胄勤
於不必用之地中外大僚闕者累歲不拜而山
澤之產關市之征皆括以充少府水衡之積中
貴驛騷口含天憲收群不逞之人自置爪牙如
貪狼餓虎食人之膏血莫可誰何當是時如天

地閉塞而盲風晦雨六淫之邪浮溢兩間思光
天霽日之氣象不可復識矣夫股肱之臣朝夕
帷幄密勿運籌之議庶僚不得而聞也委曲轉
移之機外廷不得而見也欲知大臣之忠効者
蓋論其世而已某不佞自有識以來數十年間
以朝野之共見共聞者考之則公之在位主德
清明三辰順序大臣得關其忠小臣得舉其職
耕者安於野賈者歌於途太平之觀雖商周之
盛何以加焉于是知宗廟之旂常宇宙之竹帛
有不能紀公之勲德者蓋天祚聖明固縱公以

開物成務之資而逢遇中興之初開陳六經論述三代以成聖質師傅舊恩深結于細旃之上既總百揆則圓神不滯以濟時艱從容談笑皆出千慮之表造次商畧可爲百年之規以懇至之誠動 明主以和平之福錫庶民耳不入悠悠之論身不求赫赫之名誠所謂安社稷爲悅者也國家萬年無疆之休終必賴之今公方怡神放志窮園林之勝盡親故之懽示鄉黨之教若未嘗匡贊本朝而陶冶斯世者然天下以公之身爲安危而 主上未嘗須臾忘公故去歲

青宮禮成猶以公忠言至計爲言且宗臣去國豈能釋然於治亂得失之故哉大明當中天之運而庶事搶攘如歆者之不容不正焚者之不容不理也非精誠素結于上德望夙著於下者誰克任之夫師尚父成文武之業而高令公文潞公皆九十餘猶不忘憂國蓋天子所與同休戚之臣豈復以年限哉此非以祝公也爲九廟神靈祝也爲四海黎元祝也

德化令錢一菴先生壽序

曩者人謂一菴先生爲廣文則三歲安焉及爲

德化令不三月而去之以爲非人情予謂人之
燕居念行遊之歡則于于而出思偃仰之安則
蕩蕩而歸要之適其志而已達人於出處亦然
然世不訾彼而議此者皆見一官之重者也聞
者謂予知言今又十年先生於世味益澹意日
益怡貌日益腴顧其家有憂貧之嗟則又有議
先生者曰昔陶元亮不能束帶一見鄉里小兒
及其貧而乞食則詞旨悽惋躊躇叩門所謂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先生之貧雖不至是然
生長千金之家曾受百里之命而撫拾自給亦

不善自爲謀矣嗟夫監門之勢可以加人廝養
之祿可以卒歲不待明者而後知也而養志之
士至于桎梏千乘秣穰萬鍾者唯其不能隱忍
一時以心爲形役耳豈計終身哉且人之憂與
生俱生豈獨貧耶予遊京師每見軒冕之徒小
可以加大少可以侮老三思而行時猶觸諱九
慮而動尚或求疵方其蒙譏受謫忿然內不能
平固願與巖棲谷隱者徜徉終歲而不可得也
然則富貴固有危機奈何憂貧乎今先生嘯歌
一室之內圍碁瑋瑋投壺鎗鎗尊中之旨豪飲

者得而共之橐中之餘窮乏者得而有之必欲起甲乙之第廣南東之畝則謂之貧可也若夫琴書自娛壺觴相對送窮冬之餘寒迎熙春之微和則使元亮在長饑所驅閒居寡歡必且惠然而來欣然命酌與先生同盡當年之樂奈何言貧哉夫元亮不自悔於無食之時而人乃爲長者慮於有酒之日亦可笑矣今茲先生壽七十沈君廷和輩方上公車亟求予文以爲賀予交先生父子間習知其家有無故不以祝不以頌獨解憂貧之意夫先生忘寵辱齊貴賤于千

而出蕩蕩而歸爲日久矣而予陳去官之事再三不已先生得無笑予曰是亦見一官之重者乎則予亦無以自解

封小莊六十壽叙

今天下士平居不過呻吟佔俾以治經生語耳一旦成進士則南面而受百里之命言動嘖笑人皆以爲輕重更政易令係萬民之禍福可謂任大責重矣而非其素所講習也有子賤子奇之才苟不旁謀博議何以懸知其風俗之好惡與民間之疾苦所在故邑有耆年宿德而達于

政者賢者之所藉以爲理者也嘉定自設縣以來號爲良吏者莫不與吾鄉之長者相與討論以定四境之事故其事至今爲畫一之法其後吏治漸衰上之人不能下心以講求政事而下亦不樂爲之用於是一縣姦利之窟千變百出卽錢穀一事論之其出于民而不入于國者歲乾沒三萬石有奇因循至數十年而莫有問者則他事可知也已乃者嘉興朱公來今茲土始延禮邑之耆德與之從事而小莊封君最爲其所重田畝之墾闢財賦之緩急與大疑大獄率

論定而後行故朱公號爲良吏而民知其出于君無不欲尸而祝之獨以條約分明奸人無所措其手足更切齒側目而恨君之所爲會朱公遷去共構蜚語入憲臺誣君所與同事者而辭連君于是自摺紳先生以至閭巷小民皆扼腕不平守御史臺下訟寃者千餘人御史亦知爲羣小所賣事寢不問士民爲之相慶而是歲君躋六十凡君之所厚善者因子從父某徵予文以爲壽余猶見長老言往時與縣大夫謀畫四境之事者其人皆爲一縣所愛慕至老不聞浸

潤之言上無投杼之忌下無折軸之憂君孝友
著于家德澤施于國雖有喙長一尺宜無可刺
之處而蠶蠶乃敢致其毒如此則知風俗之惡
不及往時甚矣然吾聞之重門擊柝而夜警者
盜賊之所惡也君子豈撤其藩籬以媚盜賊哉
搜剔蒙茸疏滌岩穴者蛇虺狐鼠之所惡也君
子豈封植荒穢以德蛇虺狐鼠哉今君之所以
受怨于羣小者皆以休養安集父母之邦也不
必追悔且使君惴惴慄慄不出戶庭偶一事與
小人齟齬亦得以鼓其唇舌此如含沙射人不

幸者遇之寧可避邪今大夫有意于斯民將求
明練于事者釐正漕糧折銀之數懼君將以前
事自引去遂書此以勗之

殷瞻松九十壽序

余六七歲常以夜課誦於我叔父之旁公時來
其晤語焚香瀹茗出古圖書珍玩相示往往至
夜分未嘗及世俗事余幼未有見聞竊意世之
人士過從之歡盡如此也後十年乃與余仲見
有婚姻之好余是以與其諸子游而知先生之
寄意高遠彷彿古人人間榮辱得喪邈然不以

置意與世之苟且營營以從事于錙銖之間者不可同日語矣已而爲縣楚中不以簿書米鹽爲功勤常求禮賢士于巖穴之間而表章先賢之祠置穀以廩諸生歲減邑中漕糧六百石民至今思之及歸里之日囊橐罄懸無以爲娛老之資意泊如也今公年九十而飲食不衰志意精明然則忘機抱朴超然于埃壚之外固合延年益壽之道乎哉且以數十年內耳目所記者論之則今之所得亦已多矣公之先人富甲吳中父老皆言殷氏四千里至燕京不用齋糧處

處皆有別業公旣無意于治生日割月削幾無存者然而邑之豪宗大室累經徭役或以生產事構訟破家相望甚者沒身囹圄之中而公乃左圖右書仰巖俯川以及期頤之年益悠然有以爲樂方卒業南雍時祭酒歐陽先生選士四人爲六館之長公名在第一而歛人羅龍文亦在選中是時分宜當國龍文出入其門甚暱嗑枯吹生大爲姦利數求交于公且欲見公于分宜公辭以炎炎之門義不當往人皆笑以爲迂遠非人情後分宜敗龍文伏重法其子亾命走

四方踪跡所至嘗與往來者多被拷掠而公能絕之于蚤獨不及焉夫世之言害生者曰神太用則竭形太用則敝然而人間利害倚伏之形相尋也雖有智者常沒溺焉其禍豈止于呼吸之違節寢興之失宜哉蓋所謂豹養其內虎食其外者固不少矣公不以貨而損神不以利而趨害是能全其天年皆恬惓無營之效也漢文有言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余是以不敢道述古昔唯以所見于公者推言之

大方伯龔石巖先生壽序

大方伯龔公以服官之年致政而歸日與其故人飲酒奕碁若未嘗處繁要之位樹方面之勲者既而爲溪山堂于南郊巖壑逶迤雲月暉映狎漁樵之羣親魚鳥之趣賓客旣去燕居沉思繹六藝之微言綜二氏之要旨著書以自娛蓋二十餘年而躋七十焉戊午元旦公所厚善者屬余言以侑燕喜之觴某之先與公之高大父司空以來世爲通家余蓋未結髮而識公讀其溫麗爾雅之文及其翱翔中外所著功效公雖不自言而耳習焉公初釋褐爲江右永新令治

行爲天下第二當考選時江陵以未識面獨不
得臺省爲冬官屬已而遷都水郎時大司空吳
興潘公治河方殷所上方畧公常左右之率用
底績滿九歲出爲廣東叅政會黎人不寧制府
出符徵兵欲芟薙之公謂此何足煩王師且夷
情類有侵侮之者請遣使諭之不聽而用兵未
晚果不勤一卒而巔海晏然蓋自慶曆以前漕
河決徙無常運道阻塞京師米石直數金自潘
公爲束水刷沙之法而漕艘安行者數十年後
人棄其法而創分黃之議輦金錢百萬委之泥

沙曾不得尺寸之用藉令公在廟廊主持國是
寧至耗帑藏以敗已成之效乎今 上之初當
國者喜立武功故邊臣數生事于南夷用徵官
賞肝腦塗地以興得已之役不數年而建節開
府官其子孫黎人本有田數十萬頃半爲豪家
所奪無所控告遂致騷動公理其疆界已入權
要腹中者盡出以歸于夷人夷人稽首歸命若
公少依違于其間金鼓一震塗炭千里令失地
者駢首就戮而節旄之下更以爲功公亦紀勲
受賞進官如殺牢豚耳公爲國存大體免數萬

無辜于鋒鏑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哉昔人謂論語爲六經菁華公爲之註解數易草焉道德五千言華嚴八十一分公皆爲疏以發明其密旨蓋公經世之志不獲盡究乃以精思參伍出世之法而獨留意于此二者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也公今息交絕游安神閨房方尚友東魯之群賢皈依西竺之大覺而冥契柱下之遺言不用其土苴而用其精微以爲身且與谷神合德則余所叙經綸之業著作之事曾不足一解顏而笑而何以爲壽哉聊答諸君子之意而已

壽承德郎丘儼峯先生八十序

丘氏居嘉定之西南是爲邑之瘠土其人多壽其子孫往往多賢者今儼峯先生于兄弟中有最良之譽通敏周慎當少年時若老成人後從政四方其識鑒足以審民俗之利弊其圓機足以應時務之緩急其深沉悃愾足以造一方之福其長慮却顧足以圖百年之規所至皆有功效上察其廉下蒙其惠會河南大災大吏賑賑不時陰以先生自解乃遷外藩遂拂衣以歸浮湛閭巷以素儒之業教其家以先進之風化其

里我先君門下士多矣至于今惟先生如長庚在天余歲中常一再見之輒舉先君之遺言逸事相告及自論其全身處世之道皆有遠思可反覆也語曰黃髮無愆先生之言余實書紳焉萬曆初有妄男子出入宦者家竊其冠服闌入宮門爲閹人所覺被法而外間訛傳失實先生能言其鄉里姓名與事之本末近歲南夷數叛先生言百蠻所信者不在文臣自沐氏失政蠻中得官文書笑而屏之不復如曩時奉朝廷威德矣壬辰癸巳之間河南荒政聞于輦轂以爲富鄭公復見其法河津不得容饑民流徙境外下令所在郡縣收養之而實無廬舍飲食以處民民欲遠去臨河又不得渡過客徒見督趣救荒之令沿塞道途則以爲撫字焦勞故僞聲溢于京師而野殍多于他處昔南北朝有趙逸者年數百歲言秦符堅事以證史氏之謬後世誦之先生所志者不可勝述然是數者皆當代大端也而羣言淆亂後何所取證焉今先生康強無異壯夫倘假以逸年豈非一代正史之所取衷哉戊申七月之十日先生八十之初度也

凡與先生子若孫遊者皆捧觴爲壽而余爲之祝詞云

商山吳隱君七十壽序

新安文獻之盛甲天下其顯者固已發爲事業著爲文章煌煌炳炳光載史冊矣而山川清淑之氣猶未盡泄於是瑰瑋俶儻之士或在岩穴之下或在闕闡之間是雖不求光耀於當世而其中實有以過人者所至信於其閭里而重於其公卿大夫固其所也新安人善賈游行江湖天下都會處處有新安人而三吳之地則在嘉

定者最多金進士子魚數稱吳隱君之賢其孝友著於家其忠信著於所至止蓋吳氏自漢唐以來世有顯人至於國朝纓綉相望君之父自號和齋居士教其子孫當學柳下之風而君與其諸兄終身誦之與人交恂恂長者溫言降色若恐傷之人無親疏咸附焉旣而察其私未嘗僞相唯諾始終皆可覆也庚子之秋君年七十嘉定之人士與君及君之子游者皆謀所以壽君而子魚必欲得余文以寵之夫嘉定固多翰墨士其知君者自能爲黼黻之詞余雖聞君

之賢未得識君也其何以藉手然聞新安在萬
山中黃山白嶽皆神仙洞天福地其山之趾及
直天目之巔諸溪之水蜿蜒東下以入淞江自
軒轅與浮丘容成之徒相與修道於其間其後
羣仙栖靈遁跡者時時有之余固願一至焉而
子魚言君嘗遇異人授以修真繕性之要方且
久視斯世而神遊八極之表家在商山下巖巒
南屏溪流北帶長松美竹森列於煙雲杳靄之
間豈所謂異人者時往來其間乎昔陶朱公以
亾吳伯越之後而不怠計然之策猶三致千金

夫功成身退而尚矜其智力以取羸於造物者
此道家所忌也而世傳陶朱公以仙去後人世
世見之蓋妄耳今君承父兄之教正老氏所謂
和光同塵之旨鷲鳥不攫猛獸不搏者固學道
之基也而祖父之業不墮益起今其子以禮記
魁大江南北方益大其家則君於人間事固可
去如脫屣也異日者爲世外之交而向所聞於
異人者出其緒言以相證其自此始矣

· 別駕張吳山先生壽序 ·

癸卯之冬十月十有七日吳山先生七十生辰

也吾黨之士居常奉杯竿之餘懽接宴笑之高
論者皆欲以一觴爲壽而謂余當有文以叙之
蓋吾鄉縉紳先生多林澤之遊良辰令節嘉肴
旨酒先生率常異席余亦時獲從焉至於風雨
晦冥之夕嘗宿先生精舍雖環堵之中而鳴禽
在樹遊魚在藻圖史內靜花竹外繁有足樂者
乎明而起則疏畦灌花澗泉淪茶已而抱子弄
孫言笑怡怡如也余少時見先生所爲制舉之
文清新典雅一時爭傳誦之咸以爲鸞翔鳳翥
咫尺雲霄一第若掇之也及其筮仕江右以慈

勤民以正守官剛無所吐柔無所茹有古循良
之風又咸以爲騶虞之仁羔羊之節行當簡在
明時歷踐崇臚若跬步而至之也假以無涯之
心求多於造物者將有坎壈不平之歎而先生
達止足之分安性命之情蕭然自得於桑榆之
年余因以想見古之高人勝士遺榮養志於埃
壘之外者矣夫生人之可欲者無窮而天下之
可以足吾欲者有限智者安其有限故常樂而
不憂愚者逞其無窮故常憂而不樂今天萬金
之家三事之位戀權勢于朝露憂于孫于夕陽

三易集卷之七
三
隻心勞神屈曲筋骨而不得一日之燕閒以自適其適者豈少也哉今先生逍遙恬淡無求而自得五畝之官以避寒暑燥濕數頃之田以給歲時伏臘有酒一壺以答和風皎月有書千卷以遣凝陰滯雨東阡西陌耆年宿德之林棲而巷處者以共朝夕同嘯歌此天之所以福先生者固不爲不厚而先生之能自適其適不求逞其無窮之心不求多於有限之物則謂之非有道之士不可也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言喜樂者可以益壽而永年也今先生耳目聰明體骨精健無異少年當享無疆之壽以清夷高尚之風示鄉里子弟而吾黨之士當歲歲采蓴于江采菊于圃以爲先生壽其未艾爾矣

沈龍雲壽序

古稱有道者多隱于醫卜之間蓋董禩韓康之徒旣以其方術濟人而因以爲養生之資于是逍遙林壑之下浮沈閭巷之中而常可以其餘日安神養志內無俯仰之憂外無公私之擾則雖處衰世居薄俗而志意曠然且明于陰陽消息臟腑虛實之義六淫不能干其形七情不能

三身集卷之九
二五
撓其神是以其人多壽考康寧以至于度世固
有道者之所託處也吾里有龍雲先生者平易
和厚中無城府外無町畦長者愷悌之意藹然
見於言笑之外人無貴賤賢愚待之未嘗有二
而貴賤賢愚亦愛而敬之如一先世爲醫以顯
顯名家至先生而其道益著自公卿貴人之子
弟與販夫販婦之家病則謁先生先生不問高
門懸箔與繩樞甕牖走治之無間有貧不能償
藥費者與之善藥無有倦時有以錢帛來謝者
終不問多寡疏數唯問病愈而已數十年來四

境內外無不寄死生于先生者故望先生之廬
而遇之于路者莫不祝其壽考康寧以至度世
也夫仕宦者寵辱得喪日交戰于胸中商賈有
江湖折閱之憂若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亦可
以自老矣然當吳中繁徭重賦之地終歲勤動
以求衣食而水旱無常征歛有常幸逢一稔而
小則恐誑誤于簿書期會之間大則輓輸數千
里之外自春徂冬而不知稅駕之期欲如先生
之足跡不出鄉閭所見不過親識故舊子孫衍
衍僮僕欣欣白首不知憂生之嗟烏可得乎友

人陶君春明屬余言以爲贈余固日望先生之
廬而遇之于路者也故羨先生得有道者之所
託處而壽考康寧則先生之所自有者蓋其前
身爲善女人長齋奉佛姓唐氏居止與今相近
臨絕復蘇告家人曰當爲沈氏子有耆願之壽
後兩家往來常說前世事則知今之福德所由
來遠矣

永福令徐攝山八十壽序

癸亥春攝山先生年八十故人邑子旣屬余言
以爲壽已而君之諸孫某余甥也與其宗人又

託余更盡言之夫君恬淡之性坦中夷外嘉
容衆無賢不肖皆宜之歷寵辱得喪之途它人
若驚而君泊然不以屑意是非蠶起初若不聞
及叩其本末則條理分明人不能及親知故舊
當利害緩急之際若無所短長及赴事會解糾
紛多得其力方其在庠序間爲江南人士冠冕
而與新進少年遊處忘其年德相與頡頏而多
士自宗之及受專城之命一喜一怒爲百里福
禍而退然無異諸生時居夷者五年在廳鼠豺
虎之穴日履危機而油油然如在州里中此皆

九族之人所共見聞豈待余言哉然余遇君長
安中見其安于義命耿介自守而爲令時約已
守分拊循其民真古卓行之士世之翹然自喜
爲高節者不逮也方君爲選人上可得州縣長
下乃至丞簿輦轂之下多愛重君者誠一開口
可得善地而君畧無意于此旣受永福之命入
閩方伯吳人也方赴任吳中士大夫無不祖送
都門外而君獨不至太原王辰玉謂余曰沈方
伯供張中同郡親疎畢集獨屬縣令不來豈有
說耶余以語君君笑曰子不見優人作劇者乎

吾呈一齣而止耳豈必屑屑從叅軍後耶余亦
爲之失笑及當官守職不修邊幅有陽城元德
秀之風興學校建水旱禱祠之處往時民不知
學縣所置生員輒以旁邑要人子弟爲之君絕
請託之路邑始有儒衣冠者地生惡草人食之
立死姦民常用以毒老病廢疾之人因爲訟端
君令有罪者取此草自贖皆焚之于廷根株幾
斷遠近皆傳永福有慈父而大府故貪殘意有
所望間謂君曰永福真善地也君平生不知苞
苴事若不悟其意者守慙恚竟中以考功法古

稱有道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則君居永
福是也此數十年間余所耳而目之者二三子
其有未盡聞者乎今者氣候清明視聽不似老
人素不飲酒而觥籌在前歌呼互起終日夕不
厭平生不登變童之牀不近季女之席而在歌
舞之場未嘗先起壽考維祺固無待于善禱者
矣桃李之月風日清和歲歲擷園蔬淪山薜以
修子孫之敬而余亦得頽乎其間以談夙昔之
事相與歡笑而以示宗族鄉黨使知所風勸其
自此始

徐君錫八十壽序

余童子時與里中同學爲制舉之業雖未通曉
世事然必私察其人之志行而後與之相厚善
及其趣舍異路修短不齊今所存者不能數人
俯仰數十年始終歡好略無纖介遇憂愁無聊
之事耿耿于中雖朝夕晤言者終不以是告語
獨于此數人則具言之其相啟誨如嚴師其相
恤護如保姆卒之肝膽如一人余濩落于世而
耳目所及四方之士文章智略可以馳騁當世
者不少矣私察其志行闇然有長者忠厚之風

如斯人之徒亦不可多見也。余表兄君錫年最長長者，忠厚之聲亦最著聞人之善，雖其所不識，諄諄道之，唯恐不聞于人間人之不善，雖已彰著無可疑者，輒憮然以爲未必如此。聞世路清夷，賢者在位，若有私慶，聞更政易令，將有隱憂，則蹙頰不寧，若身獨被其禍，與人居諸雜難，出傾倒，四坐及居家，則秩然事有常度，或編短牘，歷歲月可覆按也。生產甚薄，親知過從，酒食卒具，盡人之歡。余家郊外，每入城，至其家，不知爲客役，使其僮僕不知爲僭，雖他人亦然。有寡

姊依君以居，君夫婦晨昏共養，慈愛之意溢于言外。女弟之夫以事費君之囊橐，家用是困，未嘗幾微見于詞色。余嘗于他語中微及于此，君大以是咎余，謂吾母聞之是傷其心也。丁卯之歲，君之夫婦俱八十，故生人之所難得者，然方丈在前，玄黃于篚，以爲燕喜之會，非君事也。叙述曠昔以見平生立身行己之大畧，令後來者知所以爲忠厚長者，非一朝之故矣。余少君三歲，相望不二里，各以貧故，不能數具，鷄黍如往時，過從之歡，數日不見，輒相就如閔叔之過周。

子樵蕪不爨清談而已然相送必穿長林窮迥塘不得已而後別間遇尊酒則諧謔驩然伺一語之誤一觴之失次相嘲笑以爲樂人謂公等皤皤黃髮所至人以爲典刑乃狡獪如童兒時耶不知吾輩自顧肺腑中實無以異於爲兒時安得不云爾乎若夫拘牽于形迹之間撫掌非真有懽感類非真有戚強爲莊色正言以相對豈吾徒事哉季夏之晦爲君生日諸故人當以斗酒相就君爲祭酒素好爲令章或監或史必令得職無有錯迕以取嘲笑先以告之

壽朱隱君六十序

朱君養素浮湛間巷治身不務外飾治家不務多藏唯以忠厚長者之道教其弟子容人之過掩人之不及而親知故舊有所鉏鋸于人牴牾于事或至失其性命之情者則忠告不已必求其悟人亦信之雖逆耳不忤也余以爲處季世如君者可以寡怨惡矣而君尤好出世法平居或在城市或在荒江之濱自薦紳先生及鄉鄰父老油油然與之偕而其意乃欲黜聰明隳肢體秕糠世務桎梏情緣與古之有道者逍遙六

合之表方外之士往往就之亦有形神俱妙靈
光夜見者相與修其淨業今君冲和之氣溢于
顏面行住坐臥不怠守中自謂大道不遠人勤
而行之當有成効丁卯之歲君年六十君所厚
善與君之子所厚善相與壽君而屬余爲之詞
夫君方忌寵辱齊彭殤雖長生駐世之事固以
爲道之餘也以度世之士而賀其人間之下壽
以呼吸精和漱咽天漿之人而侑以世之麴蘗
宜君之所笑然君之志則在六合之表而其忠
厚長者之道則在薦紳先生鄉鄰父老之間于

是祝以壽考景福固人情也嗟夫學道之士禮
禮法如塵埃等恩讐如露電而不能決然合去
皆以朝露戀名位夕陽憂子孫沈溺其間不能
自拔君早謝世琴有五子而授之業爲士而士
爲農而農各有以自立故未衰之年內無俯仰
之憂外無得失之慮探玄珠于雲笈悟法寶于
貝多雖在闡闡之中何殊于名山福地卽受朝
久之養何羨于飡霞茹芝語云有道者處朝市
而不囂入巖谷而不幽雖余之于道若存若亾
然劫之以師友庶幾知所自厲當杖屨相隨以

三易集卷之九
三
究虛中恬淡之旨豈謂一詩一觴足以壽君乎

· 張文恒六十壽序

余觀人之與善人居也如條風之徐徐如淇露之濡濡細縕浹洽不鳴條不破塊而相生相養以遂其性命之情蓋如長之曰益而不知誰爲之者此君子所以有取于仁里也余家北城之內與張君文恒對家相向各有一廬殆五十餘年少者以壯壯者以老懽愉悽惻之事無不相關其男子長幼爲輩如兄弟然而其婦女未嘗相見東家刈薪則西家不憂炊西家收穀則東

家不出糶出入相扶持僮僕相假借事如一家獨姓異耳余家湫隘君有池榭清曠余每携筆札偃息其中經歷寒暑若自有之春英秋華一樽譚笑暑月納涼兩家子弟中宵露坐各語所懷及所見聞以爲大快去冬余室燬于火寄居侯給事園中百花繽紛禽鳥相和以文恒不得時至爲悵而文恒池上新綠斐然漣漪潑灑余亦寤寐見之而不得憩息其間如住時也五月之朔文恒六十之生日余家子弟及與其父子游者謂余宜有言以述數十年相與居之意文

恒慈和而不徇人易直而不傷物與人游見其
有得若已得之見其有失若已失之言出而無
怨惡事出而無齟齬于疎者不求親而人自歸
之于親者必不至于疎而其人宜遠者亦終無
相比之迹余是以中心好之非但以居止相近
也初君與余各有憂生之嗟君之產日益以薄
殆無卒歲之計而余又遭此變且移家之後無
復管時有無相通之便春之日夏之夜過頽垣
敗壁之前蓋戚戚不自得也所幸視聽去衣筋
力猶能登高岡眺遠壑殆造物者留以爲太平

之不遇人君稱壽之日麥秋方至旦暮食新宜
可爲一日之樂相與採園蔬沽市釀追數昔年
苦樂得失之迹皆如夢中不足把玩而余長于
君十八年雖皆窮老而居常委順無羨于世之
赫赫者亦足以一笑也余旣以此壽君且告鄉
隣之長者使其親睦之意皆如吾兩家豈獨人
受其福而風俗之醇厚實有關於世道者也

實甫弟六十壽序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
者垂四百年長林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

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諸公長者往來
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孝友之聲著于其邦
雖閭閻之族累世赫奕必推唐氏爲名家至我
先君道德文章爲江左諸儒之冠我叔父博聞
高行與古爲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叔父中歲
未有子先君以爲憂歲時祭祀形于嗟歎丙辰
之春余弟實甫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
急附信使以聞叔父謂曰吾兄歸在夏秋之交
不遠矣今且勿聞俟初歸之日子弟叅列令乳
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權不亦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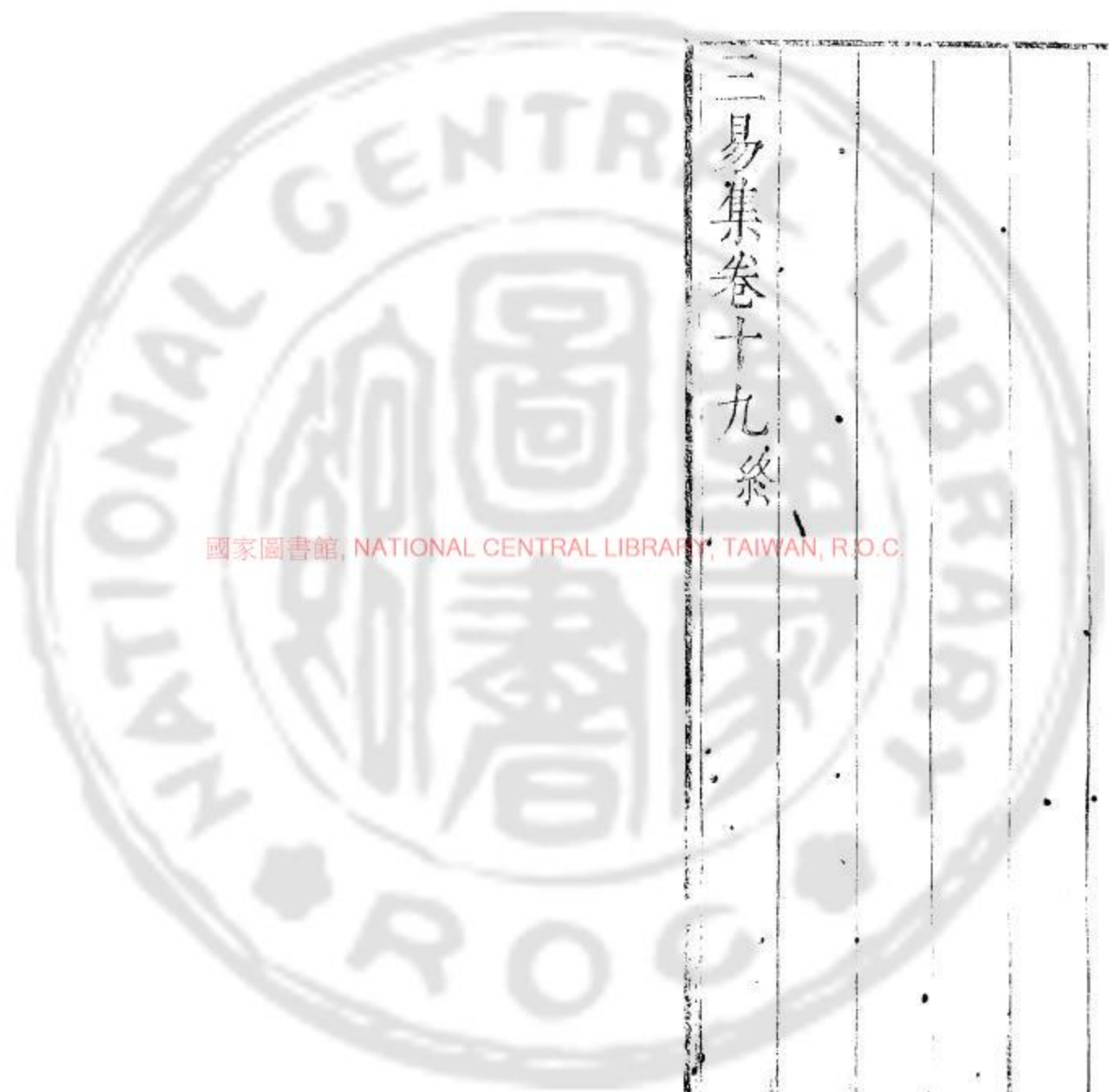
乎已而中道及于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
爲恨余長于實甫五歲初度之朝余問安叔母
所婢子戒勿譁意凜凜循牀以行欲視弟不敢
請及長受書遇其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爲
極歡後余與弟同講習臥起一閣叔父晏坐其
下爲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日
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咲
之聲睚眦之怒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
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余有薄田爲卒歲
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

列法書名畫鼎彝罇鼎之屬焚香展卷不知日
之晷外則巖壑環繞花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
不宜然皆好任情適志不能夙夜兢惕爲子孫
先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
若與朋友處曾子與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
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厚貴顯者多矣
我唐氏如松栢生礪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
之觀而獨能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
以培之也則知父兄之教不可以不肅閭門之
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苟爲吾子孫者謹身節
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
百年之緒則吾兩老人者脫粟而食滷茗而談
仰聽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哉以樂餘年固所
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顧
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
爲君之生日諸子諸孫拜君于堂上余述六十
年間事相與獻酬且以勗吾子孫使知所以養
二父之志云

三易集卷十九終

三易集卷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易集卷之二十目錄

壽序 凡十首

壽一品吳太夫人八十序

壽一品朱夫人七十序

新安孫母七十壽序

壽龔太母七十序

壽朱母蔡孺人七十序

壽侯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

壽李母沈孺人六十序

三易集卷之二十
壽朱母徐太孺人序

壽俞孺人六十序

三易集卷之二十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二十

壽序

壽一品吳太夫人八十序

太原公總百揆之十年太夫人壽八十公以白首奉晨昏常若嬰兒之戀戀日求所以爲娛者而太夫人不以重采爲華重味爲甘于世之福祿榮名泊然不以爲意侍者青衣數人猶朝夕程其女工或手自綴紉某于是知公之貴而能下富而能貧勲德蓋天下而不自知者太夫人之教也昔者季敬姜老而猶織公父文伯諫焉

姜氏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達耶其論勞逸皆國君與卿大夫之事也以爲朝夕不怠而脩其職則大諸侯之強不義者莫能加焉此其志也而以爲非婦人之言也是以與其子語而稱之欲令季孫之黨有聞也公父文伯以爲適及之而已魯是以不競今公爲三朝元臣天子方倚毗之所定宗廟大計無不從者時有吁咈不復爲忤當其時深計遠識之士將進一規于門下以助明德宜莫如爲三命蓋恭之說以爲身爲大人包茅之戒以爲天下而太

夫人智足以知之夫一女子起自民間屢被朝廷之寵命一門之內道德文章功業冠天下是生人可致之祥無不畢具而猶孜孜焉若不足者其意終遠矣謂爲人臣者功德如彼知遇如此惟戰戰慄慄所其無逸永孚于休猶吾老耄不自暇可耳傳曰至孝之極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公之賢能述大夫人之意以居極盛之遭逢若江海之爲百谷王若行百里之罷勉于九十比之公父文伯之母其志行矣曷不觀乎樛木之詩乎其詞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夫后夫人

雖賢猶然一婦人而至當君子之稱豈非以其卓識偉行實佐刑家御邦之德雖丈夫有不逮者以似太夫人其何如也敬書之以侑一觴蓋不徒尋常燕喜之辭而已

壽一品朱夫人七十序

柱國申公之夫人春秋七十徐君某與其從子某過余而屬之曰甲辰之秋海內文學之士相與頌公之盛德大業以爲壽者穆如清風蓋公爲一代元臣成中興之美故薦紳先生以至巖穴枯槁之士皆能道之今夫人以敬齊爲婦以

慈訓爲姑溫良惠和以洽宗戚信肅塞淵以宜室家沼沚之勤有光前典山河之慶垂裕後昆真足以配德于公矣但閭內之懿德唯婚姻之家知之爲詳而恐言之不文也願假詞于子以侑萬年之觴時升不佞竊以爲稱夫人之德是也若謂令聞不踰闕外而海內文章之士無得而稱者其不然矣夫關雎言琴瑟鐘鼓之歡采蘩言筐筥錡釜之事皆閨房所特有女子之常職然而謂周道之興江沱汝漢之化實由之故詩人咏歌嗟嘆不能自己今公以名世之才當

國運安危之際若棟梁之將傾徐起正之若江河之將決徐起障之若玉衡在天不見旋轉之迹而萬物去嚴霜冽雪之寒以就春陽之和是豈偶然哉蓋天以本朝無疆之休付之于公故應運而出也乃夫人含柔嘉之則體淑慎之美以與公偕老貴而不驕富而不泰以膺多福又天以公方盡瘁于國而不遑顧其家于是恤其私而作之合也伉儷之間古今罕覩士有不聞且見者哉且蚤受象服至拜一品之命會朝兩宮特承恩眷以稱老之年猶在子舍歲時率

其子婦以朝太夫人六珈繡裳環珮之聲相聞長君當安邊制四夷之任兼資文武廷臣莫出其右次君湛思六經錯綜千載退然挹損與寒士不異諸孫珠輝玉映望而知爲法宮服御之器蓋生人之所願有者于是備矣蘭臺石室猶將紀其盛美而謂海內之士曾覩柱國之清光託兩君之末契者有不能贊揚其事者哉因書之以答二子之意

新安孫母七十壽序

巳亥之歲予友孫君履素之母夫人壽七十凡

與履素只弟游者皆爲文辭以壽之予交于孫氏最久數往來其家蓋知孺人歸依內典已數十年修菩薩行無我得成于恐其於世間修短之事如浮漚之生滅也乃欲爲綺語以祝其期願之年譬如有人身坐白牛車而欲以籃輿筭路進之不亦過乎然予所見孺人精神不退道力堅固固欲與二三子共表揚之者蓋無始以來六道四生輪轉相續皆以貪愛爲本自施與一搏之食猶有不釋然之色而如來爲一切有情發明人我衆生壽者諸相實不出於貪愛其

身命故學道之士恒驗於無常之際以無所怖懾於前無所眷戀於後則以爲證於聖果但見在者無從試之過去者無從詢之則又終不足以知其然否也孺人於世間法曲盡婉婉之道皆可爲教而委心三寶精嚴戒行福慧兼修觀有爲相無可樂者家嘗失火燬其廬舍煙焰燭天四隣喧叫而孺人曾無惶懼唯向佛懺悔以爲前世惡業應遭窮困忽風從佛龕中出其火遂熄後數年泛海舶將禮普陀大士夜半颶風忽作檣摧纜斷舟去如箭激一食頃行五百里

同舟人皆呼號涕泣而孺人如在平日自言爲佛亾軀無所復恨已而舟膠河洲乃免明旦海濱人昇輿自蘆荻中來望舟而呼曰夜夢大士云有善女人困於此命往迎之及見孺人乃夢中所見也夫六波羅蜜以檀爲首而經言娑婆世界中無有芥子許非如來捨身命之地蓋衆生恩愛纏牽慳恠結習必以妙明心照見四大和合六塵緣影盡如空花乃能遠離貪着孺人以信心不惑得大無畏火神風伯卒加撓亂而安然不動有以知臨大事之時必無所怖懾於

前無所眷戀於後此諸佛如來之所護念也夫衆生色身年變月異久者度百年乃去而如來藏中有無量壽山河大地成毀劫數如恒河沙而此性常存則孺人之所證者是也故書以爲壽

壽龔太母七十序

余友龔君行之謹身修思誦六藝之文談先王之道以養其親乙巳之歲母夫人春秋七十矣邑之人士咸登其堂奉觴稱壽而金君子魚行之先君子門下士也謂余曰行之當遲暮之年

尚不能以升斗之祿為太夫人娛斯為不遇矣
 然禔褐而希韞不慕重茵之奉藜羹而饋醑不
 羨列鼎之懽則孔子之所謂孝也予為懿親其
 可無祝辭蓋余與行之非獨婚姻之好而已昔
 我先君之門受業者數百人顯者文章事業炳
 煥天下而行之王父最稱高第及其尊人與余
 兩兄往來無間至余以女妻行之之仲子兩家
 四世之誼殆及百年是以閨闈之德亦得而詳
 蓋夫人之王舅于太司空為親兄弟門戶殷盛
 甲于吳中再世之後先業遂廢夫人之家亦南

土之望族也既歸而食貧者數十年往往以辛
 勤佐之故其君子居狹而志廣外瘁而中榮以
 詩書之澤遺其後人庶幾所謂不爵而尊不祿
 而富則夫人有力焉記曰凡夫屬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人之
 諸從孫若諸從曾孫為余言諸母中夫人為祭
 酒色莊而禮恭意靜而識遠有德有言咸可為
 法則故宗人之婦女事之如嚴師夫閨門之內
 有人焉靜無違禮動必中節以為少者楷模豈
 非幸歟予之弱息不閑於訓誨數年之後執箕

帝之役以事太夫人朝夕有所觀效以免于大
戾以無貽父母之憂則予之所以祝蓋私有異
于子魚者至于行之之孝養則子魚固已具言
之子無以贅爲矣

壽朱母蔡孺人七十序

古之高人潔身修思于巖谷之間蓬筚以庇寒
暑而無羨於重堂之華藜藿以給朝夕而無慕
於列鼎之富處卑而道尊形悴而神逸室家之
內無咨咨之聲慄慄之色而其人亦自謂遺之
以安不遺之以危乃其君子之澤足以祐其後

昆至一再傳必有達者興焉如長松生于山川
清淑之處久之爲琥珀爲茯苓其理然也吾邑
有隱君子曰朱清甫先生終老衡門無負郭一
頃以資歲時伏臘不求異於庸人而皜然溷濁
之外自縉紳大夫以及鄉黨鄰里莫不以爲有
道之士長子伯魯氏篤學而有文志節高雅不
隳家風教授以養其親而太孺人爲冢婦備雍
睦之德縞衣綦巾勤紡織繼饗殮務娛舅姑以
及二叔一畝之宮融融如也巳而有子元伯欽
仲各有文名講誦之聲聞於旁舍至丙午元伯

薦于京兆而欽仲爲士林所推頡頏而起戊午
之歲孺人春秋七十餘少而識清甫先生每過
其廬必想見其人爲之憮然久之因念數十年
間人事反覆向之重堂列鼎欲致先生一過以
爲重者戈矛相尋他人入室而太孺人朝夕恬
愉受二子之養美蔭入簾飛花繞座焚香晏息
耳目清曠信所謂遺之以安不遺之以危君子
之澤遠矣是歲孟秋邑之士大夫謀所以賀太
孺人之誕日而屬余爲之詞夫諸君子非不有
斐然之文可以揚閭閻之盛美者而屬之余亦
如幽人之廬羅賓客列子孫不必綺紈成列絲
竹互奏方丈在前侏儒在側而後可以爲懽采
南湖之蓴滸西山之茗亦足以稱良會而元伯
兄弟方跬步通顯余不祝太孺人以絲綸之寵
翟翠之華而獨述其家之高節素風以侑一觴
者亦諸公之意也

壽侯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士生而就詩書之業有師傅以閑其心志有交
友以廣其見聞然而闕其燕私夷考其終始抱
道履法合軌于聖賢而可以儀刑其宗族鄉黨

斯爲彬彬篤行之君子矣。乃女子之生所職不
過五饌衣裳所與朝夕不過姑姊妹之親所飫
聞習見不過兄弟婚姻之家事而清明在躬鄙
吝屏絕處約而志廣履盛而深思綺麗侈怵不
留聰明寵辱菹枯不入方寸其介然素定于中
者雖世所稱高曠宏雅之士猶或難之余所見
侯氏陳太夫人則其人也。余於大叅公常心儀
之自是與其四世游是以太夫人高亮明肅之
性孝友慈訓之德嘗耳熟焉。大叅公身負四海
之望其材足以弘濟時艱綜覈庶事而不問生

產有無百口俯仰委之家督薪米鹽酪靡所從
出太夫人爲冢婦實與同憂弟妹之嫁娶者六
七人寒裘暑葛至於一簪無非太夫人所營辦
未嘗以煩其舅姑也。平居子孫與子孫婦會于
寢門之內棗棗有常度食則視七箸行則視屐
履故侯氏子弟之與朋友燕處常若在禮法之
地夫古之稱家訓者皆當世儒宗掇採古今之
嘉言善行垂之典籍以示子孫非閨房所及如
曹大家宋宣文君著述爛然足以範世矣。而子
孫能守其家法以表見于世者亦未之聞。太夫

人躬有之而化行於三族古三吳高華之胄不可勝數而閨門雍穆必首太夫人之家百人之會文質備具笑語卒獲禮儀卒度者必太夫人之子孫則其流風遺澤雖彬彬篤行之君子無以踰之太夫人之子起東以才望需次六省長孫豫瞻去歲以易舉南都第一人其次雍瞻爲大江以南名士之冠行且繼起七月己丑爲太夫人七十之誕日凡與侯氏三世游者皆奉觴爲賀而龔君季闇以婚姻之家被起東扶掖之力尤多知太夫人之德尤詳屬余爲之詞余不

述其福履之方至眉壽之未央而述其內行醇備自太夫人成之其大畧如此愧不能文也

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

癸亥之歲宮允錢君受之予告以省其親是歲冬仲爲太安人七十之誕其從孫純中以其宗人之意求余言以爲壽余未有以言之也獨有感于陟岵之詩焉詩不云乎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余季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詩人旣自述其道途之間不能忘晨昏之戀而又知慈母之拳拳憂思悵望必至之情千載而下讀

之者猶爲低徊太息况當其專者乎今天下一家矣中去京師四千里如在東阡南陌而受之官在日月之際非有留滯不歸之歎以爲太安人憂但使受之繫官于朝入侍細旃出容與于東觀石渠一時同在館閣者必且揄揚太安人之令德流布輦轂下以爲美談然而南望吳雲豈以此易一日之養卽太安人居宗人之老率其羣從子弟及婚姻之親亦必玉帛稠疊酬獻繽紛而愛子有燕吳之隔何能無介然于懷昔歐陽詹離其父母之側以赴京師欲有所得

以爲父母榮君子未嘗不稱之然孰如受之旣顯榮其親而又得左右就養介壽旣畢金經在几香華雜陳諷唄之暇念節弄孫怡怡愉愉實構生人之福豈必待京邑貴人稱觴而祝授簡而文哉純中以此告其宗人謂可以得太安人一笑之懽否也客有言于坐者曰昔潘安仁爲閒居賦以述其養母之事人至於今艷稱之今以受之之材海虞爲東南佳麗之地當燕喜之日宜組織成文令宮商相宣黼黻交炳而但以免于行役志一時之喜何異兒女子語乎夫閒

居賦雖身在丘園而獨致懷于宦有巧拙彼其人實貪冒好進沒溺于昏主虐后之朝以危父母使其母如嚴延年母之高識必且惴惴不安又何足效乎受之家食十年澹于榮利晨昏定省之餘且討論千古斟酌百家著經世大業以俟明良之期是乃所以娛太安人于桑榆而絲綸之褒寵冠帔之輝煌尚不足言况于長筵之羅列輕軒之遊覽乎

壽李母沈孺人六十序

余所見蚤慧而有文者曰李茂材十餘歲已名

聞大江南爭致禮幣願以爲師友萬曆壬辰成進士選入翰林明年病疫不可爲矣而携家適至余時客京師朝夕問候訪四方能療治者與偕而君之兄茂實官給事中日延醫巫治其後事孺人撫五歲兒今緇仲是也悲傷震悼一畝之官聲感行路扶柩將歸以家事告茂實計其生產不足自存其言憫惻余爲之寢食不寧者久之又明年則茂實亦沒于蜀中言念疇昔不勝盛衰之感至于今三十五年矣孺人之家堂宇潔治田疇益闢而緇仲交首日黃所爲文詞

傳布遠近登其堂躋其哉者皆海內知名之士
蓋孺人勤勞于艱難之中所以成就之者至矣
孺人生于高華之族言動不踰禮法務存大體
故能得姑嫜之歡內親妯娌外睦婚姻三族之
間萬家之聚輒稱孺人以爲典則丁卯之歲春
秋六十邑之人士方具其事請于臺使者以聞
于朝夫國家褒貞女烈婦所以扶植人綱人
紀以發閨壺之幽光而所值有不同者蓋事勢
感激于外志節奮發于中慷慨捐軀以報所天
豈非奇節卓行然呼吸之間吾事畢矣若孺人

於數十年來養老字孤備歷艱辛秉其德而不
變所謂中庸不可能也雖緇仲榮悴遲速不可
知而爲一時才雋所推服如此固足以報其先
人而慰慈母之心矣雖然璠璣不成圭璧榱桷
不中梁棟豈少也哉故與緇仲游者皆欲致其
善頌善禱之詞余獨念李氏兄弟俱以材氣傾
其同進頡頏雲霄之地無何相繼零落而孺人
孱然一女子持其門戶鬱爲名家其所樹立比
之舍生取義于一時者不更難哉國家欲褒異
奇節卓行以扶植人綱人紀宜莫先焉或謂緇

仲方列長筵羅孫子以介壽奈何更稀存歿
盛衰之際以損慈顏之和似也但孺人之奇節
卓行固於此時見之譬之遇風波而獲濟者言
驚飈駭浪之洶洶正所以見安居之樂也桓少
君老而樂康終不忘鹿車時事孺人聞余言當
不訝耳遂以此質徐君克勤倘以爲可則書之
壽朱母徐太孺人序

余謂女子生于閨門之中長于姑姊妹之闈無
四方之事不歷寵辱待喪之途其有時而憂愁
不平者蓋或處室家之變如莊姜所云或終窶

且貧黽勉于何有何無之日若夫富貴福澤伉
儷同心則不知世之所謂與憂俱生者矣宋君
爾凝之母徐太孺人爲少宰之女少宗伯之孫
婦于歸之時文學君方著令聞于士林而二尊
人尚無恙髡彼兩髦簪鞶于前登其堂有甘旨
之娛入其室有琴瑟之好旦暮無育鞠之憂歲
時無公私之累于是長子育孫不宜有一日之
戚戚者而爾凝稱數十年來愁居懍處常若在
將恐將懼之日則其秉心塞淵而思深慮遠也
蓋五歲而失恃煢然靡依終鮮兄弟少宰公負

天下之望神遊百代志馮四海出入門下者皆
當代聞人而十畝之官莫適爲主四時祭祀旁
顧無五尺之孺助裸將者口雖不言而意常惻
惻孺人心知之私有隱憂及結禱之際百兩將
之則逡巡而辭曰宗祏之重將有所托女子有
行是稱外家何敢當此宗黨聞而悅之朱氏殷
盛時臧獲細人多讒言構其骨肉文學君卒全
兄弟之歡者孺人彌縫之力居多迨稱未亾人
兩親俱未葬孺人經紀襄事必誠必信而後卽
安長子有心疾事每不能如人故當垂暮之年

復有顛覆之虞蓋爾凝述孺人之生平如此余
以爲孺人生於纓紱之家歸于紈綺之室其仁
足以被宗族其義足以儀姻戚詩書之澤可以
貽子孫香華之供可以禮三寶晨昏之奉可以
漑其隣姬里媪然其操心慮患終不自逸樂者
如貞臣烈士不貪晏安之細娛而務存長遠之
大計今爾凝少年俊材嘗爲余言念身世之事
朝夕恒廩廩四顧無自放之時蓋母氏之貽也
歲辛酉孺人春秋六十季夏之初爲懸帨之辰
爾凝所與厚善者屬余言以侑壽觴余旣述

其德而且告之曰詩不云乎今我不樂逝者其
耄矧孺人已皈依無生之業而向往極樂之邦
如以出世間法回視六十年間盛衰榮瘁固已
如露如電無足控揣而以世間情事觀後來門
戶則有子才高而學成行修先君之思亦大慰
矣由是迥然一笑不亦可乎是以爲壽

壽俞孺人六十序

丁卯之歲張君興吾之室俞孺人春秋六十是
歲其子孚先舉于京兆將赴公車欲列長筵羅
孫子壽其親以爲北堂之慶故未忍就道而其

門下士陳某屬余言以爲侑余表弟浦君雲從
孚先之外舅與吾之姻也數稱其婿之才謂當
遭時致身以大其門戶而余往來太倉數有稱
與吾先生之平生高曠瀟灑不屑屑于家人生
產以有賢媛爲之內助故俯仰無闕其子亦得
肆力于文而名動翰墨之林至于今而雲從之
言已見其兆夫張氏雖高華之族與吾實素儒
耳使其生生所資莫爲經理上無以供其驥之
養下無以給紙筆膏油之費而室人乃有交謫
之言刺刺于側卽欲條心于塵盞之表以寄其

高雅之志得無有芥蕪 中乎孺人孝慈洽于
一家惠溫溢于三族與其小姑相愛至白首不
忍分別則其庭幃之內融融洩洩和樂且耽固
吉祥善事之所萃也乎先旣不以菽水爲念乃
專精致志與其徒采掇六藝網羅羣言以爲多
士冠冕皆聖善所詒也值獻壽之期兄弟婚姻
以勸以酬及門之士且以喜樂豈非盛事哉惟
是歲聿其暮征車載塗或謂孺人于愛子之行
役或有怏怏于懷者夫父母欲其子之立身行
道豈必膝下戀戀而已乎今天下一家遇 聖

明中興之運巖穴之下枯槁沉溺之士無不思
自見于世况乎先之才遭時致身如鑛錫之出
匣騏驥之當途以與海內士爭勝旦夕且受爵
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退之所云雖有離憂
其志樂也豈不信乎旣以答陳君之請且以解
乎先臨行不忍別之意